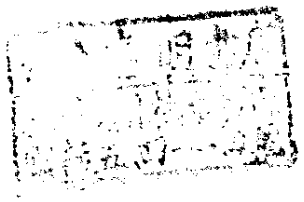
文匯報文藝叢刊

邊鼓集

文載道 周木齋 周黎庵
屈軼 柯靈 風子
著



邊鼓集

1938

弁言

活在各個的角落裏，面對着父母，妻兒，書牘，或燈光下孤獨的影子；俯仰於高樓大廈之間，或踯躅於斗室蓬壁之中，我們是六個人，我們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有各自思索的天地，平時，我們也曾以筆寫出自己的風貌，心情，社會的雜感，發表於報章雜誌之上，相互之間也許早有了思想，情感的交融，但是我們的聯系是疎遠的，我們的力量是分散的。

然而八一三的砲聲，把我們的心臟全都震動得抖起來了。不，是全民族的心臟抖起來了。憤怒的抖，力的抖，正義與人道的抖——直到十一月十二日，國軍退出了上海，我們的心臟就抖成了一個。我們從各個的角落裏流了出來，彷彿碎散的水銀，融成了沉

重的一塊。我們聯合在一起，我們結集在一條戰線上了。這就是我們的沉重的心中發出來的低微而急迫的聲音——邊鼓集。

同答侵略者的炸彈，人頭，手臂的『禮物』，是民族的高亢的吼聲，不受檢查的上海幾家華文報，無不以戰士的態度，發爲正直，勇敢，述說人類的眞理的言論。而同時，同答自北平以至杭州長沙廣州一切中國文化機關的被燬，我們有了資本論和魯迅全集。從瓦礫中掃除白骨，腐肉，赤血，我們依然建立起文化的堡壘。我們的鬬爭是激烈的，我們的力量是深厚而且堅韌的。這決不是僅僅由於幾個文化人的努力，而是由於廣大的不甘爲亡國奴的人民的吶喊與擁護。

我們六個人，在這之前，在這之間，而且也將在這之後，不放棄我們打邊鼓的責任。聲音是低微的，然而却是宏大的吼聲的集合的一份。我們不誇大我們的工作，但也不藐視我們的工作。

編定之後，却使我們有個驚人的『錯愕』。雖然有不同的風格，筆調——不同的邊鼓

的打法。但這聲音却完全是一致的。反日，反漢奸，反托，反法西，甚至於反封建，那精神，一貫流漾在我們的字裏行間。這眞是一個心臟的抖動。是呵！我們的心臟，原來是包容在這民族的心臟裏。我們是六個人，我們却是一個人。——中華民族原祇是一個人！

還有，我們可以指出的：我們沒有一個人悲觀，消沉。諷刺，笑，怒駡，訴述……我們全都樂觀，堅定，奮興。彷彿這勝利的武器，早巳握在我們的手裏了。襲擊，衝鋒，殺，我們一樣地飛揚着這神聖的笑聲。我們原是壕溝戰裏的戰士。有誰怯於接受戰士的名號，除却這戰士的風貌嗎？誰就得從我們戰壕中擲出去！這是我們的誓約！

從筆的鬥爭到血的鬥爭，這是我們準備着的路！我們也未必滿足于永遠打下邊鼓去！

目錄

弁言

卷一：文載道著

大戀之所存……三

戰士與奴才……五

周案餘議……七

哀日本水災……一〇

痛定思痛……一二

用括弧的孤島……一四

健康之大敵……一六

佳……一八

116420

蘇日衝突與我們……二一
漢族齊民……二三
近乎播音機畔的生活……二六
心死……二八
母親的心……三一
誰是阮嶽子……三三
說到魯迅全集……三五
無題……三八
眞正的兒孫……四〇
笑匠與笑料……四三
關於侮辱……四六
血灑高空……四八
懷孔……五一

關於「輿國」……五三
讀信州雜記……五六
自己也要緊……五九
事實……六二
自由萬歲……六四
清晨的心境……六七
「閒人之業」……七〇
寫在紙上的心……七三

卷二：周木齋著

差一點兒……七九
關于「轉變」……八〇
剩字贅……八三

諱敗……八五
「向無倫銀三百兩之意」……八七
今年紀念五四運動的意義……八八
「歷責」觀止……九二
幻滅……九四
「納粹」……九六
不要做中間的弱者和强者……九八
妾命薄……一〇〇
兩種血……一〇二
活傀儡的嘴臉……一〇三
「好戲」原來如此……一〇五
日本「七七」紀念文告「聯珠」……一〇八
頭重脚輕……一一一

鴻雁……一一四
阿Q相……一一五
無火的烟……一一六
相反相成……一一八
索還總血債……一二〇
制裁罪魁禍首……一二二

卷三：周黎庵著

蕉悴的泥脚……一二七
品茗與聽歌……一二八
「國際公法」……一三〇
從剖腹到上吊之路……一三三
懸縛示衆……一三五

關於吃素……一三七
子女玉帛……一三九
兩種看熱鬧的羣衆……一四二
瘋狂的詩人……一四四
歷史與抗戰……一四六
甘苦……一四八
雜感……一五〇
卑劣的諷譏……一五一
救救兒童……一五四
閒邊外史……一五六
兩種犬類……一五八
逆天背人……一六〇
洪水……一六二

肅清……一六四
延生超薦與獻金……一六六
所謂「大衆作家」……一六九
「業績」與「孽績」……一七一
文明的面目……一七三
紙上談醫……一七五
藝術的摧殘……一七七
馬路雜感……一八〇
丑角的悲哀……一八二
侮辱與痲醉……一八四
袖狗的跳踉……一八七
民意……一八九
沒落的瘋狂……一九二

從更姓易名說起……一九四
豐收……一九七
鬼……一九九
且慢佬忘……二〇二
深夜雜寫……二〇五
「命」「節」的賤賣……二〇七

卷四：屈軼著

謹防扒手……二一三
讀史零感……二一四
眞理的被擊……二一六
所謂優越感……二一八
却說逃難……二一九

論私交之類……二二一
誣衊的時代……二二三
錯用了一條法律……二二四
爲侵略者鋪好道路……二二五
詼諧的同化……二二七
略論「反戰公司」……二二八
兩段新聞……二三〇
不必自殺……二三一
要培養我們的朝氣……二三三
「生命的思索」……二三四
「眼睛的哀祭」……二三六
鹿地亘與張國燾……二三八
不僅是海關華員的事……二四〇

護旗運動……二四一
關於「頭」……二四三
漢奸略考……二四五
阿Q型以外……二四七
不會有的事……二四九
餘義之餘義……二五〇
我感激着，我興奮着……二五二
頹廢的現實主義……二五四
從槍決漢奸說起……二五七
一切爲祖國……二六〇
讀書偶感……二六二
建議廢除「抗戰八股」一詞……二六五
「空氣饅頭」……二六七

黑的戰術……二六九
如此英雄……二七三
我呼喊不出來……二七五
眼前事實……二七八
死……二八〇
沒落的瘋狂……二八三
辛苦與血汗……二八五
還得切實暴露……二八八

卷五：柯　靈著

荒村歲暮……二九三
奴隸的錯覺……二九六
靶子……二九九

暴力的背面……三〇一
檢查之類……三〇二
二十世紀的新童話……三〇四
這樣的英雄……三〇六
臺上的悲哀……三〇七
關于「桃花扇」……三〇九
論做文章……三一一
大小花面……三一三
「萬人口」……三一五
敵國的友人……三一七
歌得「新天地」……三一九
春興……三二一
成人的禮物……三二三

玉佛寺傳奇……三二五
世紀末的瘋狂……三三二
反豪語……三三四
慰郭沫若夫人……三三五
促駕……三三八
「洋報」辯……三四〇
漫筆……三四二
無言的慰藉……三四四
拭去無知的唾沫……三四七
拭沫之餘……三五〇
人肉販子……三五二
抗戰中的豐子愷先生……三五四

卷六・風　子著

吉訶德頌……三六五
漫成……三六七
恐怖……三六九
幻想……三七一
奴才的唾沫……三七三
民歌……三七四
「純文藝」……三七七
羣衆的要求……三七九
「孤島」我見……三八〇
明槍和暗箭……三八二
並不矛盾……三八四

關于「魯迅全集」……三八六
五卅小感……三八七
嘘……三九〇
新的事實……三九二
蚍沫集批註……三九四
架空……四〇〇
種族主義……四〇二
從擂台到戲台……四〇四
還是前線……四〇六
關于電影檢查……四〇八
從電影檢查說開去……四一〇
宣傳家……四一三
「誇張性」……四一五

病中雜感……四一八
書憤……四二〇

卷一　文載道著

大戀之所存

停滯在長時間的麻木與冷淡中的人民，對於無論什麼偉大，苦難的人物，往往是在喧噪中抬起來，在疲乏中淡開去，終至於忘却。

看到了今年出版的亂彈及其他，使我起了這樣的感想；但也立卽擊退了我的這種感想的太近悲涼，虛無。因爲世間畢竟還有面向著正義，心關着戰士的人們。

不錯，瞿秋白三字，不論在中國的革命史上，文化界中，以及全國青年的憤怒的心里，是永久閃著明朗，嘹喨的聲輝的。卽單以文藝上上的業績而論，他所譯的許多文藝理論，至於使魯迅先生推崇爲「中國尙無第二人」。介紹外國的文藝作品給青年來學習，探討，雖然被人譏爲「媒婆」，說是因此而妨害創作的發展。但在我們，卻覺得是一種非常迫切健康的食糧。然而，最重要而易成問題的則是譯者的筆和態度，嚴又陵先生的「譯須信雅達，文必夏殷周」的「高見」固

北京圖書館藏

然成爲笑料，就是不顧原文而主「寧錯」的，至少也要對不起原文的作者吧。所以，與其「寧錯而務順」，我以爲還不如知錯而擱筆。而瞿氏的譯文，則恰恰揚棄了上述二種的缺陷，在翻譯的黑土中，正像一枝結實的勁旅，大踏步的走向飢渴，寂寞的讀者這一邊來！

然而，這樣的人，也就完結在這樣的國家中，「惡之欲其死」，他和他的作品便從此跟我們斷絕了。

一九三六年五月，諸夏懷霜社校印的海上述林出版了，厚厚的兩大本，精細，優美，是其餘事。而其中的譯者的艱苦忠實的心血，跟他的伙伴，友朋，讀者的悲哀創痛的心境凝在一起。從豎密的字縫中，浮起了一個「一瞑之後」的瞿秋白來！

這一回霞社的印行亂彈及其他，是正在烽火瀰漫的時候：掉轉對內的槍口，裝上團結的彈丸，亂彈的出版，不失爲一塊偉大的史碑。尤其是書中所涉及的抗日的一點上，是值得加以强調，接受與警惕的。其他的論翻譯，論大衆文藝，論中國文學革命以及批評魯迅……等，則有亂彈的原書在，更無須我多說了。

寫了這一篇短文以後，自己也覺得這對亂彈是並無多大意義的。然在我也只能如此而已。夜

色在深沉中愈顯出清涼，使我想起了陸士衡的四句句子來，是弔曹孟德的：——

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

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六月三日記於燈下。

戰士與奴才

無論在那一個時代，只要是爲正義，光明而搏鬥的戰士們，總是在苦難，迫害中迎擊着，反抗着。待到灑血既干，壯志已逝，也就用自己的手毫無戀惜地交出了他的生命！生命之於奴才，是永遠地被虐用與浪費的。但在戰士，則當慷慨赴死時的崇高與堅强的精神，是決非我們所能想像得到。

戰士和奴才之間的距離也就在這里。

這例子，無須求之於百里或千里以外，自上海被披上了「孤島」的外套以後，無名志士的頭顱，幾乎可以築成了一座意志的高牆：它劃分了一切善良與醜惡，清新與汚穢，人性與獸性－

然而，這樣的話，我自己也感到有些空洞而且浮淺。對於戰士，更欠切實，中肯。要理解戰士的心地，最好還是用他們自己的話——

凡是大中華民國的國民，對於漢奸，無一不切齒痛恨，整日底想食其肉而寢其皮，撲滅漢奸，是我們目前迫切需要無可疑遲光榮偉大的神聖任務，至於他自己的生死，開始就沒有顧慮及之云云。

自然，記者先生的渲染是有的，但決不是誇大。所謂「內容決定形式」。筆墨用之於以血肉爲「原稿」的地方，眞也成爲「以生命寫成的文章」了。

可是，一方面也竟有着卑賤，無恥到了絕頂的奴才：「據其家人言，曾屢接恐嚇信，但尤則不虞有他，並不介意，且按日均至正金銀行之『市民協會』辦公……」

我想，「貪生怕死」一類的形容，是只能加之於懦夫的。至於敢冒萬衆的唾罵和鄙棄而把身爲侵略者做走狗的傢伙，對於壘寫的「恐嚇信」，當然「並不介意」了。歸根結蒂：予打擊者以

打擊，是中國的步步爲營的戰術！

作爲這一次的戰士的遺恨是有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眞使有心人爲之扼腕不已。但雖然這樣，戰士的光芒，已經輝煌而莊嚴地遍照着大地：「他沒有死，他是消融在光明的世界裏了。」

六月十四日。

周案餘議

自從漢口掃蕩報登了周作人『覩然事敵』的消息以後，引起了許多文化人的猜測、懷疑、曲諒以至於誅伐。團體方面有武漢文化抗日會的『一致聲討』。在上海方面幾種書報上，也不時的有對這事件加以特殊的關心與評議。最近在世紀風和衆生雜誌上，登載了一封周先生的親筆信，以及一些關於他的零碎的音訊。這都値得予以珍視和探討的。

武漢文化界的『一致聲討』，這也不能看作怎樣的『過火』。所謂『懲前毖後』，正是中國眼前所應迫切採取的攻性的國策。但我們如果從側面去透視一下，覺得周先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到底不比受津貼，做『編輯』的文壇小丑一樣，可以用沈默來當作輕蔑。當電文作者秉筆直書之際，似乎多少還寄著一些期望吧？而最近的茅盾、胡秋原、丁玲先生等十八人，也給了周先生的『一封公開信』。更可見一般文藝家在外敵侵略之下，對於文壇，是在怎樣努力的來保持它的清白；對於周先生的燦爛的業績，也怎樣的爲他珍惜與愛護。我們知道：上列的幾位文藝家，過去跟周先生文學上的思想和立場，完全是不能融合的——有時還站在相反的陣地。所以毅然的聯名發信者，無非爲了周先生的『晚節』。而最重要的：也還是不願使『仇者所快』，中了侵略者挑撥離間的奏經。

至於這里上海書報上所發表的幾篇文章，大部份還是集中在『愛』與『諒』的一面。我想，眼前的上海環境，比起北平來，自然是『强』了一點，但這『强』，是夠可憐的。艱苦的反抗，有時所得到的卻是摧殘；力透紙背的掙扎，結果卻落到了一個『扣留』。『文化使節』之類，往往『以友人的面孔出現』，潔身自愛者固然在竭力的自相矜持，峻拒，但『盛名之累』，有時連

避免的機會也極爲侷促，緊接而來的卻是屠夫的刀鋒，於是連洗刷的清水也變成可醜的唾沫了。這樣的例子，在上海是已經看到過了，在被佔領區域如北平，天津，也許還要更多一些吧。

然而我感到我們的筆墨，有幾處實在浪費得太驚人了。人間世時候的周作人，是被林語堂大師當作『有不爲齋』門面的一種裝飾。到了『靦然事敵』以來，卻又成爲江湖賣解者的黑熊一般，作爲賣藝的工具：向觀衆要錢的時候是朝著牠『打』，顯弄自己本領的時候又是『打』。這樣的『打』法，不僅是遮掩了是非，也就曲歪了愛憎，無關緊要之處，他卻拉了開去，一成扯淡，便近消閒：因此也畢竟提供了這打法之無聊，與本身的淺薄。

話說回來吧：大家留給周先生眼前的『餘地』是寬闊的。李思浩、吳光新先生尚且可以到武漢去，北平的風沙，我們希望周先生必須用自己的手將它抹去。我們更盼望希臘神話與路吉亞諾斯早日出版，這是周作人一件最好的自白。因爲一經套上奴才的冠蓋，無論如何決沒有這工夫，心境來翻譯數十萬字的希臘作品的可能。例如像『不暇自哀』的湯爾和，他也譯過了幾部書，但目前恐怕正在忙於修改教科書，與滿口『臨時』長，『臨時』短了吧！

六月十九日。

哀日本水災

正當日本軍閥炸毀黃河的堤防，許多中國平民無辜遭受災難的時候，我們同時也看到他們國內的「狂風暴雨，山崩地裂，現有十五萬戶，或爲洪水淹溺，或爲崩山壓掩，數千難民，流浪在外……」的消息。

看了這樣的消息，我們是不是下意識地認爲這是日本軍閥侵略的「報應」，而引爲「大快人心」因而喜形於色呢？回答是：當然不是的。

事實上，日本的人民，正跟我們一樣，都在無邊際的死綫上呻吟，掙扎，反抗。在日本，每當夏盡秋初，總能看到從南太平洋吹來的那種可怕的颶風，風翼過處，可以掃平整個的村莊與城市。「像戰爭一般的悽慘」！這是新聞記者當風暴來時所常用的形容，這也許就是日本軍閥向外侵略的辯護！但是，我們要問：在這科學文明成熟到了高峯的二十世紀，大自然的征服，原是人

類所不能旁貸的光榮的義務。北極可以開發，月球可以測驗，颶風地震的災患，難道永遠是一個「束手」？如果把這些無限制的精力，「膨脹」的軍費，各種驚人的消耗，用之於消弭一切天災的力量上面，日本人民的幸福，安全，又何至於這樣悲慘的，隨時隨地遭着大自然的摧殘與迫害呢？

對於這一次的艱苦的抗戰，我們絕對沒有幸災樂禍的灰色的心理。像有些不自振作的人們，天天巴望他們國內爆發地震，軍隊里發生什麼「黑死病」。停滯在這種僥倖，幻想的氛圍中的人，正是「民族失敗主義」的一種變態！

但我們必須澈底的指出：使日本人民在國內受着慘烈，流離與恐怖的厄運的，完全是因爲他們的統治者對外侵略的加緊，不得不對國內的治安和防災的鬆懈的結果！所以，對這次在暴風雨中罹難的日本人民，我們只有憐憫，悲哀。羅曼羅蘭說得好：「我相信，唯其在戰爭的瘋狂中才不能不鍛鍊受痛苦，生存着的人們的友愛。」

東京的洪水在泛濫，九州的火山在噴燒，日本的人民眞是陷身在「水深火熱」之中，我不知道他們跍髏一般的軍部能夠喘息到多久！

七月四日。

痛定思痛

我們的戰士離開上海已經八個月了。炮聲既歇，血腥漸散，大家覺得有些飄飄然了。貪婪和頹廢也就跟着而來：用脂粉來遮飾失地的餘痛，以笙歌來淹沒奴隸的憤火，眞是一派的「長如太平」的氣燄。

眼睛一霎，七七蘆溝橋的抗戰一周年又快到了。「啊，居然一年了！」大家又這樣的覺得。但在有些人的心頭，也還是一記堅而重的警鐘：我們其實是並不飄飄然，炮聲刀光在視聽所及不到的地方，正無邊地蔓耀着。

現在是連侵略國的他們也將於七七「舉行追悼爲國犧牲之將士英魂，祈禱出征將士之武運長永」，並「喚起民衆對於國家資源的愛護」，發動「一家獻納一件廢物運動」，勵行「一菜主義」了。好毒辣的麻醉！

騙取了人民的生命，榨乾了人民的血汗，然而還要「獻納廢物」。這樣的下去，恐怕連人民也要變成「活的廢物」了。

作爲被侵略的我們，本來是應該隨時隨地的將全付的精力，財物，貢獻給國家的。有人提議在七七那一天一律吃素獻金，我們自然舉手贊成。富翁做壽，戒葷腥而採素食。七七那天正如新中國的誕辰，我們也應該多送「壽禮」，不吃葷腥。至於「絕食一天」，則我以爲還不需要。因爲我們現在所爭取的是生存：擊退吸血的魔王，使大家都有飽飯可吃。絕食只是到了已經絕望的最後一個消極的掙扎！而且，倘在前線的將士，則當七七這一天，實在應給他們吃得特別豐盛一點。在上所以表犒賞之誠，在下所以盡慰勞之意，這是遠勝於「追悼」或「祈禱」之類空虛的舖揚。

但是，我感到七七素食，最要緊的還是在於誠意。任何儀式，非有純正的精神就不足以彰示。痛定思痛，將一年來自己的良心勇敢地反省一下，才始是眞實的紀念辦法。否則，「心口且不相應」，也只是像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一樣，口裏掛的是「丁艱」，手裏握的是白色竹筷，而送進嘴裏的却是「在燕窩碗揀了一個大蝦圓子」！

這種虛偽，矯揉的做作，無論如何是當在紀念神聖的抗戰時所排除的。

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這是達到了吃素的妙境。而「菜根香，布衣暖」，亦正是儒教徒所崇尚的平和淡泊的生活，這里也不邉細說。至於眼見殺戮的慘烈而主吃素的宗教家，我雖不是教徒，但在此所謂弱肉強食的世界里，此意也許足以警惕與擴大吧？

七月八日。

用括弧的孤島

自從中國軍隊退出了上海，「勝利」者的刀鋒，不僅越過了火線，而且也殺進了文陣。於是，作爲輿論的中心，抗敵的喉舌的許多報紙，雜誌，也紛紛的隨著雄師而踏上征途，在別一塊的國土上，燃起更生的烽火了。

但漸漸地接著而來的，却是一大羣走狗的狂吠。什麼「世外桃源」呀，最後勝利只能臨到「子孫萬世」呀，「蔣介石」怎麼樣呀，「國民黨」又那樣呀，喊賊嘹嘹，令讀者的眼珠也看得十分的疲勞。連一向以「老」字自居的，這時更高踞了「皇道」的要津，做起「樂土」的播音機了。

然而，讀者的金錢雖能取騙於一時，而讀者的良心是永不能欺騙的。貫穿著讀者的心的，是：憤怒憎厭和悲涼。但一面却迫切的感到重壓，飢渴和窒悶；與失去了土地的痛苦凝在一起。而這也畢竟打動了正直的人們的心。我們終於看到了橫溢著正義，力透著紙背的記載，報導。銷路的暢達，證明了讀者的視線依然向著光明；炸彈的迫害，則提供了文字决非暴力所能霸佔，站在反對侵略，保障和平的聯合戰線上，是應該消弭一切色膚的分別，國族的界限的。

而侮蔑却又起於袖狗之口。說是受侵略者的津貼固然是狗，但掛著『洋商』的旗幟的又何嘗不是『洋狗』？世間也眞有安於做畜生的東西，所以眼簾閃處，狗血橫噴，是非一經被利慾遮住，就只能希望別人也會顯出一付癩皮相來了。

我想，狗之所以可厭可惡，是在於搖頭伸舌的勢利之處。牠們本來是跟強悍的狼同一血統，

迨到野性既失，套上主人的皮圈以後，賸下來的便只有一付吧兒的嘴臉了。

看到近來各種日報晚報的崛起和改革，覺得正義上的同胞愛，決不是任何暴力或狂吠所能壓倒，因此也說明了在大部份人心目中的「孤島」，畢竟也還須用一個括弧的。

七月十七日。

健康之大敵

我們的祖先，替我們扶植了一個「重文」之邦。到了眼前，「斯文」不但將要臨到「掃地」的厄運，有時也成爲荏弱的象徵。對於我自己，也許不幸地生長在柔弱的環境里，時時感到痛憤的，是必須用一部份的生命，去跟病魔相搏鬥。白種人稱我們爲「東亞病夫」，倒也並非怎樣的落空。但因此也說明了扛着「病夫」的旗幟的，不單單是中國，也包括了「東亞」。取這外號的人，或許是絕無惡意的吧？然已經使我們感到無窮的羞恥，無窮的悲哀了。

中國也眞是一匹「以小雞的靈魂爲靈魂的巨象」。僵硬的精神，又加上了衰老的體質：肺結核的繁殖，神經的衰弱，永遠保持了這樣高的紀錄。竟至於逢病必乞靈於鴉片；性藥的廣告，也霸佔了日報的巨大篇幅。而且，怪象迭出，流弊叢生，救護醫院的病車，忽然會在半路里呆滯，醫生的潦草筆跡，一定要叫病人付了幾乎致命的代價；官司吃到法院之後，才使大家用病人一線之生，站在報上以論敵相待！

我想，連健康都沒有保障的人民，恐怕也就不足以保障國家的安危吧。「强國强種」，這實在是一句洞察利害的金言。

然而，「慨自歐風東漸以來」，大家似乎已經從悠長的衰亡中醒悟過來了，體育也漸漸爲我們所重視。單以游泳一項而說，我們不知衝過了多少道「風化」的重圍，才奪來了一片清波。而不幸的是，衛道者的吠聲雖然日見其消沉，但看「美人魚」的胃口，簡直使我們爲之「毛骨悚然」。躍進的時代埋掉了林黛玉型的女性，却使游水的健兒躲進了大官的馬車，我們是感到失望的。走過游泳池，必須先向衣袋里摸一摸鈔票，更使無力者連「望洋」的眼福也得不到，只好在高牆頭外「興嘆」了。

筆寫到這里，令我記起了七月十四日日本政府正式宣佈停辦第十二屆世運會的訊息來了。以患近視著名的日本，近幾年來體育事業的突進，是值得我們敬佩的。假定站在「黃面孔」的界限上，似乎更該爲之吐一口氣，作爲我們自强的模範。但有勇於體育建立的國家，必須有勇於德育滋養的政府。日本軍閥的好大喜功，決不肯輕易的放棄苦心地爭來的，世運會的「開催」權。這一囘的宣佈停辦，不啻宣佈了在「閥」字輩控制下的日本朝政，是臨到了怎樣「捉襟見肘」的局面中。鋼鐵充作了槍砲，活人迫作了火藥，這便是日本軍閥口中的「武運」，然而也正是健康之大敵！

侵略者正在用各種的兇器——細菌，瓦斯，毀滅我們的健康，而現在也不是只憑筆頭來保衛的時候了……

七月廿二日。

住

衣，食，住，這眞是人生的「三部曲」。而在眼前的上海，住該是最艱苦而又最難「完成」的一部。

譬如以衣而說，在現在，棉袍夾襖或者還可向當舖里掉一下錢用，夏天離冬天究竟還有一段時間，「到了冬天再說」。食呢，已輕較爲重要一些的了，但國米的來路倘能不斷，「孤島」也許暫不至於成爲首陽。自然，這樣的樂觀，原是非常縹渺的。日本軍閥的鐵蹄，正向中國的各處踐踏，農村的命運，時時可以變成游擊區域，即使偶有收穫吧，則所謂「誰知盤中粟」，粒粒都是奴隸們用血肉灌漑的呢？

至於住呢，倘套用一句日報所常植的標題，那就是：嚴重問題！

上海的四周，雖然控制在侵略者的魔掌中，但我們在租界裏呼吸的，到底還是活人的氣息。看到淪陷地上的同胞，一批一批的向租界里擁來，我想，不作順民而暫爲「華僑」，這一半固由於侵略者殘暴，毒辣的壓迫所驅使；但善良的靈魂，决不願留在無恥的「王道樂土」，其實還是居於大部份！

記得日本女作家池田幸子，在答復一位朋友的信里說——

在淪陷地上不做奴才地活下去，那較之正面地對着槍口的戰鬥，怎樣充滿了更大的痛苦和悲憤，這，我們是知道的！我們是知道的，謹愼一點，不要取輕率的行動罷。不要跑到蘇州河那一邊，像狗一樣地死去……

這才顯出一顆戰士的心，一個被壓迫者的意志來。然而，「蘇州河那一邊」，固然是醜惡的象徵，但蘇州河這一邊，有時也正是諷刺的對象。單是「住」的一項，已經使我們感到「大吃一驚」。大房東的乘機居奇，二房東的輾轉剝削，以至於三房客的倒奴爲主的種種氣燄，足使有家歸不得者有滿眼皆敵之痛。而且，手續的麻煩，條件的苛刻，房金的飛漲，糾葛的繁複，眞也發揮了中國人的「趁火打刼」的出色的技倆，而使日報的本埠新聞，又添了不少的熱鬧。

譬如說，「非眷莫問」，那悲哀應該永屬於獨身者的了，但有小孩的卻又不給你分居。要找房子，非有「眷」不可，而「眷」却不准包括小孩在內。這雖是矛盾，但也是笑料，我彷彿覺得我們的同胞，有時也還是契訶夫，果戈理筆下的活現的人物！

七月廿四日。

蘇日衝突與我們

在軍國主義麻醉下的日本國內的眼簾，甚麼都得遮設了一層侵略的色膜。譬如說，他們有意的將俄國叫做「露國」，因爲露一碰到太陽是就要消滅的。這可以說是阿Q心理的東方化，也是最明快而又合乎「寫實」的「大陸」作風！

而現在，太陽是快臨到西墜的命運了。光芒四射的時間已將逝去，籠罩在「帝國」的高空的，是慘淡，朦朧與黑暗。誠如他們的帝國大學的教授辰野隆博士在中央公論上說的：「日本在過陰天」！

這樣寥寥的六個字，倒富有含蓄地概括了日本的現狀。

這一回的太陽的氣餒，出乎許多人的意外的，卻在它的勁敵——「露」面前，漸漸地幽黯下去，至於使同盟國的德國大失所望。

但「失望」的卻又不獨限於德國。連我們的許多同胞也由浮躁，亢奮終至於「完全失望」。我們棲身於七月的租界，所得的消息，大都也還是從日報上所看到的，而記載在日報上的，恐怕大部份還是「同盟社」呀，「東京電」呀，曲曲折折的很少能夠窺到一點眞相。於是大家只好停留在僥倖或幻想的氛圍里。而妄想從蘇日的衝突中，來減輕自己對日的持久抗戰的堅苦任務，不自覺的做了一套怠戰的悲劇。這一面也正中了日本軍閥的陰謀，藉此來移轉我們的視線，以利於他們對武漢的侵佔。

在蘆溝橋戰爭以前，一部份上層份子的對日抗戰，老是抱着這樣的渺茫心理：「日蘇戰爭，我乘其隙。」將亡國的慘痛推到一個糢糢糊糊的夢幻中。待到砲聲一起，卻又天天的巴望「俄國出兵」，「俄國不出兵，外蒙也總得出兵呀！」於是，埋怨，懊惱，動搖都接着而來，總之：是取消了我們的自信力。

我想，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的人民，沒有犧牲到底的毅力的國家，是決不能擺脫外敵的壓迫，掙斷奴隸的鉄索的。逢大難而苟安，臨暴力而逃避，既少自信，惟圖「巧取」，中國就是從這樣的惰性中倒下來的。

這一次的對日抗戰，我們決不顧犧牲別人的國力，來混化我們的勝利。眼前的悲慘代價，也就是未來的光榮收穫。而況，國家與國家之間，原是決定於利害的衝突，很少有感情的成份。倒是確定我們的外交方針，加强對於各友邦的聯絡，方是眼前最迫切的任務！

七月廿八日。

漢族齊民

現在的二十開外的我們，要想曉得一點辛亥革命前後的史實與情狀者，大抵也只有乞材於書本了。自然，烈士流血，我們還正在吸奶，這猶如眼前的嬰孩一樣。我們假如去翻閱一下清末的許多記攝民風的書譜，那里面所描繪的拖小辮，執玩具的孩子，眼前恐怕都有做砲灰的命運了。從清室的壓迫，袁世凱的欺騙，以及軍閥的蹂躪之中掙扎出來的人民，現在還仍須作堅强的反抗。時代也眞是可怕的吧：使一切的外敵，內奸都得在她的前面顫抖，退縮與滅亡。而值得引爲

光榮的，是：中國從來沒有停止過它的鬥爭—求生之心，將永遠勝於屠夫的橫暴殘酷的氣焰。而前驅的大旗，也往往先見於智識份子的陣線裏。

這第一就使我想起了辛亥革命，聯帶而想到當時的戰士如章太炎先生之輩。

在他的再答吳敬恆先生的信里，有這樣的一段可敬愛的話——

……至云題考籃，戴銅頂，二者吾幸脫焉，少小未嘗應試，至今猶是漢族齊民也。足下（指吳氏）嘗中式鄉試，私聽他人非舉人卽學官弟子，盜跖以餘財汚良家，何足與辯？僕意固非謂應科舉者，卽不得爲革命黨，亦非謂曾入仕途者，卽不得爲革命黨，要在觀其行事而已。

「要在觀其行事而已」，這眞是辨眞僞，察良醜的最切實的說明！

當時的志在「排滿」，所以革命的重心也建立在漢族。而「掃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四大旨，最早也見於先生的討滿洲檄。猛虎出山，吼聲先震撼於叢林。誰又不爲這十六字而激動呢？

我以爲像章氏那樣的始終不受異族的覊縻，不爲功名而老死，固然是覺得可貴可風。但如蔡

子民先生的從舊的控轄與利祿的誘迫之中，殺出一條血路，將已身獻於新的隊伍，活的人羣，因而利害也更爲洞澈，戰鬥也益見熟練，所謂「反戈一擊，易制强敵的死命」。這樣的人物，就是更値得我們的愛戴和欽仰罷。

然而，中國有時也眞是健忘，散漫和冷淡的國度。例如章氏早期的揚溢着革命的熱情，排滿的勇氣的許多作品，目前卻成爲書賈的「奇貨」了。而即使要找一部中山先生的最完整的全集吧，一時也還是無法得到。這是大家所應引爲恥辱的。

「聞鼙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在此時而追懷先哲，抉述史乘，是未始沒有意義的。太炎先生以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生，於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四日以鼻菌症與胆囊炎病歿蘇州。前閱日報，纔知道他的逝世兩周年紀念，已在本埠的某寺草草舉行過了。敵騎縱橫，故國飄搖，先生所痛絕的滿清餘孽，至今尙喘殘於東北一隅。這不僅是令生者感到憤愧，也未嘗不使死者所太息罷。

八月四日。

近乎播音機畔的生活

前幾天的報上，曾經說起法捕房近來處罰了許多用播音機住戶的事。那原因是在夜間的十時以後，還在收聽，以致妨害了別人的安甯。

我自己是時常在深夜受着播音機的騷擾，而弄到無法合眼的。對於這消息，更感到特別的快慰。因此還不免有了一些感想。

在上海過夜的人，有時簡直會對聾子的生活覺得羨慕起來。單是一條短短的弄堂，就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聲浪：孩子的啼哭，女人的相罵，小販的叫賣，婚喪的奏樂，票友的「吊嗓」，車輛的進出。自然，這決不是一個晚上都能聽遍的；但最容易聽到，而時間又延得最長的則是播音！

每逢闊人做壽，名媛出閣，某大商店開幕，某慈善團體籌賑，那不但是唱者必須有一條響亮的喉嚨，而聽者也得準備一雙白胖胖的耳朵。但這不要緊，它能給予某種人本來就只有這點的用

處。然而，對於白天有職業，或者在夜間寫作爲生的，以及需要靜躺的病人，那影響便大極了。終至於只好硬生生的將眼睛假閉起來，把頭蒙在棉被里，連怨和恨，帶進了依稀的殘夢。而在這時候，播音的與收音的，當然不會想到別人是陷於怎樣的一種苦痛和疲怠之中了。是的，人當自己覺得是愉快，舒服與閒逸時，恐怕也很少會顧全他人的幸福吧？

儘管馬可尼先生在怎樣的爲法西斯張目，替黑衣首相喝道，但他的發明無線電，獻給人類文明的功績，是值得欽揚的。但一輸入到中國作用就更不同了。除了上述的幾種用途以外，還有和尙的唸經，不僧不俗之類的唱「宣卷」，沒落文人的講「古文觀止」，以及說「笑話」，談武俠。各種的殘滓，也都亂烘烘的乘此浮泛一下。而我們的有一部份的同胞，卻愛聽。而且全使他們撐着腰。生命就是消磨在播音機的撚覓中了；和近乎播音機畔的生活。

這使我想起高爾基在奧羅夫夫婦里所描寫的：「……因爲老是你看著我，我看著你，他們已經漸漸地熟悉了彼此的每個動作，每個姿勢。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並沒有把甚麼變化或刺激帶進他們的生活里來。」這又是怎樣的一種生活呢？恰如棲身在修老院里的一般。但誰都這樣的度過去了。我們再往下看吧：「有時，在禮拜日，他們去看朋友，那些人的生活也正和他們的一樣

貧困和空虛，有時朋友來看他們，喝酒，唱歌，互相毆打。於是又是單調灰暗的日子的無窮的連續。正如不可見的鎖鍊的連環一樣，使這些人的生活變成慘澹了。他們工作，倦怠，而且沒有理由地彼此生氣。」

這樣的角色，誰看了不覺得親切，熟悉，至於可憐呢？而這樣的無聊，空虛，散漫，頹廢與猥微的生活，在俄國是已經消滅了。在中國呢，可以聽到健康的歌聲，合羣的歡笑，以及勝利的號角的時期，不是正在創造著嗎？

八月六日。

心死

在馬路上，假使有一個女人跌倒了，立刻會招來了許多人的輕薄的笑謔和喝采，使不幸者受到一層意外的悲哀和難堪。而對此寄以同情與援助的，却很少。倘有，也立刻會引起其餘的人的

卑劣的誣蔑，敵意的猜測，終至於將同情者的勇氣頓時殺退。

將別人的苦痛，作爲自己的無聊的笑料，這已經是十分墮落的了。但不夠，還要用一顆醜惡的心，同時阻礙了一二善良者的「扶危」的熱情。

這是普遍的中國人的心理，也是一部份人類的心理。至於眼前，在黷武主義國家里的人民，是形成得更瘋狂，野蠻，殘忍的了。

水淹鄉民，活埋壯丁，以及刺刀與生殖器的逞虐，我們已經感到筆不勝書了。所以，稍有義憤，和愛好文明的國民，即使利害較爲輕微，情形較爲隔閡的，也應該起而制裁了。

然而不然，如法國戴恩所說：「視覺與嗅覺不復能幫助人類使他發生嫌惡，他們的感官與他們的心一樣的死了。」我們再不必遠引史册，在眼前就有一個血的例子。據五日譯報韓軼的何香凝先生的關於反侵略一文中，曾經記着這樣的話：——

沙面是有許多洋房子掛着田字旗的。我們常常看見敵機投了彈再回「陣地」去的時候，這些田字旗房子就會伸出五六只手來，揮着手巾，還有些在大拍其手，飛機裏面的日本人也舉着手答應。多親密，這些希特勒的信徒們是在那里簡單的高興呢？還是和他們的把弟兄相

視獰笑，互舉信號呢？我不知道。

一切的誇耀，掩飾，與構陷都無須做作了，一切的殘暴，狠毒，與陰險也請看吧！人類的心，竟至於被法西斯的絞架壓搾到這樣的地步，壓搾得使我對地球的進化起了「懷疑」！

我們看到了死人，不論是跟他親熟或生疏，甚至於是生前所憎惡過的，終不免起了慘厲，憐憫與悲哀的默想。即使是困於生計的盜匪吧，待到一彈穿胸，血染周身之後，有時也會動着所謂人道主義的愛來。這更使我對劊子手起了一種敵視。世間竟有把殺頭當作職業的人！

對於少數的在法律裁判下的盜匪，我們尙且會起了「不忍」之感。那末，看到成千成萬的無辜者的被屠殺，被毀滅，竟公然的站在一旁鼓掌稱快，替兇手們慶賀和鼓勵，這無論如何是不能使人相信他們還有做「人」的條件！到現在，我還沒有聽見過比這樣的「人」們還野蠻，還殘酷，還可怕的生物！

而最可怕的卻是他們依然蒙着「人」的頭面，在混淆，在浮沉，在作惡。因此也使就我們的有許多人，還挖空心思的提出什麼「改善」的建議來。

我想，褐色棍徒們踞在死人身上而演出的揚巾擠眉的惡劇，誠然如上面所引的戴恩說的：「

他們的感官與他們的心一樣的死了。」但受到這樣的侮辱和夾攻以後，還竟有不知覺醒，不圖抗禦的國民，恐怕離「心死」也未必怎樣的遙遠吧？

八月十一日。

母親的心

我不是一個狹隘的「唯母論者」。對於歷史上所記載的許多虛僞，做作的不近人情的所謂「孝子」，我更是感到强烈的憎惡。然而，當我看到德國的凱綏珂．勒惠支以深遠的慈愛，秉着一顆大地的母親的心，爲世上的幼小者而呻呼，保護，用沈重的畫手，躍然於圖版上的時候，我是感動了。當我讀到了魯迅先生的「夢裏依稀慈母淚」的詩句，而念及先生的被壓迫，被「圍剿」至於倉皇奔走的情景時，我是感動了。

充滿著世間的有滅絕本性的「英雄」，有硬同鐵石的心腸，而更多的是悲憫，慈祥與仁愛，

千萬顆母親的心！千萬滴女性的血淚！

前幾天的報上，登了一則新聞，大意是說有一個五十三歲的俄國老婦，因痛惡其子染有嗎啡深癮，於上月間自投法捕房控其子竊盜，請求拘究。迨開庭審判之日，該老婦忽老淚縱橫，且哭且訴，謂我實不願兒子受死，因其嗜好嗎啡，不得已請求將其收押，俾戒絕毒癮。並回首謂其子云，爾自收押至今，面色已轉好，從此宜反省戒除。其子被老母一番苦心勸導，即在庭前立誓戒脫云。

母親的愛，該是無分於中外吧，而望子之心，也真可謂「良苦」。誰無兒女？誰又不希望自己的兒女上進和健康呢？

我們且慢說「養兒防老」之類的老話。但一想到用自己的奶汁所哺養長大的，用自己的心血所教導起來的人，一旦看到他竟然陷於墮落，顛躓的境遇的時候，像老農的失却耕牛，像漁翁的失却魚網，其痛苦與悲酸，是值得我們同情的。我們到底還是有天性的平凡的人，所以看到這樣的消息，禁不住的要生起感慨來。

我想，寬容有時固然是妥協的別名，但有時也未始不是給人一條自新的路。尤其是家庭骨肉

之間，對於子女的過失，往往是希望勝於絕望，憎惡倍於愛護。稍有人性的，那一個不爲後一代的着想和改善呢？

但自然，慈愛是有限度的。倘無取捨，反而貽害無窮——就是所謂「溺愛」。中國舊式的有一部份的富戶，是情願兒子去吃鴉片，或者硬叫他們去吃。因爲一經染上烟癮，就不會想到外面去狂賭濫嫖，而鴉片的消耗不過有限。似乎倒還是守財的良策。

世上有竭盡心機，熱望兒女向上和務正的父母；也有將兒女看作商品，惟知緊致的父母。然而，也有帶着一顆悲壯的心，獻出自己的骨肉；作爲民族的脊梁的父母。她們未始不感到寶愛與戀惜，但因爲有更偉大，莊嚴的力量驅使着他們。

這似乎又不是一般尋常的母親的心了。

八月十二日。

誰是阮鬍子

因爲交通不方便的緣故，有時偶然的看到一些外埠寄來的刊物，卽使是日期隔得遠了一點，也感到非常的親密和溫暖，因此更使人不得不歎慕於文字效用的偉大。但自然，這還是要看執筆者本身的動機與企圖的，它固然可以作爲溝通正義，振奮民氣的武器，也未始不能作爲挾私誣陷，刻意挑撥的工具。

在一份漢口出版的某周刊，最後有一頁叫作「大衆語」的，其中有這樣的一段近乎「罵街」的話——

「近來聽說又有人打算投機，出版一本五萬里長征記，內容是以黃巢李闖等爲主角。的確，這是極好的題材，黃李等流寇擾亂綫，至少是各在五萬里以上—」倘使這刊物的上面沒有蓋上漢口的郵戳，誰會相信這是在「合作」聲中的所謂「合作聲」呢？

我們且慢說「仇者所快」之類的老話。就是爲我們的政府和領袖計，我也應該爲之指摘的。黃巢之亂遠在唐朝，已經有些不大淸楚，不妨「待考」。至於李闖，似乎還是較近的一個朝代，情形稍爲明瞭。譬如說，該文作者將明末的流寇比作過去的紅軍，筆頭上佔了一點便宜，究竟還無關大局。然而，旣有內亂，豈無外敵？於是便將日本帝國主義比作了滿洲兵。但可怕的只

是這樣一來，日趨滅亡的明廷，用什麼來比；庸劣無能的崇禎帝，又用誰來比？誰又是惟知傾軋，營私與搗亂的「文人」如阮鬍子之輩呢？

中國的抗戰，是面向着勝利。所以我們決不願將崩潰了的封建王朝，比之於禦侮建國的眼前當局。而對於國共的合作，上下的團結，我們只有熱烈的擁護。不過，萬一有人用公開或秘密的卑劣手段，以滿足他們的挑撥，污蔑與破壞的慾望，不論他們是屬於那一階級，那一黨派，我們惟有毫無寬容的予以譴責與揭發！

八月十四日。

說到魯迅全集

在這「言路之窄，正如活路之窄」的上海，居然能有這樣浩大的人力，物力，出版了厚厚二十大本的魯迅全集，恰如出現了一顆子夜的巨星，那光芒，那重量，那望不見的美，聽不到的

聲，將永遠炫耀在人們的頭上。然而，也因此而喚起了我們的回憶，悲涼了我們的心。

我們總還有這樣的記憶吧：當魯迅先生的屍身剛剛一落進墓地，大家就爭先恐後的搶着他的遺著排印，弄得東一本「魯迅遺集」，西一本「魯迅最後傑作」。令人彷彿感到置身於蒼蠅的隊伍中：美肉固然是養生的口糧，就是死屍也何嘗非强胃的食料。當時只要走到稱爲「文化街」的四馬路一看，這情形就會十分瞭然的。

那原因，我想是這樣的：當時的環境固與現在不同，而幾家所謂「大」一點的書店，原是一開「魯迅」之名，就會「嚇得跳起來」。有的，是心想出而胆卻不敢。於是，剩下來的，便只有讓一般投機商去逞雄了。何況，投機的風氣，早在飄浮，受其經術者，就可獲利無窮。我們還有比一切的投機來得更舒服的事業嗎？豈獨出版界爲然。

戰士的屍身成爲市儈的「奇貨」，而商品的觀念將永是文化之大敵！

我憤慨於這樣的做法，我更痛心於這樣的社會。

一兩黃金，能夠壓倒一個天才，幾張支票，就可逼死一個詩人。所謂「勞力者」固然橫遭剝削，就是眞正的「勞心者」也何獨不在飢寒，困憊，欺詐，侮辱中過着生活。「滿朝朱紫貴，盡

是讀書人」，在「啓蒙」時期，就給我們縛下了功利主義的爛草繩！

使學術，思想，文化，弄到這樣的落後，這樣的悲慘的地步，在此刻現在，我們也不必喋喋的咀咒那個，埋怨這個。生爲中國人，是都應該負些責的。但有一點是必須提到與指出：國勢的低弱，影響於整個的文化的發展。而這雖然不能完全的推到侵略者的頭上，但又無不與侵略者有著不可分割的牽連——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倘論血賬，他們應該佔最緊重的一頁。

然而，血賬是在算了。用舌用筆的路是走不通了，最後還須用戰士的血，人民的心。要到幾時才完呢？恐怕誰也無法推測吧。但總之：非把這筆賬還清不可。

而魯迅的偉大，就在於始終不屈的向侵略者作著「肉搏」，向結托外敵的封建殘餘來一個澈底的掃蕩！……

槍斃靈魂上的阿Q，撕去我們的狂人日記。用筆的戰士留下這樣的願望而去，用槍的戰士正在開著這朵願望的花！

八月十五日。

無題

不死於戰場，而死於「孤營」，不死於子彈，而死於木棍。是血的空流嗎？是力的白費嗎？不，不，快用千個的「不」字給我們來回答。

旗啊！你眞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象徵！

墓裏的英魂將聞訊而怒起：不屈辱的才是這一代的弟兄。

第一槍打進敵人的心坎的戰士，他們已經找到生命的安宿而躺下了。然而，「最後退出」的，他們能在沉默中而馴服嗎？

痛苦是有的，悲哀是有的，憤慨是有的，但戰士的生命，能夠消磨於這種無事的悲劇中嗎？於是，他們勇敢地挺起來了。

我記起斯巴達守溫泉峽的三百人與其首領，他們英烈地抵抗波斯的大軍，在他們的墓銘上却

只有寥寥幾字：「依照他們的規矩躺在此地」！

不錯，「依照他們的規矩躺在此地」。「此地」，是火龍穿過的國土。一年來的流光，大家幾乎漸漸的將他們忘却了。那曾經抗守過的「四行」，也在西風中顯得淒涼，寂寞。而這一回，却又在我們的腦中，攪起了一縷縷血絲似的回憶；不僅是回憶，而且更得到了一重堅毅的信念：中國是難以征服的。

誰還以爲中華民族的軍人只知退縮，逃避和降服的嗎？誰還以爲「當兵」的都不是好男兒嗎？而對着這樣的戰士，誰還吝嗇他們的眼淚呢？

然而，我要憤怒。

在強者面前他是弱者，在弱者面前，他却是強者。這又多麽可恥！

自己沒有愛護祖國的心，因此也倚勢而壓倒一切衛國的戰士，這又是多麽的可憐而又可卑！世界就有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有槍階級」！但我立刻的發覺自己的錯誤了：我怎麽可以把我們的戰士跟這種東西去比呢……！

八月十八日。

眞正的兒孫

少時讀過論語，還記得有這樣的一段故事：一天，一個縣令來跟孔子說，我住的地方有一個正直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他卻去做證人。而孔子則以爲不然，他主張「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方是最正直的做法。孔子碰到這種較爲新異的問題時，他總是這樣的含糊與武斷。彷彿非這麼說就不足以顯出孔子的高明似的。

但我卻非常的折服於這樣的兒子。人當發覺自己的親屬有卑汚的行爲以後，他也許感到悲哀，痛苦，憤慨至於徬徨。不過，實在很少有揭發或反對的勇氣——這是非有一顆戰士的心，就難以有這樣的毅力的。中國俗語所謂「家醜不宜外揚」，未始不是切中世情之言。

然而，時代是在進步著。我們也終於看到了具有戰士的决心的兒子。據十二日的譯報的轉載——

漢奸方炎初之子方仁楠君，因不直乃父寡廉鮮恥，有害國家之行爲，曾於七月一、二、三、三日在漢口各報聲明脫離父子關係。「並願爲國效勞，以雪此蒙被之大辱」。這就劃出兩個不同的時代，兩種不同的陣線了。而譯報的記者在方仁楠的名姓下面加了一個「君」字，看似細末，其實倒很要緊：愛憎分明，眞僞判然。這「君」字是省不脫的。

我們假使看過了報紙，再進一步的想一想，則不僅覺得方君的勇氣可敬，而且他的苦心也值得體驗。

誰無父母？誰又願意年邁的父親，過着屈辱醜惡的生活呢？漢奸國賊之名，在沒有靈魂者，固然「受之無愧」，在稍知自愛的我們，則就覺得如逢大敵一樣。所以，自己不願作惡的，也終盡力的盼望他人爲善，更何況是親如老父。但是，待到子女的苦勸，忠諫，哀求俱已用盡，而無法挽救之際，爲自己計，也爲自己的國家計，則非斬斷「骨肉」的繩索，跳出黑暗的圈套，便不配做一個「黃帝的子孫」了。

人是決不能離開國家民族而獨立存在的。自從跑出了娘胎以來，他就担受了做人的義務和權利。父母的養育我們，其實也不必大驚小怪。自然，爲了兒女，他們不知歷盡了多少的苦痛，艱

辛與勁勞，但這不過是做人的條件。自我們的父母以上，也是這樣一代一代的活下來。我們的大部份女性的生命，因此也就消磨於「養兒育女」的歲月中了。她們的柔弱，愚昧與苦難，却換來了侮辱，迫害與欺凌。像這次方仁楨君的啓事里面，有「惟與家母無涉」一語。這一面說明了會做無恥的勾當的女性畢竟還少；但舊式婦女的無知也是不可否認的。她們的社會地位的低落，使她們對一切活動的權利也都剝奪了。

中國從前是所謂「以孝治天下」的。於是，連馴服，奴從，痲木，卑怯也併爲美德。弄得青年們都是瘟頭瘟腦，唯唯諾諾，毫無自己的性靈，更沒有一絲改革的熱情，反抗的朝氣。眞是喜怒哀樂，不形於色，就千秋萬世的傳下去。這樣的「孝」，的確該用「非孝」的槍尖去刺倒它的。

寫到這里，我想起一句非常切貼現成的成語：「認賊作父」。而眞正的民族的兒孫，他是決不願認賊作父的！豈又限於方君一人而已？

八月二十一日。

笑匠與笑料

我們不論處在那樣的緊張與嚴肅的生活中，對於健康的笑料，高尚的游戲，也還是迫切需要的。大悲劇里面有笑聲揚溢的喜劇，但決不因此而破壞了悲劇的完整，猛烈的戰鬥之下，也少不了留聲機片的伴奏，但決不因此而削弱了戰士的鬥志。這就因爲重心還依然停在緊張與嚴肅的一面。所以縱然是笑，是歡樂，也就顯出富有生命的意義了。

這更使我們想起了笑匠與笑料。但在中國，論量雖然不少，論質却大成問題。眼前的所謂「滑稽」，又是怎麼樣的一種東西呢！

東方朔，淳于髡，這都是我們的笑匠的祖師，也就是有天才的諷刺家。然而時代隔得遠了，人的感情也在變遷，現在倘有人去讀司馬遷的滑稽列傳，恐怕是笑不出來的。至於笑林廣記，廣笑府，以及一見哈哈笑之類的作品，却只有傖俗，輕薄，猥褻與墮落。它們的最多的讀者倒還

是小市民，而其弊也恰在這里：他們的趣味旣因此日趨於低劣，而精神上的享樂的範圍，也復漸漸的被縮得狹隘了。

就是舞台上的丑角吧，大抵還是一種刻薄一點的奴才而已。看他擠眉弄眼，聳肩蹐脚，見權力則逢承，逢弱小則欺凌，毫無熱情，只知佻㒓。看了之後，徒使人覺得喪氣與惝怳，都里還談得到「可笑」？可笑的乃是他的本身，而不是他的「藝術」。然而，這確是丑角在中國舞台上的命運，到目前還在逞雄。

在上海，還有一種職業的游藝，卽所謂獨脚戲。在別的地方却不常見。能唱，也能演。沒有他們，名媛結婚，「聞人」慶壽，商店開幕，新聞發生，是决不熱鬧的。一看到「本埠新聞」內有什麼重大案件，就非常迅速的編成唱詞，任意的加以穿插。這自然是非略有口才者不可。譬如勸人「戒烟」，首先是說抽鴉片時有怎樣的愉快，舒服，然後才說上癮以後，又是那樣的痛苦。似乎還不如去戒掉來得好一些。

他們的効用也就在此。然而，萎靡，頹廢，荒唐，使讀者的胃口只有貧乏與疲怠。但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沉痛，因爲這也可以窺探民風之所歸。也就是說：還是被嚴重的社會背景所支配着。

說到這里，不免使人聯想到西洋的幾個天才的笑匠。

卻利·卓別林所主演的影片，雖然不大容易看到，但他給予我們的印象卻永難磨滅。當一顆渴求光明的心，躍然於銀幕的時候，我們也跟着他而喜怒，而愛憎。在「笑」的背面，卻潛伏着人生的無涯的悲哀與悽慘。在城市之光里，他向榨取階級投一下咀咒的黑影，在摩登時代里，他又向現社會的不合理的生產制度，起了猛烈的嘲諷。這是卓氏偉大的地方，也是成功的條件。

但一到勞萊，哈台就截然不同了。彷彿只剩了一付胡鬧與扯淡的嘴臉，眞是爲笑笑而笑笑，成爲一種徹頭徹尾的丑角了。

然而，還有一位羅克先生。他似乎是專心向中國人的痛苦，悲哀與醜惡頭上，來找一些笑料。他主演的不怕死，已經引起了我們的絕大反感，弄到拆場而散。這一回的萬能市長，又公然開映了。但中國畢竟不是他想像中的中國了。眼前的事實是最鮮明的例子：殺敵誅奸的不是戴紅纓帽，赤膊的傢伙。而是鋼鐵一般的戰士！

我想，一位藝人的成功，不僅建立在他的藝術上面，而且還具有顆同情弱小的良心。這就是卓別林跟羅克之流的距離之處。

八月二十三日。

敵意的侮辱與眞實的暴露，這是有極顯明的距離的。

魯迅的阿Q正傳，夏衍的賽金花劇本，到現在還使我們讀了之後，感到沉痛與悲憤的理由，就在這里。不錯，那里面也有殺頭，磕頭，纏脚，蓄辮，畏縮，昏庸之類的描寫，但爲什麼引不起我們的反感呢？因爲這是眞實的暴露，是老大民族的病根的診斷。看了，會使我們加以反省，警惕與改革：我們確是從這樣的狀態中疲憊下來的。所以即使是外國人所寫的罷，也還是值得我們的讚揚。

然而，倘若毫無同情，一味冷嘲，將我們的光明的一面完全抹煞，而故意的將黑暗和醜惡渲染起來，製成笑料，播爲「奇談」。且因此而斷定中國人永沒有出息，始終是一種野蠻的國家，所以只配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奴役。這才是眞正的侮辱，跟一切的被壓迫者不能兩立，也便是阻

礙我們的進化之大敵！

例如以纏脚而論，這不知用我們多多少少女性的痛苦和創傷所換來的！但在中國的一般「才子」們的眼中，却又覺得「可愛」了，還以爲這是女性的「美」的特徵，卿卿噥噥的將她們做進狡迷詩和爛古文。就是現在的舊劇里，居然還有人「蹻工」長，「蹻工」短的在計量。像日本的芥川龍之介所記的「必在那褐色褲下勾起那小脚來，把鞋底給人看」的那種病態，還出現於二十世紀的舞台上。這又是多麼的猥瑣和惡劣！

在這種地方，西洋人畢竟比我們的文明的速度來得早。也值得我們的羨慕。而使我們感到憤慨的，是往往發現了自己的優越，却偏要對別人的缺陷作爲惡意的笑謔。以自己的肢體的健全，來奚落別人的殘廢，這決不是一種美德。我們只要想一想：以弱者所受的精神上的被傷害，與肉體上的被摧殘的痕迹，攝入鏡頭，向各處換錢，使紳士喝采，買辦消閒，這樣的東西和偷窺以爲可笑，則最可笑的又是誰，以爲可恥，則最可恥的又是屬於那一邊呢！

成見深，隔膜多，這是一般的白種人對於我們的通病。大作家如賽珍珠女士，對中國尚且沒有正確的暸解，會說出近乎「辱華」的話來，那末，我們在無聊的小丑，貪婪的市儈的心中，當

然是侮辱的對象了。

對於任何侮辱的襲來而加以反抗，這自然是無可非議。但要記住：這還是「頭痛醫頭」的治標之法。根本的解決，必須澈底的消滅造成種種侮辱我們的因素。而且還要用血肉的鬥爭，來提高我們的國勢；國勢的低弱是「因」，而辱華是必然的「果」！譬如說，在上海的我們，都有一不高興，就吃「外國火腿」的命運。但經驗已經告訴我們，憤激，抗議，與痛訴俱已失其效用了，不甘於吃「外國火腿」的同胞，除了積極起來，掙斷奴隸的鐵鏈以外，是決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概括的說來，白種人所衡量中國的尺度，不是「古老」，便是「離奇」。但這樣的字眼，加諸於眼前的整個的中國則就近誣蔑；而這也已經不是仗筆墨來分辨的時候了。

請從遠東的砲聲下來估計中國吧——我期待著。

八月二十四日。

血灑高空

血從初秋的高空中灑開來了，雲彩要咆哮，而宇宙爲之震憤。

但劊子手們却從容地「揚長而去」。從活人的血肉上來建立他們的勝利，從被壓迫者的悲哀，痛苦與憤怒中間，他們就瘋狂地喘殘下去，作著最後的掙扎。這世紀，還有著這樣殘酷，野蠻的「戰爭」，你能相信嗎？你相信了——因爲事實明白的擺在眼前，烙在我們的心坎。然而，你能保得住每一個人都可以避免這種可怕的命運嗎？

日昇樓遙的一顆，成千成百的人立刻停止了呼吸。這是在「租界」上呢！那里有一點戰爭的氣象？然而，遙的一顆終於無情地投下來了。

想一想吧：從母親的奶汁的哺餵，父親的血汗的養育，以及師長的書本的教導之下，我們總算成了一個「人」。多麼的艱難而又辛勞啊！而死亡却是那樣的容易，快速。但是，他們有什麼罪惡，要被殺得這樣的悽慘？跟日本的航空員，又有什麼不可互解的仇恨呢？

二十世紀的文明的發達，使我們在幾個小時內就可橫跨萬里，使地球的距離漸漸的縮短起來，這是值得我們的感恩的。但，城市的轟炸，生靈的毀滅，文化的浩刦，竟也由飛機來充著先鋒。這更使我對日本軍閥起了不可遏抑的對敵。「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從古以

來，就有着兩種截然不同的人！一種在毀滅人類，一種却在沉默地修補。

阿比西尼亞，西班牙，我們看不見，聽不到。「莫管他人瓦上霜」，因此更使一部的中國人，對法西斯的野蠻的氣燄，還低眉順眼地在遮避，在掩飾，連「保衛瑪德里」都不能喊。但現在是淪到「自掃門前雪」的時候了，我還要請一切「第三國」的人士睜開眼睛來看一看：許閣森，潘南號，似乎成爲「過去」了。但中美合辦的桂林號，正是現在的事。至於未來，則殘忍卑劣如日本軍閥，什麼事情又做不出來呢？他們還有甚麼的忌憚！

什麼「第三國利益」，什麼「非戰鬥人員」，什麼「國際公法」。任何漂亮的泡沫，都是自己吹成，自己破裂。然而，世間也頗有安於漂亮的孱頭們。不幸而事實又清楚如此。於是，這些孱頭們却要從「倭人」的血腥上代日本軍閥來吹起「和議」的泡沫了。這叫做「逃避現實」！

是這樣斤斤的爲自己的利益著想，是這樣的生怕中國的獨立與解放。然而，我要指出：幫助日本軍閥來征服中國的正是這些孱頭！滾開吧。

八月二十六日晚。

懷孔

早晨翻開日報一看，纔知道孔子的誕辰就是明天。凡是讀過一些古書的人，對於他的誕辰，是不免有些感想的。

我不想寫一些「抗戰中的儒教徒」，「孔子對抗敵的主張」之類的文字。因爲像孔子那樣的偉大聰明的人物，是無時無地而不可以紀念的。但孔子的面目到眼前是愈來愈糢糊也是千眞萬確，幾乎成爲屠夫的幫兇，被壓迫者的大敵了。這眞是孔子的絕大的悲哀。

契訶夫曾經說過：「被昏蛋所稱讚，不如戰死在他手里。」但可惜世上還是願意受稱讚的凡人多，肯蔑棄虛榮與浮華的戰士來得少。而中國人的湊熱鬧，趕時髦的胃口，有時也眞覺驚人。卽使是「不在其位」吧，也會沾沾自喜地抱住偶象不放。弄得書聲出沒於槍林，佛光普照於屠場，至於大官高放紙鳶，花衫坐鎭蕐壇，五光十色，使人感到可憐也復可憎，不像人世了。

孔子的命運也是這樣。自從他一瞑之後，悲劇也就接著而來。首先是孟子：「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謠言一起，後來的許多論客和腐儒，也從而叫囂於後，「孔子作春秋」的傳說直到晚近才起了動搖。待到西漢初，董仲舒公孫弘又以陰陽五行等的外套，穿上他的學術，如舊戲中的着八卦衣的諸葛孔明一樣，不是出師表中的諸葛亮了。甚至「素王」之類的頭銜也紛至沓來。「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時代在變化，孔子的人格也在變化。不過是越變越壞，眞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平心靜氣的說來，孔子是一位並不怎樣可怕可惡的脚色。但這必須抹去傳統的觀念，及書本上的歪曲之處。「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這種處世的態度，那里是一般半缸醋的道學先生所能學取。看他栖栖皇皇，奔東走西，却又處處碰壁，不被瞭解。生前既受無窮的苦悶，死後又淪於傀儡的命運。這恐怕是要被孔子所抱頭痛哭的吧？

然而，沒有一個偉大的人物，沒有缺點的。孔子亦然，他的許多武斷的地方，是最引起我的反感。倘若他的誅少正卯是可靠的話，則這也便是他的專橫忌刻，是我們所不敢同意的。

社會愈混亂，孔子的効用也愈大，整頓人心，維持風化，敦睦「邦交」，壓迫青年，摧殘女

性，反對歐化，這都是少不了孔孟來撐腰，經書來支持。然而，社會也終於要混亂，而且在混亂中漸漸進步起來。於是孔子的因緣也跟我們一步一步的疏遠了。在別一方面，孔子就不幸而被俘虜到醜惡與反動的陣地中去了。

自五四以來，孔子的價值，在一般的智識份子的心目中，已日趨於慘跌。但拳打孔家店，腳踢十三經的英勇戰鬥，可惜殺得還沒有澈底。許多的魔鬼，僵屍也陸續的在飄浮，在作梗。這因爲舊社會的基礎依然很強固地伸根著。澈底的肅清，則有待於這一次的民族解放！

「聖地」已經遭過血火的洗滌，孔子的墳頭，此後將長不出「小草」來吧。只有森森的古柏，在一旁陪伴著。然而，這又是顯得多麼的荒涼，寂寞與陰沉呢！

八月二十六日雷雨後。

無論那一種偉大的人物，他是決不能離開羣衆而獨立的存在。一個國家也何嘗不是這樣。尤其是當抵抗外敵，爭求生存的關頭，對於友邦的聯絡，與國的呼應，更如一架精悍的武器，而不應蔑棄的。但是，必須有明澈的認識，與堅決的捨取。倘使不分利害，一味「拉攏」，論「量」也許是蔚然「大觀」，論「質」却大成問題了。以「量」的一多可來換取「質」的毒，那麼，這是所得呢？還是所失呢？

就說德意吧。在抗戰初起，大家還是對他們抱着很濃厚的幻想，「元首」呀，「首相」呀，「中立」呀，「援華」呀，眞是浮光掠影，看得我們的眼珠也覺得非常的疲倦了。而且上自大官，下至論客，呵成一氣，喊喊嚓嚓。然而，轟的一聲，意大利終於跑進「反共」的戰壕去了。於是我們的「註疏家」却批曰：「這是對付俄國」。自然，中國既非「共」，根本談不到「反」，「放心可也」！但不料「滿洲國」又忽然被承認了，軍事顧問又忽然被召回了，意大利的飛機師也劈劈劈打起靶子來了，日本飛機向廣州慘炸回來，褐色棍徒們却朝着他們拍手稱快了，一切都使我們感到有些啼笑皆非了。烏乎！「與國」如此，能不令人憤慨呢！

中國也眞是一個泱泱大國吧。婁師德的「唾面自乾」的精神，至今還不失爲處世的佳範。逆

來是可以順受的，侮辱自然也應該加以「改善」的了。吃過耳光後的紅塊還未褪盡，而笑臉却已可掬了。

我們決不願多招怨，多樹敵。在眼前的中國，最大的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這當然是我們所深信不疑的。然而，一方面也要看一看人家所採取的態度，所參加的戰線。血腥的事實擺在眼前，我們縱然是以「與國」相待，但可惜人家早已以敵人來對付我們了。是和非，曲和直，還有比一年來的幫兇的業績再要明顯嗎？

要「改善」，是可以的。不過有一個前提，必須先將德意法西斯的整個的國策——向外侵略與破壞和平的機構澈底改善過來。否則，那只是癡人說夢，斷送抗戰而已。

神經過敏的中國人實在多得很，他們以爲跟法西斯愈疏遠，便難免要與蘇聯接近了，於是，「赤化」的暗影又擊傷了他們的心，彷彿走國可亡，而「共」却不可不「反」。這樣，就恰恰入了侵略者的挑撥，分化與誣陷的烟幕了。中國到現在還有這種無恥與無知的人，這倒是我們的恥辱。

不錯，蘇聯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死敵。但這一面不也是說明蘇聯正是我們的友人嗎？只有敵人

的敵人，才是我們可以放胆攜手的。友其友而敵其敵，中國沒有其他的大路。

八月二十九日。

讀信州雜記

魯迅全集的第三期出來了。在第十六册的譯叢補里有一篇俄國畢克涅克作的信州雜記。據譯者在一九二七年所記，說這是畢氏「於去年十月底在墨斯科寫成這樣的一本書」。則可見爲一九二六年所作，距今已有十二年了。

因爲所記的都是信州——十二年前日本的事情，讀來也較爲親切。日本的情形，似乎是大家都願意知道一些的。在眼前，想急於瞭解的是更加多了罷。所謂「知己知彼」，原不失爲一種戰術。這「雜記」中所說的，旣沒有日本那般偏狹的「文學家」所宣傳的「無敵」，也沒有中國的親日小丑們所謳頌的完美。自然，也决不是一味的冷嘲與惡駡。不過，「帝國」的悲劇，卻凄然

地閃在讀者的眼前了。所以原譯本也經過了日本檢查老爺的森嚴的斧鉞了。

日本的「男女同浴」，不曉得起於什麼時候，但總之，在十二年前已經覺得並不奇怪了。這一點，確實是比我們解放得早。對於兩性觀念的神秘，恐怕是無過於中國人了吧？我們試回憶一下前幾年男女分泳的「趣話」：衛道者叫囂於前，將軍們阻撓於後，眞不禁爲之「莞然失笑」。

不幸而我的筆一滑又扯了開去，趕快回到本題。

最使我感動的，是作者所記的大里村的農民文士土屋先生：他的父親是當日俄戰爭之際，在奉天被俄國兵所殺掉的。於是他便立下一個誓，「要殺掉一個最初遇見俄國人，給父親復仇。」而第一個遇見的卻便是畢克涅克。但沒有把他殺掉復仇。爲什麼呢？這因爲土屋與畢氏都是「文士」：「藝術上的同胞愛，超過于肉親愛的事，土屋君是知道的。」

這樣的酷愛藝術的熱情，到現在還彷彿覺得非常的溫暖。這眞是日本「文士」最光榮的一面。然而，消息傳來，東京的希臘女神的裸着的石像，與一切裸體的圖畫，都被飾抹和禁止了。且由負有「文部大臣」銜的荒木大將從中喝令。日本的成千成萬的民衆都被踏上火線去了，遠東的整個的文化也將臨到毀滅的命運了。但是，日本「文士」的愛護藝術和保衛文化的熱情，的勇

氣却那里去了，那里去了！林房雄、山川均、宇野千代、北原白秋之流，又復飄在血池里替軍閥們喝采叫好。日本國內的藝術上的鋒芒，眞的被黷武的烟火所遮覆完了嗎？

然而，我們也終於看到從泥潭里掙出來的鹿地亘先生。但我相信，他的英勇的反抗，已經從單純的「藝術的良心」深入到人類的良心；爲人類的命運而搏鬥了。比起土屋君來，是更進了一步。

其次，畢氏又提到日本工場內的工女。廠主們「因爲不使工女獨自暗裏看信或寫信，是情願將廁所設在廣大的土房的中央。」我們只要來看當年的工女們所唱的歌，便不難想見她們的命運了——

「如果紡織女工是人呀，電報柱子要開花。」

這歌聲，有血，也有肉。然而，也是一切統治者的輓歌。長在心田中的被剝削者的憤怒，怨嘆，是沒有別的力量能夠消滅的；而且只有將自己帶到消滅的路上去的危險！

這是十二年前日本工女的歌聲，在向外侵略的眼前，在飢寒與死亡的脅迫中，她們更會將各種的苦痛與悲哀，織成各種的歌聲。而結束這種歌聲的時候，也正是結束日本帝國的一天。

早一些兒結束帝國的命運吧——我爲日本的人民大衆禱告着！

八月三十日午後。

自己也要緊

自羅克的萬能市長開映以來，日報上曾經有過幾篇批評的文章，認爲這是一張辱華的影片。侮辱的證據是里面有殺頭，纏脚之類的描寫。而歷來的在銀幕上演出的辱華的材料，大抵也不外乎是殺頭，纏脚，蓄婢，祀神，納妾等等。對於侮辱的襲來，而立刻給以反抗，這自然是值得我們的同仇敵愾。一方面，也是說明了國人對於國家觀念的進步，不比從前那樣的麻木與卑怯了。

然而，我們有時也眞有「毋豬渡河，自己却忘記算進了」的現象。譬如說纏脚吧，這是我們的嚴重的恥辱，不僅是要將纏脚的行動澈底廢除，而且還要把以「三寸金蓮」爲美的心理一齊消滅。行動雖去，心理則存，這决無濟於任何事情的根本的解决。但不幸而二十世紀的舞台上，還

是讓三四十歲的「小翠花」先生旋轉於「蹻工」的爛套中。自然，理由是有的：這是歷史上的事實，無法避免，中國古時的女人尤其是「美人」確實是纏過了脚。以歷史的高帽子來取勝，似乎還是高明的。但可惜的是，自已反而露出了一個無可挖補的漏洞，這只要看看「小翠花」的崔子弑齊君一劇，就覺得一些也不「歷史」了：春秋戰國時是不是有「小脚」呢？恐怕是上自「編劇」專家，下至捧角「名士」，都無法肯定地回答吧？

在舊戲里面滲雜一些歷史的內容，是可以的，但要談忠實却大成問題了。連骨肉已經化灰的妓女，也要抬出來給順治皇帝開一番玩笑。在她們的墳頭上，噴上我們「名士」的血！

所以，有些地方，是大可不必跳跟於「歷史」的圈子。倘使扮戲台上的女主角，都不裝「小脚」，這是决不會有損於舊戲的「價値」。雖然，在眼前的舊戲究竟還有多大的「價値」也還是一個疑問。

關於「廢蹻」的一點，我們不能不佩服梅蘭芳博士的勇氣了。

我在這里，並不是說歷史可以胡亂的牽扯，不應走忠實的路。而祗是說，我們在許多地方，是無須借著「歷史」的幌子，來助長舊勢力的蔓延，在無形中推動了觀衆對於封建觀念的降服；

對於粗俗的，殘忍的趣味的低徊。何況，「鐵鏡公主」帶金表，「王三小姐」帶鑽戒，女脚色用男人來扮，這些都已是破壞了歷史的眞相，大傷國粹家之心了。

退一步說，即使「蹻工」，「摔殼子」，「滾釘板」等的技藝有像古物一般的「保存」的意義，那也只能附屬於某種的學術團體，供少數專家的客觀的探討與研究，因爲這都是用我們巨大的代價所換來的。同時也可以看到老大民族的一部份思想的反映。然而，倘使作爲一種現代的民間的娛樂，使觀衆的美的觀點，享樂的範圍，永遠的停滯在這樣的縫道中，這是我們所要堅決排斥的。不久以前，本埠的某戲院，「聘」來了一位名叫毛世來的。是一個青年，演戲的歷史也並不長。但也賴了「蹻工」而有助於他的聲譽。可見「金蓮」的崇拜非但沒有肅清，就是現時代的伶人也還要受這樣的痛苦，付這樣殘酷的犧牲。不過，我以爲大部份伶人的無知也是實情——這決非我對他們的侮辱。但一批自居於讀過書的名士，實在再不應「蹻工」長，「蹻工」短的喧叫，當作舊劇的惟一生命一樣。否則又何責乎遠隔重洋的白種人侮辱我們呢？或者，白種人的侮辱，在我們的名士的心目中，根本還不値得憤慨與反抗的吧！那末，還是趕緊去討論「蹻工」。

八月三十一日午後。

中國的「托派」是不贊成而且不信任國共會得密切合作的，他們更不信國民黨能夠開放「黨禁」，擁護聯合。然而，陳獨秀先生終於安然的出獄了。從監獄到武漢，陳先生似乎是專心於寫作。

這中間，曾經有過一回糾紛：陳獨秀是否漢奸？自然，以陳先生的光榮的歷史，深邃的學問，加以這樣的惡銜，難免不使別人會起而申辯或反對。但我以爲，替陳獨秀來洗刷漢奸的名稱還在其次，主要，倒在於怎樣的去洗刷陳獨秀的思想，理論以及政治主張。

不幸而他的許多論調又這樣的奇特，奇特得令人感到這是超出於思想鬥爭，理論鬥爭的範圍以外。然則即使不加以漢奸的頭銜，又何嘗像戰士，作家與學者之類的口吻呢？

不久以前，陳先生在香港的星島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游擊戰的大作。說是他所得的關於游

擊隊的「材料」，「却是毀的多過可以譽的」，不過「現在還不能下一個最終的結論」。

在這里，我們必須要指出的是，游擊隊跟游擊戰雖有着不可分離的關聯，但也決不能片面的混爲一談。說現在有對游擊隊「毀」的「材料」出現，是說得通的。然而，說是「毀的多過可以譽的」，却就顯得奇怪了。我們當然不敢懷疑陳先生會把北平的庸報，上海的新申報，甚至大阪每日新聞等都收進在內。何況所謂「毀」者，只是一種敵意的誣陷，不問皂白，而一筆抹煞其存在，跟善意的批評與指摘的絕對不同。

其次，陳先生又强調了大城市在抗戰中如何的重要，把阿比西尼亞與印度的「游擊隊」，來跟中國並論。彷彿是大城市一失，中國的抗戰就立刻無從延續一樣。而中國的軍事力量，不及日本帝國主義，大城市的放棄也是不可避免的犧牲，這種種，陳先生是未必不清楚的。但他却偏要這麼的說。

還有，日本軍閥要想急於的結束戰事：「敵人首先要佔據的是我們的沿海沿江及沿鐵路的小城市」。這一點，也正是事實。但是，這祇是日本軍閥的願望，在我們則恰恰相反，戰局愈持久，勝利愈可能，城市的毀滅，決不會消失此后的戰力，如果我們竟也惴惴然的死釘在「沿海沿

江及沿鐵路」的命運上，以爲城市不保，便等於中國不保，這不正是在日本軍閥的腦子上跑馬嗎？「尙何長期抗戰之可言」！

攻擊蘇聯，排斥中共，這或者還可以說是「內部理論之爭辯，彼此各一是非」，雖然也未免有些牽強。但是，在日本軍閥集中火力掠奪武漢，而武漢的放棄（自然還有一段時間）也是長期抗戰中的必然經過的階段之際，陳先生却拍賣了這樣的一套高論，他的「居心」即使優閒，而他的客觀的作用也已使人覺得「心所爲危，不敢不言」了！

中國的托派是否漢奸？漢奸是否可以加諸於陳獨秀？我終覺得筆墨的爭執似乎還有些多餘……。

九月四日。

自由萬歲

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的呼聲，自抗戰未發動以前，早就響澈朝野了。在蘆溝橋戰事以後，我們也確實得到了好多的自由，這在上海尤顯得非常的彰明。但在一般的人民的心里，似乎多少還有些缺如。

在戰事緊張中，我們也聽到過幾種「奇特」的論調：破壞黨派合作的也有，歪曲焦土戰策的也有，德意承認了「僞滿」；而有人居然的幻想「改善」外交關係的也有，誣蔑八路軍爲「游而不擊」的也有，以及最近的中傷游擊戰的效用等等。這許多的言論，卽使未必有害於抗戰，但無論如何無益於大局是實在的。然而，我們彷彿沒有看到勒令禁止。自然，以中國之大，意見參差，是難免的。所以卽使「奇特」，也還是言論，只有用血肉的現實來杜塞其悠悠之口。

從前讀了伊特勒共和國的小說，記得其中有這樣的一句話：「合理自由路」，不禁爲之啞然。覺得在自由的上面去冠以「合理」一類的字眼，終有些牛頭不對馬嘴，到底還是諷刺家筆底的話。至於自由之在中國，始終還被一部份人的誤解：「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這是梁任公先生所說。因此竟使有些人將放縱，搗亂，荒唐，叛逆等也扯爲一談了。於是而我們也有「在法律以內找自由」的口號！

倘使我是自由，我是禁不住的要喊寃了。自由是無限度的，無背景的，凡是眞正的自由，也無不合理而且合法，所謂神聖不可侵犯，正是自由的眞諦。而爭取自由的人，更不應該片刻的停止他的任務，我們也不能以「比較的」自由爲自由而感到滿足，得到這樣的結論：軍閥比君主來得自由，那末，我們也就可以過去了。

中國從前是最不求自由的。在上者固然是覺得集權得來容易統治，在下者也以爲一動不如一靜。但此刻則大不相同。即以言論與集會二項，只要不是漢奸國賊製造的，就應該無條件的給以自由。在現在，人民對於領袖的信任，政府的擁護，是毫無一絲的暗影，則政府之於人民，自然也須無所用其限制與懷疑了。

試看自檢查所撤消以後的上海輿論界，那里有說過一句削弱政府的威信，違背三民主義的言論？

前幾天遇到一位劇團的負責人，說他們豫備把某劇本出演，不過，其中有涉及階級衝突的地方，都自動的删改過了。可見只要政府能和人民「打成一片」，消除隔膜，人民是無不處處的爲政府着想，决不至於有反動的現象，來影響抗戰進行的。

因此，卽使目前的集會與言論有跟政府意見的不同之處，也決非解散，禁止所能解決。同時，侵略者正在收買他們的論客，來分化我們的團結，離間黨派的合作，在我們，則必須將抗日的堡壘建築得無隙可乘！

以上的話雖不免是「老生常談」，然而：「不聽則國必亡」！

九月五日午後。

清晨的心境

清晨起來，從疏冷的曉風中，帶來了一陣天眞的，淸朗的歌聲，像一道小河似的橫流在天空。晨雀飛徊着，小小的雲朵在蒼茫的曉色中飄蕩。九月的陽光，披照着對門小學內的每個孩子的頭頂，烏澄澄的一顆一顆在搖擺着。

這歌聲是一片祈禱，是一種讚美，憑着稚弱的喉嚨傳出人生的無涯的熱望，代替了嬰孩時代

的徹夜的啼哭。不用音樂的配合，不須教師的指揮，在濃密的樹蔭底下，浮動着他們自己的歌聲，自己的韻律，充滿着活潑與和諧，掠過了大人們夢一般的回憶。然而，也撩起了我們的悲涼與沉痛。從嫩潤的童顏上，我依稀地看到了最後一課中的低徊激越的情景，都德的筆尖貫穿了我們的心，收縮着我們的呼吸。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的確還有。這一大羣就都是的。

但是，在這屠場一般的世界上，無論東，西，那一種的孩子，能夠逃掉屠伯們的嘴邊的命運？不要說是怎樣遼遠的未來，便是眼前的刹那間，可怕的奴隸的黑影，不是已經殘酷地窺伏着了嗎？

不去吃人，就只得被人吃？我恐懼，我憤恨，誰把地球劃成這樣極端的界線？在貴州，在上海，在武漢，以及在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說不清的孩子的肝腦，血滴，皮肉，貼着平地，流過川脈，堆滿原野。甚至躲在肚中的可憐的嬰胎，也悄悄地殉了他的母親，以母親的胎胞爲墳墓，

以祖國的火花爲靈魂。連喊一聲「痛」的能力都沒有的嬰孩呵！

於是而屠伯們笑了，勝利了。

可是，東京的四周，難道一點也聽不到清朗的歌聲，一絲也看不出天眞的童顏嗎？日本的「航空員」，難道世世代代也不願有自己的兒女嗎？

然而，使我聯帶而想到的是我們戰士的兒女。

我想，作爲戰士的兒女，該是光榮的吧！但一面也在苦難中過着生活。聽說岳飛的後裔還在西湖看守祖墓，度着淒涼的歲月。而「好男不當兵」，也便是歷來的對士兵的觀念，極盡輕蔑的能事。

我希望從這一次抗戰以後，各種侮辱，輕蔑與鄙賤都在我們的眼珠上抹去，這是對於戰士們的最低的尊敬。我們更要籲請政府的「從優撫卹」，不至成爲紙上的空文。

願一切的有父母心的人們，正在成長的孩子們，對浴血奮身的戰士的兒女，多多的援助，多多的愛護。

褒揚，紀念，追悼，這給予死者，大抵也還是一種空漠的儀式。最要緊的則是生者，是各種

救人者的後裔。

因爲這是戰士們身後的唯一的寄托。

九月七日。

「閒人之業」

約摸在半個多月之前，我在本刊（世紀風）上寫了一篇雜文，題曰眞正的兒孫，是看到譯報上所登的漢奸方炎初之子方仁楨君，因不直他父親的附逆叛國，特於七月間在漢口登報聲明脫離父子關係的消息而作的。我當時就有這樣的感想：對眞正的用行動來表現的戰士——這稱呼總不至於誇張吧——，加以文字的讚歎，似乎還是有些空虛而且渺小的。記得魯迅先生曾經這樣說過：「所以掉弄筆墨的，從實行者看來，究竟還是閒人之業。」正是一閃明澈的光，掠過了我的不能自釋的心。

在半年前，我聽到一個消息，說是華北巨醜王克敏的女兒，也曾經跪在他父親的面前，苦苦地泣諫過。青年人的眼淚與雙膝，該是純摯而寶貴的吧，但不幸而碰到失掉人性的奴才的時候，反而顯得近乎懦怯和低廉了。然而，王女士的苦衷是值得我們體驗的。無論是怎樣堅強的人，也往往有被自己的苦痛所屈服的一剎那，被細瑣的感情所困繞。那種覺醒後的徬徨，刺激後的疲憊的心情，恐怕是誰都有過的經驗。但自然，眼前的情形，是決不能在眼淚中沉默下去了，生命的力量，在此刻是必須估量一下了。否則，我們就只能永遠的在大悲劇中做一個乏的角色而已。而消息傳來，王女士已經拔足泥溝，安抵香港了。

我想：處在這樣的渾濁的周圍中，能夠決定我們的進退的，國家的法律，外界的輿論，對青年人反而覺得還在其次。而良心的被凌辱，靈魂的被汚衊，有時倒是象毒蛇一般的嚙得我們非奮身掙脫不可！

自從我寫了眞正的兒孫後，方仁楨君的音訊，就一直的爲我所關切着。今天早晨，却意外地得到方君的臨走時的來信。我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慰藉他，欽揚他。好在信不長，就將它寄給本刊發表了。

方君是悄悄地走了。而躍然在紙上的，是一顆叫咒的心，是一片莊嚴的「獨白」。帶着無際的光明，投向祖國的懷抱去了。然而，掙扎在這樣的父親的脚下的，也許不止於方君等的幾個人吧？鍛鍊活人的條件的，則是方君以外的人們的責任！

而尤使我感到沉痛的，是信中的「蟄居在孤島上，我覺得好像不是一個中國人」的二句話。是的，這里的「不是一個中國人」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無恥與荒淫的氣焰，是從來不曾離開過這一塊土地。稱之爲「空前」，是確實的。至於「絕後」，則有待於澈底的掃蕩！

但我還要附帶的說幾句話。

在抗戰中，凡是受日本軍閥的豢養而作漢奸的，不外是巨商，豪紳，遺老，流氓，地痞，官僚，總之：是一切反動勢力的最典型的代表。而在這樣的環境中所成長的子女，大抵也很少有桀驁鋒利的勇氣。生活會磨平了他們的戰鬥的韌力，縮短了他們的熱情。試看漂泛在「洋場」上的油頭粉面的醉生夢死的「惡少」，還不是倚賴祖宗的幾個造孽錢，弄得「好像不是一個中國人」了嗎？

因此，我覺得從利慾與私情的誘迫中，而能屹然地作着反戈一擊的青年，是更加顯得偉大與

充實了。

九月十日。

寫在紙上的心

從前讀了陸放翁詩，還記得有這樣的一首——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

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中國眼前的情勢，自然不能跟南宋並論。但這樣低徊悵惘的心，却處處喚起了我們的共鳴。這是詩人的紙上的呻吟呢？還是透過了筆尖的萬方多難的悲憤！

夜深人靜，星斗橫天，我的眼前也彷彿浮出了一個白髮蕭蕭的垂老詩人。拖着一身亂離的影子，對着滿目破碎的山河，而踏碎了他的心的是異族的鐵蹄，伴隨他的是一枝疲乏的筆，一枝不

能誅敵而又未甘附逆的禿筆。在酒醒燈殘之餘，壓不住的感喟又泛過了他的腦海了。

用筆或舌，來傾訴為奴的苦痛，是要緊的吧。但是，還須仗着血肉的行動互相配合。光是紙上與口上的呼喊，雖然悲壯，雖然慷慨，究竟是近乎消極的。這只要將明末的記述亡國的慘痛的文字，跟清末的革命黨人的言論比一比看，就覺截然不同了。而感應讀者的力量，也有顯明的區別。

含着幽怨，燒着希望的火，天天的盼禱「北定中原」的雄師，灼烈的靈魂燃起了一朵復仇的花。然而，權臣怯敵，徒知偏安，終於不能實現他的滿腔的熱望，至於老死！

這眞是詩人的絕大的苦悶，一幕不能收束的悲劇。

我們也曾經有過這樣的悽涼的心境：「不抵抗」的噩耗，失地的忿怒，東北人民的血肉，猩紅的太陽旗，像一枝毒辣的箭，釘住在四萬萬雙的淚眼。使我們在別人的面前低頭，含羞，受辱，失却了人們應有的最平凡的尊嚴與能力，一年，二年，三年，四年……

阿比西尼亞的戰鼓，響徹了東非，而我們還眞是「蒙在鼓裏」，連一絲的呼吸都透不過來！

於是而日本軍閥的氣焰是愈加猖狂，驕橫了。它踢破了我們的長白山，搾乾了我們的黑龍

江。然而，在盧溝橋，它壓抑下去了，在八字橋，它顫抖起來了。這兩條地理上的橋，却正是引渡中華民族到達獨立自由的精神上的鐵「橋」！

在今天，寫在紙上的我的心，還不能說是怎樣的激昂與淋漓。但露在外面的我們的臉，請把七年前來比一下！

九·一六爲紀念九·一八作。

卷二　周木齋著

差一點兒

近來——不，大概已經相當長久了罷，各報的應該相同的新聞，就是因爲是共同通用的電訊，照「難得糊塗」的辦法看去，是沒有什麼的，否則會常發現不同，雖然只是大同小異，而這小異却又不過是差一點兒：有些報紙多一點兒，有些報紙少一點兒。

說是多一點兒，那是比較少一點兒的說法，因爲各報共同通用的電訊都是外國電訊，都有原文可查，不容上下其手，增加一點兒的，所以自然決非增加的意思。那麼，有些報紙爲什麼會少一點兒的呢？難道倒不怕影響營業主義了麼？

假使把各報共同通用的電訊對照了看，發現有些報紙多一點兒的，有些報紙少一點兒的，一一記錄之，那將可以成爲一種「拾遺補闕」，却決非謙虛的「管窺蠡測」。但這是官史呢，還是野史？

因爲雖然只是小異，雖然又不過是差一點兒，但這小，但這一點兒，可又決非差異本身的性質和意義，差異本身的性質和意義却是大關節目，交關要緊，非同小可，不容輕視的。成語所謂「失之毫釐，謬以千里」，並不是在騙人。

二月二十四日。

關於「轉變」

二十四日，某報有這樣的一塊花邊新聞：「中日戰事發生（以盧溝橋算起），迄今已逾七月，我軍失地不少，人民輾轉流亡，所受苦痛，幾於前清太平天國之亂，一般人多以戰事究將至如何時期結束爲問。刻據某君推測（某君曾研究一種古代命理學者），以爲中華民國開國於舊歷辛亥年，與洪秀全開始建號太平天國於辛亥年相同，此查歷史，便知不謬。故民國以來，禍亂相循，幾無寧日。民國八字如何，因同道者各有所據，未能一律，不敢相告。惟大致在去年大爲不

利，在今年則當有轉變，從最近起幾個月中，必有事實表現。我不多言，君可拭目以待之云云。姑誌於此，以慰讀者。言之可信與否，不敢確也」。

因爲是「以慰讀者」，所以大標題是「預言，今年轉變」。但又因爲「言之可信與否，不敢確也」，所以另外又有兩個小標題：「姑妄言之，姑妄聽之」，是這類新聞的老生常談。問題就在這裏了：在四句的本文中間，既然「以慰讀者」，却又「不敢確也」；也可以問既然「不敢確也」，怎麼可以「以慰讀者」？這問題也反映在四句的標題裏：既是「預言，今年轉變」，這樣肯定，怎麼又說「姑妄言之，姑妄聽之」，這樣忒謙？還有附帶的問題是：作爲這類新聞的護符的「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無非是利用兩個「姑妄」似乎相成作爲兩個「姑妄」其實相消的相反相成而已。反之，也是矛盾，既然「姑妄言之」，怎麼可以「姑妄聽之」？既是「姑妄聽之」，就非「姑妄言之」，雖然「妄聽」，但非「妄言」。因爲這兩句話是一人「言之」，同時「言之」，不容「姑妄」。這就不容忽視「預言」的內容。

這裏的「姑妄言之」，是某報代某君「言之」的，「姑妄聽之」則是對讀者「言之」的。然而某君固然不自以爲「姑妄言之」倒不必管，却是既已刊載，可知也不以爲「姑妄言之」。即使

以爲「姑妄言之」，也難保讀者「姑妄聽之」，就是讀者有不「姑妄聽之」，信以爲眞的可能。這也不容忽視「預言」的內容。

首先，按假定的，或者是自道的，至多是少數的，總之是不良的「一般人多以戰事究將至如何時期結束」的機，是不對的，而答覆又是根「據某君推測」的，「古代命理學」的「預言」。以「轉變」答覆「結束」，要問這中間有怎樣的聯繫，就先要看根據的「民國八字」。雖說「不敢相告」，但首先已分明「查歷史」而「知不謬」：「中華民國開國於舊歷辛亥年，與洪秀全開始建號太平天國於辛亥年相同」。以中華民國和太平天國相比，倒偶然有意義，但必須是從「同」是從事民族革命，「同」是民族革命的產物這一點，「此查歷史，便知不謬」，而「預言」發生興味的却是「辛亥年相同」。因此「推測」曰：「故民國以來，禍亂相循，幾無甯日」。然則因「中華民國開國於舊曆辛亥年」的生不逢辰，中華民國的本身也就只有乾脆自歎命薄了？太平天國是遭遇滅亡的，中華民國也會有，也應有「同」樣的遭遇麼？從「預言」的根據，而有的「同」「年」和「同」「亂」，結論必然是「同」樣的。但果眞「查歷史」的話，則「禍亂相循，幾無甯日」並非開始於「民國以來」，而民國以前已這樣，因爲這樣才要民國，「民國以

來」還是受「禍」根的餘毒發作。

「轉變」是必然會有的，並且必然是從「不利」「轉變」到有利，然而必須從客觀的認識到堅韌的自信，這才「敢確」「可信」，決非藉迷信以「慰」情，這種與其說是自慰慰人，不如說是自欺欺人，甚至得到了相反的結論。

三月三日。

刺字贊

報載「南市捕捉刺花人，現已告一段落，凡查無抗日思想及犯罪者，已均准保釋。目下對於檢查，以女性爲嚴。聞此次捕捉刺花出來，爲曾捕得一男子，在胸前刺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字樣，於是捕去訊問，此人非但不屈服，並云凡刺花者，乃伊同黨之愛國組織。此人旋被槍斃云」。

這裏引錄下來所要說的，是胸前刺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字樣這事；在說這事以前，也爲了說這事的必要，須先作一個小考證，就是捕捉刺花人的由來是否是爲了曾捕得在胸前刺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字樣的一男子，換句話說，是捕捉刺花人在先，還是刺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字樣在先。這是很容易解決的。因爲第一，分明是先捕捉刺花人，才捕得在胸前刺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字樣的一男子，所以捕得這一男子不是捕捉刺花人的由來；第二，這一男子說的凡刺花者，乃伊同黨之愛國組織，並非事實，這從被捕捉的刺花人中有否無抗日思想而准保釋的可知，刺花是下層社會和下層會黨的習慣，並非現在開始，所以這也不能作爲捕捉刺花人的由來。

因爲捕捉刺花人在先，不但捕得在胸前刺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字樣的一男子不是由來，相反，倒是捕捉刺花人是胸前刺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字樣的由來。這表示什麼呢？「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恐嚇是無用的。但甚至却有反作用，一方面捕捉刺花人，一方面却偏偏要刺花，而且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字樣。這是對立，而對立的意義是反抗，凡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常採取這樣的手段。從這又聯想到那胸前刺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字樣的一男子說的凡刺花者，乃伊同黨之愛國組織，雖然並非事實，却因捕捉刺花人而賦予刺花者以這樣的意義則

是事實，一方捕捉刺花人，一方因刺花，而且是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字樣而被捕捉了，卻偏偏要說凡刺花者，乃伊同黨之愛國組織，這也是對立的反抗。這一男子的確不愧爲「一男子」。

岳傳的岳母刺字，岳武穆刺「精忠報國」四大字，不是千古傳爲美談而更是壯談麼！

三月二十八日。

諱敗

記得舊小說七俠五義裏有這樣一個故事：五義之一的「錦毛鼠」白玉堂和七俠之一的「北俠」歐陽春比武，白玉堂被打敗了，後來到「雙俠」丁兆蕙，丁兆蘭的家裏，「雙俠」問起比武的結果，白玉堂直認被打敗，這使得「雙俠」敬佩，也使得歐陽春敬佩，因爲白玉堂很直爽，很坦白，一點也不掩飾，不說謊，甚至不說謊到假使歐陽春先說打勝了而誣賴爲「出之虛構」。這由

來，在於白玉堂畢竟是俠義。

現在想來，比武的結果是事後問題，當時又沒有第三者在場，白玉堂是大可以掩飾和說謊的，至少也可以「迴避答覆」。這似乎又顯得白玉堂的笨。

但再笨也沒有「迴避答覆」了。問的是比武的結果呀，——沒有結果的事是沒有的，說說而已。「迴避答覆」雖然想以沒有結果了之，亦即所謂不了了之，但「迴避答覆」的本身已經是結果了，「不了」的確可以「了之」，曰默認。

於是另有一種方式：掩飾。却怎麼掩飾呢？即使埋葬了戰死的大批兵士，算得是掩飾了，可惜違反向例，顛倒成爲掩飾的不掩飾。何況又有大批活生生的俘虜，而大批的勝利品已不用說？

於是又有一種方式：說謊，甚至說謊到說勝者的話是出之「虛構」。虛構的事是很多的，例如雇用無知，爲之攝影，囂囂然號於天下曰「歡迎」或「慶祝」之類，才眞的是名副其實的虛構。然而這些誠然都是一張紙，一戳就穿。至於虛構的「虛構」呢，那可以聽得人家說：「外籍隨軍記者與外籍隨軍觀戰家，皆曾親眼目睹，毫無絲毫虛飾可言」。

從白玉堂和歐陽春兩人的比武，却說到有許多第三者的與世共見了，不過也不要緊，白玉堂

在兩人的場合還不諱敗，愈顯出難能，是眞英雄，那在與世共見的場合還鬼鬼祟祟地想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更見得卑怯。

四月十四日。

「向無偷銀三百兩之意」

「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辦法，在本人是自作聰明，但在旁人看來，却是笨到透頂，所謂「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只有後一句話可以借用，而因「其愚不可及也」，也不妨說「其智不可及也」，可惜這「智」乃是自作聰明，在本人自以爲。

然而無獨有偶，這也竟不例外。「此地無銀三百兩」，是用以防偷竊的。無獨有偶的事情是，本來在想偷竊，却聲稱「我向無偷銀三百兩之意」。這近乎掩耳盜鈴，但比掩耳盜鈴更下作，因爲掩耳盜鈴是自欺，而這裏的笨賊還想要欺人，雖然笨賊自以爲「智不可及」而其實人不受欺。

舊說「盜亦有道」，是指聰明的強盜而言的，窃賊則應例外。但窃賊也有其苦衷，聲稱「我向無偷銀三百兩之意」之意，就是出於偷不到手，倒又是聊以藏拙的，可惡亦復可憐。不過賊心並不限於這點，同時也是一種偷法，因爲偷不到手，才有這種偷法，這又是可憐亦復可惡了，必須講防霉手。

對於這掩飾，這偷法，窃賊還要加以掩飾，附以偷法，聲稱「我目前的計劃，爲物主所亟欲知悉者，故本人不便予以洩露」云。

四月二十四日。

今年紀念五四運動的意義

五四運動紀念，今年已經是第十九週紀念了。十九年總算過去得很久了，是歷史上的陳迹了，但今年紀念五四運動，却更具有偉大的意義。

五四運動發生的經濟的原因，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導火線則是歐戰停止，巴黎和會，當時北京政府喪權辱國，致和會把「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讓與日本」的條文列入「對德和約」，外交失敗，人民憤激，北京各專門以上學校的幾千學生，便在五月四日，舉行示威運動，打倒賣國賊曹、章、陸——主持「二十一條」交涉的曹汝霖，簽訂「欣然同意」換文的章宗祥，經手日本借款的陸宗輿，並搗毀曹汝霖的住宅，打傷章宗祥，各地響應，學校罷課，商店罷市，工廠罷工，運動廣泛地普遍了全國，終於使北京政府罷免了曹、章、陸。

這就是有名的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有意識的，廣大的民衆運動的開始。

從五四運動的直接的原因說，五四運動的性質是反帝國主義的，尤其是反日帝國主義的，是反漢奸的。

從五四運動的打倒曹、章、陸，而使北京政府不得不出於罷免說，顯出民衆力量的巨大。

五四運動未發生前，中國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曾經要求列强取消在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所取得的權利和被逼而簽字的「二十一條」，並把德國在山東所得的一切權利直接交還中國，這些反帝國主義的，反日帝國主義的提議，是代表民意的，是民意的表現。對於損害中國的「對德和

約」，中國代表又屢次提議，雖然最後讓步到聲明將來可申請重議也未被允許，但因國內輿論大譁，終於拒絕簽字，這也是代表民意的，是民意的表現。從這兩點，又顯出民衆是外交的後盾。

從五四運動促進新文化運動說，五四運動的性質又是反封建的。

今年紀念五四運動的所以更有偉大的意義，首先可直覺的，是五四運動的尤其反日帝國主義，而今年的今日正在反抗日帝國主義的侵略，實行神聖的抗戰。雖然五四運動的反日帝國主義對於日帝國主義是間接的，更沒有達到正面的抗戰，而現在則直接反日帝國主義，作正面的抗戰，但這是由於時代的和環境的關係。中國民衆的反日帝國主義，隨着日帝主義的侵略中國，從來沒有間斷過，現在的抗戰正是由或紆徐，或激急，或隱藏，或顯著的不斷的反日帝國主義運動所積壘而成的，則激急的，顯著的反日帝國主義的五四運動對於現在的抗戰之盡了歷史的使命和功效，是無疑的。這是今年今日紀念五四運動的第一點意義，而且很容易直覺得到。

其次，五四運動的直接的方面的鬥爭是反漢奸，也表現了巨大的力量，而在抗戰期間，也曾舉行許多次反漢奸運動，在這兩者中間，也有一個符合的特點，就是反漢奸的必要的力量在民衆。所不同的，是五四運動的反漢奸純粹出於民衆，抗戰期間的反漢奸則是民衆協助政府。協助

政府並非表示民衆便處於次要的地位，却是單由政府制裁漢奸，還覺不夠，更須民衆協助，才能肅清漢奸。抗戰放出萬丈光芒，照爍之下，醜惡畢現，把毒素一齊發出來了，漢奸多如毛，也可以從這裏得到解釋的。然而比之人民大衆，畢竟又是怎樣藐小？這正是肅清漢奸的機會，而這又有賴於民衆的效力。這是今年今日紀念五四運動的第二點意義。

第三，五四運動是中國的有意義的，廣大的民衆運動的開始，現在則相應於抗戰，民衆已動員起來了，而且在組織着，訓練着，武裝着，一部分已參加前線，作英勇的抗戰。另一方面，又將開始民主政治，組織代表民意的機關——國民參政會，不久即將成立。民衆既已行動，貢獻人力物力，在代表民意民力的抗戰期間，又將得表現民意的機關，則今後貢獻人力物力的趨勢，無論質的方面，量的方面，都必然更提高和更廣大。這也是今年今日紀念五四運動的意義。

第四，五四運動的前夜，民衆已任了外交的後盾，現在抗戰，後方的民衆對於有所謂和平的空氣流行的時候，便有擁護堅持抗戰到底的大遊行；國際反侵略大會，民衆熱烈地參加；輿論方面，則敦促政府採取獨立自主的外交；更重大的，是民衆擁護政府，擁護領袖，擁護抗戰的忠誠，可說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達到空前的境地，正如這次抗戰之爲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

次，達到空前的境地一樣。這些壯舉盛況，意義固然不僅限於民衆作外交的後盾的一點，但若作爲限於民衆作外交的後盾，則如積厚風以扶大翼，積厚水以負大舟，力之所倂，當更巨大；或者提取民衆作外交的後盾的一點，力量也是很巨大的。這又是今年今日紀念五四運動的意義。

第五，五四運動促進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提倡德謨克拉西和賽因斯，當時曾經盛行「德先生」和「賽先生」的稱呼，但民主政治雖會名行而實非，科學也未得到長足發展，而最近公佈的抗戰建國綱領，組織國民參政會和發展科學，都在積極準備實行，而今後實行的民主政治還是民主集權制，發展科學則着重於國防。這又是今年今日紀念五四運動的意義。

時代是前進的，今年紀念五四運動，更是突飛猛進。上面所說紀念五四運動的五點意義，抗戰對於五四運動的遺產，有接受繼承的，也有淘汰揚棄的，又有發揚光大的，更有提高超越的，這才使今年的紀念五四運動更具有偉大的意義，而且是以後紀念五四運動愈益具有偉大的意義的起點！

五月一日。

「壓寶」觀止

曾經有人寫寫國際的文章，拿「壓寶」的法寶來對內，這倒好像是「壓雙」的，則譏笑別人是「壓單」，原是離怪的了。

事體是不像「壓寶」，可以拿來譬喻，除了發現「壓寶」，運用這種法寶的本人以外，其實是大成問題的。不過寶貝棄之可惜，姑且遷就些，即使是拿「壓寶」來譬喻罷，「壓」的到底是「單」還是「雙」，誰是「壓單」，誰是「壓雙」，縱然不說已經大白于世，但至少可以說已經逐漸揭曉了，總之幾乎成爲定局了，被譏笑爲「壓單」的，結果却相反，是「壓雙」，絲毫不錯。那麼，相反的一方面，譏笑別人「壓單」的，顯然是自以爲「壓雙」了，結果却是「壓單」，成爲一想情願的單相思，甚至譏笑別人「壓單」的這種藉對外以對內的「壓雙」還不但是「壓單」，而更是實足的撲空。

這見得法寶的不靈。然而寶貝到底是寶貝，棄之也還是可惜，靈不靈在乎運用的得當不得當，不能因不靈而就不能運用。假使運用得當，是靈驗的，因而也可以借用的，如運用在首先運用「壓寶」的法寶的本人，已經見得是「壓雙」而又是「壓單」，靈驗極了。然而猶不惟此。運用「壓寶」的法寶來看首先運用「壓寶」的法寶的本人，可知更在運用「壓寶」的法寶，這一借用也很靈驗的。如武漢消息靈通者之間對於這首先運用「壓寶」的法寶的本人流傳着一副絕妙的對聯道：「對國罵共，對共罵國，對×國共都罵」。「見馮言戰，見汪言和，見蔣和戰皆言」。可謂「取之左右逢其源」，「王顧左右而言他」，運用「壓寶」的法寶已達神化的境界。對於這種神化之技，這裏只能作這種愚笨的分析：分別上下聯說，都是「壓三」，「三」是單數，可說是大「壓單」；綜合上下聯說，三加三等於六，便是「壓六」，六是雙數，可說是大「壓雙」。懿與盛哉，歎觀止矣！

五月二十一日。

幻滅

有這樣的現象：近看不如遠看。譬如風景，遠看山水林木，亭臺樓閣，配置勻稱，錯落有致，而又具渾然一體之妙，即使是茅舍古廟，列於其間，也別饒風雅。然而一近看呢，往往孤立呆板，支離臃腫，只覺索然寡味。又如女人，也有遠看是美人，近看是醜婦之感。這叫做「可望而不可即」。

「可望而不可即」不僅限於本惡貌善的方面，也包括形體一致的，自然是指一體優美的方面。望之羨慕，即之敗興，也是常有的現象。

又有這樣的現象：蓄積得愈深久，爆發得也便愈猛烈。但這有一個必要的條件：不可中途發洩。中途發洩，甚至蓄積時就發洩，或者早先發洩，便洩氣了，此之謂早熟，結果到爆發時，——試問還怎麼會爆發？既不爆發，還怎麼會猛烈？儘管勉强應景，也無非是力竭聲嘶而已，實際已腐敗了。

更有這樣的現象：「橘逾淮而爲枳」，是說物因易地變質，也有地因易境而變質的。我有之爲大好河山，天然重鎮，人得之則無異呑一炸彈，自尋煩惱。

還有這樣的現象：意欲本在圖得全體，把捉軀殼，抓住靈魂，但結果却徒得形骸，實際了無

所獲，探龍頷而遺珠，掃興之至。

這些想象，可以作為東京二十日路透社電的註解，電云：「各報今日皆登載日軍攻陷徐州之情形，半因陸軍省勸告此時勿過矜張，半因徐州之陷落在預料中者已歷若干時，故東京對於大本營所發公報命衆慶祝之命令，皆寂靜以對之。全城惟有男女學生一隊，至皇宮前歡呼片刻，此外絕無舉動。日軍在徐州佈有重網，以為此次必能使中國大軍陷於穽中，不意華軍竟全漏網，此亦為使日本人民之熱忱渙然冰釋之一種原因也。日本時報曰：日軍進至徐州城垣附近時，發覺華兵抵抗者，僅有千人。日本人民既知此事，皆大為驚異，此實無可為諱云」。

但也有不可拘泥的，即「半因陸軍省勸告此時勿過矜張」云，蓋與「大本營所發公報命衆慶祝之命令」相抵牾也。

五月二十四日。

「納粹」

「嚴守中立」

德國政府下令召回中國軍隊中的德籍顧問，據其駐華大使陶德曼對路透社記者稱：「德國對於遠東爭端，欲嚴守中立，故有此舉」。

姑且不要說「爭端」（承日本說）非戰爭，用不着小題大做的「嚴守中立」了，又姑且不要說德國在中日「爭端」中數見不鮮的袒日的論調和行爲了，更不要說召回德籍顧問此舉還是由於受日本的壓迫（據路透社香港二十三日電「據可靠方面消息」），因而又是袒日的行爲了，現在單依類似的而又比較更爲深刻擴大的事情來反問：「德國對於遠東爭端欲嚴守中立」，應該有無取消其和日本締結的具有同盟性質的「反共公約」之舉？

唯心論的「唯物論」

在捷克的緊張局勢稍見緩和之時，德國的某政治家更有「澈底」的解決辦法，據說：「其實事之易爲者，英如請捷克撤回邊界軍隊，如捷克果有誠意，則可以卡車若干輛立將軍隊撤去」云（路透社倫敦二十四日電）。

這辦法眞「澈底」，「澈底」到「釜底抽薪」的尾梢（頂點的反面），但也是極端的意思，因

爲是指底下而言的）態度。而且也很「易爲」：「可以卡車若干輛立將軍隊撤去」。這倒是德國社黨的納粹主義所向來詆毀的而又實際並非的「唯物論」，比張伯倫的「現實主義」更進一步了。但因太「易爲」了，也是一想情願的唯心論。無以名之，可以矛盾的統一名之，名之曰唯心論的「唯物論」。

或者，可以把泛指的範圍縮小些，卡車者，器具也，名之曰唯器論。可惜不知所說的卡車是指軍用卡車還是指普通卡車，倘指軍用的，又可以名之曰唯武器論了。

五月二十七日。

不要做中間的弱者和強者

華美週刊第七期，有無常先生的一篇特寫在虹口，在「日本老百姓」一節中，記有一個老太婆的話：「你們的蔣介石將軍還是向我們日本討個饒吧，這樣，不是可以不打下去了麼？要不

然，我們也快沒飯吃了」！無常先生指爲「這是日本人民眞正的情感的流露，這是日本人民眞正要說的話呵」！

把這兩句按語移在那一個老太婆又直截了當地說的「我希望早日結束戰事呵！」後面，是更要確當些的；然而希望以「你們的蔣介石將軍還是向我們日本討個饒吧」作爲「可以不打下去」的辦法，也代表了一部分「日本人民眞正的情感的流露」，一部分「日本人民眞正要說的話」，也是不能否認的。但這實在不是好辦法，而且是幻想！割人家的肉補自己的瘡，雖然是弱者的哀鳴，却也吐露了血腥，無意中和吃人的魔口暗暗脗合，近衛不是也曾有過統治者之「討個饒」的說法——「屈膝」麽？對於由本國侵略所造成的戰事，却希望由被侵略的國家「討個饒」來使之「不打下去」，認不清楚敵人，把敵人饒過了：這都是對强者是弱者，而對「弱者」又是强者；弱者所對的强者之所以爲强者，也建立於對强者的弱者之自以爲弱者上面的：這又都助長了侵略的氣燄，反而不「可以不打下去」；延長了戰爭的期間，反而不能「早日結束戰事」。因爲對强者是弱者，所以卽使厭戰，還是受戰爭命運的支配，憂鬱地聽憑剝蝕，憂鬱地充軍前線。因爲對「弱者」又是强者，所以卽使厭戰，也還受戰爭運命的支配，不離本行，說「討個饒」。但這「

弱者」其實是心目中的，「弱者」其實在堅强地抗戰着，打擊弱者所對的强者，不要說是哀鳴式的，就是恫嚇式的「屈膝」，不是早已成爲幻想了麼？

希望「不打下去」，「希望早日結束戰事」的，不僅是日本人民的心理，也是日本造成而猶進行戰事者的心理，如公然的「速戰速決」主義與伏流的企圖議和運動，問題是在怎樣「不打下去」？怎樣「早日結束戰事」？「討個饒」的辦法旣與「屈膝」相同，問題又在究竟應該怎樣？如何有效？解決問題的關鍵，則在不做中間的弱者和强者，而也做「弱者的强者」，「實事求是，莫作『謫人』」，「從厭戰到反戰，走另一部分人所走的路。

六月十一日。

妾命薄

在許多光怪陸離的團體名稱中，要算「新民會」這個名稱最有意思，因爲表裏一致地暴露了

在牠下面的那些東西的嘴臉，原來「新民會」的「新民」兩個字是引用書經一書中的句子：「作新民」，而牠們正是在「作新民」，可謂名副其實，雖然這裏只是斷章取義，也如該會之並非書經那句的原意——但引用以名其會，却是想冒充原意以欺世的，雖然當初實骨子裏也意識着在非原意的「作新民」。取名有此巧合，不禁想起周作人「先生」好像曾經說過的兩句話：「在中國蓋一切『古已有之』」，此誠覺得大有意思者也」。

這個名副其實的「新民會」，還有一個「新民主義」，似乎是許多光怪陸離的團體的，矮子中間的「長子」，也似乎「業績」最多。既然名副其實地在「作新民」，也無怪其然，「功」有應得了。最近，又在其「發祥地」的北平主持了一個所謂「反對共產主義剷除國民黨運動週」。是日也，勒令所有商店住宅，皆懸五色旗與「新民會」會徽。……總之，極盡光怪陸離之致。

但還有辯證地使之更光怪，更陸離的：該項旗徽，多係倉卒之間由紙製而成，一場雷雨之後，破落不堪，難看異常，則又極盡淋漓之致了。

要怪天公不作美，算得是不大不小的天災罷，但實在因為旗徽的坯子是紙做的，即在做的時候，也意識到以供倉卒之用的，而旗徽亦一象徵也。此之謂「妾命薄」！

兩種血

中國的德籍顧問福副霍森將軍，曾被看主人面咬人的，事二主的，担任雙重警犬任務的報紙噴了一口狗血，這一口狗血是「賣國賊」。雖然同在中國，却撲了一個空；正因同在中國，狗血乍噴，正氣拂之，便反濺其身了，眞是輕易得很。

這一口狗血的血跡，還掛在噴者的臉上，沒有乾去，是顯然的。然而猶不惟此。舊時辨別是否是親生子女的訴訟，有驗血的方法，取父母和子女的滴血盛在水裏，根據同血相吸，異血相拒的道理，相吸的便是親生子女，相拒的便非親生子女。向福副霍森將軍噴狗血的所以是撲空，也就是異血相拒的道理，而反濺噴者之本身，也就是同血相吸的道理。相吸自然是相混了，所以豈止血跡不乾而已？還是混血！

六月二十日。

福劉霍森將軍尚未歸國，那邊竟也發現了「賣國賊」。柏林二十日海通社電：「今日有奸細三男一女，經叛國罪定讞後，上斷頭台，受斬刑。據稱：該犯等擬在德國南部成立共產組織，並與他國共產黨之要人發生構成叛國罪之關係，是以即行處死」。一定要說福劉霍森將軍被噴狗血而着實了，那也沒法——未始沒有辦法，這一電訊的事實倒可以作爲一個新的證據，自然，同時，從福劉霍森將軍是「賣國賊」的一點，也可以證明受斬刑的三男一女是「奸細」了，因爲「賣國賊」是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會傳染的。

做外國顧問也是「賣國賊」，擬成立共產組織也「構成叛國罪」的「奸細」，「奸細」也是「賣國賊」，然則何「賣國賊」之多也？「奸細」三男一女，已經受斬刑了，既使之流血，又噴之以血；但這是兩種血，相拒的兩種血，決不會吸，決不能混！

六月二十五日。

傀儡是照理不能說話的，說話的是幕後牽線的人；假使傀儡也能直接說話，便是妖了。人的傀儡由於本來是人，有血有肉，雖然因爲做了傀儡，喪失人格，但因還是一具膿包，所以還能說話。此之謂活傀儡。活傀儡說話，是仰承幕後牽線者的鼻息，是一架傳聲筒，所以也是妖。說的話是妖言，塗在紙上是妖文。近來對這類的文字給予「妖文」的稱呼，是很有意思的。

死傀儡不能直接說話，能直接說話是假定的，因而其爲妖也是假定的。其實妖的本身，也是假定的存在。但活傀儡因能直接說話，其爲妖却是肯定的，而因有活傀儡可以作爲肯定的妖，所以也可肯定妖的本身，雖然妖的本身只有那些活傀儡。

活傀儡愈做愈反常，最近竟仰承野主的鼻息，對家主說話了，發表祈求「和平」的陳述。陳述者，陳述野主之意也。野主急於求和，野主從事新的侵犯之時，必藉「和平」以懈怠鬆弛抗戰的意志。無奈故技屢試無效，在聞者固覺討厭，在施者也覺羞慚，故假手於活傀儡，其爲妖言，是無疑的。

妖言是間接的說話，間接地暴露了活傀儡的嘴臉。但這次的妖言也直接地暴露了活傀儡的嘴臉，如說：「國民黨實行走過急，似乎已不能使神志極其清楚之考慮。」這其實是活傀儡的本身

供狀。牽之則行，不牽則止，這是死傀儡的形相，活傀儡也不能例外。但死傀儡本無神志，自然說不到清楚或昏憒，無論怎樣被牽行走過急，也不會昏憒的。活傀儡可不成了，因爲還是一具體包，體包裹還包含着神志，所以被牽行走過急，是會更加昏憒的。雖說還包含着神志，但已沒有靈魂，雖然被牽行走過急，但是非常馴服，這才會被牽，這才會被牽行走過急，此其所謂行走也者，行屍走肉而已。活傀儡的牽線者，偏偏又是性急的，無怪被牽行走過急，無怪昏憒到如瘋狗咬人。被牽行走過急是很累的，狗而發瘋，倘有靈魂，是非狗所願的，因爲是垂死的變態。這眞叫做活該！

六月二十五日。

「好戲」原來如此

不知是下海呢，還算登台，不知是票友呢，還算優伶，雖然無從確定其性質和身分，但總之

是在這麼一回事以後，曾經有過先在台上的打手的傳令或哄喝者，對於那無從確定其性質和身分的由武生改唱老生的，預約日期般地發佈在一場武戲以後，「或有一番好戲表演」，這麼一回事。

那下海或登台的票友或優伶的所以下海或登台，所以由武生改唱老生，因爲曾經是名票或名伶，據說很有「號召能力」，而這回下海或登台，又由武生改唱老生，在其本人也很有「抱負」的。原來那家戲院武生當行，儘演武戲，文戲固然唱得不好，武生也瞧不起老生，但儘演武戲也演得精疲力盡了，而作爲插科打渾的文戲也唱得力竭聲嘶了，兩者「合流」起來，使再也沒有號召的能力，營業很是不振，加以武生對於老生的傾軋和排擠，弄得而又累得唱大軸的老生負羔抱病，幾乎塌台倒台，於是把重要的台柱都更換了武生，由武生代替了老生，這樣重振旗鼓，以期號召觀客，刺激視線，挽救營業，避免塌台倒台，甚而至於崩潰。那下海或登台的，既是名票或名伶，又據說很有「號召能力」，自然是重要台柱之一，而且由武生改唱的老生，似乎算是最重要的角色，在其本人也很有「抱負」，所以渴望其「有一番好戲表演」，原是戲中應有的項目。

那家戲院的營業很是不振，根本的原因可說癥結，由於儘演武戲，在牠是有自知之明的，但

連累文戲也唱不好，却是目不自見其睫。武戲演得精疲力盡，也是切膚身受地深深感覺的，但連累插科打渾的文戲也唱得力竭聲嘶，却也是目不自見其睫。於是有武生改唱老生的怪現象。現象雖怪，但存心和伎倆却一點兒也不怪，自知他知，肚裏雪亮。於是即使大吹大擂，露佈廣告，但正因如此，「好戲」更難「表演」矣。

武生既然改唱老生，則所謂「或有一番好戲表演」，想當然是「表演」文戲了。於是即使裝腔作勢，悶葫蘆裏賣弄關子，還不是老調重彈，新瓶裏裝陳酒，作爲武戲的插科打渾，暫時武戲收場，使儘演武戲得精疲力盡的武生，尤其是打手和跑龍套，得以喘一口氣，準備再演武戲？「好戲」的「表演」不好，也早在意料中矣。

露佈廣告之爲預約日期般的而非正式預約日期，一則由於一場武戲告一段落的日期既未可必，再則由於一場武戲的結果畢竟如何也未可定，所以「一番好戲」須得冠以「或有」。「或有」而預約日期般地露佈之，已經顯得急了，而也正因已經這樣露佈，不「表演」對於挽救營業實在不妥當，更因一場武戲的段落未可必和結果未可定，還有，那改唱老生的，也因爲究竟是由武生出身罷，未免也和那露佈「或有一番好戲表演」的打手的傳令或哄喝者一樣的性急，所以還沒有

到邈哉遼矣的預約日期，還在一場武戲的方始序幕的時候，就提前「表演」那「一番好戲」，企圖早熟。

然而因爲究竟是由武生改唱老生，更因老調重彈，人已肚裏雪亮，所以唱的文戲只有扭扭揑揑的低腔，而算得高調的，却傳聲於由其在幕後牽線的傀儡，在那裏蠢動和嘶叫。「好戲」原來如此，如此而已！

六月三十日。

日本「七七」紀念文告「聯珠」

——作爲中國抗戰一週年的祭旗

朦朧

「東洋百年之和平」。——阪垣

這「和平」是東洋貨。

動搖

「日方欲蔣介石政府之解體隨漢口之陷落而發生，但此未必實現，果爾則日本必須準備長期作戰，預料日本人民明年當更感覺時局之艱辛」。——近衛

「漢口雖陷落在卽，但因蔣介石將軍仍抱長期抗戰之堅決態度，故一切距結束之期尙遠。中國事件爲其中心之錯綜國際局勢，亦將因此延久」。——池田

「日本之將來，困難重重」。——宇垣

嗚呼！

矜持

「渠知第三國方面之和平運動，但政府謀取解決之政策，除直接外，並無變更。政府不與蔣介石政府往來之決議，已於一月十六日宣布者，始終未變。政府不獨對於蔣介石將軍，且對於整個國民政府，皆不願與之續有往來。卽使蔣介石辭職而代以親日政治家，然亦不能視國民政府爲中國中央政府。惟南京與北京聯合成立之政府如願爲之，不妨與國民政府談判耳」。——近衛

撒嬌，嘮叨，微妙。

外人觀察家曰：「此語爲保全顏面之計謀，俾開啓中日談判之門，而不正式變更一月十六日之宣言」。

內文

路透社訊：「外相宇垣本日在其發表之文告中，重申一月十六日日政府之宣言，衆信此乃表示宇垣於六月十七日所發日本可重行考慮其對華態度之言論未獲內閣同僚之贊同，內閣人員對於此事必已制勝宇垣，宇垣所發之言論，大約注重鞏滿內閣，而宣告各國猶居其次也。」

其內「聖」外「王」之謂乎。

大同

「蔣介石將軍至今猶以長期抗戰爲其口頭禪，而其抗日形勢較諸一年前並無大相懸殊。」——板垣。

「抗日形勢」是否如此，是另一問題，但總之不能否認說有確作如是觀的。不過如是觀不見得就是如是觀的表面意義。

這才是道地的「七七」一週年紀念，——唯唯，——否否，更是歷史的反覆，白戰了一年，回復到「一年前」的「七七」的「形勢」了。

這才動搖，這才矜持。

「抗日形勢」假定如此，便是不行了，說有確作如是觀的，那麼至多「三個月」就行了。

但爲什麼又要動搖呢？爲什麼又要矜持呢？

七月十一日。

頭重脚輕

埃及的金字塔，是奴隸造成的，是奴隸社會的「文明」。「文明」開始於奴隸社會，人榨取人，人壓迫人，也開始於奴隸社會，金字塔就是人榨取，壓迫人的建築，產物，所以「文明」是含有血腥的。侵略國侵略弱小國家，屠殺弱小民族，囂囂然號於天下曰，「傳播文明」，「輸送

文明」，是最兇惡，殘酷，暴虐的方式，其實是摧毀人類學意義的「文明」，說不到揚棄社會學意義的「文明」，相反却更是罪孽深重地暴露社會學意義的「文明」，而所謂「傳播文明」和「輸送文明」，倘非指禍患的社會學意義的「文明」而指人類學意義的文明，那不過表示其人頭畜鳴，衣冠禽獸，固然說不到社會學意義的「野蠻」，甚至還在人類學意義的野蠻的水平線之下，連畜生都不如，因爲畜生並不文過。

奴隸社會雖然崩潰，被別種社會形態所代替，並且幾經變革，但在蘇聯十月革命以前，有一個基本的形態是存在的，就是人榨取，壓迫人，爲了醒目起見，就是金字塔的形態。社會革命者把金字塔的形態象徵着人榨取，壓迫人的統治：頂小基大，榨取，壓迫者少，而被榨取，被壓迫者多，見得統治力量的脆弱。

這是一種形態。

然而也有同時和這一種形態形異實同，貌離神合，並且交相作用的形態，就是：頭重脚輕。先天不足，後天暴發，缺乏創造，生吞活剝，於是橘逾淮而爲枳，非但變種，而且畸形，倒降頂顛，頭重脚輕。

榨取得厲害，壓迫得厲害，把血都榨取上去了，把人都壓迫入地了，於是成爲頭重脚輕。

性急煩躁，暴戾恣睢，螳臂當車，心勞日拙，把血都湧進腦海了，得了腦充血的病症，於是成爲頭重脚輕。

腦充血是因亂飲或胃病而起，前者是不自量，惡醉强酒，後者是不消化，貪食無厭。

腦充血便精神錯亂，或者癲癇，甚至送命，所以更加性急煩躁，暴戾恣睢，瘋狂，逞兇，而這些都是垂死的光景。

倫敦星期泰晤士報的新聞要欄裏載有該報海軍記者愛德華所作頭重脚輕的日本軍艦一文，有幾句說：「聞諸可恃方面，日本所造成之新艦，行駛海中多不穩，不能經風浪，日本於此，大爲煩慮，蓋日本海軍設計家只圖在與他國同樣之軍艦上安置砲位較他國爲多，而忘却其是否能在驚濤駭浪中安穩行駛」。頭重脚輕本來是俗說，這裏更得到可與埃及的金字塔古今媲美，相映對照的形態，而且得知頭重脚輕的由來之一。

七月十六日。

鴻雁

濁流圍困的孤島，夜，
洪……洪……洪，島外傳來，
不見汙空，「機聲何方吹」？
砰，砰，砰——
洪……洪……洪，機聲何方吹！
一脈飛躍，
心弦遙銜鴻雁。

速記二十六日之夜

七月三十一日。

阿Q相

魯迅先生眞正偉大，首先，這是根據他的作品說的。單以阿Q正傳而論，他創造了阿Q這個典型，而作爲特徵之一的，是精神勝利法。雖然由於是寫中國的，因而成爲中國的，作品也成爲中國的偉大作品，魯迅先生也成爲中國的偉大作家，但這些也都是道地的中國見解，由於近視之故。雖然魯迅先生及其作品著聞于世由於譯成幾國文字，而譯成幾國文字又由於最著聞於中國，但這些也都是放大的中國的見解，由於太遠視了。

正確的見解需要看實質。實質決定魯迅先生及其作品的偉大更是世界的。

近例，日內瓦的日本人曾宣稱：「蘇日兩國之爭，不致根據國聯會盟約第十一條或第十七條，提付國聯會處理。緣蘇俄素來以爲惟有弱國始乃向國聯會提出申訴，茲爲維持威望計，自不致出此」。這就充分暴露其阿Q相於世。構成特徵的，是精神勝利：阿Q的「威望」。

在獲得精神勝利以前，且爲了獲得精神勝利，遂誣賴蘇聯，雖然想遮蓋阿Q相，却增加一種阿Q相：「別人以爲怎樣，我也以爲怎樣」。其實蘇聯是援助弱國的，是加入國聯的；日本是侵略弱國的，是退出國聯的：兩個對比，證明日本是在誣賴蘇聯無疑。

不「提付國聯會處理」，說什麼「威望」不「威望」，還不是壓根兒就沒有資格，不配！這倒是眞正的精神失敗，因爲反映事實，這精神失敗是和事實相統一的。

魯迅先生留學日本多年，洞悉該國底蘊，阿Q正傳是回到中國以後的產品，所以這一面鏡子也攝取，因而也照到日本的阿Q相，當不是偶然的。相有根源，切實點說有實骨，阿Q相亦然；日本雖然自以爲「現代國家」了，却並未脫離封建的窠臼，而且即使是在該國，也有這種情形：愈陷愈深。

八月八日。

無火的烟

用肥皂水吹成的泡，未始不像球，可以存在一刻辰光，未始不好看，可以引起別人注視，未始不大，——大則愈加容易吹彈得破，一縷烟也沒有，渺無蹤影了。

這副可憐的形相，——可憐到沒有形相，不成絲毫氣候的根源，在於坯子本來就是這樣！

但世有衆爲肥皂水坯子的吹泡者，却在泡已消滅以後，却斤斤於，嘵嘵於像球，好看，以至於大，則較之吹泡的兒戲，連兒戲也不如多矣。然而，熄火以後的烟，無火的烟，也容易吹彈得掉的。

以爲這是怪事麼？怪者非無此事，而竟有這等事，如此這般：美聯社東京十一日電：「日本政府及新聞紙今日對於解決西伯利亞邊區之蘇日對敵事件，承認係外交之失敗，惟在軍事方面則特別聲明，衝突結果勝利乃屬日本，日本報紙敍述事實，謂所有在爭鬥區域內之軍事要地，皆爲日軍佔據，並列舉邊境事變報告甚多，以證明日軍實力之充厚及蘇聯軍隊之軟弱與士氣之衰敗。日本於戰局在停戰未發生效力以前兩小時，曾發表一官報，指明日軍仍佔據衝突區域，昨夜且曾將蘇軍之三次攻擊擊退」。常理，軍事是外交的後盾，軍事失敗才外交失敗的，但這裏倒是軍事「勝利」而外交失敗的反現象，眞怪！至於「敍述事實」，「報告甚多」的「證明」，「官報」

的「指明」，局外人無從知道，由牠去可也。即使屬實，也只指明出一個事實：也是軍事的坯子不行，才明知不能繼續「勝利」，由外交僅早斷送。反正都是一樣，倒不如「讀賣新聞以爲日本在外交及軍事上均獲絕大之勝利」（路透社東京十一日電）來得天眞而不離豯，即一想情願而不語無倫次。但又反正都是一樣滑天下之大稽，倒又不如「朝日新聞以莊嚴論調謂『此事自始即不應發生』」，「（同電）直落得吹肥皂泡般地消滅。

同電又云：「該報（讀賣新聞）刊載諷刺畫一幀，上繪渺小畏葸之蘇聯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由其偉大兇悍之身影中蛻化而出，與日大使重光葵握手」。這諷刺畫一幀可以反照日本，才成爲寫實的：「渺小畏葸由其偉大兇悍中蛻化而出」，顯現消滅時的事實，偉大兇悍由其渺小畏葸中蛻化而出，顯現消滅時的腔調；後者顯現其嘮，前者顯現其臉！

八月十七日。

相反相成

「八一三」的形成，是兩方面的，所以也有兩方面在紀念「八一三」一週年：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那一方面是眞正的紀念呢？那一方面值得紀念呢？那一方面配紀念呢？

開始這次中日戰爭的兩個紀念日，較之「七七」，「八一三」是居於高潮的地位的，因爲「七七」還是全面長期抗戰的導火線，「八一三」則更是全面長期抗戰的開始，從此堅決抗戰，義無反顧，澈底洗雪含詬忍辱，徘徊彷徨的氣質，澈底實踐蔣委員長的廬山談話，成爲「七七」之辯證的發展，表示最後勝利的信心，而無論作爲全面長期抗戰的紀念也好，作爲淞滬抗戰的地方紀念也好，一地的抗戰，就堅强抗戰了三個月，堅守了三個月，也就表現長期抗戰，最後勝利的力量，加强長期抗戰，最後勝利的信心！

所謂「速戰速決」，是在「八一三」以後，針對着長期抗戰叫出的，假使果眞能夠達到慾壑，則離開戰爭的意義說，還可以紀念一下。但已經一週年了呀，在戰爭的過程中紀念這位不速之客，在紀念的時候，戰爭依然延遲不決，在被迫着走上長期戰爭的一條路上，還紀念滿想「速戰速決」的一日，在人看來未免滑稽，在己更是不堪回首。長期「速戰速決」未是，屢次「速戰

速決」未遂，各種各樣的求「和」，「速和速決」也未遂，雖然自己打反手嘴吧，也叫着「長期戰爭」，但誠如蔣委員長所說：「在精神上業已失敗」，還紀念什麼撈什子呢？

予打擊者以打擊，繳下的鎗械也可以回擊打擊者！相反的紀念，相反而又相成的紀念！

索還總血債

去年魯迅先生逝世週年紀念會中，沈鈞儒先生報告抗戰的情形，開始就提起一個平凡而又值得注意的問題，他說：關於抗戰的文章或言論，一般常常是從「七七」蘆溝橋事件說起，而其實是應該從「九一八」事變說起的；因爲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侵略中國是開始於「九一八」，雖然「七七」蘆溝橋事件是全面長期抗戰的導火線，但這全面長期抗戰的目的是要收復從「九一八」以來所被侵佔的土地。

是的，中國對法西斯日本的一筆賬，是要從「九一八」算起的！

沈鈞儒先生所指出的現象，是很容易被忽視的問題，卽使屬於無心的忽視，却實在是嚴重的錯誤，需要加以糾正。

今天，是「九一八」的七週年紀念。「九一八」是一個多麼慘痛的回憶！因此，又是一個多麼慘痛的紀念！這慘痛，不但由於是法西斯日本大規模侵略中國的開始，不但由於是中國在很短的期間便被侵佔了東三省，而且由於中國有五年的四個週年紀念不能作悲壯的紀念！

這是法西斯日本暴戾壓迫中國的結果，是中國的最大的屈辱，在這暴戾壓迫下，中國四次紀念「九一八」的，大致是飲恨吞聲。

但是在去年的「九一八」六週年紀念，因爲是在全面抗戰中紀念的，全面抗戰本身就是紀念着「九一八」，就是以全面抗戰洗雪「九一八」及其以後的恥辱，索還法西斯日本的總血債，而相應於全面抗戰的，又作了悲壯的紀念！

今年的「九一八」七週年紀念，自然也是這樣具有兩種意義的。

蔣委員長說過：中國收復失地，要從東北開始，——最先失去的，也是最先收復的。

中國自從「九一八」以後，曾蒙受六年的屈辱。中國在長期抗戰着，然而中國收復東北失

地，收復其他失地，而得到最後的勝利，以中國的日趨堅强，法西斯日本的日趨衰頹，還不要六年的期間！

制裁罪魁禍首

——「九一八」紀念感言

「九一八」的事變不但是限於中國的，還更是遠東的，甚至是世界的。

中國是世界的一環，和世界是息息相關的。中國是世界的大國，所以從中國影響於世界，也很巨大。

法西斯日本從「九一八」大規模侵略中國以後，首先，便破壞了遠東的均勢，蹂躪了國際條約，危害了世界和平。

這是罪魁禍首！接着，便有德意兩個法西斯國家的趁火打刼，如德國撕毀凡爾賽公約，駐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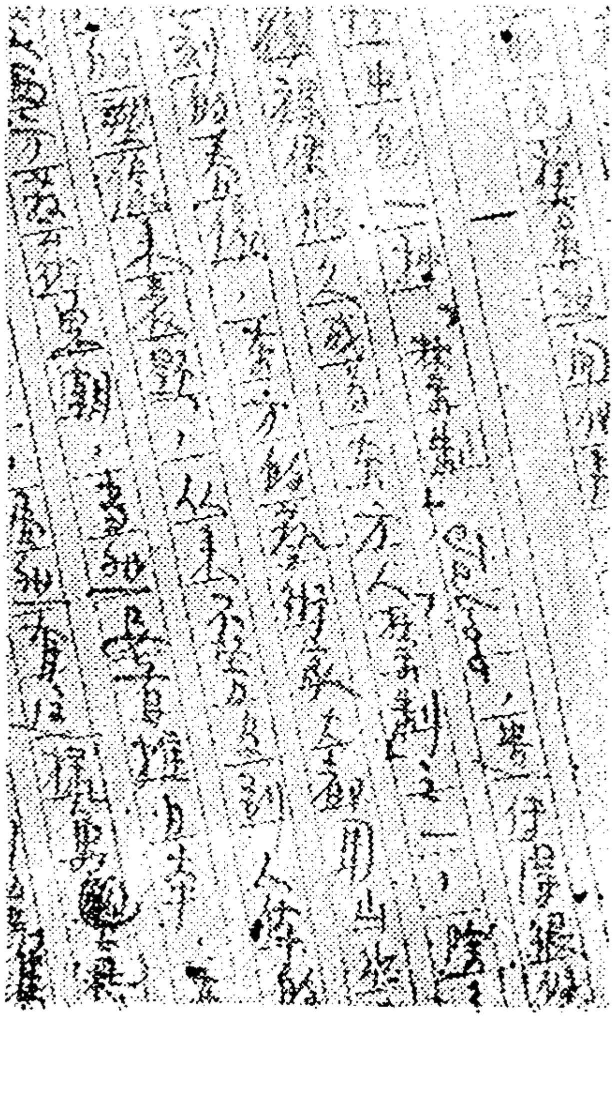
萊茵河區域，重整軍備，意國侵佔阿比西尼亞，德意援助西班牙的叛軍，侵略西班牙，德國併吞奧國，這一連串的勾當。在這期間，德意既在歐洲趁火打劫，於是日本也在遠東趁火打劫，輾轉循環，趁火縱火。這一幫口的互爲趁火縱火而藉以打劫的「冠冕」的東西，則是所謂「反共公約」。

現在，日本仍在瘋狂侵略中國，德意仍在侵略西班牙，德國併吞奧國還不久，又在企圖侵佔捷克，而意國，尤其是日本，其幫兇的腔調與姿勢，更是顯筋露骨。

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的抗戰，固然爲自己的獨立，自由，平等，也是爲世界的公理，正義，和平，而又爲民主國家的利益，甚至爲侵略國家的人民的利益。中國抗戰是世界和平，集體安全制度的巨大的支柱！

紀念「九一八」的七週年，從「九一八」事變的性質，對照此刻現在的國際形勢，則民主國家必須粉碎法西斯同盟，制裁侵略國家，尤其要制裁罪魁禍首的日本！

卷三　周黎庵著



薦悼的泥脚

把國內安居樂業的良民，從嬌妻慈母的家庭中强奪出來，驅而作無目的的僅爲少數階級利益的侵略戰爭，讓他們一批一批的死去，然後再從而薦悼之，美其名曰「慰靈」。似乎這樣一來，便把一筆血肉糢糊的賬輕輕掩飾過去，仇恨的種子可以消滅了。

於是侵略集團的附屬品中，除了「營妓」之外，還有無獨有偶的「高僧」。一僧一妓，用來勉强維繫着容易渙散的軍心，原也是苦心孤詣之點。

這樣的所謂薦悼，當然說不上宗教上的虔誠，於是演出如同兒戲，連中國士子幾千年來奉爲聖經賢傳的論語，孟子，十三經之類，也作爲「高僧」們超薦「亡靈」的經典，這種事倘使付之一笑，原也只是一種滑稽的醜劇。

然而在這一點上却正暴露出侵略者的泥脚。

薦悼死者，乃是把死者做榜樣給活者看，好爲他們捨去寶貴的生命。這也正是少數階級的一貫政策。

但在另一方面，對於英勇抗戰衛國而慷慨捐軀之士，却並沒有什麼薦悼的；所有的，只是哀悼而已。因爲爲抵抗侵略，保衛國土而犧牲其生命，是天經地義的，前者既仆，后者繼起，絕對用不着這些虛僞的宗教儀式去牢籠。我們只有失去一個同路上行走的人的悲哀，決不想到請他死后往生「西方極樂國土」。

「抗戰到底」也許正是一種薦悼，不過所薦悼的不是死者的本身，而是死者的子孫，使他們脫去奴隸的桎梏，永爲自由之人。

爲自由而犧牲，是用不着薦悼的，因此也正暴露出薦悼的泥脚。

四月八日。

品茗與聽歌

據黷武主義者說起來，戰爭是負有開發交通和宣揚文化的使命的，這話或許不錯，例如歐洲十字軍之東征，着實帶回些東方的文物；不過決不能以戰爭爲唯一開發交通和宣揚文化的方法，除了戰爭，我們也有許多路可走。這不過是黷武主義者的一種巧飾，正如現代人以「開發文化」爲侵略的口號一樣。

其實從敵人的地方奪來一奇珍異物，帶回去誇耀鄉里，這是有的，不獨於古已然，即在現代，亦有例子可證。字林西報載「東京人士喝黃河水」，卽是一例。該「黃河水」乃「華北軍總司令寺內壽一伯爵」特遣軍用機專程送往東京者，於是在東京人士，視得喝「黃河水」爲無上之光榮。夫黃河多泥，其水豈足飲？用常識測之，當是濟南「天下第一泉」趵突泉的泉水之誤，友邦人士對於「茶道」Teaism雖頗講究有素，但這里已可不談，因爲人類欣賞生活的眞情，已被狹義的國家主義衝動所掩蔽，雖敵土泥淖之水，亦必甘之如名泉了。

以被侵略土地上的子女玉帛，誇武功於後方，這原是千古黷武者得意的作爲，但可悲的却是不多幾日之後，便有了另一個同樣意義的新聞，不過這一次却是被侵略者的誇耀了。報載：漢口日租界櫻花盛開，而適有色藝俱佳之日歌妓四十人被俘解漢，當地人士均盼一賞其櫻花舞及京都

福岡名古屋之歌舞云。

這眞是一個絕好的對照，東京品趵突之名泉，漢口賞 Gasha 之歌舞，兩國眞正親善也不過如此。

品茗與聽歌，雖同爲雅事，却是小之又小之事。如此小事，被侵略國居然也敢分庭抗禮起來，和他們旗鼓相當，這正是使黷武者傷心的地方。

四月十三日。

「國際公法」

自從十八世紀以來，歐洲各國因爲交攻的結果，漸漸形成一部「國際公法」。這樣的法律，既無強制執行的機關，當然要各國互相尊重才能有效，因之應用並不很廣，所能遵照辦理的，不過是一些枝節而已。

但十八十九世紀人們的腦子究竟還是簡單的，他們心目中總算有國際公法的存在，並不敢十分違背，致干衆怒。當然二十世紀的人是聰敏得多了，他們在需要它時不妨任意尊重，不需要時却可一腳踢開，任你什麼國際什麼制裁，連正眼也不瞧上一瞧。

因之戰爭可以不必宣告，以「開發文明」代替「哀的美敦書」，就不聲不響的併吞了一國；藉口「提攜邦交」，也可以遣兵數十萬，侵入人家國境，到了數百萬生命供了蹂躪屠戮之後，還硬說只是 Hostility 而不是 War。

有了兩世紀歷史的「國際公法」，到這個時候就不能不宣告「壽終正寢」。

然而廿世紀人們是聰敏的，決不肯因不尊重它而一腳踢開就此拉倒，有時候却還想用它來裝裝幌子，藉以遮掩全世界人士的耳目，這例子是很不鮮的，順手一找，就找出一條活生生的事實來，美聯社北平電云：

在平漢綫上之日軍司令寮木少將，承認日軍受華軍狙擊之村莊，皆已予以焚燬。該少將謂：依照「國際公法」，兵士必穿制服，惟華軍游擊隊每每喬裝農民，出而歡迎日軍，在日軍進抵彼等村舍時，輒被彼等虐殺，因此，日軍不得不採取此等燬滅手段云。

，明明任意横行，焚毀人民廬舍，却知道引用國際公法，以圖掩飾世界人士耳目，其手段實是很聰敏而且毒辣的。

但世界人士究竟也不是都瞎了眼睛的，例如最近廣州數百女工之慘被轟炸，湖南大學之横遭摧殘，血腥腥的事實俱在，若講「國際公法」的，平民工廠和文化機關，豈有被轟炸之可能？但在那個時候，我們聰敏的少將發言人之流，却一聲不響了。這也是聰敏的，但可惜不免令旁觀者齒冷。

不宣而戰的軍隊，無異於國際强盜，我們根本沒有什麽便衣隊；所有的，只是身受荼毒之慘的農民，爲抵禦强盜入門起見，理應起而抵抗。世間决無事主必須着制服才可抵禦强盜之理，國際公法也决無此理。

全世界愛好和平正義的人類，必須奮起而滅絕那些强姦國際公法的國際强盜，我們方有真的國際公法可言。

四月十九日。

從剖腹到上吊之路

在開化較後地方的民氣，往往把肉體當作一種下注的賭具——或者說是一件表顯自己才能的伙傢吧。百越古稱文身之地，可見在「古」的時候，我們東南之民，也是被中原的人士目爲開化較後的。

西南諸省，似乎還多這種犧牲的遺留，例如福建有勢不相容的兩幫，其人誤入他邦轄境而遭捕獲者，必須對衆自己宰割其肢體，而不許呼痛，這才被目爲英雄；然後有被殺却之可能。至若不肯自行宰割的畏葸之徒，却並不被殺却，只略加恥辱便驅逐出境而已。然而他們却是自居英雄的多。

這些事實在現代眼光看來，當然是可笑的，但精神畢竟可以佩服，竟有自命爲文明到極點的國家以這種精神爲民族精神的；例如剖腹吧，就立刻會使他們同族人們聽到的肅然起敬。剖腹是

一種光榮的死，其死是公開的，並不鬼鬼祟祟，而且還可以以私人的資格數請國家公務員來參加他的盛典。倘使在剖腹的時候竟毫不呼痛，而「英勇地」死去的話，則這位被邀請的公務員，便有據情報告上司的義務，而那位「英雄」也有被「傳令揄揚」的盛典了。

這樣的死法是愚不可及的，但精神却也很可佩服。一個强盛的民族，其血素中定須有若干野蠻血液的混同，才會顯出活躍的生命；否則，便不免於衰老。我對於福建的幫徒和友邦的剖腹「英雄」們，都表示相當的敬意，而認爲民族中不可少的血素；因爲這種精神一顯於戰場上，便是所向無前的勇士精神，雖不值得提倡，也不宜加以菲視的。然而聰敏的法西斯軍人，正想利用這種精神，作其侵略的好工具。

但事實昭示於世人的，倒並沒有剖腹或類似剖腹而死的英勇表現，而是和婦女一般的悄悄上吊而死，這實是令那些法西斯者傷心。

剖腹而死的英勇，上吊而死的卑怯，雖同爲一死，其間相去眞不可以道里計；何況是十四人的集體上吊（見廿七年四月二十日報載），更見得法西斯軍人所驅策的兵士，正是卑怯的集團。而造成這卑怯的現狀，是有着種種悲慘歷史的。

從剖腹自殺到上吊自殺之路，正是法西斯軍人從勝利到潰滅之途，被壓迫者必有一天放棄其卑怯的上吊而以剖腹的精神向他們的壓迫者進攻的。

四月廿一日。

懸縛示衆

關于酷刑，在中古時代的中外各國都是有的，雖然正史里也有「刑法志」，但却很少在描寫酷刑的名目和詳細的情形，我們只能在私家記載里約略看到一些。只要看看奇奇怪怪的名目，也夠現代人毛骨森然，更何況及其用法。這在外國當然也是不免的，如中古時代西班牙處理異教徒的刑罰便是一例。

中國的酷吏，據說當推唐朝的周興和來俊臣，明朝幾個十兇九惡的帝皇和清朝的雍正手段也很不弱；但最令人記憶得清楚的，倒還是劉鐵雲在老殘游記里所記述的山東酷吏玉賢，那位玉太

窘的方法是「站木籠」，叫人立在一隻木料做的籠子里，脚不許落地，使他慢慢的死去。這種刑罰，一方面既用不着動用什麼斬絞等大刑，一方面還可以容看熱鬧者仔細觀賞，而讓他慢慢的自已氣絕，連血腥氣都嗅不到一點。這方法實是高妙得很，而殘酷也是高到極度的。

但那些都是過去的話了，陳舊得很，連被人家目爲最不開化的中國，不但在刑法上已找不出一條體刑，連處死刑的方法也只有坐電椅（不過在沒有電椅的地方，暫時使用槍决罷了。）現代的中國，究竟已脫離玉太窘的時代。

世界確實是在文明起來的。

但據本月十四日字林西報載：「十三日虹橋區發見一年近三十歲之華籍男子，被懸於電桿木上，足下懸空。地點在大西路鐵路交界處之東約十呎，該處日本哨兵，對此被懸之人，並不加以注意，一若毫無可異云。」

身子縛於電桿木上，而兩脚懸空，這便是玉太窘看家本領「站木籠」的變相，該報記者往返兩次，並未見其被釋下，可見他們的手段也是和玉太窘同樣高明的。

中國是向前邁進的，而日稱開發中國文化的人們却生生的把人類文明向后拉去，區區的酷刑

施諸手無寸鐵的人民，實是無足爲奇的。

但全世界的人們却可以從這一點上看出他們的眞面目。

四月三十日。

關於吃素

關於吃素的起源，好像並不曾有過一篇攷據的文章，但照常理推測起來，總得歸之於佛教。因爲和尚，除掉密宗的喇嘛如故班禪護國大師着實喜歡吃羊肉外，大概都是吃素的；而居士們據說也很時常吃素，可見這考據相當靠得住。

但是佛却肯在崖上宰割其身體以飼餓鷹，而人肉似乎又很難成爲素品，這却令人費解；不過佛法究竟是渺茫而神秘的，所以吃狗肉的濟顚和尚畢竟也是高僧，並不因之而有如何的傳說。

其實吃素的最大理由，倒並不是在於哀憐生物，而是在於淸心寡慾，與世無爭。據生物學家

說起來，多吃魚翅海參之類的油膩東西，確是要使人的心理發生變化的。夫飽煖則思淫慾，這簡大概與素食無關，故姦淫婦女的和尚，一定不許把他不寫成酒肉滿臉的樣子；至於眞眞守清規的和尚，自然少有這等情事，卽使他專門的吃筍，也決不至於性慾亢進，像我們友邦高明的學者所想像的。

除了和尚居士之外，一向很少聽到有知名的素食主義者的偉人。以前，我只知道一個蕭伯納，這老頭兒細條條的身子和人們對他所加陽萎病的謠言，自然和素食有連帶的關係。但蕭畢竟也和素食相適合，他始終不曾殺過一個人，連要加入拳擊比賽也是虛張聲勢，並無下文。

現在居然在皇皇的電訊中，又發現一位素食主義者的希特拉元首，說他因素不茹葷腥，故此次訪問羅馬之行以前，特將菜單先行通知對方，以免屆時元首舉案無下筷處，這實是開素食的新紀元；卽使我們故班禪護國大師不嗜羊肉，也決不會有這樣大排場。

倘使我前面所論、和一般生物學者的意見不錯的話，則國際間必定多一重宣傳的好資料。蕭伯納是自我宣傳的，而希元首却有國社黨天才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他很可以因元首的吃素而有一篇好文章：「淸心寡慾」，「愛好和平」，「不嗜殺戮」，這些美德，決不是日內瓦那些每

天牛尾湯雞腿之流所能享有的，一定要有吃素的人，才能產生這許多美德。因之他的結論是世界和平成功，非假手「我們的元首」莫屬。

然而在幾百年以前的中國，江浙地方也有一位仁義之士，叫做方臘的，他倒也是個素食主義者，而且崇奉日月之神，他爲了要救世人起見，都把他們殺了，以便他們死盡都成爲日月之神。當時原也有許多人信仰他的，可惜那時人腦筋簡單，不知道宣傳的重要，於是成爲「好漢」；據說是被打虎的英雄武松隻手擒之而後已的，這實是可惜得很。

拿中外古今的人來一比，就發見這般的差別。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可見雖以生物學者的知識，也是並不能十分靠得住的。

五月三日。

南宋的君臣很懂得「懷柔」異族的方法，第一先減低了自己皇族的輩份，連和人家稱兄道弟都挨不到；先起還是旁系血親，尊人家為伯父，自稱為小姪，後來熱辣辣的轉成直系血親，而以臣兒某某稱呼人家了。名義上給人家便宜之外，當然還要加上實際上的利益，於是每年要議定進貢人家的子女玉帛，便成了宰相們最大的政事。這樣，一直到亡國為止。

送自己族里的子女，給異族去玩，這實是恥辱到極點的事，然而在不抵抗主義者看起來，則實是無上的妙法。孟子上說的聖人祖宗太王，其事狄人以子女玉帛，猶不得免焉，可見得「咱們祖宗」發明這種妙法實在很早。那時幸而地廣人稀，故太王可以攜民而之西岐，若在後來，就非亡國不可。

方法是好的，可惜不能維持久遠，但在沒有勇氣抵抗的人看來，總也是好的，於是後世的公主們，時常有「和番」的慘劇。以天潢貴胄，金枝玉葉的身份，而活生生的送去給騷韃子睡覺，確是慘事，但於此也正暴露出皇帝們尊嚴的尾巴。

遠征的兵士，在異國有些姦淫的行為，原是無足為奇的，清兵入關時情形，恐怕也很厲害，歸玄恭（莊）在他有名的萬古愁曲里說：

但聽得忽刺刺一聲胡哨事兒滿載着瓔珞馬兒上斜倚着妖嬈打撞處處把牌兒朦急得那砍不盡的韃子多一樣金錢鼠綠紅纓狗帽那不得向大鼻子把都門便把親爹叫

那情形是可見一般的，要不是那時的貳臣洪承疇有滿漢不通婚姻的策議，漢族的子女，恐怕都要被姦淫得不亦樂乎；滿人的腦筋到底簡單，上了洪承疇的一個大當。

但一到了滿清的中葉，英兵陷廣州時，却有一位賢能的知府，想出了一條毒計，獻給他們五百個患楊梅毒的娼婦，結果據說英兵多潰爛至死，而太守頗博能聲云云。這計策固毒，但不曾想到娼婦究竟也是本國子女，吃虧的是誰，太守公始終想不到。

但太守公究屬還足以稱道的，我們至今還有這樣層出不窮的醜劇，靖江通訊云：

靖江維持會會長袁會臣，第一步功績，爲開闢「桃花宮」，主持人爲「私門頭」劉氏，其餘皆爲强拉活捉來的良家婦女，共計六十餘名，宮內一切定章，全由新貴及日軍雙方會商訂立，宮門開放以後，生意興隆，遊宮者川流不息，袁「會長」爲增加往遊者興趣起見，特親筆題贈「桃花盛開」四字，高懸宮門之上云。

這回自己送上去的却是良家婦女了。從聖人祖宗的太王以至於無恥醜類的袁會臣「會長」，

大都會演這一手把戲，這正是聖經賢傳帝皇大臣所遺留的好遺產。

五月七日。

兩種看熱鬧的羣衆

看熱鬧大概是人類的天性，江湖賣藝，乞丐告地狀，地不分中外，人不論古今，大都是有其觀衆的。而觀衆也很糊塗，糊塗的聚攏，糊塗的看聽，糊塗的走散。

或許我不曾出過洋，不大知道外國的情形，但我總得推崇中國人爲最善看熱鬧的民族。出喪結婚，馬路上總是擠滿看熱鬧的人。若夫英王加冕之日，更擠得滿坑滿谷，雖經印度馬隊以鞭子驅之而不散，這種人類天性，似乎我們「黃帝華胄」是得天獨厚。

新近又看見了兩種看熱鬧的羣衆。一種是維也納的，那當然是在銀幕上。負有解放奧地利民衆使命的希特拉元首進兵維也納的一天，先是一隊隊的德意志軍隊，機關槍大炮坦克車無所不

備，天上更是軋軋的德國飛機，兩旁站着雄糾糾的納粹特務人員，而路旁却滿坑滿谷的站着維也納市民，然後希元首以超特的雄姿——即一隻手向前伸着的姿勢，站着出現於汽車之上，於是市民一律報以夾道歡呼，其聲震動天地，不，應該說是震動全戲院。不過這我看得很明白，我決不相信維也納市民真的會這樣做，他們的歡呼也許是被强逼的，或許連他們之出現街頭也是被强逼的；而拍電影的美國技師，也決不會有其選擇鏡頭的自由，不然的話，在冷落街頭上或私人的房子里，一定更有咬牙切齒，痛哭流涕的鏡頭可給我們看。

然而第二種看鬧熱的羣衆，却是我親眼所見的了。五月一日的夜里，我在機關槍軍用車的威脅下，趁電車通過南京路，在這些之外，我又看見許許多多看鬧熱的中國羣衆，而且不少是衣冠楚楚的摩登男女，他們一定是屬於知識份子的，然而却也在看鬧熱，但所不同於維也納市民者，只是不曾報之以「夾道歡呼」而已。

對於維也納市民的看鬧熱，我還可以用「被動的」替世界人類遮羞，然而南京路上自動的看鬧熱的同胞，令人更有何話說？

故曹聚仁先生證之曰：「奴隸的洪流」。

五月十三日。

瘋狂的詩人

義大利的吉百林——鄧南遮「詩人」，死去已經好幾個月了，他的耗音淡淡的掠過了人們的心頭，一些沒有感到什麼。中國的報章雜志，似乎對之也很冷淡，並沒有盡一個「文豪」死後應有的工作，如高爾基然者。倒還是對一位聲名不及遠甚的奧埃西資基，大家表示了深切的哀悼和同情。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這在鄧「文豪」是頗有遺憾的。

韋佩先生在鍊獄中的火花中提起了「說謊的詩人」，以爲一般法西斯的走狗，借着詩的形式，用美麗的字句來歌頌利刃，彈丸，毒藥，毀滅無辜者生命的行爲，是一種罪惡。他們儘是用着這些謊語欺騙民衆，叫他們犧牲了性命，而善於說謊的詩人呢，其實際的行爲則是一個？號。

韋佩先生雖然沒有說出說謊的詩人們的大名，但里面有一位鄧南遮「詩人」在，這是很明顯

的。從淡淡的印象中，忽然記起了他生前所主張的「詩意的死法」。是去年的事，七十三歲高齡的鄧「詩人」，忽然上書法西斯黨祕書長，說不願在被單夾層中憂鬱以死，任願加入敢死隊，身裹炸藥，由飛機投入地中海的英艦，以作壯烈的自殺云云。

這當然是震動一時的壯舉，不獨法西斯統治下他的同胞，連遠處東半球黃面孔的人們，也拿過這椿壯舉做過兒童們教訓的；雖然稍有理智的人，一眼就看明白這舉動的瘋狂。

不幸得很，不到一年，這位「不屑在被單夾層中憂鬱以死」的鄧「詩人」，竟然並不曾化身爲「肉彈」而爆炸於地中海英艦上；却無聲無嗅的冷悄悄在被單夾層中憂鬱以死了，這眞是令旁觀喝彩者倒抽一口冷氣的事。

然而眞眞化身爲「肉彈」之流却大有人在，阿王塞拉西在國聯聲稱義大利不能確實統治阿比西尼亞，每天總有若干羅馬的壯士犧牲在遙遠的非洲土地上；而那位殺人的鼓勵者却安安靜靜壽終正寢了。

倘使詩人慣於遊地獄的話，則十八層地獄，正是爲那些瘋狂的詩人而設吧！

五月廿日。

我是一個有歷史癖的人，但我却並不敢十分信任歷史，因爲活生生的事實一經縮到幾張紙頁上，至少有過若干删削和竄改，使它失去了眞實性。但我們在今日究竟還是非信仰歷史不可，現代法學權威學者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龐特便是這樣的主張者。因爲「要不然的話，我們若要寫一部最忠實的美國歷史，其所需要的光陰將和覆演一番美國歷史同樣的悠久了。」

事實重演一番，旣不可能，則仍舊信仰紙上紀載的歷史，是毫無疑義的；不過要緊的是在可能範圍以內，要選擇可靠的歷史。這要件是近代的史實總比較可靠，至於虛無飄渺的歷史，總不能就認爲信史。雖不至於認爲稗官野乘，至少也應該置之考據家的案頭，讓他們研究出一個究竟來再說。

據說中國的古代有一個黃帝，連姓氏也有，叫做軒轅氏，我第一次在小學歷史教科書看見

他，是穿着滾龍袍和戴着疏冕的，據說他還發明過指南針，而最大的功績，却是和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而大敗之。有了這樣的一位好人物，便給後世的文豪有文章可做，什麼「吾乃黃帝之華胄也」，對人家徐福的賤裔諷刺一下，這意識實在阿Q得很。

就歷史而言，三代以前的事，連那時博學多能的孔子也是茫然的，不但黃帝是否曾和蚩尤開過仗，連黃帝是否有其人也是難說得很。但是在今日，偏偏有人會多方引證的寫一篇從黃帝的涿鹿之戰到今日的抗日戰爭的鴻文，那種文字，雖屬於宣傳品一類，但究竟也欠眞實一些，而且叫知識淺薄的人民讀了，養成一種野蠻民族所有的「祖先崇拜」心理，也決不是開明的辦法。

漢族抵抗外族的歷史，在有史可稽的時代也多得很，无論是失敗或是勝利的，都可以詳詳細細解說它的因果，如晉代「淝水之戰」，便是一個好例；這樣，才不會成爲有毒的宣傳品。歷史雖不能像事實一樣的眞實，但在可能範圍之內，總要力求眞實性，這是一個要件。

五月廿二日。

甘苦

世界上的人類，唯有站在同一立場的人們，最能互相瞭解，最能知道對方的甘苦。因爲他們的職業相同，環境也相同，所忍受的壓迫也相同，他們的互相瞭解是從內心底層上發揮出來的。在有史以來，人類的團結，雖以民族國家爲單位，而將來必將代之以甘苦共嘗利害相同的人們。

狹義的國家主義，雖可以暫時鼓動人們盲目的衝動，拿了槍桿向他們共甘苦的人類進攻，但結果總有憬然覺悟的一日。歐戰將要告終的時候，英國軍隊戰壕里的兵士，向相距不遠的德軍戰壕里擲去的，並不是手溜彈，而是上好的蜜橘，因爲兩戰壕里都有着當鐵匠的兵士，在互唱着打鐵之歌的時候，他們早已把卑劣的敵愾拋得乾乾淨淨，而代之以生的却是打鐵時的一種甘苦心情，於是就把得來不易的蜜橘代替手溜彈送給自己親愛的朋友了。

相反的倒是關係並不建築在甘苦上面的協約國軍隊，歐戰末期英法兩國的兵士感情都惡劣到

極點，要不是歐戰在那時告終，恐怕他們就會自己火拚起來。

五月十七日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先生在電台廣播告日本國民一文中，有一段引一位日兵俘虜的話：

我們日本兵誠然討厭戰爭，並且非常悲痛。我是個老百姓，老百姓最明白老百姓的痛苦。看看你們的田園被踏荒蕪，像是我們自己的田園一般的難受。當我們奉命踏苗進軍的時候，我們的脚就像踏在針上一般的痛澈心肝……

俘虜的供述，大概是不能十分靠得住的，惟有這位俘虜的話，却是十足的眞情實話；因爲他是對許多中國老百姓的農民說的，切中兩下的甘苦。故演說之後，就很容易的兩下把敵我一條鴻溝塡平，大家非抱頭大哭一場或「非常親熱」一下不可了。這方是人類眞誠的團結，這團結是建築在甘苦的巨石上，永久不能破壞的。

而且這種團結必然的將要擴大起來，向離間的欺騙的一些少數階級進攻。

五月卅日。

德故名將魯登道夫將軍，雖然和未露頭角時的希特拉有一度同事之雅，但一俟他登了台，看見國社黨倒行逆施的作爲，老將軍一氣就和希特拉鬧翻，數年之中，始終隱名韜晦，不問國事。世人方爲德意志民族慶賀，以爲有了這樣一位不肯陷身泥淖的元勳，實是非常光榮的。

不料老將軍竟於其逝世一年前，接受國社黨人的慫恿，忽然表示願和希特拉言歸於好而握手言歡了，因此才於死後博得國社黨政府的決議國葬。我們在影片上看到他的喪儀，眞爲之惋惜，這正和陳同甫之晚年一第，反覺得爲他一生名節之累。要是他晚節峻嶒，倔强到底，雖然不會有國葬的盛典，但在全德意志民族的心頭中，或許更要得到一個好的印象吧！

魯登道夫在僅僅一年和國社黨合作中，畢竟沒有幹出什麼偉業來，所有的只有助紂爲虐的要手創「德國神通教」的企圖，他想要用「神通教」來統一德國的宗教，用以來消滅現有的基督教

和猶太教，因爲那些都是猶太人的東西。雖然他「創教未成身先死」，而給人的惡劣的印象是不會磨滅的。

要利用宗教的勢力來進行其屠戮侵略的目的，其動機的無恥是無以復加的。叔本華說過，德國人完全缺乏拉丁文中所謂 Verecundia 的一種感覺，連一代元勳的魯登道夫將軍亦適合了他本國先哲的批評，眞是令人感慨系之。其實 Verecundia 這種感覺的缺乏，又豈獨北歐的人爲然，東方民族中所缺乏者更多，即以宗教爲侵略的手段而言，在東方人的手段，也決不下於他們。這幾年來我們看到東京孔子紀念堂的建立和最近回教禮拜寺的落成，覺得利用宗教以遂其侵略的手段，正是方興未艾之局。

世若有眞眞熱心於宗教的人士，請問將怎樣遏止這惡劣的局面呢？

六月四日。

殺人不眨眼，而且還要留下「老子」眞實的姓名，那是古代屠夫們的手段，一人做事一身當，並不逃脫被報復的責任，倒也可以稱讚一聲英雄肝膽。但現代的屠夫們，雖然他們殺人不眨眼的手段比起來還要兇殘，然而却膽小於鼠，自己所種下的惡果，却希望向別人推，用殺過人的手，把血去抹在旁人身上，以便逃脫了被報復的責任；其動機之卑劣和手段之陰險，實不是古代屠夫之所能望其項背。

那種手段，實在也多得很，造謠的宣傳便是一例。

明明是砲火毀壞了的廬舍，却說是共產黨的作爲；明明是自己殺害了的生命，却說是對方的軍隊沒有紀律；栽陷了志士，誣衊了友邦。雖然那些無稽的宣傳是收不到什麼効果的，因爲活生生的刀尖刺在每一個聽衆的胸前，誰也不會相信那些歪曲的謠言，但他們厚臉的製造者却是無所止境，而且有時把謠言製造得光怪陸離，好像是千百年前的神話一般，令人覺得可氣又可笑。例如蘇聯是最同情中國抗戰的友邦吧，他們第一就想破壞中國人民和蘇聯的感情，那種挑撥離間的手段，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例如「獨佔遍銷」吧兒報上的記載：

上海之蘇聯當局爲擾亂日本軍之後方起見，已於五月末將十二種之毒菌中的數種密寄北

海，不顧上海市民之痛苦，已於六月初將毒菌之一部，在上海撒佈試驗，目下瘦癘猖獗，不知何時停止，連日奪取多數人之生命，上海之疾病是否爲上述之起因，一般人皆抱莫大之疑念也。據云蘇聯在上海所撒佈之毒菌種類，記之如次：

第七號菌：類似虎列拉。

第九號菌：類似傷寒。

第十二號菌：類似瘧疾。

那樣的宣傳，也可以說是說得很有眞實性了，菌的種類調查得明明白白，連撒佈的期日也探聽得清清楚楚，而且上海的疾病，也確是「瘦癘猖獗，不知何日停止」，合起來一點不錯，要不是蘇聯當局在上海撒佈疫菌，上海的疫癘，那裏會這樣的猖獗呢？製造這謠言的人眞是聰明得很。

但可憐的是沒有一個人會相信那種宣傳的，因爲「大兵之後，必有大疫」，大家知道得很清楚，而誰釀成這次戰禍，大家也很明白，債有主，寃有頭，决不會聽信無稽的宣傳而移轉仇恨於蘇聯身上去的。

當死神在每一個父母的懷中奪去他們孩子的時候，我們聽到他們憤怒的咀咒的，便是逼他們

離去鄉土的敵人，這種記載和事實我們見聞得很多。卑劣的諉賴，在明眼人看來，正是他自己提示的供狀吧！

六月五日

救救兒童！

據說，人類中最善於於「親善」的，當要算是兒童們。大人們大都胸有成竹，不肯任意濫交。即使在平時，要和鄰人一見如故的，也不大會有，何況挨了一頓拳脚之後，再要他們去互相交歡，除了喪心病狂或者別有所圖的醜類之外，實在不會有這種人。因之，「親善」使節這重命，便非加諸於兒童的身上不可。

中國的兒童也眞好福氣，時常有被人目爲「親善」對象的機會，這雖是泱泱大邦如英美的兒童也是望塵莫及的。要是大人們不健忘，則去年今日，我們土地的碼頭上，還有過不遠千里而來

的「親善」使節的足跡。但不識抬舉得很，當我們的兒童的父母尙沒有供屠戮，家園尙沒有成焦土的時候，對那些穿着一律的制服，戴上白手套，嘴裏嗶啦嗶啦喊着「親善」口號而來的友邦兒童，竟然靦覥得很，始終未與人家「親善」一下，害得他們敗興而去，實是非常辜負人家好意得很。

但人家却始終不曾把這種好意去懷，隔了一年後的今日，爲了「日支親善應由兒童之握手伊始」起見，特於五月二十八日「開催歷史的學藝大會」。我們的失去了慈愛的父母和快樂的家庭兒童們，居然有和人家一同手執「國旗」唱歌跳舞之一日；雖然在畫面表顯得很呆笨，不像是有靈魂的兒童；但「親善」之夢總算實現了。

其實這種「親善」的實現，成績也止於此，至多是拍攝成了照片或是電影，到外國去宣傳一番，說中國已有那樣懂得親善的「小順民」了，與大多數的兒童是毫無關係的。

大多數的兒童；還是陷在失去父母沒有家庭的哀痛中，他們在流浪，成爲小難民，而在血痕中艱難中生長教育起來，將來不但不懂得「親善」，而且決不會忘記「仇恨」。

我在這裏所要提出「救救兒童」的口號，却正是對着被人家「親善」着的兒童們。在特殊的

情勢下，希望有人心的父母不要忽略這一點，便是應該用「學校教育」所不敢有的「家庭教育」來教育自己的兒童。

六月七日。

開邊外史

在西班牙內戰中的叛軍陣線裏，最精銳的最出力的軍隊，並不是弗郎哥領導下的西班牙人，而是遙制於柏林和羅馬的所謂「志願軍」。這在美國的雜誌里曾流行一個笑話，說是一天晚上，弗郎哥坐在「帳中」，有人來報，德意志的「志願軍」死了一營，弗郎哥一些無動於中；又有人來報，義大利的「志願軍」被毀滅了一團，弗郎哥也毫無表示；最後的一個人來報，說一個西班牙籍的哨兵在前線被擊斃，弗郎哥聽了報告，連忙跳了起來，立刻派兵前去增援了。這雖是一個笑話，却很可以看出所謂「志願軍」者在西班牙作戰的情形，其犧牲之多與夫作戰之勇，實是較

弗郎哥的正規軍要出力得多。

法西斯國家爲什麼要派遣這許多本國子民去替外國拚命呢？除了要擴充法西斯的勢力能回答這問題的一部外，餘下的都是費人猜測的謎；因爲法西斯者用如此重大的代價，去攫得西班牙的利益，實是得不償失的。

卡宦威兼在美國現代史料發表的一篇關于義大利現況的文章，便替世人解答了這個謎。他說義大利的「志願軍」之所以如此多者，實在因爲義大利在法西斯政權高壓榨取之下，人民的生活程度日漸提高，有一些鄉間的人民，幾乎每天持發掘樹根草皮爲生；在無可奈何情形之下，壯丁們乃踏上「志願軍」之路，借此來養生自己和家室，其情形是和「挺而走險」差不多的。因此這些「志願軍」，便被人加上可笑的徽號，叫做「饑餓的志願軍」。

自己國內窮得沒有飯吃，因而派他們到國外去以生命易取麵包；更進而屠戮外國無辜的人民，其手段之巧妙和卑劣是無可比擬的。然而這也是「古已有之」的事，叫做「開邊」。

開邊的事業，固然是古今中外的帝王領袖所認爲光榮的偉事，不過究竟是得不償失的居多。遠涉重洋，開發非洲的偉業雖已告終，但可比西尼亞非但不能救濟國內的窮困，反而因龐大軍費

支出的結果，害得人民吃樹皮草根爲生，以至於挺而走險，爲人家效命於疆場，這實是勝利者最痛心的事實。

在地球的西方和東方，大家正在瘋狂的進行其開邊的偉業，而這些痛心的事實，不過是小小的一下打擊，最大的崩潰，還得俟之於將來。在中國歷史上的唐明皇，便是一個明證。開元初年哥舒翰的盛大開邊所種的因，便是天寶末年漁陽鼙鼓動地來的果。

這一點歷史家所忽略的因果，卻是給今日的開邊者一個絕好的註脚。

六月九日。

兩種犬類

一自太陽失去了光輝，黑暗籠罩了大地，當正人義士暫時箝制了他們的吶喊之後，代之而起便的各色各類的吠聲。

這之間最先挺身而出的當然是瘋狗一類，牠們的吠聲非常洪大，而且托跡於指揮刀掩護之下，更顯得咆哮作勢；但這種犬類，究竟不被人們所喜歡，因爲一看到牠瘋狂的姿態，便令人不堪入目；雖然每天由主子喂着鉅量牛肉，但其狂吠的効力是等於零的。於是比較聰敏的犬類便隱隱掩掩的在四周汪汪吠起來了。

那些犬類，不論其爲吧兒或其他之類，大都比前者聰敏得多，牠們知道要吞噬人類，必先從親善着手；於是捲起尾巴，塗上假臉，打着好聽的旗幟，混入人類的陣營，施行牠們吞噬人類向主子報功的暗計。

那些犬類，近來在四周實在也發現得很多。

但要發現那些犬類，也不是易事，一個不留神，便會給牠們花花綠綠的什麽「青年界唯一新型報紙」，「負有指導思想之責」，「中國人自己的立場」，「不偏不倚的輿論」，「爲公理與自由而奮鬥」那些旗幟而迷住眼睛。而且更不小心，便會進一步墮入牠們的陷阱，叫人們莫名其妙的死在吧兒們手裏。

其實，要勾稽那些犬類的臉譜，也並非十分難事，我們只要看到牠們潑冷水，勸青年們在這

樣的時代需要「冷靜的態度」，對於焦土政策的譏諷，游擊隊的誣衊，那些歪曲的言論，雖然牠們「國軍」「我軍」「蔣委員長」叫得震天價響，使一眼可以看出牠們的原形，是混在人類陣營裏的犬類。

對於瘋狗，我們還可以當牠作敵人看待；而對於那些吧兒們，我們非把牠們儘量的加以舉發和格殺不論不可，因爲他們的禍害，實要比瘋狗厲害得多。

每一個人類，應該要堅固自己已往的信仰，切勿被吧兒們的吠聲所搖動，等到牠們的尾巴不能在人類的面前露出來的時候，則牠們自己給主子屠宰的期間也不遠了。

六月廿一日。

逆天背人

偶然在一張打着「秉大無畏的精神在現時代黑暗圈中爲公理與自由而奮鬥」旗幟的報紙上，

看到了一篇「逆天者亡」的鴻文，我們「秉大無畏精神爲公理自由奮鬥」的執筆者，告訴處在「現時代黑暗圈中」的讀者，萬事要「順天應人」，更要勸人維持中國古已有之的「傳統觀念」。他引證了朱元璋和曾國藩的成功，說都是能維持「傳統觀念」所致。於是「職是之故，我們對於目前軍事上一時之成敗，並不感覺重要。所重要者，乃在於誰能被視爲我國四萬萬五千萬民衆之救星！我們敢愼重地昭告於世，順天者興，逆天者亡！」

「天」，是多麼渺茫的一個名詞，究竟「天」是怎樣的一種力量呢？除了「天文學」之外，我們實在很難解決這問題的。但我們「逆天者亡」執筆者的意思，却是很明白的，替他說得透澈一點，便是勸人識「時務爲俊傑」之意，其意若曰：軍事佔領區域之多，這是天命。人家武器較我們利害，這是天命；一切芸芸衆生，非以天命爲歸不可。倘使不信服人家的軍力和武器，那便是「逆天」了，而「逆天」者則非「亡」不可。

這樣扯淡的言論，原也不失爲主子鳴鞭喝道的一篇好文章，但畢竟背了時的，要現代中國人再相信「天命」和「傳統觀念」，是不可能的事了。不要說「傳統觀念」在五四時代已打得粉碎，連代表「天命」的「力」，在抗戰發動之后，也明顯的戳穿紙老虎；人家雖有機械化部隊，而

我們有的是血和肉，決不畏懼；一向抬頭的「唯武器論」者和「恐日症」患者早已消聲匿跡了。

中國在今日，不但不再「順天」，而且更要相反的「逆天」。天災外禍，說是「天」在促中國滅亡吧，而中國的人民却定要「逆天」而行的把中國從天災外禍中救濟出來；人家到處在說中國的壞話，而中國人民却偏要「背人」把中國造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中國在今日，只有向「逆天背人」的道路邁進，決沒有對「順天應人」這條死路反顧的餘地。

要是眞眞有「天命」的話，則「逆天」者決不是主張抵抗侵略的中國，而是不顧人道正義的侵略者；「逆天者亡」，却正是一句借花獻佛的箴言。

六月廿二日。

洪水

這一次黃河的泛濫，據觀察說將釀成中國幾百年來所未有的大患，於是侵略者的御用口舌，

又有一篇好文章可做，除了惡刻地宣傳「華方自行破壞河堤」之外，還時常指出中國天災人禍的交迫，勸中國人民快快「應天順命」，以免「逆天者亡」。

戰線既在後撤，黃河又復氾濫，中國似乎眞的是處在天災人禍的交逼中，要是粗粗的一想，或許便會心灰意冷，以爲中國就此沒有前途了。

但倘使略懂一點西洋的歷史，看到十八九世紀的荷蘭所以能倖存獨立，拿破崙時代俄羅斯所以能免被征服，則今日中國的洪水，不但對中國絲毫無損，而且反足以增加許多抗戰的力量。我們所採取的「焦土政策」，最主要的倒並不是要燒焦了足以資敵的物力，而是要燒焦了苟安的順民心理。俄羅斯赤地千里的「焦土政策」，雖然使不可一世的拿破崙狼狽不堪，但究還及不來荷蘭的海水利害。「火」還有焚燒不盡的地方，而「水」却浩蕩千里，無所不至，直叫侵略者望洋興嘆。他們愈是現代化的機械武器，愈是被水征服的好對手，幾百輛坦克車，多少座重砲，眼睜睜看牠們陷入深深的泥淖中去，一些沒有施展的辦法。

洪水只是令侵略者傷心，却並不會令中國有害。因爲牠除了替中國築了一道比「坦能堡」更堅固的防線外，還替中國灌漑了枯瘠的土地，衝壞了破敗的廬舍，更毀滅了多少顆苟安的順民的

心，使他們都成爲「哀民」。而由這些「哀民」組織起來的「哀兵」，正是在鬥爭上所向無前的戰士。

在將來，新型的建築會代替衝壞的破敗廬舍，枯瘠的土地會因此而成爲沃肥的良田，毀滅了的守舊宗法社會將由嶄新的組織代起；「先破壞而後建設」，我們應該向洪水致感謝的頌詞。尼羅河一年一度的泛濫，啓發了古埃及的文明，幾百年所未有黃河的泛濫，將更新了大中華民族的光榮，故賽珍珠女士曰：「多謝日本！」

讓黃河的巨浪，勇猛地衝激吧！

六月廿七日。

肅清

歷史是殘酷的，時代的輪子碾過去，把一切落伍的東西碾得粉碎，絲毫沒有一些微倖存在的

餘地。即使前幾年風行一時的「寄沉痛於悠閑」那種處世的態度吧，在那時候雖因時局的沉悶和政治的關閉而尚可博得一般人的原諒；但一到了抗戰的號角吹起，舉國一致明朗的態度和政治的開放，已使採那種處世態度的隱士們一致奮起，沒有一些迷戀舊骸骨的可能。這之中，尤其是文化界中的工作者，實例俱在，用不着引證。

那樣的好現象居然是很普泛風行的，隱士們跑到戰場去，留在「象牙之塔」中的，只是一襲輕飄飄的「荷衣」而已。

中國抗戰已屆一周，當志士們更堅固了他們的信念，一切壁壘更示顯着整齊的時候。相反的便有一些靈魂軟弱的人們，經過了南風一吹，鑽進了「荷衣」，飄飄然品品「紅茶」，吟吟舊詩，鑑賞書畫，講究古董起來了。

在這個時代，在這種場合，看到那種幽靈的白晝現形，實是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的。他們即使看不到戰士們在沙場喋血的忠勇情況，但四周志士們奮身殲奸壯烈的事蹟是很可以耳聞而目覩的；倘使不是故意來施放那種痲痺人心的毒菌，則那些人心地的糊塗，眞是可以的了。

就算撇開在這個時代和這個場合不談，以眞眞的藝術立場而論，南唐墨寶，北宋眞跡那些「

古畫」，也應由藝術的專書去刊登，和大衆的讀物是極不適合的，更何況所賫以號召的，仍屬是於誨淫」流的藝術品。我並不是說金瓶梅和清宮百美圖那些繪圖不是藝術品，也不是說那些作品不值得翻印，而是說翻印那些藝術品，决不該幾千張一印，一角錢一本那麼賤賣。在「抗戰第一」的口號下，那些藝術品除却導淫之外，於淺識的讀者們又有甚麼價值呢？

那種導淫誨淫畫片的廉價大量印賣，倘使僅僅是爲生意眼起見，那還覺得可鄙可憐；若另有什麼麻痺讀者的作用，那就不堪問聞了。

爲整齊出版界的壁壘和堅固抗戰的信念起見，我們對於那種無聊和無恥的出版物，應該來一次肅清的運動。

七月六日。

延生超薦與獻金

同一個日子，同一張報紙，我們看到地位同一大小的「獻金」記載，所不同者，一為新聞而一為廣告而已。

抗戰時屆一周，人民所貢獻於政府以為抗戰之資源者，固已不少；但在民族存續危亡的抗戰過程中，決不是輸捐一下子便可了事的，為人民的必須繼續不斷的輸捐，然後政府才能有繼續不斷的抵抗。所謂「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這是全國通力合作下的唯一好辦法。因之，政府定七月七日至十三日為「民衆獻金週」；在最後犧牲週年祭的日子，使民衆用汗血換得的金錢獻給政府用以紀念過去和未來的浴血抗戰的戰士，其意義之深長和抗戰的需要，實是每一個國民所應該踴躍從事的。

獻金的第一天我們看到武漢的名宦富商一獻鉅萬的好現象；而尤值得重視者，乃是一位賣蠶豆童子的奉獻一個銅元。這一個銅元的意義，是奠定抗戰中國民經濟的礎石，只要中華民國的人民，誰都能像這位童子說「孩子祇能獻一個銅幣呵」，則一天之中四萬五千萬的銅幣不難立就。抗戰過程中的經濟，決無什麼可憂慮了。

意義這樣偉大的獻金運動，凡為中國人，都應該踴躍從事和宣傳的。

然而就在那種獻金運動新聞的記載之下，我們又發現了另一種可以說是「獻金」的勸募廣告，那是海上幾位著名的居士們發起的，說要重興一個什麽寺。但他們很明白「當此大難未已，公私之物力告絀，救死不遑，善信之施捨何易」？然而他們也很明白「童子聚沙，居然成塔，談笑見戲，皆有勝因，處患難憂惱之世，正植福發心之時，合遠近檀那護法之力，成一道場，計亦不難」，於是決定「啓建水陸法會延生超薦」，登巨幅廣告而捐款了。

當此兵戈亂離時節，人之已死亡和將死亡是很多和容易碰到的，因之居士們借這機會勸大家「植福發心」，爲死者「超薦」、爲自己「延生」，實是措辭很得宜，和容易打動人心的宣傳辦法；可是「水陸法會」之是否能有「超薦」和「延生」的法力呢，則除愚夫愚婦之外，在聰敏人心里，都會是一個「？」號。

要是眞的有靈魂的話，則死者在天之靈，能不看到子孫爲人奴隸而痛心，是謂「超薦」；未死者能免去侵略者的姦掠屠戮，是謂「延生」。同是「超薦」和「延生」，同是「獻金」，有人心的人們，究竟把你手中的金錢，向那一方奉獻呢？

七月十三日。

所謂「大衆作家」

據東京電訊：「畫家於戰場振攪彩管，詩家又向戰場搜悱詩囊而爲國家努力之秋，此次總動員蒐集大衆作家，以筆桿協力國策之大日本文學研究會際會之誕生……際此長期戰爭下，積極努力精進强有力作品，同時由大衆作家中，派送往前線之從軍記者………」

當事變一週年之後的今日，日本的所謂「大衆作家」們再來這麼一套鳴鞭喝道的把戲，雖略嫌太遲，但已足夠給觀衆喝彩叫好了。

所謂「大衆作家」，如佐佐木邦，森下雨村，野村愛正，土師清二，甲賀三郎之流，雖於我們異國人士感覺很生疏，但號稱「大衆作家」，想來對於日本國內的大衆總是有親切的認識的，在事變方起，連尚未嘗到戰爭痛苦的「大衆」也在高呼「膺懲支那」的時候，那些「大衆作家」的跳踉，倒也只是令人嗤鼻而已。所可奇者是他們揭發宣告，蠢起組織的時候，却在於日本大衆

們深深地嘗了戰爭痛苦的一年之後，這樣的胡作胡爲，掛羊頭賣狗肉的手段，實在也並不比林房雄之類高明；何況他們的「事業則以陸海軍爲始，暨官廳方面，銃後體，時常聚首懇談」，而第一次的會合，正是與「海軍當局」懇談呢！

搖尾軍部，出賣大衆，所謂「大衆作家」的假面具，在這里都已被揭破無遺了。「筆桿協力國策」，即是柳宗元之所謂「思報國恩，獨惟文章」，文章固然可以報國，有時用得不巧，却反有害於國家，徒然搖着筆桿吶喊，把無辜的大衆送入慘酷的屠場中去，使國家日趨於崩潰之途，恐怕非報國之道吧！

但日本的作家羣中，除掉佐佐木邦之類掛羊頭賣狗肉的「大衆作家」外，我們也可以找到眞眞的「大衆作家」，那便是眞眞能爲大衆的疾苦而吶喊的，但可惜已被刑事起訴的如勝水先生，現在或許已陷入於非人的生活了吧！

故鹿地亘先生曰：「日本的文化在牢獄裏」，眞眞的「大衆作家」也在牢獄裏，剩下的只是一些狐鼠的跳踉而已！

嗚呼，日本的文化！

七月十五日。

「業績」與「孽績」

對於天空的征服，是廿世紀人類史上偉大的業績。飛行事業的發達，把地球的距離愈縮愈短，而人與人間的距離也愈見消滅，一切文化物品的交換，靠着飛行機而更形密切，人類共同幸福的增進，較前一世紀的人們，是不可以道里計的。

在一這門的事業中，我們有過許多遭受現代人類及後世崇拜的征空英雄——一九二七年飛越大西洋的林白上校，一九三二年環球飛行的獨眼飛行家僕斯特，和這幾天轟動全球的美飛行家許士，以三天又十九小時十七分的時間，正在人類征空上寫上光輝的一頁。爲增進人類的幸福而進行這種偉大的工作，眞是值得現代人類及後世欽仰崇拜的。

然而，在舉世狂烈的慶祝人類征空偉大的業績時，同時却也决忘不了那也是人類的「孽績」。阿比西尼亞的屠殺，西班牙的空襲，以及廣州的大轟炸，很明顯的指示出用飛行機來屠殺人類的

功用；而那種功用，則決不是飛行機的發明者和林白僕斯特這些人物所能預想得到的。

英雄們想把人類送往幸福之門去，而小醜們却把人類像螞蟻似的屠戮着；同是用着一架飛行機，其目的和效用的距離是相差得多麼遙遠。

一方面是神聖的工作，一方面却是這麼卑劣與無恥。

因此許士的成功，更値得全世界的人類慶祝與讚美。他在受紐約八百萬市民熱烈歡迎時候所發表的談話說：「如世界各處航空家皆了解彼等不僅爲棋盤中之兵卒，則深信所有殺害人民事，卽可終止矣」云，這是對作爲侵略陣線里的飛行士們下一個痛切的勸告，究竟一個負有歷史使命的人，是應該用其所學得的技術來破壞歷史呢？還是用來建設一期光明燦爛的歷史？這是作爲侵略陣線里的飛行士們一個値得思索的問題。

而偉大業績的先驅者林白僕斯特許士們正是他們絕好的榜樣。

七月廿日。

文明的面目

據說，一個國家的文明與落後，是可以用他們殺人的手段來說明的；那手段，當然是規定在各國刑法裏面的了。這樣說來，世界最文明的國家，當要推斯堪的那維亞的國家，最大的罪名是不至於死罪的。次之，當然列入英美等大國，雖不免於死刑的規定，但却很慎重將事，不惜一審再審以處置一個生命。美國法院要用去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霍浦曼——綁林白兒子的匪徒，送上電椅去；而霍浦曼的同黨們却在芝加哥市上用手提機關槍輕輕一掃，就結果了不少的生命。

這是在證明，美國是文明的，而霍浦曼及其黨徒們却不很文明；而霍浦曼及其黨徒們正是人類所不齒的匪徒，並不是什麼皇室所豢養的軍隊。

在亞細亞洲，幾世紀以前，人家看來是很不文明的，尤其是中國，有了張獻忠李闖幾番大屠殺，更有了凌遲和斬首，這都是彰彰在人家耳目的。然而現在亞洲居然也文明起來了，這我們不得不

歸功於日本明治以來維新的先賢們，中國的現代化，至少一半是間接淵源於日本。到今日，日本國內的警察和兵士都不帶槍械，這樣重視人命的精神，不得不叫人家欽佩。

然而也不能不叫人担心。眞眞的文明，是需要歷史做根據的，一個偏狹猥瑣專事掠刦的民族，僅僅靠幾十年的培養，强制的套上一副文明的面具，是决不能維持久遠的，勢必有暴露兇獰眞相的一天。在國內拘束慣的，一到外國，就無法無天，無所不爲了。一年來的戰爭，就很證實了這一點。

戰事的遲滯，經濟的崩潰，那些均不是一個作爲侵略國家最難堪的事實，因爲那些問題都是有辦法可以補救的。而文明面具的戳破，國民道德的墮落，先民野性的復活，確是使一個在世界已經奠定文明基礎的民族萬刦不復的恨事；從人類的立場看來，也確是人類的汚點。而這些恨事汚點，也决不是打了幾百次大勝仗所能挽救於萬一的。

要是百十年後有人寫一部東亞人類進化史的話，則這個時代，該是羅馬史上尼羅帝以后的歷史了。

七月廿九日。

紙上談醫

上古的時候，人類一切受着神權的統治，不獨是政治操於巫師之手，連醫師一職，也由他兼掌，這是巫醫不分的時代。一到了君權取神權而代之，巫師的地位降落到極低，被讀書的士子列入「三教九流」，在社會上便沒有巫師兼醫師的地位了。

但一做了人類，病總是要生的，而巫醫又這樣爲社會所不齒，於是便有了「儒醫」的出現，以士子而兼做醫生，那地位便顯見隆重了；而「儒醫」們的作爲確也很是自重，一些不肯自貶身價，這才把醫術從「三教九流」中救濟出來，如清代的傅青主徐靈胎，以文學負醫術盛名，而又孤芳自賞，在學術上立場看來，實不能不深致欽佩的。

這不獨是中國的醫家爲然，即在西洋，也是經過同樣演變程序的。

溯自歐風東漸以來，醫術界也經過同樣的革命，用西洋科學的方法，來代替中國古舊的醫

術，這當然是稍有頭腦的中國人一致要求的改變，半世紀來西洋醫學的介紹，在中國總算已種了很堅實的根苗。這之間，當然有過許多開闢荊棘道路的先驅者，和許多濟人壽世的守成者，他們大都有一個信念，凡爲一個醫師，都是獻身於社會，爲人類謀福利，决不是爲個人利益打算的，這是以醫師爲職業的和普通貿利的商人不同之點。

從低卑的巫醫而成爲今日崇高的醫師之途，便靠着這一條信念的維繫，在今日西方社會的醫師，皆能守此不渝，而政府予若輩以監督，也足使卑汚之徒不敢自縱，如西洋醫師之不許刊登自我宣傳廣告，便是一個好例。

然而橘逾淮而爲枳，新的醫術，雖經幾個披荊斬棘的先驅者紹介到中國，而卑汚之徒，却定要把幾百年來堅苦奮鬥得來崇高的地位又拉入深深的泥淖中去，他們雖一樣學得了什麽博士碩士的銜頭，却並沒有學到人家的醫德，於是這幾年來的上海灘上，那些敗類，胡天胡帝的刊登廣告，甚至於自掏腰包，編輯醫藥副刊，欺騙讀衆，以至互相攻訐，面紅耳赤，醜態百出。舉幾個顯例，遠則如張某屠某之互登巨幅廣告揭發，近則如文匯報「新醫常識」之「竊稿舉發」，這正是他們自己揭破而具顯呈世人面前的舉動，倘使略有頭腦的讀者，已很可以看清那些欺世盜名者

的眞面目了。

從巫醫到醫師之途，是一條艱難的路程，然而却很容易給那些敗類所摧毁了，這該是每一個醫術界志士所痛心疾首的；世若眞有熱心醫學的志士，請問應該給那些欺世盜名的敗類怎樣一個制裁呢？

八月廿二日。

藝術的摧殘

西方的彫刻圖畫藝術，爲什麼一定要用赤裸的人體來表顯呢？這問題雖有多方面的答案，但人體所表顯的是眞實的美，而裹了衣飾人體的美便不眞實了，那一點是許多論者一致同意的；因之不畫人體則已，畫則非藉赤裸來表顯不可。

有些心理分析家也曾把那種原因看作人類性慾的出發點，但這種理論。也只好目爲原始的出

發點，後來的藝術家大都是已牢守這裸體的傳統觀念了。

西方的傳統藝術觀念，要紹介到東方來，當然是格格不相入的。東方的民族雖然開化較先，但保守性却比較更强，先民犧牲中的一種「禁制」Taboo，遺傳得很悠遠，因之人體的赤裸便很久成爲東方人「禁制」之一，除了圖畫的春宮和彫刻的春像，東方的藝術家大都用山水畫浮世繪和衣冠人物的塑像來表顯，從來不曾及到人體的赤裸。

首先接受西方藝術思潮的，當然要推日本，在當時接受漢唐文化思想的社會中，居然有這樣勇氣來殺出一條血路，這種披荆斬棘的工作，和他們明治「維新」的政治一樣，不得不致深深的欽佩。

同樣在中國，雖然接受的工作較日本爲遲，但總算也在山水畫中開出一條新的活路，今日我們在公共場合懸一幅赤裸的藝術作品，已不復是咄咄怪事，總算也很可以說有成績的了。

這之間，在艱難的路程中，有許多反動勢力的壓迫是一定的，在日本我不大清楚；但在中國，不獨有過不少遺老道小的疾首痛心的反對，也有許多藉着武力，做過摧殘藝術的烈蹟，孫傳芳張宗昌之流的反動便是一例。但日子一久，反動的勢力究竟走進崩潰的末路，而新興藝術在中

國却站住脚步了。人類究竟是朝光明一方走的。

在日本的過去，雖不大明白，但在中國，却是很清楚的是過去的事了，不獨是孫傳芳張宗昌已躋進墳墓，連韓復榘陳濟棠之流也化爲塵烟；然而正在這個時候，却給我們看到日本藝術摧殘者的抬頭了：

路透社東京十九日電：此間某咖啡店所陳設之裸體希臘女神石像，因警察干涉，謂其過於赤裸，現已由店主「覆以衣飾」，聞「文部」大臣荒木「大將」之意，以爲一切裸體圖畫，應加禁止，卽石像彫刻，亦不得「過于赤裸」云。

這樣的消息，且暫時撇開仇恨不談，以人類文明的立場，眞不能不爲「友邦」人士憤恨；在今日，雖有許多表顯現實的藝術應加以提倡，不應對那些純藝術的作品有所眷戀，更不應爲那些「大師」之流張目，但一看到也足以代表人類文明的藝術被武夫軍閥橫加摧殘的事實，恐怕沒有一個有心之士，會不憤怒痛恨吧！

一個國家里的少數人要推翻先哲維新的功績，覆滅自己的國家，不獨在軍事政治經濟要使牠們崩潰，連文化也忍不住要踏牠一脚的。

而掌理「文部」的，正是「大將」，整個國家民族將因之摧殘了，更何況藝術？「軍閥是文化永久的大敵」，夫復何言，嗚呼！

八月廿三日。

馬路雜感

潘樹藩先生編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史，洋洋六百餘頁，也堪稱得巨著了。自民元的「臨時約法」以至於「訓政時期約法」和吳經熊先生們起草的「憲法草案」，這二十餘年中，規定人民權利義務的法律眞是不少，看來看去，中外一例，人民的身體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搜索，總算得有保障了。

但同在中華民國的領土上，也向有例外，那便是「洋場」。「洋場」自有「洋場」的法律的，不過這法律却不是非「洋場」居民所能容易通曉。「馬路如虎口」，叫走路者當心，那是爲政者

貼了鉅幅廣告十分苦心來勸告市民的，而走路者也確是十分當心，防備「市虎」，防備宵小，確是走路者分內的事情；但此外還要時時刻刻防備受搜索，那却是令生長在鄉間的人不懂了。

幾位武士，中西俱全，把住路口，倘使人要通過，就得兩手舉起，任他們搜索一下，然後兩下可以不發一言，平安通過。倘然手足生硬不很「識相」；那就不獨多人家麻煩，而且立刻會受同行第三者輕視，或許會從他嘴裏吐出輕鄙的詞句：「屈死！連『抄靶子』也不曉得。」而他自已便立刻很純熟的受「抄」了。

「抄靶子」便是「洋場」上的法律。但那「名詞」總還是被「抄」者自己題的，正和夜行被刼者一樣：「我昨夜被剝去了猪玀」，接着便是一笑。

通曉「洋場」上法律的「英雄」也眞很不少，二三十年前的一部描寫上海社會小說九尾龜裏便早已有了這些「英雄」的典型，那小說中的「英雄」章秋谷看見流氓在路上「拆梢」的時候，就大喝一聲：「你不懂得馬路的章程嗎？」於是流氓們抱頭鼠竄而去；而章「氏」也畢竟成了讀着心目上的「英雄」，因爲他深通「馬路章程」之類「洋場」法律的緣故。

「英雄」仍然在滋長着，但在手足生硬的人們，總情願還是以「屈死」自居吧！

八月廿三日。

丑角的悲哀

卻利·卓別麟的影片，在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是不准上映的。爲什麼呢？就因爲德國的丑角太多之故。而丑角碰到丑角，同行是不免嫉妒的。更何況德國境內連唱一支諷刺跳蚤的歌也要犯禁，這也因爲德國的跳蚤太多之故。卻利呢，這偉大成功的丑角，雖被人家戴上一頂「紅帽子」而遭禁，但實際上卻還是因在「元首」「上將」之流的輝煌制服上剽一條尾巴或捉出一隻跳蚤所致；然而這一禁卻更顯出卻利的偉大來了。

論到丑角，上焉者是幽默而且諷刺的，下焉者卻是油滑和胡鬧了，然而他的任務則一，便是使觀衆看了或聽了發笑；至於他所用的手段，倒可以不論，指摘花花公子而發生笑料固然不妨，卽使揑住自己白粉塗滿的鼻子而使觀衆哄堂，也無損其爲丑角的任務。這之後，才可以客觀地分

別丑角們的成就，於是在影片上便有了入木三分的却利，也有了一味胡吵的勞萊和哈台。

但決也忘不了提起羅克。

正如文載道先生所指，羅克在萬能市長一片中對於中國的侮辱是落了空的，而實際上不獨無損於被侮辱者的光榮，反而很刻薄的顯呈出自己國家里的浮滑少年和城狐社鼠的醜態，以及政治的黑暗，無疑地對於中國的「諷刺」是十足失敗的了。

但那還不是羅克本身的失敗，而最大的悲哀呢，却刻劃在戲院中每一個觀衆「失望」的臉上，因爲他的演技並不會使觀衆發笑。不能使人發笑，便是丑角最大的悲哀，這證明羅克久已陷身於沒落的深潭了。

捉住個羅克來談談，問題太小了。把銀幕踢開，政治舞台上邊也不免有丑角的，而且確實也有些演技的養修。嘴里嚷着要「開發」或「解放」，總算馬上就「開發」了阿比西尼亞，「解放」了奧地利，足令觀衆拍手叫好，滿意而返。不過他們的任務却不是使人發笑，而是要能「勝利」，雖然他們的作風也是不免於胡鬧的，但畢竟也藉此而保住了馬脚。

等是丑角，低能的要算是羅克之流了，銀幕後自然也有他的影子，嘴里嘩啦嘩啦喊得一天世

界，四小時打上海，「七天打南京」，「三個月征服全中國」，而最大的悲哀呢，却刻劃在國內每一個民衆「失望」的臉上。十幾架戰鬥機，是不敢招架人家半隻軍用機的，只敢在身無寸鐵的民用機上顯威風，這正是羅克之流的胡鬧，不但不會給人發笑，幾乎沒有不給人家嗤之以鼻的。於是也否定了「勝利」。

羅克是沒落了，因為他失去了使人發笑的最低任務；而不能得到「勝利」的丑角呢，畢竟也要從「大將」「陸相」金碧輝煌的制服中，銳化出跳蚤的真面目來的。不能博得哄笑和不能取得勝利，這正是丑角們最大的悲哀，而且是無可救藥的，趨向於沒落和崩潰之路去。

八月廿九日。

侮辱與麻醉

前幾年，有一個叫做艾迪博士的，到中國各處來演講，吸引了許多聽衆，曾經很轟動一時。

但後來西洋鏡拆穿了，艾迪博士不過是一個傳教師，而且毫沒有什麼才學地位，於是偃旗息鼓，就沒有下文了。

艾博士所擅長的是「拍馬術」，他的演辭里把中國推崇得比天國還高，據說聽過他演講的淺識之士，無不心花怒放，坐在台下直有些飄飄然；於是艾博士成功了，不但在售書方面撈到大量版稅，連中國的行政長官也當他上賓看待，落得個名利雙收。

和艾博士相反的，有他的同鄉羅克，這位丑角好像眼中並沒有中國，然而却愛和中國開玩笑，從不怕死到萬能市長一般勁兒攝製辱華影片；而戲院的老闆也許已把十年前一筆歸債忘却，趁混水撈魚的機會，居然皇皇刊登廣告在銀幕上公映於被侮辱的觀衆之前了。

要歸納起來，艾博士和羅克實在是一類的人物，他們目的相同，只是手段各異；比較起來，那位丑角實在遠不及傳教師之聰敏，一個各地受到歡迎，一個則到處被提出抗議，但錢包則確是都滿滿的了。

然而做一個知己知彼的中國人，雖對於這兩者之間也要分個短長的，侮辱雖然可惡，却正是激起懦弱者憤起的一帖好藥，今日中國眞正的統一，誰也不能不感謝給我們最大侮辱的侵略者的

賜予；而麻醉則確是一劑安眠藥，令人在不知不覺中昏迷地死去，在稍爲明白事理的人，對這兩者一定是有分彼此的。

不怕死的侮辱，十年後還深深留在每個人的心中，而中國電影在這十年艱苦奮鬥的歷程，確是以那一件事件作爲出發點的；但艾迪博士，有誰記起三四年前那陣掌聲是白拍的呢？這就深深種下迷醉的毒苗。

然而那些是外國人所幹的事。

在中國人，作爲文化前驅的中國電影界，更於全國艱苦抗戰的今日，也竟然趁着混水撈魚的機會，把「地獄」題諸戲院銀幕，將「飛劍」穿過觀衆腦海，使淺薄的觀衆，陶醉於迷信、果報、武俠、恐怖之中，消磨了壯志，淹沒了意識，然後在侵略者的鐵蹄下，做安分的順民。請問：這負的是什麽使命呢？

倘使中國人不自己停止麻醉中國人工作的話，則情願給羅克之流來縱橫天下吧！讓大家「對麻醉」提出一個比「侮辱」更嚴重的抗議。

八月廿九日。

袖狗的跳踉

李祖廣先生接連發表了兩篇論濃毛狗文學與袖狗文學，給侵略者在中國作爲文化侵略先鋒的狗類下了一枝投槍。而且這槍也鋒利得很，一擲就投中了狗類的心窩。

「濃毛狗」與「袖狗」之間，等是狗類，在狗態上却還算「濃毛狗」來得直率，牠早已以狗類自居，自認爲人類的大敵，卽使受了創傷呢，那也是早就料到，絲毫不在其意的；而且也决不夾了尾巴從此消聲匿跡，牠還得忠實地執行喂養牠的主子所分咐的職務。於是「元宵」可以「興國」，「秋雨」而且「病感」，「濃毛狗」的毛雖然濃得很像個樣子，但給人捏了一把，仍然是瘦削得「無物」。夜間在四郊汪汪，吠得躱躱閃閃的，令戰士有入「無物之陣」的悲哀。

然而善於忸怩作態却是「袖狗」了，牠的功用，便是攢在人的袖子裏鬼混，這和「濃毛狗」之可以在四郊汪汪不同的。倘使有人看破了牠的詭計，要逐之於袖管之外，那無異於否定了牠的

生命，於是牠便非忸怩作態的跳跟一下不可。但可憐的是，「袖狗」畢竟是小型的，吠聲也不能像「濃毛狗」那麼宏大，只得自怨自艾的輕輕在袖筒裏泣訴而已。

但可惡的，牠的態度仍舊卑劣得很。自己是承認爲狗的了，却最好要把人家也拉爲同類，於是很慷慨的替「被駡爲『第三種狗』」的陳獨秀先生，抱不平之鳴」起來了，引一個陳獨秀爲同類以自重，手段是很巧妙的，但可惜所拉的也是一個不能代爲遮醜的脚色，事跡照彰，證據俱在，連「發表香豔遊戲文字」自居的「小型報紙」，也要替他辯護起來，這也不能不驚奇侵略者與漢奸相結納勢力的雄厚了。

借人以自重，那種辦法是失敗的了，但狡兎有三窟，「袖狗」當然也有更惡劣的手法，便是來反噬一下，把清清白白的人，也一淘拉到混水里去，而自己也許暫時蹲在岸上。人家以沉靜來表示哀痛，也算是盡了最低誌痛的職務了，但牠却又不滿，「此功狗之天職也」，一下子便把人塞了一口淤泥。

但究竟誰是「功狗」呢？這一下反噬不獨落了空，而且恰落在自己的同類「濃毛狗」的身上，更不幸的是連自己身上也落下一點點。八·一三那一天，固然有許多報紙迫於環境而以沉靜

代替哀痛，但變本加厲的用紅字來表示慶祝「中國更生紀念」者，却大有報在。而且「八·一三與三·一八」，「段祺瑞與八·一三」那些文字，巧妙地避開血腥腥的現實，却在數字上和死人身上胡扯一通，那也原是「袖狗」的技倆，而以「發表香艷游戲文字」的道地作風自居，但替侵略者掩飾的職務是忠實地執行了的。自己吐出的唾沫，却仍舊落在自己身上。

世上有着醜惡勢力存在一日，「袖狗」仍然是不免其跳踉的；但可憐的是它跳踉的範圍，總跳不出袖管，而人們倘然看穿了它的原形，只要輕輕的拂一拂袖管，便成了「袖狗」莫大的悲哀了。

九月一日。

民意

古時候，是只有「天意」，沒有「民意」的。孟子雖然在「民」字下加一個「貴」字，但聖人之徒，却並不爲然，因爲那是只「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於是也塗沒了「民意」。

「睿忠親王」多爾袞率領「義兵」殺到北京，一箭便正貫後來稱爲「順治門」的堞樓上，乃大喜曰：此「天意」也，就一屁股坐住朱牧兒的龍椅抱着姪子稱帝了；他簡直只有虛無縹渺的天，而不會看到地下有許許多多的實物。不獨此也，連太平天國那樣具有民族意味的起義，還是鑽在「天父」「天兄」牛角尖里，令一般道學先生如曾胡之流大搖其頭。現在想來，那些人實在也愚笨得很。

但人類究竟是進步的，漸漸覺得「天」之爲物，只好騙騙自己，要大家相信，是很難的了；這才看中了地下那些實物。太平天國之後不到幾十年，連「天子」也要下詔「博採民意」了；再過幾年，袁世凱對「民意」更是需要，不獨男性的「民意」，連女性的「民意」也「博採」了去。

「民意」是可以「博採」的，這固然令袁世凱之流看了覺得舒服，但可惜不免於虛僞；而眞眞的「民意」，也許並不被「博採」到，它是深深藏在每一個人靈魂深處的，而且必要時也會顯露出來。一經顯露，大清宮內的「孤兒寡婦」固然非揮淚草遜位詔不可，而新華宮里的春夢，也做到「龍馭上賓」的一幕了。

「民意」眞也殘酷得很。

但像些樣子的倒底還算是袁世凱，京城里住滿了各省各市的「通人達士」，而且還有自稱「奇女子」的女代表，角色是很齊全的了。而後人呢，法子是抄着他老文章的，但脚色却調了一班人，怎麼的樣子呢：一條吸昏迷了的老槍，手執白旗，身坐卡車，搖搖擺擺過全市而喊曰：這是「民意」！這樣的景象收入鏡頭，第二天一刊在「獨佔遍銷」的報紙上，自己人看看，儼然也很像做了入主中原的主人翁了，那實在此「睿忠親王」要一箭射中城堞更容易，更不費氣力得多。

這麼一來，上海的全市包括浦東在內便有了千千萬萬民衆參加的人山人海的轟轟烈烈的「反蔣遊行大會」了。那樣以事實寫成的文章，實在比專事「發表香艷游戲文字」的「小型報紙」更好看十倍。

「民意」在中國是很轟轟烈烈的了，在外國却比較冷靜，帝俄時代沙皇的克林姆宮外，據說是有一隻專門接收「民意」的籃子的，希望從籃子中吊上些好消息來；但人民吊給他的，却是一個空前的大革命，而沙皇也走入黑暗的墳墓了。可見在沒落的過程中連滿清和袁世凱在內，都要經過一番「民意」掙扎的。這個泡漚一消滅，擺在眼前便是潰滅的場面；而眞眞的「民意」，也

出來支持潰滅的實現了。

九月五日。

沒落的癲狂

一個徵兵制國家的軍隊，大都是很有知識的人充當的，當然，是很「文明」的了。「文明」是對抗「野蠻」而言，因之在出發時懷着一些「千人針」和佛像之類的迷信事物還並不損害；而且，出發使命是負有「開發文明」和「宣揚王道」使命的，於是在親友餞席上更飄飄然自以爲是個「仁義之師」，這情況確實也悲壯和偉大得很。

「廿四小時打上海」，「一星期下南京」，而全中國，則據說只須「三個月」而已，於是這「仁義之師」更值得一做，否則，便不能顯出文明人士的慷慨。於是渡過了東海，踏上了中國國土，滿懷子是「膺懲」，也滿懷子是「王道」。

但是，眼巴巴已過了一年，不到一千方公里的上海便化上預算中「打全中國」的時間。而且同伴呢，倒有一大半是「馬革裹屍」的榮歸了，於是感到了沒落的悲哀，由悲哀而發生瘋狂症，而開始殺人了。

沒落的瘋狂患者，是可憐的，他已經意識到存在的不久，否定了自己的生命，在他的心目中，不獨本身的妻子產業非復自己所有，連人家所有的東西也覺得不願人家佔有。而充分表示這種瘋狂性的，便是殺人，因爲他已意識到自己不久也要遭人所殺的，則不如在未被殺之前，先殺人家。於是由滿懷子的「王道」，走上「屠手」之路。

從「王道」到「屠手」之路，並不是一條新路，而是已經有許多歷史上足跡的。黃巢，李自成，張獻忠之流便是從這條路走進了墓門。

明末的兩位魔王——李自成和張獻忠，總算是屠戮人命的聖手吧，不但當時身受目擊者感到傷心慘目，連幾百年後的人讀了那些記載當時事實的書如蜀碧蜀記，也感嘆是人類莫大的浩劫。但書是要看得清楚的，李自成之流在米脂起事的時候，也是以「王道」爲號召，他那時不但不嗜殺人，而且還十分愛護平民，但一到了北京，清兵入關，吳三桂反攻，泥脚越陷越深。於是漸感

到沒落的哀悲，知道中國決不是他所能染指的了，這才開始屠殺起來，故李自成屠殺最慘的地方在陝西，張獻忠在四川；而陝西四川兩地，也正是兩位魔王的絕路。

時代雖是過了幾百年，但歷史總不免要重演一番的，在南京已有了兩位兵士用大刀各殺一百五十人的豪舉，而香港於漢口之間呢，也有了血灑天空的盛事；軍士，憲兵，飛行員，一舉踏上了瘋狂之路。

然則，今人的結果怎樣呢？歷史上的沒落者已給我們解答這個問題了。

九月八日。

從更姓易名說起

許久年前看過一張影片，是專門描寫「五十年後新世界」情形的，到那時人都沒有姓名，只由政府給他一個註册號碼，以資識別。這辦法眞是挺科學的，然而也是頂理想，所以五十年後的

事到今日雖變成四十年後，而那辦法還不會實現五分之一，看來實在很少有成功希望的。

姓名是最累贅的事，中國民族却又最不嫌累贅，而中國文人却更不嫌累贅，於是現代文人筆名和化名之多，又超前代別號室名而上之。魯迅先生一死，便有人巴巴將他的筆名開一張清單，說有四五十個之多，而有許多還不在其內云，眞令人驚奇，覺得魯迅先生好像專門在他名字上弄花巧似的。

但仔細考察一下，便知道喜歡化名是別有苦衷的，一個戰士雖然應該甲冑顯明登場，但有時也不妨用銅盔遮住自己的面目，羅馬的騎士和宋代的狄青都慣用那種戰法的，均不失其爲好漢；要之，看其動機的光明與否而定。魯迅先生在那種戰法下畢竟也不失爲一位光明的戰士。

然而，這却並不是一個好例，風氣一開，天下便多事了。起先還只應用在那些「嘁嘁喳喳」的報紙上，攻訐陰私，捧駡戲子；但抗戰一開始，新中報之類一產生，副刊上馬上多了一批「避羅甫主」等一流人物，談談風月，寫寫淫艷，居然也成了一個文壇。但文章畢竟是要人動筆的，實際上自然也有幾個人，而且也都有眞名實姓，要是「坐不更姓，行不改名」，那是決沒有這種好漢肝胆的，自然要蒙了面具，才敢放肆起來；連從前寫過的書籍，要被莘莘學子去師法的那回

事也忘了。

自然，那面具是禁不起人家一揭的，揭破了就不免露出眞面目。於是出現了最新的花樣，便是讓那個筆名滾蛋，而且並不是悄然，却是像煞有介事的「攜眷南行」，然而却又不是眞的「南行」，他一面下台，一面馬上出台。這回面目是改過的了，本來是二丑的臉譜吧，這回是小丑的了，一出場立刻就向觀衆解說，說是二丑失陪了，而他自己正是來代替這角色的。這對於糊塗的觀衆原是無所謂的，但主要的目的却在於矇蔽旁觀者的冷眼，以爲是眞的換了一個角色。不過藝術還是這般老套兒，總是鳴鞭喝道，用痲痺的手法，替主子做清道的工作。

綠林的好漢，也有一朝悔悟洗手不幹的，便更姓易名做一個良民，這辦法是妥當的；但倘使犯下血案，要更姓易名再幹一下，用這辦法雖然也很聰敏，却終難逃邏者的耳目，關於這類的故事很多，小說上叫做「天網恢恢」的，這便是證明姓名的無用，因爲要緊的到底還是手段；並不是換了個姓名，唱個雙簧，便可洗淸血手了的。

然而，好吧，即使唱個雙簧，想掩人耳目，比較起來，究竟還算懂得些廉恥。何況，文壇上正有着「坐不更姓，行不改名」的「好漢」，自命高明的人，却在最「低暗」的地方，拖着高明

的尾巴呢！

嗚呼！「樹降旛於文壇，揮屠刀於士林，」明目張胆，隱姓匿名，跡雖略有異同，事實出於一轍，躲閃之術雖工，但總也難免「一邱之貉」之誚吧！

九月八日。

豐收

在抗戰發動的前夜，有許多論客惴惴然指出國勢的危岌，用歷史來譬喻，說是很像明末了。這樣一經指出，便馬上被人家接口上去，於是立刻連流寇也有了，因爲萬里的長征，正是和張獻忠李自成一樣的「流」，而流寇則是明社的致命傷，這一附會就把現代中國搽上明末的醜臉了。然而却不曾想到屋明社的主要的倒並不是流寇，而是打一陣又和一陣的建州衛——滿淸，這樣的結果眞也令人難以相像得到的。

不可相像的事，在中國是叫做「天命」的，到現在更滲入了「唯武器論」的份子，於是「應天順民」的高論也出現了。他們好像非要把現代中國硬裝成明末一樣不可，因爲明末是亡國的，而中國的抗戰也決不會得到勝利；這議論就適合了主子的尊意。

說明末就是明末吧，明末之亡導源當然也因於流寇，但流寇間接的主要原因却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而流寇正起於米脂，是許多年來歉收和災荒的結果，在民不聊生之餘，再加上政治的壓迫，這才產生了的。這樣的一個「革命」團體，除了覆亡明社之外，是無所作爲的，一碰到滿州入入關，便連抵抗一陣也不敢，逃入川陝去等候死亡了。

然而被誣爲現代「流寇」的萬里長征者，則除加入共同建國的陣營外，還正在那塊土地上發揮抵抗異族的威力。以事實來一證明，就顯出誣蠛的落空；而現代中國的情形則決不來明末可比了。

不獨流寇的誣蠛落了空，連「天命」也是竟也難以預測的。在舊式耕種農業社會的中國，收成的豐歉，倒是要靠「天命」的，而「天命」所照顧中國的，却是一個空前的大豐收；可見吧兒眼中的「天命」與眞實的「天命」，實在有一個很大差別的。

記得吳稚暉先生在民國二十三年說過一句非常精闢的話，說是江蘇省的耕田要是每畝歉收一斛，便是減少二萬萬的財富；然則今日西南各省的大豐收，將給予抗戰怎樣一個不可以數字計的力量呢！辛苦中收穫的粒粒穀子，便是子彈大砲，其予侵略者的打擊，比任何友邦的援助不知要多若干倍。

無論任何一個朝代國家的覆亡，其最大間接的原因，總是由於歉收和荒災，也正是「天命論」者的所謂「天命」，但在今日無論向那一方看，誰能看得出一些些明末亡國的可怕現象呢？中國在今日，不管什麼「天命」不「天命」，要擺脫奴隸的桎梏是一定了；何況在豐收聲中，不獨塞住了悠悠者之口，而且反手給一個巴掌，給他看今日的中國是怎樣的一個面目。

九月十五日。

關于「鬼」之有無這個問題，已不是二十世紀小學生討論的資料了，一千多年前的王充之徒早已給人類否定這個東西的存在。然而正因人類的文明達到了頂點，新鮮的研究對象愈來愈多，於是前幾年有幾個沒出息的英國人，才用科學的方法，從腐棺中拖出「殭屍」，美其名曰「靈魂研究」，想確定其「新有鬼論」。依那些人的理想，是想把「鬼」轟轟烈烈的研究一番，冀引起世人好奇的念頭，既博虛名，又得實益。但可惜得很，科學家能造一隻飛的飛機，却不能指出一個可以給人參觀的「鬼」；雖然「鬼」話連篇，「鬼」計多端，終於不能引起世人的注意，結果也就無聲無色的哄然而散了。

可見無物總是無物，雖以科學家之偉大，也不能從無物中生出一個實物來的。

但在文人的筆下，「鬼」的意義，便不同於村夫俗子了。不說沙士比亞和但丁，且說中國文人中最喜聽談鬼的蘇東坡，那也原是他謫遷時一種憤激的表示，而且也只是聽聽而已，並不曾筆之於書。等而下之，要算是紀昀和袁枚了，和他們同時的蒲松齡筆下究竟還是一篇故事，而紀袁之流，却硬生生用揑造或傳聞的材料來扮演一個個「鬼」。然而也不能不原諒那時的政治環境，只要看文網最嚴密的是那一個朝代，便可知道那朝代談「鬼」的書籍曾特別多。乾隆早就對紀曉

嵐那些「文學侍從之臣」說過，只是當他們「娼優隸卒」蓄之而已，則紀昀等一枝筆，除了做做四庫提要和神道碑之外，不寫些虛無飄渺的「鬼」事，還有什麼現實的「人」事敢寫呢？

對於處在這樣環境之下寫寫鬼的文人，雖不敢加以贊同，却也不必一定加以聲討，因爲「鬼」的后面，是有許多血腥腥的事實做他們鞭策的。因之在抗戰前二年，有一家雜誌講了十萬餘字的「鬼」話，到現在還覺得可以原諒。

然而在抗戰發動之後，一切俱顯得開明的今日，有一些以光陰爲號召的報紙上，竟然以迎合讀者低級興味爲目的，又有長篇累牘的「鬼」話的出現，這話眞不知從何說起？

倘使有一個人，爲了死了心愛的女兒，就此發了瘋整天到晚扶乩念咒，甚至還要筆錄下來成爲文章，自然也有他的自由，用不到誰的干涉，何況發瘋的又是一個「遺老」，而「遺老」正是去「鬼」不遠的東西，更不必加以非難。所可駭奇的是自命獻身於國家社會的報紙，竟致於在這樣艱難的時候，以這樣寶貴的篇幅，來發刊這些「鬼」話連篇的瘋囈怪語，而把現實的醜惡，侵略者的暴行，置之於腦後，如此的痳痺與糊塗，眞令人担心呢！

科學家研究「鬼」的失敗，便是「鬼」名詞的沒落，也正是遺老和想假「鬼」來痳痺讀者之

流的沒落吧！

九月十七日。

且慢倦怠

伏在軍部胯襠下而號稱「獨佔遍銷」的吧兒報紙，每天要從卵囊的騷臭中獻呈出那兩大張奴顏婢膝的文字，眞也不容易得很。然而却也奇怪，每天總會有狼嘷犬吠的「濫製」應徵，於是從三月二十八到七七，一直災梨禍棗登着「維新政府成立紀念徵文」，從七七到今日，又是一天不斷的刊載「事變一週年紀念徵文」，更從而穿插搖擺其間者：不是「蔣政權」的「罪惡鑑」，便是國共兩黨的「禍民史」，洋洋乎成爲大觀哉！

這樣，便成了公式，也便是高明之士所稱的「八股」。

翻開一張報紙，一面是閑談風月，專說夢囈，吟詩詞以迷惘，賞名畫而懷古，硬把現實一脚

踢開，連業經「王師佔領」的西子湖，還像昇平時節那般徘徊低吟幾下。然而另一面呢，卻展開狐媚狼嗥的手法，大做其漢奸八股。這編法原也巧妙得很。

一面收麻醉之效，一面圖離間之功，眞是所謂分工合作，異途同歸的好辦法；不過可惜得很，兩版報紙，並不經分開，要是一個正在迷惘於西子景物，沉醉詩詞名畫的雅人讀者，忽然翻過來看到「蔣政權」那麼可惡，國共兩黨如此兇橫，眞要令人悵然不知所從。於此可見，雖然「分工」，究竟距離不能太遠的，既要麻醉，又要離間，兩者欲兼而得之，就很難的可不有礙尊意了。

但是自從吧兒誕生以來，一股蠻勁能照此幹下去，漢奸的「毅力」是可以欽佩的。雖說失了那種「毅力」便會失去了主子的豢飼，但盡力於漢奸的「使命」而不表示疲乏的，畢竟也可以欽佩得很。

因為在另一方面，作為和吧兒對抗的五官四肢的人，往往在一度興奮之後，就表示疲乏，在嘁嘁喳喳的報上可以不談，連一向義正辭厲的言詞後，也透露出對抗戰文字的厭倦，說是需要新鮮的材料，和甚至要取締成為「公式」的「抗戰八股」了。

抗戰還只有一年零幾十天，作爲文化上戰士的文人，竟這樣沒有耐心，實在覺得令人慚愧。只要略爲留意去看一看吧兒報上的「毅力」，便得感到等是中國人，何以對敵人服役的努力而對自己使命的倦怠呢？

在這里我並沒有反對在抗戰期中也可以有其他文章的意見，而是說在今日，一切與抗戰無關的文化工作，儘可能把它暫停，或者不能暫停，就把它藏之名山，俟之將來。在今日，是必須以一切的力量，聚集於抗戰一途的。

而且在漢奸八股未消滅的一日，亦即是我們繼續「抗戰八股」的一天。何況關于抗戰文字的寫作，是一條坦蕩的大道，決不像「漢奸八股」那麼是一條俠小的死路，即使不幸而眞成爲公式化的「八股」呢，則每天報紙上刊他四五千字的「抗戰」一詞，其效力也決計超過日日千言的香艷肉感和無聊文字吧！

沒有耐心，容易倦怠，是民族不可救藥的根性，在抗戰還只有一年的今日，必須繼續亢奮，倘使侵略不停止，則據阪垣陸軍中將所說，我們還得寫十年那樣的文字呢！

九二十三日。

深夜雜寫

秋夜的風是悲涼的，在無邊的黑暗和靜寂中，依稀聽來，像是絕漠的笳音，沙場的號角，蒼涼得使人不能成眠，起來看着報紙，看到中歐千萬弱者的命運，更送來遼遠的一個民族的悲吟，滿懷孤憤，無從洩處，恨不得拔劍斫地，搔首問天。

人間究是何世呢？

一個建立在凡爾賽和平之宮里的新興國家，以千萬人的意志，建成的民主堡壘，二十年來文人學者的統治，平時雖和地球極東的我們很少接觸，但馬薩里克教授的豐功偉績，總是緊念在每一個人的心頭吧！而且堅固的鞋子和精緻的玻璃，也總給小市民們一個好的印象吧！那樣的一個國家，竟在僅僅幾十天的掙扎，便作了侵略者魔掌下的祭犧，在處在同一情況下的人們，誰能不孤憤滿懷，起而一掬同情之淚呢！

今天剛看了一張輕鬆的影片，在觀衆的哄堂聲中，却帶給我一顆異常沉重的心，那正是一張用普拉格做背景的影片，而且用那個特別冗長的國名——捷克斯洛伐基埃，當作使人醫治失眠方法的笑料，那畫面上映用普拉格古樸整潔的風物和主角口中用英語的拚音一個個唸出那冗長的國名時，像是給孤憤的人聽到了一首輓歌。在戲院中看到那些輕鬆的笑料的時候，那遼遠的異國千萬的人類，正受着非理的壓迫，在無線電的播音機下，每個人默默垂着淚，無聲無色的把二十年艱辛建國的土地讓給貪得無饜的强鄰。最慘酷的歷史劇，又在二十世紀上演一齣。

沒有抵抗，只有悲辛，空擁着千萬顆堅强的心和舉世聞名的軍火，却在勉强的克制中，俯首國際强權之前，聽憑强鄰瓜剖蹂躪，那是捷克絕大的悲哀。它不獨比不上英勇抗爭的西班牙，連阿比西尼亞都趕不上，這和維也納同其命運的國家，真使讀史的後人感嘆無已。

「民族自決」的自由之旗，一給扯在「法西斯」强盜的魔手中，和掛在「現實主義」政客嘴里，便變成顛覆人國的工具，這又豈是提出這口號的先哲所能夢想的。

在廣闊的地球上，中歐已掩沒了燃燼，東亞却舉起了烽火，有着四萬萬人民的國家，早受着連「民族自決」那好聽的旗子都沒有的無理壓迫，不僅是幾十天，而是整整六個年頭，這悠長的

歲月中，不知流過多少人民的熱淚，發鬱過多少志士的心；然而在不到六個整年的前幾天，四萬萬人民得着解放了，雖然爲國家流了血，爲民族捐了軀，但是再不會有悲辛，只有狂怒，向着敵人索取舊恨的代價，這樣的機遇，恐怕是遼遠的中歐同命者所深羨的；而且爲了自由，一定也是將來他們所必要通過的道路吧！

秋風的淒涼，到中夜尤厲，起視窗外，極目四顧，濛濛的宇宙，芸芸的人類，在黑暗的籠罩下有着如許的憎恨和不平。讓他們到處在黑暗中燃起自由的火炬吧，因爲不久便是黎明的到來了。

九月二十六日。

「命」「節」的賤賣

人的性命雖然在市場上並沒有定價，但一待有了人需要起來，總是很值些價錢的：項羽的

頭顱送給馬童，便是送他一個萬戶侯，而荆軻的性命，却是賣却在燕丹的交情上面，連金錢爵位都夠不上價格了；直到前幾年，朱德將軍的頭顱還值好幾十萬法幣；可見古今人的性命都值錢得很，而且並沒有一定的價格，只是看市場需要而定。

可惜得很，從古今歷史上看來的人物，都是英雄，而英雄是偉大的，所以性命是如此的值錢；但在平民，性命的價格，却從沒有在什麼書里看到過。不過這倒並不是因爲平民的渺小所以他們性命的價格沒有人去記載，而是自古以來，平民的性命實在很少作爲賣買標的的。我們古時雖然也有以財帛買囑出來的刺客，追到旅邸內去刺殺一個人，但刺客大都據說是會飛簷走壁和一道白光的英雄，所以也决不好算入平民。因爲刺客倘使碰到處心積慮要刺的人，而忽然連「盒子砲」的用法都不知道，以致「胆怯不敢下手」，目覩欲刺者從容而去，那也不成其爲刺客了。這椿生意既論不到平民，當然平民的性命也不會有什麼價格。所以並不是史文有闕，而是古人來得愚笨和厚道，不懂得在平民性命上做賣買吧了。

當然，今人比古人來得聰敏和惡毒多了，於是有人存心組織一個不倫不類的「會」來做這椿賣買，而且還有了價格。在該「會」「會員」趙日豐（又名大牛）和吳德發（又名小燈子）兩人

的口中，聽到了這歷史上破天荒的紀錄，因爲「大牛」和「小登子」兩位，實在是連盒子砲都不知其用法，可知並不是英雄的刺客，而是實實在在的平民；而平民照例是和英雄不同的。

價格是這樣的，第一級每月三十元，第二級五十元，第三級一百元。「恩賞」也是有的，如刺殺一個大名鼎鼎的華方愛國份子劉湛恩，「大牛」卽分得二元五角；但事機不密如「大牛」與「小登子」之被捕，則分明是個死罪。這三十二元又五角，兩人便賣却了他們的性命，這價格不獨和古人相去渺遠，卽是和交情義氣也毫不相涉，而是眞眞的賣買，也是平民的本色。洎乎季世，性命眞也賤賣得很。

「大牛」如「小登子」之流，既是平民，不幸又未受教育，因之只好出賣性命，領枝手槍。而文人呢，當然也是平民，匣子砲是比「大牛」之流更不知用法的，於是出賣名節，靠的是一枝筆桿了。但同是可憐得很的，是「大牛」之流既不是常玉清和鍾公濤，而文人也並非檢查處的老爺和吧兒報的編輯，正是和「大牛」之流一般的可憐虫，僅僅是投投稿而已。不論有知無知，有意無意，只要在漢奸的印刷品上露一露姓名，便傾西江之水難濯的留下出賣名節的醜名了。

武人賣命有價格，文人賣節也有價格。因爲人人是僅僅動動筆桿，不會有被捕捉判處死刑危

驗的，因之價格大爲較武人低落。在吧兒報章雜誌上明明刊着，說是「歡迎投稿」，「每千字酬致一元至五元」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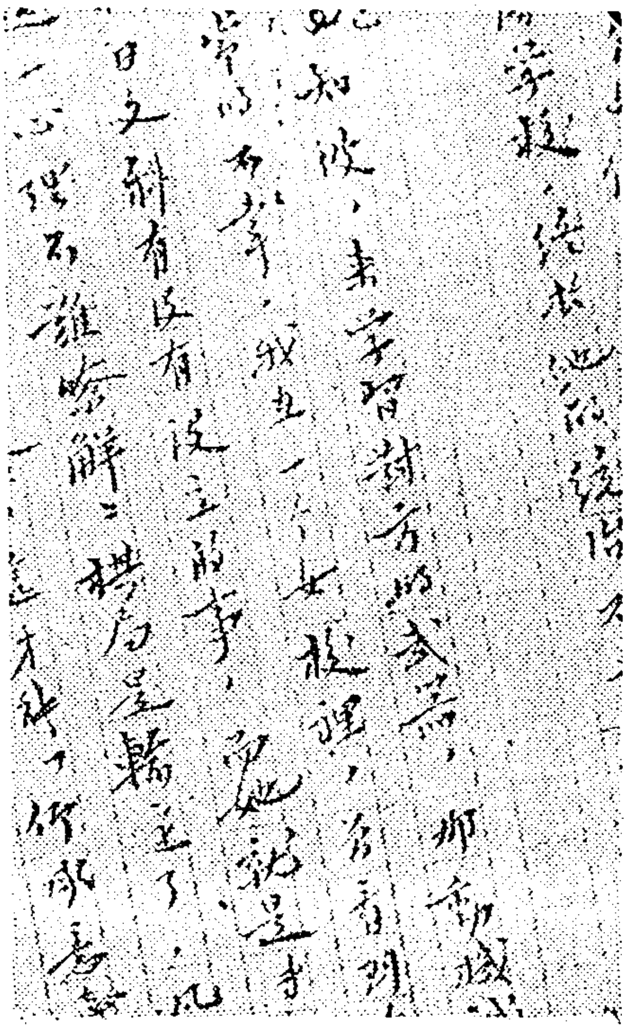
明代的方正學先生，倒賠了禍延十族的「瓜蔓抄」，還不肯出賣他名節所繫的幾百字手筆；而現代的文人，却爲了最高是「五元」，最低是「一元」的「潤酬」，就給吧兒報上「奉和」「敬謳」「戲劇」「詩歌」的熱鬧得不亦樂乎。名節這樣的賤賣，恐怕也是創歷史上的紀錄吧！出賣性命的，報章俱在，可以不說；出賣名節的忝爲文人，每一在吧兒的報章什志上如近代什志之類看到較爲熟識的署名，總爲之憤慨惋惜者久之，當然先得憤慨他是無辜遭轉載的；但看到多了，便惋惜這人的名節了。

對於出賣性命之流，愧我沒有力量可以言諭得到，但在文人，尤其是對一些糊塗的投稿家，我得勸他：第一，不要亂投稿，來歷不明的報章什志都是使人失節的陷阱；第二，要寫有立場的抗戰文字，不要在這個時候主張文藝自由，瞎談戲劇詩歌，這樣，人家要利用也不成功了。

「命」「節」不但賤賣不得，而且簡直是賣不得的！

十月一日。

卷四 屈軼著



謹防扒手

張子房的博浪沙中一擊，雖然沒有遏止暴秦的虐政，但善讀史的人，應該知道這是人民起義的一個信號。陳涉吳廣揭竿而起，又可看作是博浪一椎的嚮應。所以實幹的精神，是要緊的：合法不合法，有時儘可不必拘泥。

這裏，自然有個最高的原則：行動的組織化，和工作之不脫離廣大羣衆。

我是在十年前便受感動於灰色馬的英雄喬治，然而我却更佩服奠定今日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的基礎的列寧。喬治如其可以看作彼時俄國虛無主義者的代表（也是一部分民粹派的代表），那麽在其客觀的效果上，對於列寧的革命工作，是有些幫助的。然而，在迦爾洵把喬治的個性發展到黑色馬時，却又成爲建設工作的破壞者了。

個人主義的無原則的行動，在此還須有警戒的必要。

陸伯鴻是死了。大概沒有誰會惋惜：即使在「主子」。他的死，也不過等於失了一管鑰匙。世界上多的是帶有銅臭的傢伙，鑰匙的鑄備，在主子方面是極容易的。而且第二次的鑰匙，比第一次鑄造得更爲實際，也無須想像。

開口見喉嚨，所謂「市民協會」的第一次組織，爲的是保護自己的財產，誰都可在他們「不涉政治」的聲明中看出來了。這回呢，却把「利益」建築在「一般市民」身上，允許他們到「佔領地」去搬運貨物。主子的算盤打得不錯，這些另碎雜物，能值幾多。廣田的「戰費賠償」，是無法償願的。倒不如將水電公司財產，予以沒收，更爲實在。

貪小利者，最易上當；有遠識者，不怕餓死。希望被難同胞，謹防扒手偷去你們的靈魂。甘地的不合作主義，甚於博浪的一椎！

讀史零感

人之患，在於不能讀史。史實爲人生的血淚的記錄。酸辛與眼淚，悲壯與偉大，全都從中可以看出。

自然，我們不是循環論者。却說，「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或者道，「一治必有一亂。」但歷史的事實，每每可以作我們殷鑑，那是實在的。鑑往知來，預言不是龜卜者的事，而是歷史家。

出生於四明故土，也就常愛讀鄉賢著作。梨州先生身遭覆亡之禍，以一儒生而起義山寨。通讀梨州全書一過，總覺得今日的文化人，能力何其薄弱。即就四明一帶說，自梨州，蒼水，舜水以至錢肅樂等六狂生，無一不亮節勁風，矜式後世。在今日，四明故土，已飛揚着市儈的算盤主義，一般讀書人，能「得保首領，老死戶牖之下」的已算難得了。

說起六狂生，使我想起全謝山做的錢肅樂的神道碑。那時清兵已打下浙江，寧波府同知朱之葵和通判孔聞語，就迎降了。於是貝勒將他們加昇一級，朱爲知府，孔爲同知。錢肅樂先生在東泉兩會中咯血，聞訊，即趕赴寧波，與王家勤等六狂生在城隍廟開民衆大會，揭起義旗。這時候，定海總兵王之仁，已向貝勒納款，但陰與錢肅樂等相通。有個「家富耦國」的謝賓三，忌錢

等所為，想見好於貝勒，便遣人約之仁至甬，將錢等勸減，那知之仁一到，反將謝賓三的信當衆朗誦，請求羣衆公判。雖然謝賓三沒有死，却也迫着出了一萬金做了兵餉。

其實在浙東的反清的民族革命運動中，這樣的史實不知有多多少少。讀了眞可叫人奮發。但一切的紀載中，也可看出二點來；其一是貪官汚吏，始終是最沒骨氣的奴才。其二是「家富耦國」的豪紳，也每每做了漢奸的首領。而眞能讀書的人，如黃梨州者，却又每每能幹出泣鬼神而感天地的英雄事業！

眞理的被擊

有個民間流傳的笑話：「一個心直口快的人，每在喜慶席上，毫無顧忌，說出不吉利的話來。一次，鄰居某，辦滿月酒，恐他又說不吉利的話，好意情商他不要出席。他為了貪吃，約定決不多嘴。果然，一席終了，他沒有說半句話；待親友紛至產婦房恭賀那新生小孩時，他終於向

那主人說；「今天我一句話也沒說過，將來你兒子死了，可別怪我。」……他就此又捱了主客責罵與毆打。」

這雖然是笑話，但意思是嚴肅的。不過民間始終把這嚴肅的意思看反了。所謂吉利，無非是虛僞的裝點。而人之爲人，無論壽比彭祖，還不免於一死。生與死，自有它必然的求生之道與取死之由，何關於一言一語。而人們競以一言一語爲爭，卻不從如何保養嬰孩着想，其愚實不可及。

然而說眞理者被捱打了。這又成爲現在強權世界的「眞理」。歷史老人是最不會欺騙人的。法西斯主義必然是帝國主義的沒落的最後階段：法西斯蒂國家早已將自己趕往「死城」去的大路鋪成，今日的驕橫，正是最後的掙扎。若就兩個對敵的國家的關係說，蔣委員長四年前的對軍官團的訓話（註），是道着了眞理。敵人的覆亡與我們的勝利，在今日已具備了必然的條件，炸彈可使奴才屈膝，但不能使眞理低首。武力的滅亡，是在眞理的武裝之前。在此，我們倒是泰然的。

（註）上海各報有因登載此訓話而被擲炸彈者，故云。

所謂優越感

大阪每日新聞載大藏公望男爵質問文相云：「最近外國報上多誹謗我軍在上海南京的行動，日本人的優越感，向來都給外國以不良影響。爲要改革這一點，勢不能不從日本的教育方針開始。」文相也以爲日本國民在中國等處，也許懷有錯誤的優越感，而改革教育也有同感。

所謂錯誤的優越感是什麼呢？那便是菲律賓的美國專員對羅斯福講的四騎士的橫行。這四騎士便是強姦，殺人，掠奪和破壞。而這四騎士根本是一個娘胎里出來的——法西斯的侵略政策。法西斯主義者的高興玩火，就在於他有優越感。將自己看作主子，將別人看作奴隸。一到奴隸也終於反抗的時候，就馬上縱四騎士出去。先之以破壞，繼以屠殺，掠奪，而終之以強姦。

我們是無法表示自己的悲憤！杭州就有無數中國婦女同胞，被別人綑起號來，輪流洩慾。上海同樣也不時發生了「二十世紀的新童話」，爲了失業，去應女職員招請的婦女失蹤了。從戲院

出來坐上兜攬的黑牌汽車的女子，也失蹤了。爲女工所引誘到什麼廠里去做工的難婦，也時時有失蹤的消息。這是個什麼世界呵！這眞叫我們不勝感慨而且憤恨！在別人的優越感之前，我們將永遠切齒下去！

却說逃難

宇宙風第六十期，載有「又乾乙月」先生的買路逃難記，寫內地警兵，沿途索詐情形，文字委婉動人，完全「第三者」立場。讀了以後，不禁爲抗戰前途担憂。既而一想，警兵中不肖之徒，固然應該予以「筆誅」，但逃難者自身亦應負責。尤其是像「又乾乙月」先生似的，能寫那麼一手好文章者。

因爲，中國的土地雖然廣大，倘然個個人都像「又乾乙月」先生似的逃起難來，那麼中國土地也會「被逃光」，弄得逃無可逃的。

這倒並不是說，凡百逃難者都活該受警兵索詐。這也不是說，中國所有人民，都應該與城共存亡。貪官污吏是抗戰的蠹虫，應該給它肅清，我們同意「又乾乙月」先生的揭發。同樣，逃難卻也不是毫無原則：一聞「風聲鶴唳」，便而「倉皇出走」。我們必須到了不得不逃的時候，於是有組織地撤退。

事情祇要這樣一想，就會明白：人民倘不是逃得太「倉皇」，也就沒有供警兵索詐的機會。蠹虫總向朽腐地方攢，使自己健全，是消滅蠹虫的最好辦法。有識之士，如其真的對這祖國，還存一點兒愛惜，對於自己所熟稔的「山川美景」，「家鄉土地」，還存一點兒留戀，那麼，把「逃難」改爲「紓難」，怕是必要的吧。

貪官污吏的發生，是在於政治的官僚主義，決不是一二個人的問題。政治的改革，本來責任在於人民自己。但平時着力較難，而抗戰時期，祇要大家肯出力氣，是有改革的希望的。可惜中國有一部人，還抱着「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連把「抗戰的責任」也一齊掃出去了。

說是上海安全了，內地人有紛紛逃到上海來的，一看到上海有所謂「人頭」案，也不免吃了

一點。但摸了摸頸子，「自己的頭」還在，於是又坦然了。希望不再會有什麼「難」來到上海。然而上海不再「被難」，「最後的勝利」的預言，不就被拒絕了？套上了「奴隸的圈子」，而猶嗷嗷然自以爲得計，這倒是可爲抗戰前途頂頂担憂的。

論私交之類

史可法覆多爾袞書，有云：「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我覺得這詞嚴氣正，確可給今日的文化人，書之於紳。

事情是這樣的：史可法那時臨兵淮上，抵抗清兵南下。多爾袞利用漢奸，致書勸降。史可法覆了他一封信，決絕的拒絕了。這句話，不僅表示他自己的忠正，且足以使漢奸愧煞。

近來，我們的「隣邦」，覺得在這文化中心的上海，一切僞組織，都無法進行。雖然根據了「盜亦有道」的「憤言」，組織了「大道政府」；但其「威信」所及，萬民「搖頭」。即在以

「市民協會」相標榜的一部分資產者，也覺得「不很要得」。這固然是上海三百萬市民，愛國心特別來的濃厚所致，但有它的特殊性的上海文化力量，也是不可以蔑視的。我們的「鄰邦」，據說看出了這一點，派遣了不少的「文化使節」，來找他們舊日的「中國同學」。用極平淡的經濟，政治，文化各學術部門的研究的名義，招致文化界名士，從而進行所謂文化侵略的間諜的工作。這事現在已經漸漸露出端倪來了。而且偶有一二極清白的文化人，不自覺的和那些人碰過面。這覺得極可惋惜。

因之，我想起了史可法這一句話。不與敵人合作，不特限於經濟政治部門，尤必須注意於文化部門。所以我們很希望在上海的一切文化人，不特對於鄰邦的新識的朋友，立即斷絕關係：即於舊友，也當確認對方的思想，是否是我的眞正朋友，而決定交情。否則，我們也應該詞嚴氣正的回答道：

「春秋之義，大夫無私交。」

誣衊的時代

眼前眞是個誣衊的時代。爲了遮蓋自己的面目，最好將自己製定的帽子，戴在別人的頭上。

這帽子是並不「實在」的。正如安徒生童話中國王的新衣。不是爲的成年人都成色盲，原因是成年人都將自己的利益，維繫在國王的尊貴的寶座上，這就造成了一致附和的局面，然而世界終久不會覆沒，眞理却在坦白無私的孩子眼目中。孩子是將國王的尊貴揭穿了。

現在的帽子，依然是個共產黨的一個「共」字。當年就有人說，新文化運動是個「非孝」「公妻」的運動。可是歷史證明並不是這麼一回事。「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魯迅先生却是個使人最感動的「孝子」。鄧穎超女士，依然還是周恩來的最親密的伴侶。

「反共」這名詞，自然不是現在開始的。但現在却作爲侵略者的遮醜物了。有一點，侵略者與官僚主義者，是相同的；而且是更基本的一點；自私慾的強烈。爲了自己的國家，可以損毀別

人家的利益；爲了個人的利益，可以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侵略主義與個人主義原是一對孿生子。無恥政客官僚，在今天，自然願靦顏事仇以取榮祿，而忘却祖宗大業子孫幸福的。但這些人最後的清賬，自有人來算；我們並不惋惜。可惜的，居然現在還有人要提出一個奇怪的口號：曰「反共抗日」！

誣饒的時代呵！這一風雨飄搖的中國國家，還禁得住你的謬解嗎？醒醒吧！你們也是黃帝的子孫呢！

錯用了一條法律

向大美晚報擲手溜彈的暴徒，已經提起公訴，它的罪名，是擾亂治安，殺人未遂等等。我不知道什麽法律，但覺得辦這案子的律師先生們，是錯用了法律條文。

危害民國的緊急治罪法，明白地擺在眼前，凡是通敵有據的，應一律處以死刑。據報載，該

暴徒是受某方主使的；那麼爲什麼不引用緊急治罪法裏的條文呢？這使我們不解。

自然，在這孤島之上，要使這緊急治罪法，廣泛地有效，是不大可能的！在這法律下，眞不知有多少人應該「處死」，我們也不必爲這無智的「暴徒」過分苛求。

法律雖然有時會縮小牠的效力，但歷史老人却永遠是個公證人，他把些這動搖的反叛的漢奸，奸商們的行事，全都記在國民心版上：就是他們死了，而這一筆賬，也不會像孔乙己的酒賬似的抹去。

榮宗敬死後，國府予以褒獎，這並不是國府的寬容，而是國府對於未死的榮宗敬們一種暗示。這世界雖然可讓別人錯用法律，但眞理的賞罰，是決不寬貸的！

宵小們，注意着吧！你們的子孫，也將吐棄你！

爲侵略者鋪好道路

看到外國語專修學校日語科第二班招生的廣告，總覺得有點「觸目驚心」似的。因之，還想到過去幼稚的舉動，現在可給我們參考了。

五四那時候，我還在中學校裏讀書。因爲抵制日貨，竟把外國語中的日文也給抵制了。教授日語的先生，感到非常的氣憤，且從此斷定中國這一民族沒有出息。

幾年後，我在日本學習日文時，常常想起這一行動的幼稚。便是到現在爲止，我仍然覺得：即使日人攘奪了我們不少土地，對於日本的文化的優點，還得學取。

但是，我爲甚麼驚心於這一廣告呢？我是想，中國這一民族是每每以同化力的强大，誇耀於世界的。所以在元朝的時候，雖然中國人民一律做了蒙古族的奴隸，但統治者們却還不得不學習漢文，修孔子的教條。自然，這不過是爲的便於它的統治。然而，照目下這樣廣大地學習起日文來的結果會如何呢？這就叫我不敢想象了。忽必烈不知道開蒙古語學校，終於他的統治不十分長久，倒是可惜的很。

爲了知己知彼，來學習對方的武器，那動機誠然是好的。可是非常的不幸，我在一個女學校裏，曾看到個家庭婦女來問該校日文科有沒有設立的事。而她就是專爲學習日文來的。這一心

理，不難了解：棋局是輸定了，凡我「順民」，應得趕快修全「奴隸」的資格，這才能「仰承意志」呵！

辦外國語學校或補習班的先在們，未嘗不在暗暗地這麼歡喜：「有了日文科呀！也許不會來干涉了！」生意經也就此穩穩算定。可惜的是，爲侵略者鋪好道路了！

詼諧的同化

匈牙利之著名詼諧家錫瓦候，在米亞接見記者，以爲中國人的詼諧意識，雖經困難，仍不停止，結果還會將日人吸收同化。他說，「詼諧係完全根基於人道，中國人乃最講人道的民族。中國人之笑，極富於哲理意味，而且含意深厚；並非猛烈之情緒，乃一種具有歷史意味之笑也。」

這詼諧家確實也夠詼諧了。他們可把這議論立一個題目，曰：「詼諧戰勝日本論」。

詼諧兩字，在中國譯界已久不用。「幽默」是也。說中國人是幽默的民族，那倒十分的對。

可惜，這還祇限於「有閒階級」。比如明季，就有袁中郎之類，以閒情逸致，掩埋亡國餘恨；而黃宗羲出入四明山寨，勤王殺賊，卻又不很幽默——詼諧了。

自然詼諧家有詼諧家立場。以中國的詼諧征服日本的不詼諧，那是過甚其詞，中國人富有人道精神，那倒確實的。然而要表現人道精神，不一定要整天價嬉笑，便是戰鬥，依然是人道精神的表揚。同時，形式上極其幽默——詼諧，但實質上卻是殘酷，非人道的事，在我們的社會裏，不是沒有。例如：把人手放在熱水瓶里送禮吧！那是竭盡天下之幽默了的！然而，卻原來是生命的玩弄。

我們是人道主義者，但我們仍須戰鬥，這也許是我們真正的詼諧！

略論「反戰公司」

北平二十日美聯社電訊：此間中國已退休之官僚及日本官員多人，將成立一中日會社，共謀

鼓勵和平運動，北平之吳佩孚及上海之唐紹儀或將爲「第二華中政府」之領袖，此外日陸軍部長林銑十郎，或將爲反戰會社之領袖云。

這消息極爲平常，傀儡登場，已非一日，正戲演不出，客串也得拉攏。雖然吳唐兩氏，未必眞會演出，但老板爲賣座起見，即使掛着招牌，招搖撞騙一下，也是事所必需。

祇是這裏有一點頗爲有趣的話題。照日本語講，「會社」兩字，雖有團體意義，但也可譯作「公司」。例如某某株式會社，即爲某某股份有限公司。現在如把「反戰會社」，譯作「反戰公司」，那意義就極其深刻了。

公司所營的，無非賣買，反戰公司，那就是出賣和平。公司雖是一個，老板却有兩家。中日會社，也即是中日合股公司之意。這回客串目的，彷彿要拉唐吳兩氏，做一回掮客，將一包「和平」貨色，賣給中央政府。否則該電結語所云：「此等已下台之官僚，將設法結束目下戰事」，便無着落，美聯社記者，決不會做如此不通文章。

可惜，反戰公司的後面，便設立着「人肉屠場」，出賣的「和平包件」，無非人民的血淚，罪過！罪過！

日本廣田外相，答復議員質問有云：「蔣介石之周圍有共產黨份子甚活躍，以致發生內部傾軋，蔣認排斥共產份子為不可能；而他方面又有反動勢力，加以牽制，以免蔣被共產份子操縱，因此蔣本人殆失其個人之自由意志，陷於所謂自暴自棄狀態，日政府則欲消滅此種狀態。」

某要人在總理逝世紀念中報告，有云：「當時，海內人心，傾向革命，總理集合諸革命志士及諸革命團體，以為中國同盟會，其作用為化合的而非混合的，故其團結一致，成為有機體。……」

還裏對照起來，覺得頗為微妙。

我們不敢相信，廣田外相的判釋，是真實的；但我們彷彿也不欲一筆抹殺。我們相信今日的抗戰力量——團結一致，確應是化合的，不是混合的。但我們卻不敢相信「官僚主義」的政治形

態，是可以作化合的基礎。以三民主義來團結，是對的；但以掛名信仰三民主義而不能執行三民主義之實際的人們來作爲團結的中心，我們却有點懷疑。化學師在進行兩種物質化合時，首先須選擇兩物質的本質，然後可得到如希望的新物質。倘若拿某要人的說話，和廣田的話對照起來，却不免叫人有點遺憾了。

不必自殺

我是始終反對自殺的；對於敵人的自殺，我也一樣的反對。這倒並不是好讓敵人活着，可以把我們同胞和士兵多殺掉幾個，或者把我們婦女同胞多蹧蹋幾個。

我以爲，能自殺的人，他已經從獸性的領域接近人性的王國了。換句話說，祇有「人的覺醒」來到侵略者的心裏的時候，他感到幻滅，——自殺了。

但堅定「人的覺醒」是必要的。不管兩個國家如何對立，甚至於像今日那樣「厮打」，但人

類的正義，公道，却全都在兩國人民的心裏。這正義和公道有時被歪曲的理論所蒙蔽，（如法西斯主義的理論），有時却又被統治者實際的勢力所抑壓；因之彷彿一緊出檻的虎似的，有的以他們受之於統治者壓迫的怨憤，洩之於異國的人民；有的以祭虎者的敎條，施之於無辜的「友人」。然而，這把戲是不能持久的，現實是最公道的教師，歪曲的理論被拆穿了，殘餘的白骨被注意到了，而「人的覺醒」也自然地在那些侵略的隊伍中抽出芽來。自殺了。

堅定「人的覺醒」的必要，便在這一個關頭。死了自己，於未死的家屬，又有何益？死了自己，於未死的如同自己一般終於幹着吃血的事業的同伴又有何益？死了自己，於爲了正義人道而保衛祖國的「異國的友人」，又有何益？想到這，我們的「敵國的友人」，就應該知道所走的路了。

揭起反戰之旗吧！以生命來幹這偉大的事業，以自殺一樣勇敢，來幹這偉大事業！——中日兩國的人民，將必有緊緊握手的一日！

要培養我們的朝氣

上海收復那時，我在廣州。當我第一個翻出這一電文時，我的心跟着這四個字幾乎跳得爆烈了！我馬上把這一電文呈給坐鎮廣州的李濟琛將軍。三月二十一日，三月二十一日，這一壯烈的日子，將永遠刻下在我的心胸上了！

然而，我馬上沉默下來。我慨歎。「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我沒有參與這壯烈的鬥爭，我沒有用血來培養這土地。我的工作：「急電」，「十萬火急」，「公文」「書牘」，如斯而已。我坐在一間四方的小屋子里，面對着走廊外一株高大的芭蕉樹，芭蕉樹上的青天，一切戰鬥的行列，一切前仆後繼的勇敢的行動，武昌城外雲梯上整整一團壯烈的犧牲；馬㘭嶺上鐵軍的猛勇的進攻，滬寧路一帶工人的暴動……這些全如映畫似的翻過我的腦海。而我仍在一個斗室中：「電報」，「十萬火急」，「公文」，「書牘」！……

有一件事，是使我永不會忘記的；即使在這樣機械的生活中，我們工作同志的朝氣，是充滿一室的。這不僅是青年們的朝氣，是偉大的民族的朝氣。不一定說的太過分吧，一九二七年革命的成功，便是爲這民族的朝氣所策動的！

有第一個地方紀念節，更須有第二個地方的紀念節。上海成了孤島，但上海的市民，除少數漢奸以外，決沒有甘爲亡國奴的！我們不但須有蘇武那樣的飲雪茹毛的忠節，我們更須有岳家軍直搗黃龍的勇氣。我們不能悲觀，我們也沒有悲觀的理由：培養我們的朝氣，和洽地來展開我們戰鬥的行列吧！

我們要用血來洗刷侵略者的一切恥辱！上海的克復，將成爲雄獅對世界人士的第一個喘聲！

「生命的思索」

陸放翁臨死示兒詩：「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

翁。」愛國赤忱，躍然紙上。到現在怕很可以做另一些人的箴言。

前些時候，南市有一姓陳的醫生，爲了自己家裏的贖金被刦，憂憤而死。死時且叮囑兒子，一定要成家立業，使財富達到他所聚積的程度，獨於使他失却財富的敵人，一無怨言，和放翁示兒詩的心情比較起來，那眞有天壤之別了。是之謂「一代不如一代」。

但世事畢竟不能一概而論，二十三日本埠報上，登載一老人焚刦侵略者殺人武器的紀事。這眞叫人感佩泣下，比起陸放翁的消極的期望，那是更爲偉大了。

我常常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思索。能思索，則同情心必然廣大。形骸固然有爾我之分，而生命却是相互連結的。佛戒殺生，不願以他物的生命，延續自己的生命，這精神是偉大的。

但人獸之分，是極其顯然的。人類社會已達到能征服自然的階段，禽獸雖然也有進化，但決無文化可言。所以在今日吃禽獸之肉還不算是一樁罪惡。而人與人的生命之須相互尊重，又成爲人類最高的道德。

生命的玩弄者，不但不能以別人的頭與手去威嚇其所憎恨者的生命，實際上是侮辱了自己的

生命——自己爲人的道德。是之謂「獸性發作」。可是在另一場合，不忍自己同胞橫遭殺戮，見敵人武器，願以自己生命作孤注，燒燬它以拯救同胞，是將自己生命，擴大到國家民族的生命，其結果，雖然弄得腦漿迸裂而死，但他的生命將永遠長留於青天厚地之間。「中華老人」爲不死矣。

自己活得寫意的另一面，便是別人死得傷心。以此而責敵人與漢奸，不是我們的企望，因爲野獸不懂得思索。我們祇希望全上海市民，懂得這個道理，節約生活上的奢侈，也就救了這個國家。不要爲一己的幸福，而犧牲大多數人幸福，寧可犧牲自己的幸福，而爭取大多數人的幸福。

這雖是玄學的想頭，但我們正需要這種玄學的想頭。

「眼睛的哀祭」

去年在立報言林上，爲了五卅紀念，登過眼睛的哀祭一篇文字，因爲濟南慘案發生時，我們

外交人員蔡公時先生，是被敵人挖去了眼睛的！這眞是一句沉痛的話。在今天，我覺得還有爲中國人的眼睛哀祭一下的必要。

蔡公時先生的不撓不屈，先受到挖眼的苦痛，終至於連生命也交給這國家了。這偉大的精神也就是今日抗戰的動力。

然而，卽使抗戰發展到了今日，廣大的土地被佔領了，無數萬的生命財產被犧牲了——雖然被佔領，被犧牲，但沒有一個眞正的國民，發過一句怨言，沒有一個有良心的國民，不願爲政府後盾，這氣象，正是勝利的徵信。——而一些短視的人，却還猶疑徘徊，甚或至於投降，去做漢奸，那些人的眼睛，雖然沒有挖去，却早已等於挖去了。我們眞應該爲他們哀祭。國民黨中執委會國民政府主張對於並未證實而有漢奸嫌疑的人，勿操之過急，俾開自新之路，這也無非希望他們的眼睛的復活。

但還有一種雖然沒有挖去眼睛，却患了極端短視的人，那就是「恐共病」還厲害於「恐日病」的人，這種人我們覺得還有哀祭一下的必要。

一　要他們看重整個民族的利益，不要過分看重自己小派別的利益。

二 要他們尊重用人的思想自由，祇要不妨害抗戰！

三 要他們看重大衆生活的困苦，不要專看做是「利用的東西」！

要不然，「恐共病」滋長的結果，那是便利了敵人。

鹿地亘與張國燾

把鹿地亘和張國燾放在一起來論列，那是不很和諧的。雖然從他們革命的觀點說，也曾經有過同樣的立場——爲勞苦大衆而奮鬥！

像鹿地那樣的日本作家，就我所知道的，決不在少數，當年結集在戰旗這一集團下，如秋田雨雀，如藤森成吉，我是衷心地相信，如其此時他在中國的話，一定也能做到如鹿地所能做的。——背負着自國勞苦大衆的殘酷的運命，却在被視爲「敵國」的抗戰行程中，作着有效的幫助。解放這一國裏的人民的束縛，也就是斬斷了自國勞苦大衆的鎖鍊，而使祖國重興！於此可見不背

叛階級的利益的人，也才能不背叛祖國。鹿地所背叛的，不過是日本軍人法西斯的一個殺人的機關。

那麼，倒過來說是怎麼一回事呢？背叛了階級的人，也將必背叛祖國！

張國燾畢竟是聰明的。沒有一個珠寶商，不懂得「待善價而估之」的法門。既有名義稱為「夜光之珠，隨和之璧」，現在脫手出賣，正是其時。不管張國燾口頭聲明得如何漂亮，但骨子裏總還是「投機」加上「無恥」。明明是國共合作得極其緊密的時候，突然以挑撥者的姿態，出現於兩者之間，於是裂痕怕也就會擴大起來。那些先天「反共」的先生們，就得抓住這機會，來一套大謊言，路透社於是也有電報可拍了。

把團結對外的目光轉移到一黨的分裂與黨與黨間的磨擦上去，這在客觀上已經做到「取消抗日」的漢奸工作，背叛階級的人，於此也就背叛了祖國。

在有些人想策應張伯倫的「調停」，那手法便是首先增強民族資本家對於共產黨的恐懼。張國燾的聲明，事實上做了張伯倫的內應。而那「有些人」的企圖，就從中生長起來！想到這里，不覺吃驚一下！然而，噓！滾你的蛋吧！張國燾先生！

不僅是海關華員的事

爲爭國家的主權，但也爲爭在中立國行政地域下的最後一點主權，可敬愛的海關華員，是展開了壯烈的鬥爭了！這無疑是抗日戰爭中的有力的一環。

然而，這僅是海關華員的事嗎？

這回是，我們陰陽臉的張伯倫老先生，送給了侵略國日本無數的大砲，飛機，炸彈和機關槍，而且假手侵略者來屠殺我們了！如其有不信這話，試問將存在匯豐銀行的關餘，是交給誰去了？試問抗戰以後對侵略國不付的外債，是誰作主償付了？而這些却正是侵略國，籌不起內債借不到外債的援軍。這是張伯倫編練了一隊機械化部隊，來屠殺我中國人民的實質。

那麼，這海關華員的鬥爭，是僅僅海關華員的事嗎？

是你，也是我，是他，也是她；是全上海市民，全中國同胞的事。

——上海決不是永遠安全地帶，侵略者現在有的是子彈，是鎗炮。在前線，也許有你的戰友，你的兒子的朋友，你的兄弟的至友，以及和你完全同一血統的人，在被撕殺，吞吃；毀滅了。在將來，你的安全的夢中，也許將飛來一個子彈，一片炸彈塊，在你身上，頭上，胸上，而終至於長別這人世——你所認爲至樂的人世。

那麼你的責任是什麼呢？奮鬥！援助奮鬥！將一顆熱辣辣的心交出去，和全上海，全中國同胞結成個巨大的火球，燒燬這不義者的巢穴！

也祇有在我們鐵一般的意志下，陰陽臉的博徒，才能肅然跟我們陪笑臉！侵略者才能在我們面前低頭——擴大我們的戰線！

護旗運動

海關華員的鬥爭是展開了，護關委員會也已成立，這使我們感到十分興奮！

對於張伯倫的祇顧實利的政策，我們固然覺得非常抱憾。但在鬥爭展開的今日，我們的目標，祇有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卵翼下的僞組織！因此我們的工作的路綫是：一，反對易幟！二，反對僞組織任命之江海關監督李建南！三，保障關餘仍存在滙豐銀行！四，反對修改稅則！而主要的鬥爭的精神又須「從消極的不合作，到積極的不合作」！不管英日協定如何，海關高職華員更應堅守自己堡壘，照國民政府一切明令執行任務。

但奮鬥尤忌孤立，戰線立須擴大！據今日各報消息，反對易幟的郵工護郵運動也起來了，海關華員更須和它們密切合作。國旗的鬥爭，是今日中華民國生死存亡的鬥爭！因之，這戰線更須擴大到每一界，每一中華民國的國民，從護關到護郵，到後援——結成一血肉的長城！

今天本刊（譯報爝火——作者註）發表了一篇國旗的速寫，雖然簡單，但正是每一個中華民國國民的心聲，我們讀了感到非常之感動，我們不禁要喊出：

「在上海，

在我們的土地上，

要掩起個護旗運動！

合着黃浦江潮，
我們的熱血不住的洶湧，
在郵局
在海關的高空，
我們要永遠瞻仰，
——青天白日滿地紅！」

關於「頭」

狗的出入口，就是狗洞，但着急的時候，找不到狗洞，那自然祇好跳牆。故俗話說：「狗急跳牆」。意思是，形色倉皇，頗覺可笑。

有這樣一個「外相」，說的不是外交家的口吻，而是無賴的咒語：「要是生擒蔣介石，一定

給它絞刑。」大概還要把頭絞下來，送到世界各國去示衆吧。這因爲租界的住戶太少了一點，而世界各國，還有不少革命的首領。

中國人民擁護中國的最高領袖，爲的他能堅決抗戰。最高領袖的頭腦，將成爲全國人的頭腦，這自然引起這位「外相」的着慌了。

是誰說的，大概是季米諾夫吧，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我以爲，這以外，還可說，法西斯主義者大都是「無賴」。如耀武揚威，不流一點血，併吞了一個國家：反對他國裏的國民投票，而猶說拯救斯民於水火之中。眞是天曉得！至於把人頭掛在電桿上，把人手當禮物送到報館去，這一切全表現出一種「無賴」精神。傳到外國去，祇有叫人冷笑吧了。

但無賴得還有更可笑的是讀賣新聞上一張畫：古掘二等兵畫於上海的。畫信里說：「預備祝捷的晚餐，砰的一槍把水牛打倒了。叫屠戶出身的兵士剝割，一轉眼間，背肉皮，都分剝開來，（活該！）以供菜肴。正在幹得起勁時，農民們三跪九叩把水牛頭討回去。到底拿去煮來吃還是燒來吃，那就不知道了。可是眞像蔣介石的頭面呢！……」

從這最後一句話看來，就彷彿在中國最高領袖的抗戰下，侵略者已找不到可喘氣的機會，將

要失敗了，祇好用詛咒來安慰自己！可是對於這，我們的憤恨却更堅固了。農民與牛那是相依爲命的。殺農民的牛也就是殺掉農民半條生命。在中國的國土上，農民們將作爲抗戰最大的生力軍了。他們重視他們領袖，也記住他們的牛頭的仇恨！

漢奸略考

漢奸這兩個字出現於何年何月何日並何書上，想來是不易查考了。翻辭源呢，漢字項下沒有奸字，還可見中國人之忠正馴良。翻我自己的「腦子帳」呢，彷彿在別的古書上看到過，但記不起是那一冊書。若以上我拿不出證據來，而在我「腦子帳」上有漢奸兩字，就斷定不免「那個」，那可縱縱不得的。

那麼還是搜搜證據看吧，免得被人斷定「那個」。

搜我的記憶，彷彿從「內亂外患歷史叢書」裏看到這兩字，或者，在歸有光文集裏，那什麼

記倭寇的文字裏吧。總之這也是古已有之的貨色，並不足奇的！

少時候，跟兄弟鬧起架來，總說：「你裏通外國人」。自己也非常隨和，木匠來家做工時，我就跟着鋸樹，鏍板；篾匠來時，也跟着劈篾，補簟；家裏人就叫我「五通」，心裏非常不以爲然，因爲五通的通，和裏通外國人的通字相同。之後，在阿Q的嘴裏，也有這一國罵。夫裏通外國人者，卽漢奸也。這也可見，是古已有之的貨色，不足爲奇了。

五四時候，時髦的罵人口號，是「賣國賊」。還有一個是「冷血動物」。在某些地方，冷血動物意義比賣國賊還壞，也還重。其實，現在也並不是沒有這一種冷血動物，不過動筆爲文的人是寬恕了他們，叫他們「第三者」了。這就是主觀上並不想做漢奸：「生意我自做之」，不管那「國貨也好，我賺我的錢，與國家無關，這一類人……。

文章要是這樣下去，是不會完的，那麼帶住吧！現在是有這樣的一種人，保留了漢奸的「雅號」，而罵人爲「賣國賊」，這就彷彿罵的是別人，與自己無關痛癢。有例爲證：

今日天津庸報，詆國民政府軍事總顧問福剛森將軍爲『賣國賊』。庸報稱：希特勒業已禁止運輸軍火來華，及所有在華之德國顧問返國，唯福氏仍留漢口。……福氏爲貪圖優美薪

水，不惜爲賣國賊云。……

用「漢字」寫文章，却爲幫助「漢人」的顧問爲「賣國賊」，這不僅是滑稽，或道地的漢奸；而是動物之上，還得加「冷血」兩字了！

阿Q型以外

阿Q雖然是「精神勝利」的第一個發明家，但直白說來，總覺得還有幾點可愛之處：比如，他想革命，這該是可算上好的要求了吧！

看了歐陽予倩先生的桃花扇，我發現了阿Q以外的另一種典型人物：那便是楊文驄。自然，歷史上的楊文驄，並不如桃花扇所演出的。戲台上的楊文驄，無疑是給歐陽先生化裝過了的。但我倒愛看這一個性格出現。

前幾天導報的漢口通訊，有說起陶希聖先生的事。漢口那方面的文化人，贈陶先生一付對聯

文云：

對國罵共，對共罵國，對日國共都罵。

見蔣言戰，見汪言和，見蔣和戰皆言。

又贈一橫額云：

聖之時者也。

這位希聖先生，是否眞個如此，我旣未曾「識荊」，無法下斷語。但這樣的一付性格，却正如阿Q一般，潛伏在我們一部分文化人的心底裏。前有楊文驄，今有陶希聖——對不起得很，姑且借用陶希聖這個大名吧——都是所謂「聖之時者也」。

寧波人有句老話：「脚踏兩頭船」，結果是自己倒翻，淹殺了事。然而個人淹殺，倒是小事，連船也掀翻了，那該不可饒恕了吧！掃除阿Q以外，我們還得掃除「楊文驄」！

不會有的事

不會有的事，而竟會有了，這可見，這世界已經不尋常了。

例如，當我們收到記車上一姑娘這篇文章的時候，古柏兄首先拆開來看看：「噯，不會有的事，這……」古柏兄說了一聲，大意地把這文章丟開了。我接過來看，自然第一也是吃驚：雖然那國裏的人民，早有「男女同浴」的風俗，但「當衆强姦」的事，似乎不應在「靑天白日」的我們國土——雖然是被佔領了——上出現。然而竟出現了。不會有的事，却眞的會有了！這也可見侵略者的眞面目！

據有去虹口的外國人說：「皇軍」們之瘋狂，已經到了一見女人卽一路强迫接吻的程度，西婦也大有裹足不前之勢。這也是不會有的事，而竟會有了！

但此種瘋狂舉動，固然與勝利者的驕傲相關聯的。在已以爲是天之驕子，則視人自亦如塵如

土，蹂躪一下，自可不必介意。然而更深刻的來看，此種野獸一樣的瘋狂暴動，實與日本軍人的自殺行動相接連的！在一味過着屠殺生活的劊子手的變態心理中，出奇的官能的享樂的要求，比正常人來的高。但同時，一覺到這官能享樂也是無謂的事的時候，於是厭世觀念萌生，而自殺的事也就出現了。自「當衆强姦」，以至「集團自殺」，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沒落的路！

看看日軍進攻形勢的浩大，彷彿是不會失敗的。但在這「彷彿」以外，不會有的事，也竟會有的：那就是循着「集團自殺」的路，進而至於「全國反戰」「革命爆發」：日本帝國主義打入墳墓！

謂予不信，請俟來日！

餘議之餘議

文載道先生來了篇冊案餘議，我是大致同意的，不嫌過長，給發表了。

對於周作人先生，我們並不願爲他辨認，也決不辨認。但江湖賣解者的拳經，我們是嫌惡的。老實說，這些江湖賣解者，理解一個作爲文化人的周作人的能力並不够。

周作人的弱點是非常明顯的。要是很客觀的來作社會批評，做一冊周作人論，乘時起哄，也許可賣一筆錢。但這個，我不能，也不願做；約略的說，他的來路是這樣的：

（一）在五四時代，他以一嶄新的自由思想者的姿態出現，反對封建禮教極熱烈；同時，還有一種理想，便是新村主義——是一種不徹底的托爾斯泰的博愛主義。戰爭是反對的，甚至不估量戰爭的實質，一概予以反對。也許這反對多半立脚於咀咒殘酷的屠殺上。所以——

（二）在一九二七年，談龍談虎，是顯出他的反抗了。尤其是這屠殺是對於青年世代的摧殘。但正如他愛蒼蠅搓手搓脚，反抗的聲音非常微弱，一陣嗡嗡之後又屈服於那時的政治環境了。他這時成爲一個溫情的自由主義者。於是他祇好——

（三）吃苦茶談鬼去了，但他還要從鬼中見人性，要從茶裏辨世味，這是周作人先生的無可奈何。周先生想擺脫「政治」，而「政治」却不容允他擺却。周先生想對「政治」讓步而「政治」却對周先生一步進一步的拶緊。這也就是周先生終於陷入今天的苦悶，悲哀，徘徊，甚至於

「墮落」也說不定的泥坑裏的主要原因。

眞相在今天還沒有大白；但能從根基上來看周先生，則「雖不中亦不遠矣」了，固毋庸我們的多事喋喋也。

我感激着，我興奮着

突然的接到八位報販卅二位工友廿二位里弄居民送來了廿三元六角的節約捐，這使我感激得幾乎哭了。

是個人的感激嗎？不，爲了這受難的祖國，這臨危的民族，我在這中間感到一種磅礴的不可遏止的民氣的高揚！有人說眞理是在地下，不在天上；在今天，在侵略者企圖攻陷武漢的今天，若干家而忘國的「社會名流」，竟而接受了侵略者惡毒的陰謀，奔走於港滬之間，接洽他們夢想中的所謂「和平」，而我們地底下的同胞，平日過着土撥鼠似的黑暗的生活，却以萬分堅忍的酸

苦的赤心，貢獻給這偉大的抗戰，從拯救受難同胞中，來拯救這祖國，這民族；把這兩件事實來對照一下，我的心中積鬱着的憤怒與悲痛，不禁一齊爆發出來，我確實止不住兩眼的發酸！我眞的想痛哭一頓呢！

數目是極其微小的，廿三元六角，還不够闊人的一餐飯，豪戶的一張牌。但燙手的，却是火熱的一顆心！一角，二角，從油膩的腰包裏拿了出來，減少了一碗白飯，免除一條大餅，是這樣的節省下來，是這樣的自動地送到我手裏來，我想到他們臉上的聖潔的光輝，我想到他們嘴角上含情的微笑，不，不，我是聽到了他們一顆火熱的心的跳躍！爲了抗戰的勝利，爲了祖國的獨立自由，他們的期望是多麼迫切而且殷勤呵！

中國的得救，將是在這墨黑的粗劣的巨手，奔走的赤脚，呼號的叫賣聲吧！敬愛的同胞們，願我們的精神，永遠與這祖國，這山河，這大地連結在一起！我們是創造歷史的人類，正義平等自由的人類的英雄呵！我們的責任是重大的。在那偉大的抗戰開始了一周年的今天，在這自由平等的曙光發露的今天，那麼我又怎能哭呢，不不！朋友，兄弟，親愛的同胞，我是——奮與得笑了！我們大家來笑吧！呵呵！呵呵！

爲了種種的關係，我們報館（指譯報——作者）的負責人還沒有準備好來接受節約捐，而這捐款終於送來了！這責任，在我是無法推諉的；我能爲這偉大的同情效一分勞，我也將用我最後最後的一分力！在我們精神的聯合戰線下，有能動員多少這「偉大的同情」，我們也一樣準備接受，轉送！作我們的擔保的，便是我們的精神與人格！

使我非常感到抱歉的，便是本欄篇幅的狹小；使許多紀念七七的「精神的禮物」——許多優秀的稿子，高貴的意見，無法全都發表出來。但我也同樣接受了，融化在我的腦裏，心中，血液的每一滴裏，我將時時爲諸君傳達。現在姑且挑幾篇發表在下面，也算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外「有主意出主意」吧。

頹廢的現實主義

這名詞是生造的。但世上確也有一種人，覺得什麼都沒有意義，什麼都該被詛咒，否定，尤

共是國家大事，總覺得「天高皇帝遠」，與小百姓無關，應該「敬而遠之」，甚至於絕口不談了。就是今日全國人民所支持的抗戰國策，在他們也祇會搖頭，皺眉，終至於閉住嘴。

但在一閉住嘴之間，就是學乖了，爲的顧全了自己的利害，現實主義了。任何問題，一涉到自己身上，總以現實主義的眼光來看的。先將周圍於自己有利的緊緊抓住，然後撇開那不利的；但碰到有妨害於自己有利的一面的「東西」時候，却並不如一般馬路英雄那樣直率，三拳兩脚踢開。他更乖，站在更遠更遠的處所，不是十字街頭，也不是象牙之塔，而是在「更上一層樓」的高樓上，把那「東西」，當作和自己毫無關係的，加以種種的「說詞」。那「說詞」也決不是直口的咒駡譏嘲，或批評，而是用一種既不痛又不痒的詞句。但也不同於「今天天氣哈哈……」哈哈以外却另加一些冷的意義。舉例說吧，如其你對他說：「某人的救國工作眞可佩服！」他就回答你：「哼！他的文章寫的不通。」你如其跟他論文章呢：「某翁的文章眞是百讀不厭。」他又轉了個馬頭：「紹興師爺氣。」這樣，你跟他談話，就永遠不讓你抓住中心。可是你上當了，他爲的是什麼呢？就是竭力將你的中心含胡，磨轉，不使觸到他的中心，妨害了他個人的利益。他在高樓上的批評，大都是將那「東西」有妨害於他的一點撇過，却從別一方而給以一拳。於是揚

揚得意的走開了。看來到於大事無關的，實際上則是最惡毒的陰謀家。說得好一點，也就是大事頹廢，私事實利的現實主義者。

就說掛國旗吧！不掛國旗，爲的是環境困難；强迫他掛呢，他先將別一些人借故開刀了。「侵略者還沒有亮出了刀，自已先來抽刀殺人，」這句話，這眞是傷心之談。不過，一說到學校，學生終究是多數，學校當局終究是可以用多數的力量去說服的。我還樣相信着：跟自已人聯合，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放棄。我們是應該使他那頹廢的現實主義，化爲理想的現實主義。

還有一種頹廢的現實主義：鄙棄形式，專求內容。掛旗是形式，不必幹，他說。喊口號，是形式，不必要，他也說。「看你掛掛旗，中國會救得過來，看你喊喊口號，日本帝國主義會打得出去！凡事總在實幹！」話是挺響喨的，但他怎麼實幹呢，原來在算盤子上跳舞。不掛旗，不喊口號，爲的是保全自已。然而却以很好的名詞：「形式主義」，將別人一筆抹殺了。

掛旗是形式，但是精神的表現。反證是：沒有「愛國精神」的，就不敢掛旗。口號是形式，但是最有力的號召。例證是：沒有明確的目標，就無法統一步調。頹廢的現實主義者，就無法理解這一點了。

自然還有進一步的。那就是誠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套理論。所謂修身，我不知道怎樣修法，住在深山大澤之間，與雲鶴爲伍，吟詩高歌，古之人也有這樣修過身來的。在紙醉金迷的都市裏，兢兢於自己的職業，不涉繁華，克己制慾，今之人也有這樣修過身來的。但還在昇平之世。也許可以。而在這大時代里，有一分工力不到，便少一分的火力，以這樣的方法來修身，治國，我想，不是「迂夫子」，一定是躱懶。何況人生便是戰鬥，世界等於洪爐，個人的鐵，如不深入爐火之中，予以煆煉，錘擊，要鑄成一把鋒利的劍，決不可能。救國工作，就是自我煆煉，就是最好的修身法；「慢慢地來」，「容後再說」，「等過二年」，坐以待機，那可太聰明了。這似乎也可歸在頹廢的現實主義者羣裏。

從槍決漢奸說起

據廣德二十四日電：僞溧陽縣長茹如才，自接受僞命後，苛征暴斂，民怨沸騰，近以報告情

況不確，遭日方槍決……，這是則小新聞，但實在有點意思。拍電報的人慨嘆道：「漢奸下場若此，足資喪心病狂者戒。」確也不錯。

不過，這也不僅是「於今爲烈」，而是「自古已然」。明白的例，前有吳三桂，後有殷汝耕。漢奸的下場，本來是大都如此；人民固看得明明白白，就是漢奸自己也未嘗不看得明明白白。日本帝國主義所爲何來？漢奸所盡何事？原來是一條橋樑，過河自然拆橋。

足戒的事，在漢奸方面，實在是不必再提了。爲愛國民衆的所裁制的漢奸，即在上海一隅，差不多已要超過「十全其美」了吧。這裁制，比被日本槍決的不更多嗎？然而漢奸還是紛紛上場，絲毫沒有戒心。漢奸之所以爲漢奸，該還有它必然的社會基礎：明白的說，那是已經山窮水盡的若干封建餘孽的最後掙扎！那是政治上的官僚主義的末路表示！那是思想上奴才哲學的壓軸戲文！

但可悲的也在這裏：愛國民衆的裁制，是罪有應得。在漢奸也可說「死而無怨」。因爲既然以民衆爲敵人而上場，死在敵人手裏，照一人做事一人當的原則講，那是非常公平，頗有「戰士」風度的。可是，爲的是討好主子，而主子却以奴才的血，刷淸自己的罪惡，這就使做漢奸的

未免凄涼了。主子的目的，本來在侵略；主子的口號：是現地主義。現地主義者，即以該地的寶財的力量，屠殺該地的人民之謂也。漢奸奉承意志，苛征暴斂，也不過是這目的，這口號的兌現，並無過分之處。但民怨沸騰了，怎麼辦呢？還得拿奴才——漢奸開刀，這自有些悲劇味了。然而，文明國家消弭奴隸們反抗的辦法，本是以奴隸總管的血，作「贖罪祭」的；這原不止是漢奸特有命運，也還是世界「大同」的。那麼，所謂漢奸的悲劇性，在此也消淡了。

將漢奸的悲劇，消化而爲我們民衆的悲劇，那就是侵略者將漢奸的血遏止「沸騰的民怨」的那種貌爲「仁政」的惡毒陰謀。民衆要是沒有更深澈的看法，更精闢的見解，那麼像茹個才被槍決，將會發出這樣的議論：「不錯呀！日本軍人也主張廉潔政治呀！你看，對於貪官汚吏，眞毫不留情呢。」那無疑是上了大當，勢必至把自己也跌入在奴隸的深淵裏。這樣的民衆的悲劇發生時，日軍就得以一個漢奸的血，化作無數的漢奸——奴才了。

寫到這裏，想起了古詩中的詠廉吏的詩；因略套之而爲一詩，詩曰：

「漢奸可爲而不可爲，漢奸而可爲者，以其藉此苛徵暴斂而發財；漢奸而不可爲者，以其後有民衆制裁前被日軍牽上斷頭台！牽上斷頭台，焚骨揚灰還是死奴才！奴才雖死仍活該！殺

奴安民之心何險哉！讓防抓手莫偷靈魂去，唯一的惡魔妖怪還是從那東邊來……齊心喊殺莫徘徊！」

一切爲祖國

校讀着魯迅先生所譯的西班牙巴哈羅的山民牧唱，這使我的心境立時平靜下來，——一年以來從沒有過的平靜。我彷彿置身於高天厚地叢山密林之中，聞着芳香的草原的氣息，和純朴的山民親切的密語着。這是西班牙的古老的一羣。但一樣也是我故鄉的父兄的一羣。我看到西班牙和中國的同一的命運。

自由，和平的空氣，洋溢在這山民的羣居的故國裏，現在，我不知將怎樣來想象其間的情形！可愛的西班牙，可愛的我的故鄉！

自然，西班牙的精神，還有它戇直的一面。西萬提斯的唐・詰訶德，未必全是給人作爲諷義

的窮桀的，爲正義，爲人道，我們的詰訶德先生一樣願放下生命的孤注。三年前，我也讀了這著名的小說，我的同情，却全支付在詰訶德的身上，用實利主義的眼光來批評詰訶德，那是不行的。詰訶德的偉大，是戇直，勇敢，不爲强權所屈服。以鬥牛場著名的西班牙，這決不是偶然的。

自由和平的故國，爲正義人道而戰了。從樸質戇直，而發爲勇敢强毅，西班牙與中國的勝利，將必然聯結在一起。

× × × ×

三四天前，血先生寄來了一封信和詩。他的信那麼的說着：

在中國抗戰紀念日不久之後，又有一個抗戰紀念日，那是屬於西班牙政府，人民的，日期是本月十八日（世界知識），這是同樣有意義，同樣地值得紀念，希望先生特爲紀念紀念。是爲至禱，謹致

抗戰萬歲！

血 念七，七，十三

這使我猛然的記起了。我每天在幾十封的來稿來信中翻筋斗，我彷彿時時聽到我們同胞强烈的叫喊，聞到同胞們爲祖國而流的血腥。挨餓，受苦……一切都爲了祖國。今天在本欄（指大家談——作者）中所發表的失業的苦痛的作者，即是代表中華民國國民最好的一面。餓死也不願與侵略者合作，這是何等精神。而在上海這樣的人，又不知有多多少少，我相信。但爲發揚這艱苦的精神，我希望有良心的資產者，如何予以援助啊——爲了祖國！

讀書偶感

在校看魯迅譯的山民牧唱的時候，我發現了如下的警句：

德國人已經在用木頭做出肉來，從麥桿做出麵包來了。爲了非做不可的時候，就做麵包起見，正在徵集着穀類的草帽。

這使我茫然的擱下筆來想。山民牧唱的作者巴哈羅，正是現在爲德意志法西斯的傀儡佛朗哥

叛徒所踐踏着的西班牙的作者，用這樣的筆調，來譏笑德國，這和今天西班牙人民，以無比的英勇來反抗德意法西斯，其間不能說沒有血緣的。

一個愛好自由和平的民族，又生活在優裕的自然物豐富的環境裏，人民於取給自然之餘，還可留下一部分來作他慰藉精神生活的點綴，花香，草息，鳥語，林嘯，相互蹈舞於榛莽的原野，雖然不免帶些「獸性的遺留」，但人決不是僅滿足於麵包，肉食的。即使是社會主義勝利的時代，人類征服自然的力量，更加發揮了。但這享樂於自然的欲望，仍舊爲人類普遍的要求。將一切服務於一個目標：爲資本家獨占的享樂，而揮汗流血，而出征，刼奪，以至於滅亡，那便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的不同。科學的奇蹟，也許正能將木頭做出肉來，舊草帽做出麵包來；可是人們一吃到這肉和麵包的時候，將發生如何感想呢，在我是，怕無以下嚥吧！

在某一電影片中，我曾經看到機械人的活動。人類爲避免流血，却以機械人去衝鋒，殺敵。這在玩具世界中，也許有些發鬆，但在眞實意義上說，却祇會引人苦笑的。機械人是不會有的，法西斯主義，却使人變成機械了。作爲這人的機械的活動力的，不過是希特拉，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軍閥們的肥大的心臟。巴哈羅這預言的諷刺，不過是說，尼采主義伸長的結果，德國人民

非吃木頭草帽不可吧了！

以軍國民教育相標榜，同樣深厚地沾有尼采的超人主義，強權主義的日本，到今天是怎樣了呢？爲了節制消費，施行了經濟警察制。爲了統制外匯和加強軍事生產，竭力節省汽油，電氣，連日本至高無上所謂天皇，也不能用電風扇了。皮革，橡皮，一切爲在禁用。通用舊的明信片，却准許塗上蠟，用鉛筆來寫信。一年戰爭的結果，人民的生活已陷絕境。而法西斯軍閥的砲口，却使人民的幸福完全送走了。「超人」將變作了「人超」，這正是近衛坂垣之類所不能預料的！

中國的反日戰爭，這意義便大不同。它不但爲求自己的獨立生存。它同樣是反對使自己成爲帝國主義的機械。麵包還當從麥粒中磨取，肉食還得從牲口取得，然後才是人的正常的生活！世界就有那樣兩種人：一種是使人服從於機械，一種是使機械服從於人，日德意法西斯前是前者，而中國西班牙却是後者。雖然，還有待於將來，然而却是眞實的閃光。愛自由，愛和平的作者巴哈羅，是無比的銳利的眼光，在這短短幾句中，指出了德國民族精神的缺點所可能發展到的悲劇的運命了。

建議廢除『抗戰八股』一詞

「抗戰八股」這名詞是從香港傳來的，據我所知。然而這名詞，有語病，我們應該辨正，防止流傳。

所謂八股，無非是「人云亦云」「千篇一律」的意思。起這名詞的人，別有他的苦衷。抗戰要能得到勝利，必須我們在各方面有更深的探掘：認識要深刻，思慮要周密，分析敵我的情狀要中綮，把握現實要堅定。而更要緊的一點，便是光明面和黑暗面要交互參證的來看，這樣一來，那就能「衆說紛紜，而定於一是」。言論自由，足以幫助抗戰，就在於此。有人以為「抗戰文藝」，「有歌頌，更須有批評」，這是對的。

但受了四五的教化的我輩文人，有一個積習，也不得不破除：多懷疑而少信任，好立異而厭求同。破壞的精神發揚之餘，見頌揚則搖頭，逢指責便開顏。這是科學倡明以後的西歐的虛無主

義者的本質，與國貨莊子的虛無主義是有分別的。五四科學精神提倡的結果，這一點收穫，倒是滿實在的。又何況文人報國，徒逞筆端，既未沒入於羣衆之中，一看現實眞相；又未肯績密周詳，作整個的觀察。偶然聽到若干離于滿意的事實，即爲「事不可爲」，發而爲文，也不過見樹不見林之談。所謂「抗戰八股」，這個名詞，一半是從這一種心境下發生的。

爲了號召，我們需要一個明確簡單的口號。口號不能代替文學，我們承認。但我們不能因此廢掉了口號的本質的意義。求證於歷史，羣衆贊助革命，參加革命，大都出於一種憧憬。不一定對於這革命的意義透澈了解，（能透澈了解，自然更好。）然後發爲行動。單純的憧憬的力量，有時反超過於多疑的透澈了解。多疑每易陷於徘徊，單純則能勇往直前；要知憧憬並非虛幻，而是出於憬憧者迫切的要求。置燈火於前，則飛蛾齊集，雖焚翻燬骸，亦所不惜，求光明者的姿態，本應如此。

抗戰的內容，雖極複雜，但抗戰的目的，確甚單純。如能使每一個中國人民，既能認清目的，又能辨明內容，自然「上上大吉」，無可非議。但時急勢迫，辨明內容，已不及待，齊而爲大聲之疾呼，「認淸目的！」「抗戰！抗戰！」喊它千百萬遍，於「實」亦無妨礙！今天一句「最

後勝利必屬我們！」明天一句「抗戰必勝，建國必成，」於「理」亦屬應該。以「抗戰八股」四字，來譏誚並打擊一般人的幼稚，——其實是單純的熱情，我以爲將引起相反的效果。

爲使一般人認識更爲正確，立詞更爲扼要，那苦心我們十分諒解。但與其冷嘲，何如指示；與其指責，何如實幹。使世上無「抗戰八股」，正是自己的責任！因之，我們必須在「抗戰第一」的原則下，深化我們生活的實踐，和創作的實踐！八股歟，九股歟，暫應撇開不談。小子之見如此，質之高明者未知以爲如何？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七日，小子行者，謹向全國文化界提議：從今以後，應廢除「抗戰八股」一詞，祇請公決。

「空氣饅頭」

以空氣爲饅頭，那偉大怕還要超過搜集舊草帽捏製麵包。

我不知道這名詞的典據出自何處。我祇記得在我們的「友邦」東京市外西狄窪的一家舊書鋪

裏，看到過這樣的一冊書名。彷彿是昇曙夢譯的一冊俄國小說，也許是戲劇。因爲窮，沒有把這書買來，自然不知道這內容，但深深記住這一別致的名詞了。

大概不止一次吧！我老在文章愛用這名詞。我的意思是指以虛幻爲滿足以造謠蠱惑騙這一類魔法師的行徑的。不同於中國的一句老話：「喝西北風。」

但我也懷疑過「空氣」兩字的意義。也許我們的「友邦」，是以「空氣」爲「子彈」的。舉例嗎？那在毀滅裏有的是。藏原惟人譯了法捷耶夫的毀滅，中間就有「爲空氣所擊傷」這一句。我重譯過這冊書，對這一句，問過多少日本通，還是莫明眞意。魯迅先生譯的毀滅，同樣是照譯的。如其是爲西伯利亞冷的天氣所凍壞的意思，那麼這樣的句法，多少有點奇突。

後來在「友邦」的軍閥行逕中，尤其如土肥原之類的行逕中，我孩子似的理解了這一意義：他們原是以「空氣」爲子彈的。而中國的若干的動搖分子，却正眞「爲空氣所擊傷」了。

於是知空氣的偉大，既可以爲饅頭，又可以爲子彈。

這回指的不是我們括號內的「友邦」，而是眞正的友邦通訊社的報道。

「張鼓峯戰事消息愈使華軍精神渙發，中國人民對於戰事均具極高信心，」那是應該的。然

的斷然的說「年底即可打回南京」，那末免「見卵而求時夜」，高興到過頭。南京我們是要收復的。不但南京，中國的每一寸一分的土地決不讓敵人佔領。然而這是堅苦的工程，還須我們更大的努力。輕輕放這麼一把空氣，使我們作爲饅頭來吃，那必至於「坐以待斃」！嗚呼！

同樣的觀點，也必須校正。「聞中政府撤退漢口居民程序之遲遲進行，以張鼓峯事件爲主要原因，現有多人仍主張仍留漢口。」撤退居民，蔣委員長已下了命令，並未遲遲。且決不能以張鼓峯事件爲原因。保衛大武漢這目標還不够顯明嗎？爲了這，留下壯丁，十分應該。但決不能以爲別人在替自己打出手，自己就可透口氣而留下了。所謂「多人的主張」，據我看，還是那一通訊社的「空氣饅頭」。

我們要緊的是謹防中毒！然而有人却被這空氣子彈似的打進了心，居然作爲第一號標題。我抗議！

所謂黑的戰術，不是黑旋風李逵掄起扳斧直撲直打的戰術。黑旋風李逵所要追求的，便是自已一口氣，所謂不平之氣。不平便打，生死不管。固然有時也不至被利用，而用心却是正直的。那麼黑的戰術是什麼呢？十年以前，吳稚暉老頭以他何典的筆調，提倡過所謂「黑漆一團」的人生觀。黑的戰術是不是「黑漆一團」混戰一陣的戰術？

也不是。

葫蘆裏不必賣什麼祕藥，直白的說，是有一位黑記者的黑戰術。

有的學校預備登記，有的學校不許學生有愛國行動——這，由來已久，已非一朝一夕。狐狸最怕露尾巴。否則一部聊齋誌異，何從談起，迷不了「後生小子」，便成不了它的「精」。上海教育者的「精」。我的確也是領教得很久了。迷上欺下的本領，古今中外，無與倫比。能够迷得住上，於是也欺得了下。但在上下打成一片，以齊赴一個目的的時候，下便不得被欺，這使「精」也者老羞成怒，「開除大吉」！這是一。迷慣了上的人，奴隸性成，有時還得做迷上的夢，於是亂找「主子」——輾轉反側，寤寐思服，另作他的「好逑傳」去了。這是二。

於是黑旋風李逵們，這些丘九先生，照例來橫衝直撞，大聲疾呼。這回被擊中要害的，不是

什麼，正巧是狐狸尾巴！

於是放出三枝冷箭，一說是「同行嫉妒」，二說是學校辦得嚴格，三說是破壞教育界的聯合戰綫。我們接下這冷箭來，回敬一下吧！

第一，今天來向那些動搖的學校施攻擊的，大半不是什麼「同行」，筆者自己就於「同行」無關。然而為了民族前途，是頗向這些動搖者揮過幾拳。據筆者所接觸的丘九先生來講：十分明白這些動搖者「得保首領以歿」的老死的心境。而且，如果能來一下統計，所發表的文字中，大半還是丘九先生的「無門的呼籲」，我們應不應予以同情？

第二，愈是嚴格的學校，每學期開除學生愈多。我們不知道是教育的嚴格，還是限制學生社會活動的嚴格？說學生的成績嗎？公開於社會的「呼籲」，並不壞。於是教育的嚴格落了空。不得不推倒學籍證件的假造上。可惜的是，學籍證件不能代表丘九先生的眞學問，眞能力。世界儘有拿不到文憑的大文豪，卻沒有以學籍證件而代替「鴻文巨著」的事。形式主義的教育，本與官僚主義的政治相通，而現在卻非其時。

再次，要鞏固聯合陣綫，首先得肅清漢奸親日份子，有時連動搖的個人主義也必得加以排

斥。反對登記，斬斷狐狸尾巴，說是破壞教育界的聯合戰線，這倒是頂括括學校的頂括括戰術了。而且何謂教育界的聯合戰綫，學校之間，固須聯合，學生教師之間，應否聯合？還是以教師的聯合戰綫來和學生的聯合戰綫，「馬頭相馬頭，戰上二十餘合」呢？否則，開除學生，便「文不對題」，沒有着落了。

丘九先生們是大聯合了。給陳部長的電也已發出。身受其衝者其見如此，那該不是「無的放矢」了吧！

老實說吧，在抗戰已經一年的今天，政治上的官僚主義已漸次消淡，國民參政會的偉大的成功，蔣總裁在參政會議上强調民主政治的宣言，若干官僚的尾巴是被斬斷了。整個形勢反映到教育界，丘九先生，不復是昔日的丘九，正和丘八一變爲衛國的戰士一般，他要把救國的目的，寓之於「求學」之中——要求的是抗戰建國綱領中的戰時教育的實施。但還和形式主義的嚴格的「教育家」們，是相衝突的。於是一方面祇好以「開除爲大辟之刑」，一方面自然是以呼籲爲反攻的武器了！待到社會的同情，偏向於後者的時候，於是施用了所謂繫的戰術。

這倒眞正是造謠中傷！我希望黑記者，這回並不是抹黑了良心來說話！而是被別人利用，做

了回黑頭子！

如此英雄

有一種英雄，對妻子家奴以及屬下，則如虎如狼；對上司權威，則如鼠如兎。而對於朋輩同僚，則時而狼虎，時而兎鼠。兇狠，狡黠與溫馴並施。

沒有得天下之先，自然是「擁」「拍」「吹」的三部曲的獨唱：既得天下之後，儼然「惟我獨尊」！任何人衝撞不得，批評不得。這情形，在戰前的上海的若干「教育家」，是表現得頗爲明顯的。

據說，那是一貫的政策：每到暑期，就是大批的開除學生。理由不必咬實，文字儘須含胡。不是「生性桀敖」，便是「學業惡劣」，應令輟學。有時略開「皇恩」，還備一張轉學證書，開一條自新之路。眞叫人有「謝聖主不殺之恩」的感激。但熟稔此中內幕者說，此項舉動，大都與

政治思想有關。澄本淸源，教育者的用意實可佩服。雖然有人也會懷疑到，在「生殺予奪」「惟我主之」的背後，依然是「吹」「拍」「撈」三部曲的一種題外工夫，但這還是過去「行情」，這里不必追究了。

可是現在呢，情形是不同了。除漢奸侵略者以外，已無政見之分。上海三十萬學生，也都站在同一的戰線上。他們所要的是祖國！所求的是爲祖國而戰鬥的學業，武器！臥薪嘗膽，同甘共苦的精神，且不必說。爲了上海還沒有上到「最後一課」，師生之間，更應如何相互砥礪，精誠團結？可是事情並不如此，昔日如虎如狼，今日則如兎如鼠。華軍一撤退上海，即有學校中不許掛歲旗的風傳。雖救國不拘形式，而退讓則使漢奸小醜更有機可乘。也許本來想造成個機會，使漢奸小醜來「乘」它一下。猶如倚門賣俏，本爲招攬生意。這回是侵略者手中的傀儡，做得像煞有介事。要管理，統制，首先自然是登記。於是濟兎鼠之窮，又發出虎狼之威。——向學生開刀！二十三十的開除出法！

但事情終久祇好祕密做的，爲的還戴着個中國人的頭，黃臉，黑髮，濃眉，直鼻梁，一時改換不得。乾脆掛上塊招牌：「維新政府教育部立案」，那會使「門可羅雀」，「猢猻」全部走

散，猢猻王也做不了了，自然不是辦法。於是祇好「陳倉暗度」，圓他「好夢」。

然而，「珠胎暗結」，事情還是非明白不可的。「有揭露，便而「老羞成怒」，聲勢洶洶，向揭露者大起問罪之師。但魯迅筆法，畫臉未題真名，圈了一圈，拖個尾巴，是名阿Q，本非專指，原為泛稱，而當時竟有人人以阿Q自居，欲得魯迅而甘心之，亦足見賊胆心虛，不打自招了。以虎狼濟兎鼠之窮，結果還是奴隸色相。

但畢竟是，「如此英雄」！

我呼喊不出來

前天本報接到一封上海市民吳煥材等的來信，說要我們「主持正誼，仗義執言」，為愛國志士江秋被解到日本司令部去的事，發表點意見。另外還附了一件「公開信」，措詞頗為「激昂」，那信，在當事者一定已經收到了的。恕我們的苦衷，也不必披露了。

一個「報屁股」的編者，對於這些「天下大事」，本可置之不問的。但主筆先生却把這信交下來，用紅筆批道，「轉大家談，供參考。」那麼，我來「參考了」。結果參考得我的心，像壓下塊大石，負不起這重量了。我看到的是雖是白紙黑字紅印章，但我却彷彿聽到全上海的市民，不，全中國的人民，那呼聲了。我雖然也想跟他們一起呼喊出來，但我可呼喊不出來了！

我是記得的，造成這世界的恐怖的是誰？我也記得的，造成這中國的恐怖的是誰？我更記得的，造成目前上海的恐怖的是誰？這便是我每天執筆爲文必須提到的「日本法西斯軍閥」！我如同老婆婆口唸「阿彌陀佛」似的，一時一刻也不忘記的唸着這個名詞，直到我們抗戰勝利以後。

人，總應該想起，在上海，在南市，在松江，在資州，在中國一切不設防的城市，那日本法西斯軍閥給我們的「恩賜」！有血，有肉，同我一樣能說，能笑，也能哭的活動的生命——數十萬中國人的生命，是如何在他們那飛機炸彈下，喪失了！委爲泥土了！再也挽救不過來，再也活不過來了！相信基督的教理的，有正義感的，人道主義者，自由思想家，以及現實主義者，對於這，總已惻然有慟於中了吧！解救這世界的浩劫，解救這人類的末運，總該是人類中的一份子，總該是在今天還能說，能笑，有血，有肉，明天也許成灰，成泥，成飛灰的你，和他和我吧！在

日本法西斯，德意法西斯瘋狂的屠殺之下，和平的你，弱小的我，這運命正是同一的！連結起來，共同抗禦强暴，怕是必要的吧！

我們是和平的民衆，祇知道團結便是力量。而且這團結，還必須在負治安之責者的合法範圍下進行，那也是無須多說的。但「壓迫愈甚，反抗愈烈」，牛頓的物理學上的定律，始終還是人類社會學上的一種眞理。在沒有去掉壓迫的暴力以前，那反對暴力的「抗力」，怕是無法去掉的吧。若祇注意於這反對暴力的「抗力」除而去之，那是使壓迫的暴力更加增强，使「正義的抗力」完全消滅的。關於這，我們是從一般原則上來說的，並非特指那一件事。但也總該公認爲一句常識的眞理吧！

最初是人頭，人手的橫飛，接着是公開的綁架（楊文龍事件）和掠奪（吳淞城公館的被劫）。而更毒辣的，却是公開的販毒和横征暴斂；沒收中國廠家實業家的財產，使失業工人如潮一般的湧出；截斷內地交通的水脚，使一切日用品，如飛一般的高漲；以暴力威嚇中國人之後，却更以最惡毒的政治手段，迫使中國人走上滅亡的道路。這正是「武裝暴力」所轉化的「政治暴力」，和平的民衆，對於這「政治的暴力」，同樣是無法忍受的！正義的人士，對於這「政治的暴力」，

更須予以決絕的反對的！然而事實是怎樣呢？……

我們是絕對主張納稅的市民，與租界當局緊密的合作的。祇有在緊密合作下，治安才得以維持。因之，對於搜捕恐怖分子的時候，更須嚴密而審慎，使無辜者不至於久久的受累，那是必需的。同時，消滅那「恐怖」的根源——侵略者底「武裝暴力」與「政治暴力」——的辦法，更須予以注意。而消滅侵略者的政治暴力，更和租界當局各國政府在華利益的恢復有密切關係。委屈求全，是無法解救這危急的局面的啊！

眼前事實

有的是眼前事實。

三四個月前，由日本浪人和中國流氓合組的强盜機關，破獲了。以後我們不會聽到下文。

二三個月前，楊文龍君白晝見綁，打得頭破血流。好久不知消息。現在，放了回來——生還

了。

一個月前，又有中日浪人合組的騙錢機關，算是某醫園上了當，出了四五百元錢不算。事情還是沒有下文。

現在是，台籍女子紅菱芳子的綁架韋伯成。要脫却自己强盜的罪名，却以出賣肉體爲理由了，這也許是東隣的美德，在我們是無法領教的。

眼前的事實並不止於此。傀儡戲每天在開演，牽線的人是誰，連瞎子也明白。然而覺得淡然了。

還是觀念作的怪？還是安于既成事實？還是慴服于强横呢？……

中國人是不會永遠低頭下去的。魯迅的古小說鉤沈中，有一段紀事，大略如此：一個將軍，出征外國，打敗了，被砍了頭，然而猶騎着馬，返回故土報命，由胸作人語，命畢而仆。而魯迅的眉間尺中所寫，爲了仇恨，即使割下頭來，在油鍋中還是追逐噬咬！這是中國人的最深切的一面。

低頭嗎？便是割下頭來還是不低的！

卑劣者，自然例外，那已有專名，曰漢奸。

殺一個然足以懲百。然而還在對付多行不義者，對付奸徒匪盜，也許有用。故「文明」國家，至今尚未廢去死刑。但正義不可以死作威脅，生存本來應從死中求得。以強權爲最高法庭，使生命屈服於斧鉞，則我亦不辭。耶穌之上十字架，於今見其偉大。而留汚名於千歲以下者，畢竟還是猪大。

今之人，誰願爲猪大呢？

眼前事實，有的是。

死

「死有重於泰山而輕於鴻毛」，在今天我益發覺得這話的重量。

社會在激劇的變動。個人的堅貞與卑鄙，判明於毫厘之間，既不容其徘徊，又無用其遲疑。

中立與超然，那不過投降與出賣的一種掩飾。

有人在貶妥協精神中說過：

在抗戰的行程中，絕對沒有妥協。妥協就是滅亡！

這不但對敵國說的，對友邦，對內部的團結，都是如此。

蘇聯在革命之際，曾有不革命即反革命的口號。人謂其太過極端。但在國家緊急動員之時，沒有一個國民，不被捲入狂潮之中，要在革命與反革命中另取一條道路是幾乎不可能的。不管你主觀如何。在你不動與無關心的狀態下，客觀上已在革命方面減少了一份力量，在反革命方面多了一份幫助：不革命即反革命，在這一種『時』『空』下，是絕對的真理。

這在我覺得是對的。然而事實上人不一定都勇於鬭爭。對己以平安苟活為滿足，對人以姑息縱容為寬大。中國因為是個「文」「物」之邦，得天獨厚，中庸之道，成了做人的「圭臬」。有時是連「漢奸」也覺得都可以原諒了。

以前也有人說道：「大丈夫生不能流芳百世，死亦當遺臭萬年。」在另一意義上講，我贊美這一氣概，為的他能不偷偷摸摸的活，敢於挺胸突肚的鬥爭。抗日的，這邊來！親日的，那邊

去！陣形既分，衝殺自易。爲了「中庸」，雖分敵我，舉槍投槍之間，恐傷友人，於是力量削弱了。

怯於鬥爭者，自有他的一套哲學。一邊是兩面埋怨，自認晦氣——歸結於運命。另一邊則靜立旁觀，看風駛舵，尋求出路。彷彿任何鬥爭，於已無涉。古人所謂責人則明恕已則昏，這回却是責已則明，恕人則昏了。試聽上海有多少企業家不願將產業內移，那理由，便是「政府不能予以方便！」他就想在侵略者的「方便」下來做夢了。

可是「方便」之來眞能「一帆順風」嗎？我可以堅決的回個「不」。土地，財產，生命，全都是侵略者掠奪的目的。

中航機桂林號的襲擊，便是明證。關於這事有的說是爲要殺害孫科，有的說是試探美國的遠東政策，這指出我以爲也都對。然而死難者却是我們銀行家徐新六和胡筆江。在侵略者瘋狂的進攻下，橫逆之來，誰能倖免。即使做了漢奸，拜倒在侵略者脚下，猶不免於「胡正古」與「盧英」的運命。在這裏，確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的，更沒有侵略者的「方便之門」。決然的捨棄妥協的幻想是必要的。

試看我們銀行家徐新六與胡筆江，是以生命作爲侵略者野蠻的紀錄了！——歷史已使他們的死重於泰山！

沒落的狂亂

用五六架驅逐機！追擊一架毫無武裝設備的旅客機，不管它如何狡詞趨辯，要說這不是瘋狂的暴行，那祇有說給廟裏的「泥塑木雕」聽的。

日蘇衝突的時候，東京大阪居民所日夜焦慮的，便是蘇聯的轟炸機，將因事態擴大而襲來。用以轟炸武裝侵入的日本的蘇聯飛機，始終還沒有飛越更遠的國境以外，而東京同盟社，却大登載蘇聯飛機轟炸朝鮮的消息，要以轟炸不設防城市的呼聲，來爭取「世界正義」的回響了。

報答這呼聲的是整個的沉默！

因爲有的是事實。日本所加於中國不設防城市的損害，這血跡是太顯明了。

出人意外的，却又有對於航空的旅客機也襲擊起來了。

事情已經非常明白；爲的要殺害新自歐洲回來的孫科。但奇怪的却是要人往來於港渝之間的儘多，爲什麽一定要選定孫科，加以殺害呢？說孫科是到過蘇聯，身上有「共產主義」的「遺毒」，想予以清除嗎？那麽侵略者所加於中國的刼掠行爲，已使中國人民深深瞭解這一反共的烟幕了。

說來也許有點寒心，這一新聞要是和倫敦傳出意大利勾結中國某要人來一下改變的謠言並着來看，那麽日本的企圖是非常之明白；孫科在中國政府要員中，不能不說是抗日最堅決的一個。消滅他，在日本，也許看做是消滅堅決抗戰的一種方法。最愚笨的政治家，進行他政爭的時候，往往專注重於個人，擒賊先擒王，以爲王一被擒，全軍便自覆沒。但抗戰一年以後的中國，這力量已經建築在各黨各派統一戰線上。如其日本以爲孫科個人的主張與行動，將使中國若干動搖分子，不能發揮「離心」作用，自便無法進行和平談判，那麽，我們堅決相信：日本的陰謀，徒顯出其自己沒落的狂亂而已！每一個中國人民，便是抗戰的支柱——中國是非獲得最後勝利決會不停止抗戰的！

辛苦與血汗

八九歲時候，讀到了這樣的詩：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詩句記不清了，也許有幾個錯字。但這詩給我的印象非常之深刻。每次捧起碗來，總覺得羞慚無地。吃的不是「白飯」，而是「辛苦」，而是農人的「血汗」，像我們這種背不能馱肩不能挑的文人，大都是農民們的腥血所餵大的。我們之生於天地之間，實在有點對不住「人」！

這印象直支配我到現在，並不是我太過虛玄，當我應了友人的邀請，去赴一頓好宴會的時候，舉箸碰杯之間，我常常想，有多少人在我們箸下杯底，挨受着不能挨受的飢餓呵！如其這世界的最高的道德，是平等的享受，那麽我的多餘，便是別人的欠缺，我也無形的做了略奪的強盜。我爲這一種感情所刺激，我常常陷入於無端的苦悶與悲哀中。

然而，這世界是不能以苦悶與悲哀了結的，那麼我將應該如何做呢？……

不平的事，當然不止這些。

也還是小時的印象。有個在上海發洋財的族人回到鄉間來，鄉下人照例付給他以最大的尊敬。看那白嫩的發胖的臉，生活的安閒是可想而知的。人們也嘖嘖稱道着「咱們辛苦了一世，也掙不到半吊子錢，像他可真福氣，一轉手就賺那麼半萬。」問問那人做什麼事呢，「講白馱」——講講空口白話，便可以馱進元寶來也。上海真是個發洋財的天下。這叫我和赤足黧面的農人比較一下，又恍然發明：「工作越輕快的，錢越賺得多」這一定律。我不明白這還是老天的定律，是人類的罪惡？

現在，我已活過半世了。在上海也登上有近於十年。我的哲學，是從白飯中發現血腥，發展到從錢幣中看見白骨。一羣人的死亡，卻作了另一羣人生長的條件。我自己呢，有時是擠入在「死亡之羣」裏，有時卻又儼然在「生長之羣」裏；所以我還能苟延殘喘的活下來。雖然活的瘦骨伶仃的，但那已活得不很壞了。……

× × × ×

寫了以上這一段文章，我已經抽了五枝香烟。卄五歲以前，我是一個不抽烟的正當青年，一九二八年的時代苦悶，使我去到日本登上一年，這之間，抽起「蝙蝠牌」來了。眞眞是一隻蝙蝠，活到現在，已經非抽烟不能寫文章。如其說，我的文字對於這社會有點影響，那我是要感謝製烟工人的。——人們的事業，如其有賴於抽烟助思索的，也應該感謝製烟工人吧。

去年十一月以後，上海統稅局被日本强行接收，我開始對於抽烟感到不安了。分明是，我在把錢送到侵略者手裏去。我也是一個殘殺同胞的劊子手。我又開始吸到烟中的血腥氣 。以前是「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現在是「要知捲中煙，絲絲皆血腥」了。

然而我還自幸，因爲我還不至於非抽「蝙蝠」不可。我因之也感激中華民國的烟廠老闆。他有他那經濟抗戰的辛苦的功績。

不過，要切實執行經濟抗戰，首先得愛護自己的工人使自己的廠維持下去 。一面固然要有「在自己盤餐大嚼之時，想想別人粒米無着」的精神，一面還當有「在風雨飄搖之中，應如何同舟共濟」的心境。要知道興風作浪的有妖龍水怪，——今日的侵略者們，吞沒的怕不一定全是工人呵！華成公司的老板，如其多少能顧到工人的生活，那麼，抽煙的顧客，像我這樣的人，是感到

無上的幸榮了。

還得切實暴露

從去年八一三以來，我沒有上過一次電影院，連電影廣告我也不會過目。戲院老板碰到我這樣的人，怕祇有皺眉搖頭，什麼侮華的影片也祇好叫「鬼」去看了。

自然，叫鬼去看的事是沒有的。去看的還是人，還是咱們的同胞。人不能每天愁眉苦臉的哭，總得有娛樂的時候，但即使是娛樂，也得於身心有益。這是一個最起碼的條件。為了被誣辱，看了不免發火，有喪肝氣，我主張也是不去看為是。

問題照我這樣說來，太看輕了。但實在也看重不得。這回各報上對於「萬能市長」，這麼一反對，卻代為該片做廣告，反而弄得別人非去一看究竟不可了。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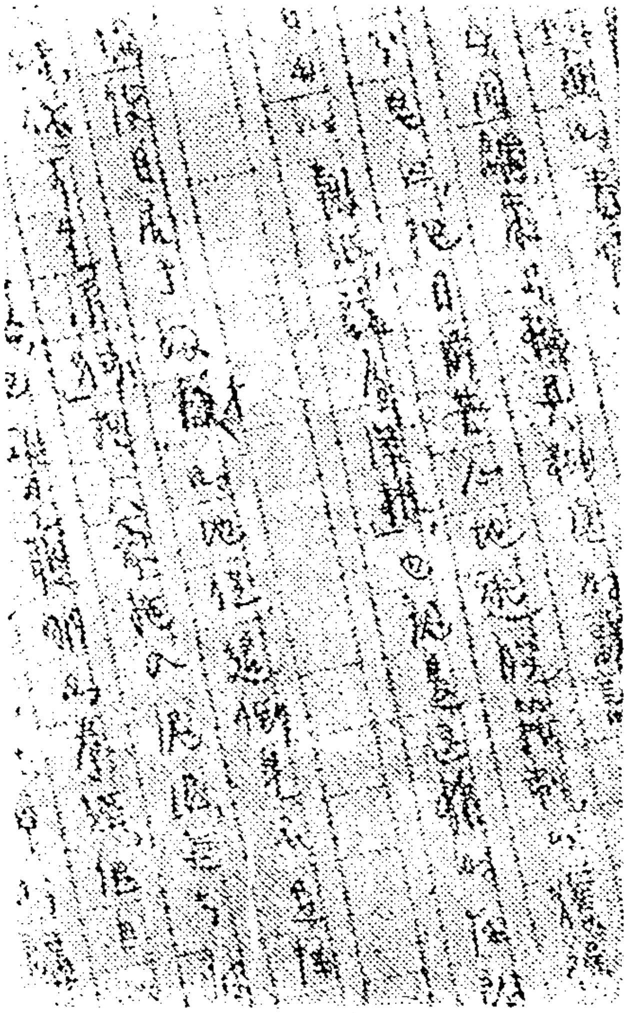
因之，我到有個提議，希望看過試映片的人，將這片子的故事敘述出來，指出那一點是歪曲

事實，那一點是侮辱中國，讀者從故事中知道了「消息」，過了癮，增加了認識，那也許不會再去看。——抹殺是最好的宣傳。澈底暴露，却是最根本的宣傳。談言微中，宣傳不在激昂慷慨提出反對聲，而在於揭破形相，打中要害。

同時，我們也不必過分掩飾自己的缺點。缺點的暴露，對自己是一種警惕。「萬能市長」我不懂，但一個缺點是明顯地擺在我們面前了：有那樣一個中國人，徵寄別人侮辱自己的片子，去賺中國人的錢，而自己彷彿站在這被侮辱以外，眞正超然得可以。這不是昧掉良心的事，這是連三分人氣都沒有了的鬼勾當。「體恤商艱」如其在這種情形下也體恤起來，那麽爲「活艱」而當漢奸的人，也可「體恤」了。那是「婦人之仁」——「姑息」所以養奸，我要「筆誅」！

卷五

柯靈著



「八一三」戰事初起，許多人慨然嘆道：「今年的月餅吃不成了。」然而結果月餅生意還是很好。其後大家又嘆息：「唉，今年的年夜飯還不知道怎麼樣呢！」我曾經聽過一位「幽默家」的談吐，他主張提早吃年夜飯，以免意外。因爲那時候，還時常聽見砲聲，我們的軍隊有反攻上海之勢，一來一往，雙方拉一陣鋸，于吃年夜飯是大有妨礙的。上海人的瀟洒，有時就瀟洒得這麼令人吃驚，一個民族的存亡，一到他們手裏，價值還不如一頓豐美的年夜飯。但我希望，這不過是目的祇在引人一笑的「幽默」談，而並非眞的是那朋友的由衷之論罷。

差堪告慰的，是現在已經是年關，上海大約總可以平安無事，讓大家享受一個徹夜狂歡的除夕了，至于陰曆新年怎麼樣，在此兵荒馬亂之世，很難預斷；但時間還有個把月，暫時擱下再說。總之：太太平平吃一頓年夜飯，雖然是陽曆，是毫無問題了的。

自然，這也祇限于上海租界而言。假如遠至上海近郊，也有這樣的雅士，希望能够當此歲序更新之際，飽經憂患之餘，也來吃一杯除夜的年酒，那就很難担保是否能够。因爲那些曾經淪爲戰區的地方，情形和此地大概很有些不同。詳細我們無從知道，不過在報紙上，也偶有記錄逃難來滬的難民所口述的情形登載着。這里單以羅店一地爲例罷：

自日軍由小川沙登陸進駐羅店後，我軍因急需建防禦工事，自施相公廟北至王家橋、蘇村、毘村；南至戰浜橋、廣福，全綫延二十餘里，因一時工程材料，無法取得，將兩側民房拆毁，以資應付。同時凡障蔽視線之屋舍，雙方又多加以焚燬，故週圍數里之內，往昔村落密布者，今已極目悽涼，到處祇剩瓦礫場；羅店市廛，亦幾遭全部焚燬。

因爲敵兵臨境，所以富庶之鄉變作了死寂的荒村：農民求生無路，刼後冒險回鄉，而所過的景況是：

十九已無完椽，目前均以稻草竹片在廢墟搭置草棚，聊避風雨。幸秋稻尙得收半數，勉以度日。棉花則棄地已久，多數已發芽腐爛，而麥子下種，亦嫌過遲。至農家副作業所畜牛羊猪鷄鴨鵝等牲口，在軍隊駐紮時，早被搜食淨盡，惟蔬菜尙可收割。當避難民衆初回時，

油鹽等日用物，均無從取購，大多淡食；後雖有少數來源，亦價格暴漲，鹽每斤大洋六角，火柴每小盒須七分八分。

但就在這種情形之下，也並不能安居，還有着很足以使雅人們皺眉掩鼻的慘象：

民衆之被殺者，陸渡橋有十三人……泥牆宅及雜店北面之蔡家橋福壽庵一帶，死屍暴露，不下五六百具，均係戰死士兵，以腐爛日久，已僅剩骸骨，目不忍睹。

這已經很够了，却還是限于目前受過檢查的報紙能够公開發表的情形。

食肉而遠庖廚，是孟子的明訓。當此筵歡達旦的除夕，珍羞羅列的年宴席上，這種情狀，原以不知道爲妙。但我也並沒有故意使大家掃興的意思，不過隨便轉錄了過來，讓大家在酒醉飯飽之餘，作爲一種閑談的資料罷了。所以這文章的題目，也特別想得富于詩意，叫做「荒村歲暮」，以迎合雅人們的胃口。

廿六年十二月廿九日。

奴隸的錯覺

去年聖誕夜，據說有一位先生正在跳舞之際，無意間把後面一位「友邦」的「人士」撞了一下，當時大約誠惶誠恐的道了歉的吧，所以總算太平無事。然而卻因此得到結論，以爲日本人對我們倒也頗爲客氣：覺得滿意了。

這使我很發生了一點感想。

生的執着，可以使人們勇敢，但也可以使人們變得瘟頭瘟腦，毫無志氣的。歷來遇到異族侵凌的時候，有些人大抵存着兩種觀念：一種是看得太隨便，以爲天下興亡，于我無涉，祇要肯安分守己，不患無啖飯之地。另一種是想得太可怕，以爲一做亡國奴，就要身試鋒鏑，葬身無所。不幸一到這種時候，前者不是叩頭稱臣，就是低頭下氣做順民，而後者，祇要自己幸而不死，在屠夫臉上少看見一些殺氣，就要受寵若驚，覺得人家對我們非常優待了。

這都是奴隸的錯覺。

事實是並不這麼簡單的。中國歷史上幾次爲異族所征服以後的情形，就已經表現得很分明：天下大暴君的進襲，照例得屠殺人民：這是下馬威，使你們減却反抗的勇氣，但一到軍事成功，天下大定，雖然壓迫更其嚴緊，但剛柔並進，有時非但「客氣」，還要給以小惠，開始征服你們的心了。不能征服的，也還是虐殺，並且因此發明種種奇酷的刑罰。明史裏記載燕王即位以後對付不肯屈服的鐵鉉的辦法，至于一塊塊割下他身上的肉來，迫他自己吃下去，還問他「滋味怎麼樣」？

倘使終于屈服了呢？得免于死了，但也總不大相信，時時在提防着你們。有時還設法使你去殘殺同類。總之，是要弄得你們顚顚倒倒，不死不活，永遠翻不了身。

而一大批安分守己的順民，就被當馬牛驅使着。最近蘇聯眞理報的一篇社論裏，指出殖民地民衆生活的悲慘，它引用着英國勞工月刊曾經描述錫蘭島人的生活狀態：「兩年前，數月之內，九萬人民死於飢餓，整個村莊變爲牧場；錫蘭童嬰死亡率爲全世界最高數目。」又引證美國亞細亞雜誌所記：「印度人民正經歷西方人從不知曉之飢荒，教育與一定的文化生活之不能滲入飢餓而死的人羣中乃是必然的。」末了說是：「在印度，除了少數大好老，浪費奢豬生活外，人民遭

受可怕的貧困與缺少權利……印度人民是全世界勞工得工資最低的一層，根據美國在印度領事所得的材料，本地工人每年所得不過四十五元。這是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巨萬人民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生活。」（報載塔斯社莫斯科六日電）

這也正是順民生活的最好的標本。——歸根結蒂：也還是活不了。

在上海的租界裏，中國人總算生活得很太平，但這是因為我們還有國籍，而且別處都還在戰爭，侵略者還未能必勝的緣故。但今天（一月十四日）的華美晨刊上，卻已經看見一則「汽車撞斃行人」的花邊新聞，證明侵略者的確很不「客氣」了。汽車撞死路人，在上海本極平常，但緊要關鍵，在于「紅燈閃爍，視若罔睹」，而車子則正是日本的軍用汽車。這使我很打了一個寒噤。紅燈還不能使他們停車，我們的身體能夠擋得住嗎？我們把性命看得這麼值錢；人家可並不當它一回事。

奴隸們的錯覺，我想應當糾正一下了。因為這和真正的做人之道，是大相徑庭的。

廿七年一月四日。

靶子

在上海走路，一天比一天的難起來了。一種是得隨時打發成羣結黨，緊緊地尾隨着的難民；一種是常常提心吊胆，惟恐有這樣的汽車，把紅燈「置若罔睹」，衝鋒似的向身上直衝過來，以至于毫無抵抗的死亡，讓人家得到勝利的痛快。前者比較麻煩，却不至發生什麼「嚴重事態」；後者性命交關了，幸而目前這樣的事情還不多，總希望它不會恰巧撞在自己的身上。最使我感到戰戰兢兢的，是劍拔弩張的臨時的戒嚴和抄靶子。

然而不幸近來常常有這類的事。

一次是日軍「勝利大游行」的一天，我從一個地方回家吃午飯去，可是到愛多亞路，走不過去了。路上是長長的游行的隊伍，浩浩蕩蕩，魚貫而過，路旁是我們看熱鬧的同胞，挨挨擠擠，圍得水泄不通。到處兜圈子，都穿不過去，直到隊伍過去，這纔趕回家，肚子已經餓得咕咕的大

叫。午後去看朋友，不料公共汽車將到新世界，就不能再過去，因爲南京路發生「不幸事件」，有人向游行的「勝利者」擲彈，戒了嚴。已買的票祇好忍痛犧牲，結果又是大兜圈子。

此後常常在報上看見挨戶搜査和檢査行人的新聞，也常常担心撞着，因爲自己的家裏或身邊，是容或有些文稿和書籍的，這恐怕很有些妨礙「邦交」，被另眼相看的可能。因而走路的時候，也總是懷着戒心。

不料惡運難逃，昨天在四馬路終于撞上了。接連有兩回，手槍抵着胸口，我被抄了兩回靶子。所幸戒嚴者和抄手是英國兵與公共租界的巡捕，身邊武器是沒有的，雖然還不免于戰戰兢兢，究竟放心得多。

中國既然被當作了人家練武的「靶子」，中國人自然也就不免于被抄靶子的運命，然而這到底不愉快得很。好在這一次「靶子」已經向射擊者還手了，被抄靶子這事情，目前雖然盛行，不久大約總也要過時的吧？

一月十六日。

暴力的背面

今年已經是一千九百三十八年了，歷史對于人類的教訓，總算已經不少。然而人們仍然迷信武力，以爲藉此可以征服一切。

這是夢想。要不然，戰爭倒可以因此消滅，兩國相爭，祇要大家拿出所有的軍備來比一比，誰的武器多，利害，誰就算是勝利者，使對方低頭服輸，免得生靈塗炭，辦法乾脆得多了。但事情究竟沒有這麼簡單。

戰爭的噪音，早已離開了上海，本來應當安穩了。而現在，某些人却還在竭力製造恐怖的空氣，想藉此征服一切不肯就範的人。——自然，這使人們戰戰兢兢，吃驚一下的效果是有的。但一方面也就證明了他們的苦心孤詣，因爲堂而皇之的武力征服已經失敗，不得不採取一種不人道的暴力政策了。

暴力的施行，在被壓迫者是表示反抗，在統治者，却往往是權力失墜的最後一著棋。猶之兩個人打架，面紅耳赤，青筋綻張地對敵人下毒手的，照例總是失敗者。用俗語說來，這叫做「發極」。

二月。

檢查之類

上海接連發現了四個人頭，血跡淋漓，恐怖得很。人頭旁邊，還張貼着佈告，說道：「看看看！抗日份子之結果，從速反省自保身！」看了之後，眞是膽戰心驚，每次爲了一點要以此易米的稿費，而不得不提筆的時候，眞想歌頌歌頌「皇軍」的聖明，以全蟻命了。

然而回頭一想，却又覺得很難。自己的家鄉被炮火燬了，我們來拍手贊成，說道：「燒得好，燒得好！」或者當手無寸鐵的同胞被殺之後，加以贊揚，以爲這些人們的確該死，這種行爲

非常文明嗎？說是可以說的，但恐怕也未必有人相信。

這可怎麼好呢！

最後我終于想到：唯一的苦處，是在于我是個中國人。而在目前這樣的情勢之下，中國人的命運是註定的了：要「從速反省自保身」，一時很不容易。即使被「恐怖事件」嚇得屁滾尿流，也祇好逆來順受。

新近據報載，日方要檢查郵件了。自然，這是應該的，因爲郵件中難免有「抗日思想」。而且實行之後，效果一定有一點：人們信也許寫少了，縱然寫，也祇是寫些「近況如何」之類。不過皮裏陽秋，敏感的人難免感得出上海人的悲憤來。還有一種大缺點，是信裏不寫的話，腦子裏仍然存在着，也難免要用嘴說出來。

爲「勝利者」着想，這倒眞是大可悲哀的事情。

二月。

二十世紀的新童話

據傳說：有些吃人的妖精，在捕人之際，是會幻作各種物像，使人們入彀的。牠們化作俊男，蠱惑美貌的婦女，化作小販，戈獲飢餓的旅客；有些鬼怪，並且可以將坟墓變爲華屋，引誘牠們的目的物。大家所熟知的西遊記裏邊，就有一段，說孫行者和楊戩鬥法，老孫曾經搖身一變，變爲廟宇，以備誘敵深入；可惜屁股後面的尾巴變不掉，祇好豎起來作爲旗杆，但終于讓楊戩看出破綻，失敗了。

這些都是童話，無稽的神怪故事，雖然有趣，恐怕未必有人相信。但在今日的上海，我們的觀念似乎應當改變一些了：人間未必眞有鬼怪，而類似的事，是居然會有的。

報紙上登着「招請女職員」的廣告，失業的女性相率應徵去了：工作簡便，待遇優厚，一度接洽，就此成功。然而高高興興跑去辦事，從此就石沉大海，永不回來。

女人從電影院裏出來，有人來兜生意，說是有「黑牌公館汽車」一輛，願供代步，而「取價不論」。她們坦然坐上去了，而從此也就杳如黃鶴，渺無蹤跡。

這些女士們究竟那里去了呢？——還有一個童話似的傳說：在蘇州河北，劫灰零落之中，一所大飯店裏面，就拘禁着無數我們的女同胞，她們有的是娼妓，有的却是良家婦女，她們被侮辱，戲弄，稍有拂意，就遭殺戮。那飯店的主人，不是童話中的妖怪，而是一種二十世紀「文明」的吃人的魔王。而這些童話，也都是眞實！

公開的屠殺，搶劫，正是侵略者的本色，倒不足爲奇的。然而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竟須豢養流氓，濫施鬼計，橫加恫嚇，却不能不說是人類歷史中的奇蹟。至于專門侮弄弱者的女性，就連眞的童話裏面，也已經是末路了。

我們等着看這新童話的結尾罷。

三月一日。

這樣的英雄

——上海有這樣的一種英雄——

他們無賴，因爲自己原來一無所有；勇敢，因爲自己原是亡命之徒。就憑着這樣的條件，他們成羣結黨，培養着一種特殊的勢力，往來馳騁于十里洋場之間，儼乎不可一世。

有些鄉下財主的少爺，腰纏纍纍，到上海觀光，忽然和英雄遇着了。萍水相逢，頓成知己，他們陪着你看戲，跳舞，逛窰子，進賭場，「親善」得了不得。結果却是連欺帶騙，把你身邊的錢弄空了，大家一哄而散，從此見不着面。

兩個人有點小糾葛，英雄們不召而至，忽然出來仗義執言，派定一面是理屈的，聲勢洶洶，代爲「膺懲」。但結果又是兩方面都拿出錢來，請他們狂飲大吃。

單身女子在路上走，忽然有一表非凡的男子上來兜搭，請看電影，進遊戲場，備獻慇懃，接

着就帶到旅館裏，加以侮弄之後，賣到妓院裏去做婊子。

遇見敵人，英雄們的拿手戲是恫嚇，威逼，拿人糞拋到對方頭上去，最後是割下自己身上的肉，送給你，表示他並不怕死，可以跟你拚命。

據國粹家說，中國民族最富于同化力，我想這大概是眞的。日本軍閥帶着十萬雄師，浩浩蕩蕩，殺進吳淞，而一到上海，就和上海的馬路英雄同化，拋人頭，送玉手，姦淫刼掠，表現的業績已經不少。而且强姦女人，祇要「按諸路畔」；對付敵手，總是「累及無辜」，其靑出于藍的程度，眞是令人無話可說，祇好「嗚呼嗚呼」，提倡讀經了。

然而，這其實正是「侵略主義」的特徵；它和上海的「英雄主義」，本來是有着一脈相通之點的。

三月三日。

臺上的悲哀

離開故鄉紹興很久了，鄉音雖未改，許多我鄉特有的俗諺，却多已忘記。偶然記起一兩句，眞覺得意味深長，比現在武豪們挖空心思想出來的「臍慾」之類的名句，高明得多了。

魯迅先生和周作人先生的文字中，常混揉着紹興方言，使他們的作品頁多風采。記不清在魯迅先生的那一篇雜文中，曾經引用過紹興很流行的一支歌，說道：

臺上羣玉班，

臺下都走散；

連忙關廟門，

兩邊牆壁都爬坍，

總算拉得牢，

還剩一副餛飩担。

這是對于一個戲班的諷刺。「羣玉班」，名字好聽得很，可是名不符實，上起臺來，看客望風而逃，連拉也拉不住。

「王道」，「樂土」，都是好名詞，但在中國，很少有人愛聽。因爲「王道」先驅，總是飛

機大砲；萬一變成「樂土」，就要血腥遍地，不可收拾。凡屬中國人，總是無法感謝盛情，如果不能抵抗，就是先逃得精光，剩下幾個做猴兒戲的，在鑼鼓喧天，看客寥落的情景中，冷清清的跳加官。

一些過去自以爲很有點地位名望的人物，在「王道」的卵翼下，說是要「拯民于水火」，袍笏登場了，不料上臺一看，噓聲四起，看客都在暗暗的禱告上蒼，希望他們早些「煞八齣」。（戲諺：完場也。）不久以前，北平大學開學，全市大學生，多祇數十人。據四日美聯社電訊：北平「教育部」將農業大學重新開辦，而投考學生，不多不少，恰好是一位。

中國的老百姓，那里是這麽容易欺弄的呢？他們雖然老實，但對于一切的鬼把戲，早已「燈籠照火把」，看得通明雪亮了。

三月。

關于「桃花扇」

聽說歐陽予倩先生新編的改良平劇桃花扇將要上演，覺得很高興。我是不大看平劇的，上海流行的又多是描寫妖魔精怪，俠客奇士的「連場好戲」。妖怪的奇蹟，如今雖然在人世間也已看得見，可是臺上演的，又不是這麼一回事；倒不如看看光怪陸離的世態，有意思得多了。

平劇桃花扇，據作者說，情節大體根據云亭山人的桃花扇傳奇，但經過澈底的改編的。自然，這裏面有侯方域和李香君，也有阮鬍子的狗苟蠅營的一套。但名士美人的戀愛悲劇，在舞臺上早不是新鮮的材料了，我們不可忽略的，乃是荊棘銅駝，千古同悲的興亡之感。

我曾經在匆忙中翻閱過歐陽先生的劇本的頭和尾，這戲由一個自稱明末遺民的小丑自敘本事開場，而以尾幕中柳敬亭長歌當哭的哀江南鼓詞結束。鼓詞長得很，也極盡慷慨悲涼之致，這一段，我想將來上演時也許會感動不少看客，因爲它所唱出來的，也正是今人的血淚。

桃花扇傳奇的「試一齣」中，原也有贊禮自敘一段，說：「……昨在太平園中，看一本新出傳奇，名爲桃花扇，就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實事實人，有憑有據；老夫不但耳聞，皆曾眼見。更可喜，把老夫衰態，也拉上了排場，做了一個副末脚色，惹的俺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罵一回，那滿座賓客，怎曉得我老夫就是戲中之人。」上海戲院裏

的看客，自然不是「故臣遺老」，但管急絃繁之中，燈灺人散之後，大約也難免要有些悲憤的罷。——「千古傷心事，又到眼前來」，現在，我們其實是早到連感慨也不暇的時候了。

三月。

論做文章

做文章是難事。要做出有血有肉的好文章，非用可歌可泣的生命打底子不可。聰明人善于做題目，劈頭一看，眞是仁義道德，莊嚴得很；可是文不對題，寫出來的無非是男盜女娼之類。有的慣于舞弄筆墨，文章的確做得出色，却又因爲作者的無行，苦于無人過問。——這也是正在上演的桃花扇裏面的，阮大鋮自以爲塡詞擅天下，他的傑作燕子箋傳奇，送進宮庭，大爲傀儡皇帝賞識，採選宮人，要將它搬上舞台，爲「中興一代之樂」了；不料一個堂子裏的妓女，就當場拒絕排演，爲的是不願奸臣的著作，玷汚了她的淸白。

新近看到一篇用「愛和平者」署名的東亞和平建議書，洋洋數千言，說中日撤兵，萬民疾苦，我們的同胞固然受盡顛沛流離之厄，日本的老百姓，也弄得怨聲載道，沸反盈天，爲東亞和平計，這種戰爭，于雙方都屬不利，還是大家偃旗歇鼓的好。一片藹然仁者之言，委婉曲折之筆，眞是「文情並茂」，寫得好不動人。可是這文章裏有一個大漏洞：他忘記戰場是在中國，派了兵打進來的是日本；日本不退兵，中國惟有把他們打回去的一途：這是迫于情勢，事非得已，祇好請「友邦人士」與「和平家」曲予原諒的。而且這樣的做法，其實倒正是爲了永久的和平。

然而這還不要緊。因爲這漏洞，下而也就引出了一個奇怪的結論：說是現在有若干「名公鉅卿」，願意出任艱巨，組織和平政府，實爲萬民之福云云。原來這樣的大手筆，不過是「華中」公司的一紙傳單而已。

結論是預定的，筆路非走到這里不可。文章的漏洞，正無怪其然。——是亦不得已也：但這也眞是斯文的末路！

「華中」公司的大好文章，正在飛機保護之下，着意創作。但以賣國求榮之實，作悲天憫人之文，縱然錦心繡口，寫得天花亂墜，恐怕終于是文不對題，漏洞百出，難免使讀者掩鼻而過之。

的罷。

嗚呼！「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心裏想的和筆下寫的，如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這怎麼做得出好文章來呢！

三月。

大小花面

在平時，我們常常碰見一種冷冰冰的謀士。

他們都是足智多謀的，然而從來不多事。娶嬌妾，喝美酒，享清福，「怡怡如也」。一到有人對于社會不滿，倡言興革，他就慷慨陳詞，出來反對，說你的議論怎麼不行，見解如何不對。你說要抗戰救國，他在旁邊冷冷的笑道：「哼，這個人怎麼配愛國呢！他是別有用心，想乘機搗亂！」總之，天下興亡，他本來不管；但別人的計劃，他非反對不可。或者說，他原是國家棟

樑，有一肚皮的經國大計，就要實行的，但你們也要救國，他就不屑同流合污了。取消取消，一切還是維持原狀。

然而現在我們却又碰上了熱剌剌的豪客。在國軍退走，狐鼠橫行，潔身自好者相率遠避之際，這些豪客就出現了。織組政局，維持市面，在侵略者的卵翼下，做出悲天憫人的樣子，來「拯斯民于水火」。你說他喪心病狂，他可是一片婆心，「大局如此，有什麼辦法呢？老百姓苦得很，非加以救濟不可。做事靠良心，我們不出面，反正也有人要來的，落在壞人手裏，情形也許更壞。」這叫做「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一邊冷冰冰，一邊熱剌剌，然而逼近一看，脚色原來是一樣的：都是白面孔，不過這回二丑改充了大花面罷了。維持舊習慣，創辦新局面，全由他們一手包辦；而且天下地下，都是他們的道理。

天下之糟，是大抵糟在這些大小花面的手裏的。但祇要看花面們的沒落，也就不難推知中國的將來。

三月。

「萬人口」

有些人們很蔑視羣衆，據說，羣衆常常盲從，而沒有理性。恐怕有時候還魯莽——不，野蠻得很吧？據野史的記載，唐代的酷吏來俊臣（？）被執之後，吊在街上，是被路人一口一口地咬死的：這故事就叫做「萬人口」。

近一些的例，是抗戰初起時，馬路上羣衆圍毆漢奸，常常誤打好人。較遠的，是去年北通州保安隊反正，滿城屠戮，及于「友邦」的婦人孺子，恨得他們賣國的「科學的社會學研究者」，也咬牙切齒，直斥之曰「畜性以下的東西」！

然而其實道理簡單得很。——

在人衆若潮，囂聲如雷之際，人們的行動祇受熱情的驅使，大概是眞的。但這一股熱情，必須經過長時期的鬱積，鼓盪，衝突，這纔驀然爆發。在平時，沒有膠結在一起的羣衆，其實都冷

靜得很，樹葉子掉下來，他們也恐怕打碎了頭。

中國的老百姓是謹愿的，然而也有着人類通有的一點野性。壓迫者以爲他們可欺，誘以甘言，恫以威脅，肆以迫害，加以侮弄，數以萬計的難民，也被送向杳無着落之鄉。叛逆者于傀儡登台之際，又是利用群衆，揚言拯濟，託名安撫，而終于將他們一起出賣。這樣，英雄固然英雄，聰明也聰明透了頂，但怨毒積于人心，結果是不難想象的，在這里，我倒眞想對得意忘形的人們進一個友意的忠告！

自然，民衆沒有權勢，也沒有飛機大砲。然而他們有拳頭，有牙齒，還有可以匯成洪流的血和唾沫。……

即使你死了，也得將萬人的咒罵帶進墳墓；並且把仇恨與恥羞遺留給你們的子孫，永遠洗刷不清。

三月。

敵國的友人

——讀鹿地亘先生的「所謂國民的公意」

我曾經說過，我們是不會寂寞的。希特勒的承認「滿洲國」，不過顯露了一回金身，證明他以前一直是在扮鬼臉；友乎敵乎，從此分明，倒使我們一向謬託知己，妄想高攀希先生的名公大人，也不好意思再開口了。

而我們的友人，仍然遍佈在地球的每一角，連敵人的陣營中也有，那成羣被捕，連串入獄的日本民衆，就都是的。

日本作家鹿地亘，愛好文藝的讀者，大概都知道這名字吧。他是魯迅先生生前的好友，在中國的文藝刊物上，曾經發表過不少文章；最近的新華日報上，就登着他的一篇評論：所謂國民的公意。

據一般日本的侵略鼓動者說：「這次中日事變中日本軍部的行動，決不是由于所謂軍閥的意旨，而是根據日本國民的公意發生的。」但鹿地亘先生的文章，却以一個日本國民的立場，分析了日本軍事法西斯統治的形成的經過，內在的矛盾，以及日本人民大衆與這個統治的基本對立，下面是他的文章裏一段——

在去年八月間侵略開始的時候，確實多少有點所謂「軍閥意旨」的傾向，但現在却是「國民公意」了。現在他們是以「國民公意」繼續着侵略，威脅着，牽制着英美，向蘇聯挑着戰；以「國民公意」在逮捕着屠殺着國內反戰民衆。民衆不是國民嗎？不是；在他們眼中，民衆是「非國民」。內務大臣末次，從去年十二月就職以來屢次聲明：「對這類非國民，我們採取有效而適切的手段。」少數的「國民」，依據着他們的「公意」，在「有效適切」地處置大多數的「非國民」。

這是對于日本軍事法西斯假借民意的一個嚴正的駁斥，也是眞正的日本民衆的呼聲！

自然，鹿地亘先生的正直，勇敢，充滿着光與熱的崢嶸的人格，足以使我們感動，肅然起敬。但這也證明了一點：公道自在人心。飛機大砲，酷刑暗獄，並不是所向無敵的法寶！

我們的勝利是有把握的。因爲，爲人類眞理而戰，全世界愛護正義的人士，都是我們的朋友，殺不盡，打不完。而侵略者，到處都是敵人，連自己的陣營中也充滿着：他們必然要得到四面碰壁的結果。

三月。

歌得「新天地」

北平有一個「臨時政府」；前幾天，南京又成立了一個「華中維新政府」，京華冠蓋，濟濟兩堂，據說都是我佛轉世，來救下界小百姓的苦難的。這眞是令人聞風雀躍，又驚又喜，正如金瓶梅裏王婆對那向她納頭下拜的西門大官人說的：「豈不折煞老身」了嗎？

人祇要活着，而且有做人的興致，確乎是一件樂事，因爲他（她）有機會看見光怪陸離的活劇。——雖然有時會被拉夫，硬派作劇中人，弄得啼笑皆非。要不然，旁觀一下，欣賞欣賞那種

一本正經，自得其樂的神情，倒是有趣得很。剝一句古人的老話，這叫做「萬物靜觀皆自得」。

這一回的節目，當然精采得很。但有人以爲班名還不大好，因爲「臨時」不够鄭重；「維新」云云，則從反面看去，又容易令人想起「舊」的存在。欠妥。記得浦東「維持會」辦的一個妓院，叫做「新天地」，——我以爲這倒是名副其實的好名稱，但不幸被先用了，而且用的地方又不大莊嚴，未免可惜！

自然，這些本來都不關我們的事的，但這回中國的老百姓，都被派定了是配角，引咎辭職，恐怕無此先例，所以姑且冒昧嚕蘇一下，且獻歪詩以頌之；

管急絃繁朱紫陳，南朝北闕兩紛紜，任他萬口飛星沫，我自登台作貴人。

刀叢危坐說和平，烈火深湯救斯民。民間豈有閑情客，獨向屠場看戲文？

魔舞奇歌剏後春，由來好景最黃昏，微聞江外新天地，羊背髈馳亦可人！

自古奴才多彥俊，而今手法又翻新，江山賣罷販人肉，送盡驪魂答知恩。

三月廿九日。

春興

過了驚蟄，天還下大雪，冷得像隆冬。氣候彷彿失了常。然而，畢竟是春天了，楊柳正在冷風中抽芽，小草正從雪底下鑽出來；天一放晴，也就是道地的春天了。——春天的到來是沒有法子阻遏的。

我很奇怪，自己俗得很，年齡又早已脫離少年，但有時也好像很有些「詩人」氣似的。昨天在馬路上走，偶然看見人家小園子裏的一樹盛開的桃花，不知道為什麼，當時竟不禁有點飄飄然，心彷彿遠遠的飛了。

那原因，大約在于自己是小資產階級出身，很喜歡玩的緣故罷。然而心也到底已經飛不高，沒有到雲端裏，就掉了下來，而且正掉在腥風撲鼻的「樂土」上。——

我想起宋人戴復古的詩來：「小桃無主自開花，烟草茫茫帶晚鴉。幾處敗垣圍故井，向來一

一是人家！」一這詩境對目前戰區中的任何一個村落，恐怕都[illegible]得着。不過實際上的情形，自然不會像詩裏所寫的這麼有趣和平靜，那里有腐屍，白骨，還有新鮮的血痕；而且我疑心所的有桃花已經都被斫去，而另外種上櫻花了。

這一代的中國人，命也實在苦得很。游山玩水，看花賞月，其實都是人情之常，可是我們沒有這權利。近幾年來，文人的筆底，對于游春的仕女，也常常加以諷刺，揶揄，以爲他們不該有這種閑情；累得有些雅士們，也化幽默爲激越，青筋突露，暴跳如雷，覺得攻擊者不近人情。但今年春天，事情也終于證實了：我們的確到了無法游春的時候。文人的諷刺並未落空。

自然，這並非說中國的國難，是游春游出來的。這乃是說：中國現在國難嚴重，大家應該先救危亡，趕走敵人，然後再來適當的工作和游樂。

這「理論」淺得很，但是嚴肅的。——人生就是這麼淺近而嚴肅的事。今日誰有願意到龍華去看看桃花的嗎？假如去，他就非流血不可！

四月一日。

成人的禮物

——兒童節感言

中華慈幼協會最近調查上海難童的數目，總計共有三萬七千二百五十三名之多。——全國的難童，和被殺戮的，被轟炸的死難兒童，當然無從統計。但單是這一項數字，也已經足夠說明：中國的孩子們，是在什麼境地中間了。

祇有在文明的國家和社會，無力自衛的弱者才會得到人們的幫助，鐵達尼郵船遇險的時候，全船婦孺，都被最先送入救生艇，無一男子相爭；最後無法逃生的乘客，即在歌聲洋溢之中，隨船同沉海底。這故事實在令人感動。但現在我們遭遇的乃是法西斯的侵略戰，屠殺生靈，以多爲尚；留着孩子，將來也許是禍根，殺，殺，殺！一起弄死了再說。

至于八九歲至十二三歲的女孩子，被姦死的，那在一切戰爭的歷史中，都是例外。

我們惋惜嗎？——是的，這足以使每一個有人性的人悲憤，太息。然而我們殉難的小同胞，却也用他們稚弱的生命，寫成一篇悲慘的不人道的報告書了，它將永遠存留于天地之間，控訴黷武主義的殘暴。

流離失所的兒童，我這樣想：他們當然很痛苦，可是被戰爭教育着，在苦難中生長，眞實說來，也許倒不算是不幸，因爲他們會因此堅強起來。祇有終身沉淪于黑暗的世界，伈伈俔俔，莫知自拔，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我們是在腐爛的老中國的懷裏生長起來的，現在吃着的正是舊時代的苦果。但這苦果，不應再遺留給下一代了，爲着民族的自由，萬世子孫的幸福，我們，每一個成人，請準備用自己的血肉來建造新中國罷！

祇有這，才是我們成人貢獻給兒童最好的禮物。

四月二日。

玉佛寺傳奇

佈景：上海玉佛寺大殿，香烟繚繞，霧氣氤氳，中設祭壇，長幡低垂，上書「追荐中日陣亡將士及預祝日軍勝利祈禱大會」字樣。鐘磬聲喧，衆僧念佛，繞行一匝後下。

方丈（上，且行且唱。）

紅燭——輝煌！
鐘磬——叮噹！
一片亂世好風光。
南來北上，
春風得意馬蹄忙。
賣嬌爭寵新樣，

又來了鬼排場！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老僧玉佛寺方丈是也。行年六十，出家二十載，自道閱盡塵世滄桑，不想怪事翻新，層出不窮，看得老僧眼兒撩亂，心兒欲嘔，還且不表。今日寺中奉「大道市府」之命，開建水陸道場，「追荐中日陣亡將士，預祝日軍勝利。」法事已開，不免登壇敷衍一番去哉！（登壇介）

移步登場，

作勢裝腔，

雖則是一篇混賬，

也扮做正經模樣。

（閉目合十，唸唸有辭，作法介。）

難民 （共六人，一律青布袍褂打扮，各執書卷上。）（甲）奇事年年有，（乙）不及今年多！

（衆）我等第一收容所難民是也！奉差誦讀論語孟子十三經，以代祈禱。我等家破人亡，那有閑心讀經，却是晦氣星照命，倒霉中選，只索前來。

難甲　喂，各位仁兄，可聽說玉佛寺內難友，因爲開建道場，俱被趕了出去；有幾個患病的躺在內院廊下，徧徧待斃，也不准醫師進去看病嗎？

難乙　怎麽不是！剛才我等進來，還聽得呻吟之聲呢。閒話休說，還是開始讀經則個！

（衆對壇讀論語孟子……等各一段介。）

難甲　有口無心，

讀罷了聖典賢經。

難乙　超度幽魂，

却趕走受難生靈。

難民　（合）

人間何世？

世間何人？

怎怪它白日鬼横行，

怎怪它神州大陸沉！

鬼A　哦，經書讀過，不覺腹中雷鳴！自從日軍進攻以來，我等糧食不繼，今日趁此機會，還是去到齋堂，飽飽的吃它一頓再說罷。（下）

匝地腥風，
漫天烽火，
出師未捷骨先枯，
碧草連阡春如許，
望鄉台上——
望斷天涯路，
魂渺渺，歸何處？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我乃日軍三等兵宮崎一郎鬼魂是也。生前誤信軍閥甘言，出征支那，滿道可以馬到成功，班師回國，誇耀鄉里。不料敵兵英勇非常，不能取勝，日前台兒莊一役，殺得我軍傷亡枕藉，血流成渠，自家也就一命嗚呼，隨風飄泊，無人招魂，想起海那邊的老母嬌妻，零丁幼子，好不傷慘人也！

說甚麼「武道精神」，
說甚麼「爲國爲民」；
只落得生離死別，
萬家一片怨沸騰！

飄飄忽忽，不覺來至上海地界，遠聞一片鐘磬鼓鈸之聲，隨風飄送，想係人世超薦亡靈，不免前往。（行介）

鬼B　但將此身長報國，不須生入玉門關。俺乃國軍張得勝鬼魂是也。日前在津浦路上殺敵，我軍猛力進攻，是俺奮勇當先，深入敵陣，連槍帶刺，殺得好不痛快；可惜一時大意，身中數槍，遂了成仁之志。這也罷了；祇是一瞑之後，不能再上前線，祇好東游西蕩，「寄沉痛于優閑」，令人煩惱！

鬼A　呀！（驚介）看那邊來了一個支那軍鬼魂，正是寃家路狹，待我閃過一旁。

鬼B　（見介）吠！敵兵休得躲閃，今日對面相逢，俺再與你見個高低！分個上下！

鬼A　人死無仇，何必苦苦相逼。況且我等出征，也是出于無奈，并非自願，還請見諒則個。你

看前面寺院之內，長幡高掛，樂聲不絕，何不同往一觀？

鬼B　既然如此，也就算了！進寺看看，倒也不妨。（二人進殿介）

鬼A　噯喲！（竊喜，私語介。）原來這里還有支那人追荐我們，還預祝我們勝利呢。倒是希奇得很！

鬼B　哈哈哈哈！原來是何方小醜鬧的鬼把戲！抵抗强暴，效命疆埸，乃是俺們天職，要你們假裝慈悲，追薦個鳥！啣啣呸！

爲虎作倀——

鬧紛紛！

花貓哭鼠——

假惺惺！

誰要你欺鬼曚神，

倒叫我佛頭着糞，

醜態絕古今，

笑煞中華烈士魂！

祭壇上有個和尚在此，待我抓他下來。（捉方丈下壇介）呔，大胆老禿驢，誰叫你在這里招謠撞騙，興妖作怪！（推倒在地介）

鬼A （顫慄，私語介。）噯喲！這厮竟鬧起來了，吃他幾拳，須不是耍的，還是「光榮退却」了罷。（抱頭鼠竄下）

鬼B （推翻祭桌，撕下長幡介。）

生自忠誠，

死自光明。

惱煞奸人，

狗血滿頭噴。

弄什麼祈禱唸經，倒不如——

點一盞長明燈，

照照你汚穢魂！（下）

方丈（就地爬起介）呀，罷了罷了，今日登壇作法，原是假做正經，不料鬼物有靈，也來抗議，把我推了一交，還是就此收場，打打瞌睡去罷。

世間奇事無量，
此事忒煞荒唐。
你這里借鬼欺人，
鬼也要向人算賬！（下）

四月六日。

世紀末的瘋狂

我們有一句古人的話：「難得糊塗」。人們能够糊裏糊塗地活着，有時候，也的確是一種幸福。

離開了祖國，離開了父母妻兒，親戚故舊，來作遼遠的跨海的長征，祇要能受軍部的咒罵的

催眠，自己相信的確是在作着「不世之偉業」，那麼卽使終于寃裏寃枉地死去，做了異域的孤鬼，也可以沾沾自喜，自以爲是民族的英魂的吧？

但這樣的人大約並不多。

靠着精良的武器，猛烈的砲火，佔領的地域的確已經不少。說是已經勝利，而且將要使華軍「屈膝」了。然而這又怎麼樣呢？守着一片焦土，時時提防着游擊隊的突擊；戰爭在無限止地延長，被侵略者的抵抗力，却鍜鍊得更堅强了。勝利幾時能够實現？頻來入夢的故鄉和親友，還有重見的一天嗎？這樣的疑問正是人情之常，但也就是侵略者的悲劇！

十九世紀末葉，歐洲曾經有過一種「世紀末」的文藝思潮，反映着當時人們自我主張與傳統道德的衝突的苦悶，因而造成頹廢，瘋狂，破壞，耽樂等等的世紀末心理狀態。——這世紀末的悲哀，如今正瀰漫在日軍的營伍裏面。

勝利還遼遠着，生還的希望也渺茫得很。于是瘋狂地追求官能的刺激：强姦，酗酒，刼掠，變成了獸性的動物。消極的，跳水，在竹園子裏自縊。

但眞能够解脫自己，並且挽回大和民族的厄運的，是舉起了反戰之旗的戰士。

四月十五日。

反豪語

泥脚，是要用豪語撑腰的。心裏戰戰兢兢，却拍着胸脯信口雌黃地吹上一陣。聽聽雖然威武，心情却可憐得很。那正如深夜獨行者的咳嗽，一方面用來嚇鬼，一方面用來壯自己的膽的。

對華的軍事行動，已經累得精疲力盡了，却還有「熱血之士」創言「膺懲蘇聯」，據說他們還有三十五萬勁旅，隨時可以應付北滿之威脅。這眞是英雄，但也實在可憐。——因爲自己先就吐露出苦衷：反蘇原是日本的好夢，但現在的「膺懲」，已祇在於「恢復其威望」了。

我們最好不要聽豪語，却從行動上去窺探人們的本意。祇有這樣，我們才能得到眞實的消息。

日本兵的不斷的上吊，已經帶來侵略者厭戰的眞消息了。而日本的軍部的「英雄」，其實也

早已沒有戀戰之意。這從一些傀儡們的嘴裏，可以聽出口風來。

正在華北組織中的「和平會社」，以及我們近來常常看到的不註明出處的印刷品裏，總是苦口婆心，一片戒殺護生之音，這就情見乎詞，透露出一個秘密：他們急于要罷手了。還有上海經過檢査的報紙，「長期」與「抗戰」一類的字樣，都看不見了。這里也不難探索出對方的忌諱。

我們勝利的把握就在這里：他們想「和平」，我們偏要打；他們想速戰速決，我們偏要長期抗戰。——直到泥脚倒掛而後已。

四月廿四日。

慰郭沫若夫人

抗戰開始，凡是有靈魂的生人，大抵把生命吸收了這歷史的事業，正如百川歸海，一點一滴的力量，都自然地匯合到一處了。郭沫若先生在海外流亡十年，盧溝橋的砲聲一響，便毅然「別婦拋雛」，投入祖國懷抱，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動人的故事。

自然，民族安危，題目大于一切，在這下面，一人一家之事，有什麽不可犧牲的呢。然而空口喊喊，或者用筆寫寫慷慨激昂的「捨身報國論」，這是容易辦的；事情一輪到自己頭上，恐怕就要力不從心，覺得邦國之大，其實倒不如天天在一起吃飯睡覺的老婆兒子，和自己更有「切膚之痛」了。——目前滿街浮沈的「新貴」，不就是爲了個人的過眼雲烟似的榮華，把江山也給拍賣了的嗎？

爲大我而犧牲小我，是需要釋迦牟尼似的殉道的精神與熱情的。因爲這雖是壯劇，却也是悲劇。

郭夫人佐藤富子女士，新近在新女苑三月號中所發表的我的丈夫郭沫若（譯文見新語週刊第一二期）裏面，就以悲劇主角的心情，吐露了這樣的哀戚的聲音：

夫之國與妻之國而戰，這是遭到人世無比的慘酷運命吧！總之，這對於我們所生的孩子們，使他們弱小的心靈上，是受到離斷的創傷了吧！我一想到這點，我的心中湧滿了悲痛，不覺的抽噎起來。……

……孩子們都哭着要找父親，時時刻刻來問我，然而，……「你的父親，現正在努力攻

擊你母親的國家啊！」這句話我無論如何說不出口來。

人孰無情，而況是十餘年相依爲命的夫婦，而況是這樣的別離。但這有什麼法子呢！河山破碎，畢竟比妻兒離散的問題更大。戰爭是可以讚美，同時值得咒詛的。我們以此換取了民族的生存，却也以此使萬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然而有誰怨尤的？大家都以悲壯的心情，把這種運命慨然接受了。

也許有悲痛的吧？這也正是人間的神聖的悲情！

侵略者是日本，而我們是謙卑的自衛者。「你的父親，現在努力攻擊你母親的國家啊！」這實在沉痛得很，却是並不怎麼正確的話，但郭夫人在日本，她的環境自然也祗許她這麼說。要不然，像鹿地亘先生那樣，恰好是「在敵國努力攻擊他的祖國」了。

正義的火種，是應當努力保存的。在反侵略的戰爭中，假如有所犧牲，那不僅是爲中國，也是爲了世界的和平。郭夫人的遭遇，當然很可悲痛，但它已經在人類的事業上發着光了。

我想用這平直的話來安慰郭夫人，以及一切壯劇與悲劇的主角！

四月廿七日。

促篤

在一個國家生死存亡的搏鬥中，勝敗之數，並不足以動搖我們的堅心。最使人喪氣的，乃是同屬被壓迫者，卻偏有賣身投靠之徒，靦顏事仇，貽民族以無窮的羞感。

曾經因爲生病，深夜轉側，感慨萬端，因此作過一首題爲病中自遣的小詩，其中的兩句，「入世空餘情磅礴，做人唯有骨崚嶒，」自以爲寫出來的正是這時代的一般所謂「書生」的心境。直到現在，我仍然這麼堅執地相信。對于抗戰，知識份子應當是最熱烈的擁護者，但在前線流血的不會是他們；祇是「書生」的潔癖與自尊心，也許會使他們在河山易色之區，遭逢「逆民」的惡運。

不幸這也有着許多例外。

首先是許多文化人失了節，而最近出乎意外的消息，還有周作人先生在北平的參加所謂「更

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這眞要令人「不知涕泪之何從」了！

「照片赫然，言論俱在，」這消息大約並非全是捕風捉影之談罷。然而我們也還記得宇宙風上的周先生的通信，在那里，他還自比爲嚙雪海上的蘇武，叫我們莫把留北諸人當作李陵看待。更不易忘却的，是五四以來周先生在文化運動上所締造的業績；以及近幾年來不問政治的苦茶老人的「淸名」！

累于生活，被遺留在狐鼠當道的世界，瓜田李下，召來不潔之嫌，也是很可能的罷。這在留駐「孤島」的我們，當尤有深切的同感。北平隔得太遠，底細實在也不容易知道，不過對于周作人先生，我是懇切地希望傳聞的無稽的。因爲「背叛民族」一類的汚辭，一經沾染，就要終身負累；無論如何，我還不願意貿然加之于周先生這樣的作家的頭上。但洗刷之道，還在自己。明白的態度，堅決的行動，我們是迫切期待着。——記得有許多周先生的友人，曾勸他束裝南下，這里我想也來乘機促駕一次。

不然，幾十年心血，大半生事業，却由自己來輕輕一筆，兜底勾掉，因此且自陷于萬刧不復之境，這是怎樣慘酷可怕的毀滅！

五月十四日。

「洋報」辯

在從前，奴才是祇會歌功頌德，插科打諢的。而現在，卻連靠侵略者的津貼養命的報紙，也激昂了起來。把肉鼻頭漲得通紅，慷慨陳辭，儼然裝出愛國者的面貌，對抗戰巧妙地加以中傷，虐殺。而且據說「中國的敵人不止日本」，還要以腥臭的唾沫，打倒一切帝國主義。而眞正的中國的自由平等，卻被他們暗暗拍賣了。

這樣的魔術，不但瞞過了嬾于思索的讀者，還騙了我們的輿論家。因爲激昂之情，正爲他們所喜，裏面的毒質，也就不暇細味，并且有意無意之間，引爲同調，發出極其糊塗的議論來。不分皂白，把目前苦心地洮脫鉗制，以獲得說話的自由的報紙，誣爲「洋報」，也就是這樣的怪論的一種。

倘使自居于奴才的地位，這倒是不足怪的。「我是漢奸，你可是洋狗！」把大家拖入泥沼，

無分彼此，都變成一丘之貉，也確是聰明的擧措。但自以爲正直的輿論家，却不應有這樣混沌乾坤的議法。——自然，我毫沒有代一切「洋報」諱短的意思。無論什麽人，什麽報，祇要他有害于抗戰，都應該加以打擊的。

上海雖成了「孤島」，大家呼吸着的究竟還是中國的空氣。除了一些無恥的狐鼠，環境雖難，大家都還想盡方法說人話。掛了「洋」招牌的，固然祇爲了開口的便利；在侵略者的羈絆之下，仍然委屈求全，曲曲折折地向讀者傳達心聲的，也無非爲的是不肯放棄責任。「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相煦以濕」，這樣的求生的心情，與鬥爭的勇氣，比較明白一點的人，是都應該了解的。誰有以爲上海的輿論界，既受壓迫之後，便應該閉起嘴來，不「洋」不土，實行「玉碎」精神，讓新申報之類獨步報壇的呢！

向同輩鳴鞭，是奴隸總管的事；而抗日救國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却祇有面對着敵人的戰士。勇于鬥爭是好的，但必須能够洞察是非，明辨敵我，要不然，弄得天下囂囂，而眞正的敵人，却躲在暗中冷笑，倘不是有意的胡扯，那才是無知的昏蛋！

七月十六日。

漫筆

「文學無用論」，是我們早已聽熟的老調了。抗戰一起，維護公理爭取生存的工具，最有效的是殺人的武器，戰士的血肉；書生末技，這一回眞像是穿破了的綉鞋，看來要完結拉倒了。

然而我們有的祇是一支無用的筆，一顆激怒的心，我們也祇好拿這筆來戰鬥着，攻打着敵人。

這眞叫做「聊復爾爾」，很近于可憐。但戰鬥之需要血肉與生命，却是一樣的，因此用筆的結果，也就有着大分別。——要有眞的獻身的精神或經歷，才能產生飽和血淚，力透紙背的戰鬥的文字；要不然，除却放空心大砲，就祇能用來構陷戰友，作人身攻擊，洶洶然冒充英雄，而一淪入奴才之手，就單剩着寫賣身文契的一途了！

我常常想起被契訶夫稱爲「人性的天才」的作家迦爾洵來。——

躍動着深厚的同情，懷着願意分擔人間的苦痛的希望，「或則讀俄土戰爭的新聞記事，知道了每日死傷者數目之多，慨然決計和民衆同死而赴戰場；或則在路上看見對于不幸的妓女的淩辱，憤然即往警署，爲被虐待者辯護，（相傳迦爾洵在寫一篇妓女生活的小說的時候，一面寫着主人公的煩悶，一面自己就禁不住大哭起來。）或則聽到了一八八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圖謀暗殺羅里斯·美利珂夫的謨羅兌茲基已判死刑，要爲他乞赦，待到知道不可能，情不能堪，竟發了狂病了。」不必說文字，這生命的本身已經是莊嚴璀燦的詩章；而因爲如此，凡在迦爾洵筆底寫出來的東西，就總是充滿着血淚，苦惱的號泣，使讀者和他一同傷心，一同憎恨罪惡，一同燃起扶助別人的願望來。

我想，文章寫得好不好是另一個問題，但這樣的「人性」的磨練，却是我們每一個執筆者都應當努力的。

反侵略的鬥爭已經一年，前線則血流成渠，後方則民命如蟻，野蠻與狂暴的屠殺，早已開人類歷史的先例。我們托庇租界，總算也在爲祖國露着可憐的棉力，而每一個字，都付過不可算計的代價。如果在執筆之際，連這一點反省都沒有，爲了自己的安全，對于敵人的殘暴啞口無言，

而獨對于自己的戰友，則反加以惡意的誣蔑，也不掂掂輕重，貿然加之以「漢奸」一類的惡名，這眞是對「人性」的不可寬恕的戕賊！——自然，作爲取勝論敵的策略，也許是好的罷，但祇要那論敵不是漢奸，這誣蔑就永遠落空，而反映出來的，却正是自己的卑污的嘴臉。

至于以歪論賣國，卑辭媚賊，甚至對焦土政策也不惜肆以譏嘲的吧兒之類，本來就人性滅盡，我們除爲文人叫屈以外，祇有回答他們以一口輕蔑的唾沫——

呸！

七月念三日。

無言的慰藉

不相識的朋友，我收到你的信了。

這彷彿是意外事，也彷彿是意中事，讀完信，我茫然了許久。你現在是被拘禁了兩天，並且

得到「革職」的處分了，因爲你在那副刊上發表了一篇文字的緣故。——那文字是由我親手付排，印了出來的，這一片歉仄與悵惘的心情，眞叫我沒法排脫。

夜深人靜以後，我翻出舊報，把你的文字仔細重讀了一次，想找出那使你得到這種懲罰的理由。但我找不出。表現在那質樸的文字裏面的，祇是一顆謙卑的心，一個被蔑視的梗直的靈魂，你說明着：你雖然「受外人的鞭策」，做着爲同胞所輕賤的職業，但熱愛祖國的心情，跟別人沒有兩樣。你唾棄那些身駐「孤島」，藉口「環境」，流連于燈紅酒綠之間，忘記了自己的運命的人們。你要他們捫心自問，在抗戰中有沒有盡了國民的責任與義務？你要他們檢點自己的行爲，迎取光明。這平凡的獨白，可以從每一個良心未泯的中國人口中聽取。也許因爲你提到了你那和租界統治者有關的職業？但我看也絲毫沒有損害他們的尊嚴的地方。

然而你終于被黜了。——這也不希罕。上海已經脫離了祖國的懷抱，而我們，暫時也都變成了「奴隸」。這不是你一個人的運命，這是「孤島」上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應當悲憤，自省的。——但這不幸的遭遇，在你，我想倒並不是意外罷。犧牲是鬥爭的花，而正義是犧牲的果。「文字招禍，今古同例，況××卑賤職業，作與否無甚關係。」我祇是無言，因爲心底的感動無從表達。

路長着，日子也許要變得更艱難。在今天的報上，我們又看到了這樣的消息：被幽禁在澳州花園的「孤軍」，僅僅因爲要懸掛國旗，也不容于「環境」，因而衝突，流血，醫院裏躺着卅幾個，其中受傷最重的兩位，已經在昨天晚上十一點鐘，悄悄地死去了。（讓我們祝死者安眠罷，我們的英勇的戰士！）這消息更像一塊鉛，沉重地壓在我的心裏。但死者和傷者是不會有遺憾的。去年堅守着四行倉庫，和暴敵頑抗的不正是這些健兒嗎？祇有自甘平安地活着，那才是他們的羞恥。比比那長江兩岸的血流，淪陷區域的地獄生活，再比比那爲國旗殉了生命的情景，我們這些些的困難和挫折算得什麽？朋友，你也是曾經從火綫上奮鬥過來的戰士，南市那最後的一片土地上還滲着你的汗液，這道理你當然比我明白得多。——人類的事業，那有比爲民族的自由流血更燦爛莊嚴的？

使我難過的是，你暫時不能不分出更多力量，去和困人的饑餓搏鬥了。

一年來的抗戰，使我時常戰戰兢兢想到一件事情：躲在外人的蔭庇底下歇着筆，究竟有多大用處，這樣是不是也算沒有辜負做人的責任？想着我的靈魂就是一陣顫慄。但這一回你的事情却給了我一點自信，它叫我明白筆尖也還爲荷槍的强者所顧忌；而我們的筆壘，也已經不是浪費的

了。

黎明也許還遠，夜可是分明闌珊了。對于你，除却一片不值半文的敬意，我搜索不出一句臨辭。我祇想說，讓我們因此更來對自己策勵，做一個更像樣的人罷。

祝你健康，可敬的朋友！

八月十二日。

拭去無知的唾沫

人們大抵是健忘的，有時並且麻木得可觀。

上海變成「孤島」，砲聲早經沉寂，這半年以來，血痕淡去，風景依然，跳舞場裏固然濟濟蹌蹌，擠滿着高貴的仕女，像「堯舜之世」一樣；我們的「文學家」，也早在那里鬧哄哄的提倡閑適，研究性藝，翻印金瓶梅插畫，替文壇點綴太平了。

有些人們安于這樣的境遇，搖搖擺擺，活得極其得意，連自己當時的狼狽，眼前的運命，也都忘記得干干淨淨了。但一面偏又激昂，趁風涼，發高論，怪「孤島」以外的人們的愛國不夠積極。

別人的故鄉淪陷了，家也燬了，不甘于奴隸的運命，老老小小一大串，流離顛沛，歷盡風霜，這纔千里迢迢的逃到重慶或桂林，喘息剛定，寫一首詩寄給朋友，不料一登出來，上海的「文學家」就「談迷詩」呀，「頭昏做夢」呀，申申而詈了：「你的詩裏說你吃過櫻桃，喝過老酒，你飽啖紅櫻桃之下，也聞到千萬同胞底血腥氣嗎？你灌飽了黃湯，可曾做過夢來？」通個報告行蹤的音訊，「文學家」又咬牙切齒的大罵：「阿彌陀佛，你怎麼毫無血氣，說『爲戰爭所迫，得率全家遨遊名山大川，亦可謂因禍得福』？這是此路不通的遊玩主義！……」

你相信中國馬上會勝利嗎？——這是「光明的尾巴」！

你們到重慶和桂林去做什麼？——那是「遙遠更遙遠的後方」！

而他自己，就這麼安住在淪陷了上海的租界裏發着議論。

我們的「文學家」，這一年來沒有吃過一些水果，上過一次酒樓嗎？吃一點櫻桃，怎麼就忘

認了「千萬同胞底血腥氣」？逃難時看一看風景，怎麼就是「游玩主義」？怎麼渴望勝利就是「光明的尾巴」？重慶桂林是「後方」，上海的租界倒算是前線嗎？——我們的「文學家」所缺少的，偏又是一面鏡子！

在租界的蔭庇下，漠然地欣賞着別人的苦痛與災難，還要加以扭曲，肆以輕薄，彷彿自己是「中立國」的外國人，超然物外，連上海的郵政局裏駐在着日本檢查員，外邊來信倘使隨便說話，一經查出，就會連累受信人的情形也不知道。議論固然高超，却也不近人情透了。

然而還倒並非是我的「無病呻吟」。世紀風裏登了葉聖陶先生的一首詩，和豐子愷先生的一通短信，有一位「若霖」先生，就在華美晨報的閑話今日上有過這樣的一通高論。我前面所說的也就是這事實。

葉豐兩位，前者還在重慶，後者寄跡桂林，那詩和信，都不是預備發表的。拿來介紹給讀者的是我。他們犧牲得很多，而都了無難色，歷盡風霜，又能夠處之泰然；這樣從容赴難的精神，即使在一鱗半爪的文字中間也表現得極其明白，我相信，這是決不能求之于那些躲在租界裏昏天黑地說風凉話的「文學家」的。不料這也終于不容于「孤島」的文壇。——這雖然無損于葉豐兩

先生，而且這些枝節，他們恐怕連知道的機會也沒有，但這責任是我的，還是讓我來代他們拭去那噴來的無知的唾沫罷。

拭沫之餘

世紀風發表了葉聖陶先生的一首詩，和豐子愷先生的一封信，就招來「若霖」先生的一通教訓和笑罵。抹煞了全篇的意義，啃住了「飽啖櫻桃」和「因禍得福」一類的字樣，幾乎要處以叛國之罪了。我因爲責任關係，分說幾句，「若霖」先生一面承認了自己的「偏激」，一面却又誣我爲「詭辯」，「武斷」，「一種封建的傳統的『行幫主義』」，于是乎要和豐葉兩先生一起入罪了。「株連」是中國的老法子，並不希奇。「若霖」先生先唾了人家，却又宣言他並非「婁師德」，這樣的專橫，倒是亘古未聞的。

然而唾之不足，這回又給豐葉兩先生判定了終身，那罪狀是，這兩位近年來「彷彿不十分積

極似的」。——「不十分積極」，可見也還有些「積極」，却終于難逃撻伐，並且自稱爲「我們青年人」，代表中國一切的青年，「鳴鼓而攻之」。但我應當聲明：至少有我一個人，不在這「我們」之內。我雖然也還算是青年，可沒有「若霖」先生那麼「前進」和「積極」。

中國的文壇，也眞是奇怪得很。扯淡可以成家，寶窆偏能立業，而眞正的作者，却祇好到處碰壁。太積極了，于扯淡寶窆有害，大家亂紛紛的來剿。比較溫和一點，却又有人覺得「彷彿不十分積極似的」，國難當頭，逃難逃到桂林，也祇好明起眼睛，不看風景，以示憂憤；倘使不免一看，而且看得怡悅，那就連一切抗戰的行動和作品，都給抹殺，祇落得個「給於侵略者無窮的便利」的判詞。偶而吃點櫻桃和老酒，又斷定罪大惡極，歸入「漢奸」「國賊」一類，要加以筆伐，來反襯自己的「前進」「積極」，出人頭地了。——但這是徒然的，對于民族和文壇有一點貢獻的，倒在那些被唾罵與被攻擊者。世紀風裏倘有這樣的作家的詩和信，也還要繼續刊登，讓大家看看他們的戰鬥生活的另一面。至于煉獄中的火花似的作品，自然沒有看金瓶梅插畫有趣，然而對還肯用點思索的讀者，是有益的，單是文字的凝練和落筆的嚴謹，就決不能求之于一般的空頭「文學家」。一句「淡迷詩」的咒語，一張「不通俗」的封條，還不這麼容易咒死，封掉。

因爲我們還不到這麽「前進」的時代。若幸而中國的青年，還沒有全和「若霖」先生一道同風，那麽總還有讀者，而且替抗戰文化留下一點東西的罷。

寫着這樣的文字，說一句眞心話，我是不免感到乏的。但目下我們前進透頂，澈底脫空，弄得上不靠天，下不着地的不近人情的輿論家也頗不少，這些話大約還不至于無聊，或眞的「落空」。然而有些人們，却已經在乘機起哄，借名招搖，藉此拉攏看客來「觀戰」了。而其胡扯的本領，比「若霖」先生還高超得多。嗚呼，天下之大，有靠胡扯扯出道理來的嗎？我是決沒有這樣的雅興來奉陪的。最後我希望，那些賊嚓家不是「若霖」先生的化身，並且和他們不是一「幫」，要不然，那就不僅無知，而且有些惡劣了！

九月二日。

人肉販子

據日文報每日新聞說，「黃道會」會長常玉清，是「維新政府之父」。這大概是眞的罷。法

西斯蒂的精髓，和上海馬路上的「英雄主義」，原是一脈相通的，何況「認賊作父」已經是一句老話，敵騎到處，花樣翻新，現在早到了以流氓手槍治國平天下的時代的了。

傀儡的寶座，是以戰士的骷髏打底，而傀儡的登台，必須用奴隸的血潮浮上去的。

「維新政府之父」的絕技，原祇在幾支手槍，一批流氓。這一回的大集，也就是坐鎮新亞，招嘍囉，發兇器，潛入租界，拋擲炸彈，暗殺志士，以補主子的飛機大砲毒氣之不足。而且還分出等級，以殺人的多寡，定薪給的優薄。于是有些人們倒霉了，好好的坐在閱報室裏看報，不料一彈飛來，就此驀然倒地，嗚呼哀哉。而兇手却把他算作抗日的志士，用他的性命到「維新政府之父」那里換錢——大洋四十元？——去。

自然，這並不算冤枉。祇要死者是眞正的中國人。然而，我們想想，這那里還像個人的世界呢！

但這還不算怎麼希奇。我們還有用文字來公開主張用人命賣錢，而且說得極其「香豔」有趣的報紙。——是什麼報呢？我想大約用不着指出來了。總之是一張在今日以「不掛洋招牌」自豪，却在暗地裏領着侵略者的津貼的小報。那文字是什麼題目，我也不想提出來了。總之它說的

是一件事：蛇爬進了女人的陰戶，希奇而且有趣，登在報上，是一種「賣錢的新聞」。可惜這類的「新聞」並不多。

以同胞的慘遇賣錢，這正是「維新政府之父」的「黃道」的註脚。獸性的遺留，我們彷彿現在也還沒有脫盡，但人類的聰明的確是在進步的。水滸裏的人肉饅頭，早就算不了什麼，現在我們的人肉販子，有的還須上焉者發發號令，下焉者開開手槍，有的就簡直無須操刀，弄得滿手血跡，祇要坐在編輯室裏，掉掉筆頭就够了。

不過事實也畢竟「磨不了」，雖然滿紙溫香，無邊風月，但讀者所聞到的，還是陣陣刺鼻的血腥氣。「惜」哉！

九月八日。

抗戰中的豐子愷先生

我是有些喜歡釋迦牟尼的，這位北印度迦毗羅城主的公子，倘生于今日的上海，大概是要變

成揮金如土，顧盼自豪的闊少爺的罷，然而他，却以千金之體，漂流四方，因爲不忍看人世的苦難，要以悲智普渡衆生，終于老死在跋陀河畔的樹下，連睡一具楠木棺材的福氣也沒有。佛的教義是出世；而佛的精神却是入世。

我憎惡的是，明裏拜佛，暗地偷葷，道貌岸然，而奔走權門，熱衷于世慾的那些佛教徒。

但時代的力量也眞偉大，它明鑑善惡，分別姸媸，把我們一起送上了歷史舞台，擔任派定的角色。在前線流血的；在後方流汗的；在沒落的渦流中掙扎着的；在敵人的褲襠下扮鬼相的，映照之下，壁壘分明：有血性的這邊來，缺人性的那邊去。——中間隔着條抗戰的鴻溝。——是眞正像個人的和尙，也早已跑出寺院，深入火線，組織僧侶救護隊，爲抗戰服務去了。

這隊伍中却剩下一批飄飄然的人物，躲在陰頭裏，一面乘風凉，一面嘮嘮叨叨，嘁嘁嚓嚓，或則故作激昂，或則濫發高論，繼續着他們的扯淡的「盛業」。

豐子愷先生，因爲曾經吃素，談佛，作過一部護生畫集；而新近在國破家亡之後，輾轉流離，逃到桂林，又因爲在寄給朋友的信裏說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環城風景絕勝，爲戰爭所迫，得率全家遨遊名山大川，亦可謂因禍得福」這些話，不幸也就做了一回風凉家的扯淡的材料。

我沒有到過廣西的幸運，但聞桂林山水之勝，也實在是「久矣夫」了。倘若我們也必須逃難，而且吃盡苦辛後，也終于逃到桂林，對着當前如畫的美景，閉起眼睛來表示發憤，還是怎麼樣呢？我想，是難免欣賞一番，暫時要爲之悠然神往，怡然自得的罷。但這雖然很近人情，而扯淡家卻也因此有了題目：國難如此，怎麼還可以這樣的優閒呢？逃難時還要看風景，就足見你毫無心肝，吃苦吃得活該。至于「因禍得福」，過于達觀，這簡直就是「不抵抗主義」：一種「佛的戰術」。而發表這信的人，也就是將「佛的戰術發揚光大」了！

曾經有一位「前進」的輿論家，啃住了「哭七七」三個字——僅僅三個字，發揮宏論，至于把人家一直從「妓女」罵到「太監」「漢奸」，連生殖器也一起遭殃。這樣的扯淡，在今日的上海，是原也不算希奇的了，然而在這里，我卻眞想把戰後的豐子愷先生來「發揚光大」一下。

因爲「佛」其實並不主張「不抵抗」的。

有一位先生，曾經代表中國全體的靑年，判定豐子愷先生近年來「彷彿是不十分積極似的。」——這自然是實話，因爲豐先生本來不是革命家，但戰後呢，由我看來，卻是很「積極」的了。雖然不免老朽，不會上前線殺敵，但已經是一位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可敬的戰士。他勇敢，堅決，

樂觀，和一切的戰鬥者一樣。

作爲證據的，是他這一年來的行動與言論。

雖然打着仗，並且在逃難，豐先生也始終沒有放下筆：首先第一，我以爲這就和那些沒有東西而專說風涼話的人們不同。因爲他是工作着，也就是戰鬥着的，——在告緣緣堂在天之靈裏，曾經說到他在抗戰初起時所做的工作：

猶記得我同你（指豐氏住宅緣緣堂——浮註）相處的最後的一日：那是去年十一月六日，初冬的下午，芭蕉還未凋零，長長的葉子要同粉牆爭高，把濃重的綠影送到窗前。我坐在你的西室中對着蔣忍堅著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一面閱讀，一面扎記，準備把日本侵華的無數事件——自明代倭寇擾海岸直至八一三的侵略戰——一一用漫畫寫出，編成一册漫畫日本侵華史，照護生畫集的辦法，以最廉價廣銷各地，使略識之無的中國人都能了解。使未受教育的文盲也能看懂。（宇宙風第六十七期）

但這工作剛開始，日本兵已經在乍浦登岸，他非離開故鄉，開始逃難——也就是實行「游玩主義」不可了，就這樣扶老攜幼的，由杭州而桐廬、衢州、常山、上饒、南昌、萍鄉、漢口、廣

西，一直「遊玩」過去。——但我們也還看見了他在「游玩」中所作的數量可觀的文和畫。

在一幅畫裏，我們看見了這樣的情景：在荒僻的山野裏，一大羣我們的同胞在逃難，老老小小都有，還攜帶着箱籠什物，但神情之間，毫無難色。上面題着詞：「豺虎入中原，萬人皆失所，但得除民害，不惜流離苦。」另一幅畫着：濃蔭的大樹下，有四個逃難人坐着休息，而題詞是：「不惜流離苦，何妨道路長，青天白日下，到處可爲鄉。」

說逃難是一件樂事嗎？我想，這大約誰也不會相信。說逃難是「游玩主義」嗎？這也許是的罷。然而這兩幅畫，却清楚地回答了扯淡者的唾沫。——自然，「不惜流離苦」，大約就「泰然自若如也」。究竟起來，是也有些「不抵抗主義」的氣息的，但這不也是我們在抗戰中應有的態度嗎？

從香港立報的言林上，我還讀到過豐先生的勞者自歌中的一節，原文找不到了，但意思是記得的，那是說：在逃難的時候，大家都說獨身客最寫意。他却以爲這話很成問題。因爲獨身者雖無家累，但倘有人心，對于流離道左的同胞，就不能不伸出援助的手來：和有家累的人一樣。對別人的苦難，給以同情，予以互助：這在我似的人看起來，是也要覺得頗爲感動的罷？

然而我這里還想鈔一段告緣緣堂在天之靈裏的結尾的話：

以上我說了許多往事，似有不堪回首之悲，其實不然！我今謹告你（指緣緣堂——浮註）在天之靈，我們現在雖然不得再見，但這是暫時的，將來我們必有更光榮的團聚，因爲你是暴敵的侵略的砲火所摧殘的，或是我們神聖抗戰的反攻的炮火所焚燬的，倘屬前者，你的在天之靈，定同我一樣地憤慨，翹盼着「最後的勝利」爲你復仇，決不會悲哀失望的。倘屬後者，你的在天之靈一定同我一樣地毫不介意，料想你被焚時一定驀地成空，讓神聖的抗戰軍安然通過，替你去報仇，也決不會悲哀失望的。不但不會悲哀失望，我又覺得非常光榮。因爲我們是爲公理而抗戰，爲正義而抗戰，爲人道而抗戰。我們爲欲殲滅暴敵，以維持世界人類的和平幸福，我們不惜焦土。你做了焦土抗戰的先鋒，眞是何等光榮的事。……

激昂，慷慨：這是豐子愷先生燬了家以後所發出的悲憤的呼聲。——這里我再來鈔一首登在文藝陣地創刊號上的，豐先生作歌的我們四百兆人：

我們四百兆人，中華民，

仁義禮智潤心，

我們四百兆人，互相親，
團結強於長城。
以此圖功，何功不成！民族可復興。
以此制敵，何敵不崩！那怕小東隣！
我們四百兆人，齊出陣，
打倒小日本！
我們四百兆人，睡獅醒，一怒而天下平。

「我們四百兆人，互相親，團結強於長城。」不料我們的作者，先就因為看了看桂林的風景，被指為「不抵抗主義」，清出統一戰線以外，歸入「漢奸」「順民」之列了。

嗚呼！貽誤國之惡名，負叛逆之毒諡，乃是罪大惡極，殺有餘辜的事；而一經蒙上這種帽子，就要終身受累，死後也得帶進棺材裏去的。為了圖論爭的便利，或者因為扯淡，信口編排，隨意羅織，把自己的戰友格殺勿論，這那里還像是有點良心的人的行為呢？

一個切實有為的人，業績昭彰，原不是幾口唾沫所可淹煞。何況像豐子愷先生那樣的作家，

那用得着我這樣多餘的「發揚」！但上海成爲「孤島」之後，評襲的血潮正在氾濫，筆頭一曲，往往把清白之身，弄得滿是穢氣，在以耳代目的讀者心中，終至于宛沉海底，而客觀的影響上，却完成了代敵人繳械的任務。我實在也還覺得有出來揭破那些扯淡家的面目的責任。

在洋報辯裏面，我曾經說過：「向同輩鳴鞭，是奴隸總管的事……勇于戰鬥是好的，但必須能够洞察是非，明辨敵我，要不然，弄得天下囂囂，而眞正的敵人，却躲在暗中冷笑，倘不是有意的胡扯，那才是無知的昏蛋！」其實，倘僅止于無知，多少總有些正義的影子，雖然可憐，也還可以原諒。若夫胡鬧當作戰鬥，扯淡至于成癖，那才眞的是不可救藥。——「信與知是一條鏈鐶，『知』既不明，『信』於何有！」（世紀風章佩先生起信文中語。）無知到這樣的程度，我實在連他們對于抗戰的信心也有些懷疑了！

「在今日，凡是懂得『抗戰第一』的藝術家才能存在，否則只能裹起來留着待『光明』的日子到來時再用。」這實在說得對透了頂。但企圖用這話來「裹」豐子愷先生，却落了空。是的，我們曾經有「民族文學家」，「爲藝術而藝術的」清水「文學家」，但抗戰一起，他們就爲歷史老人所派定，「過橋」去做「貴人」去了。平常不以頭銜相標榜的，却大抵默默地在做着于抗戰建國

有關的工作。這隊鋪裏剩下來的，也還是幾個扯淡家。——有一位也在攻打着「佛的戰術」的先生，據說也是「藝術家」，專攻音樂的，然而他有半曲我們四百兆人似的作品嗎？他祇冒用着別一位散文作者的筆名在那里扯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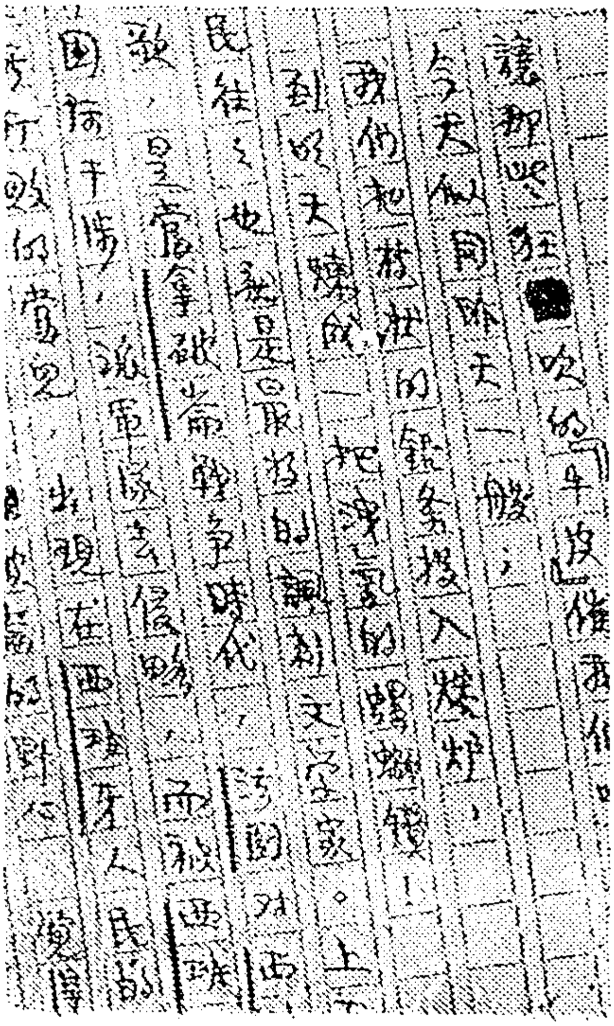
我担心的倒是，在薄暗之中，喊喊嚓嚓，嘮嘮叨叨，聽來固然也彷彿有些聲音，放得很開似的。一到「光明的日子」真的「來到」的時候，倒反而非被「裹起來」不可的先生們。

阿彌陀佛！

九月念五日。

卷六

風子著



吉訶德頌

堂•吉訶德其實是一個光榮的名詞，他雖然被世人所譏饑，認爲可笑。

依洛那西•馬鄒秀斯基是波蘭的權威的文藝批評家，他已經逝世了將近二十年，但他的含有哲學意味的散文，却仍舊爲大家所傳誦，所證引，彷彿文學上的經典一樣。就在一篇叫做吉訶德式的精神的文章裏，馬都秀斯基這樣地寫着：

「因爲堂•吉訶德不單是一個被現實所摑打和玩弄的夢想者，而且他也是一個那些最可貴的企圖和願望的象徵，不斷地被日常生活的程序所粉碎，却又爲人類精神的進展所必需。

「一個人在他的一生裏從來不會對風車作戰，甚至從來不會想到這樣做的，爲了他的本身的利益他會成就一些大事業，但自然，對於別人的幸福他決不會有些微的幫助，他決不肯爲着大衆去冒險，或者把他的時代裏的精神的溫度表提高一度的」。

這就是所謂乖覺的人們的典型。

然而並不是每一個人的願望都停留在乖覺的上面。所以在西萬提斯的筆下，終于出現了堂．吉訶德，而且他不僅出現在書本裏，同時也活在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國家裏，歷史正是靠着吉訶德先生們的存在而進展的。勇往直前，不屈不撓，這是吉訶德先生的特質，他扶着的是公理，打着的是不平，雖然不免于認錯目標，鑄成笑料，然而他的態度是嚴肅的。

馬都秀斯基又說：「他的失敗，無論如何，是在行動裏，並不是在思想裏。堂．吉訶德是永遠忠實於他自己的。不管他是在釋放戰船上的奴隸，或者是在毀壞彼得神父的傀儡人，他是自覺的地站在公理這一面而戰鬥着，為不幸的和被壓迫者而防禦着的。」

這是堂．吉訶德的精神的可貴處，正確地加以導引和處理，吉訶德先生將是新的，無可訾議的戰士，決非上海灘上的流氓所能企及。至於見微利而色喜，藉暴力以恫嚇，既昧是非，復泯敵我，非無恥與無知的程度，更在一切流氓之下。

二月十八日。

漫成

希脫勒已經公開地承認所謂「滿州國」了，這自然會引起中國的人民的反感。二月二十二日文匯報所載路透社二十一日漢口電，就是敍述那方面的輿情的——

此間聞希脫勒宣布將承認「滿州國」消息，大為驚詫。今日華字報皆登載希氏之演詞，並因希氏取消五年前之諾言，反稱日軍屠殺中國平民，强奸中國婦女為造成遠東和平之力量，故一致加以斥責。大公報曰：希脫勒之決議，非代表德國人民之眞正態度，蓋德國人民對華甚親善也，僅代表國社黨之政策而已。……

希脫勒之宣言，實代中國決定外交政策，今後中國之外交政策將公開積極參加反法西斯集團，德國之行動，實喪失中國之友誼，此時之公道，中華人民將永不能忘云。

是的，我們不會忘記的，但也決不驚詫。誠如大公報的社論所說，希脫勒的演說，是不足以

代表德國人民的眞正態度的。我們同情凡爾賽和約束縛下的德國的掙扎，却不敢信任希脫勒；我們愛德國，愛德國的人民，樂于接受他們的幫助，但是，對于希脫勒及其國社黨徒，却從來不曾存過奢望。

我們瞭然于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屠夫們的刀鋒是永遠向着弱小者的，然而，爲弱小者的自由和解放而鬥爭的事業，却發朝在廣大的羣衆裏。

從這里，我們看出了希脫勒和德國人民之間的矛盾，這矛盾也存在于一切侵略者及其人民的中間。勝利對于他們是可悲的。當十六世紀的中葉，法朗塞司柯·皮若羅用了殘暴詐欺的手段，請祕魯的皇帝來談話，在一個預先安排好的宴會裏把他捉住，下令絞死，從此征服了祕魯，騙得大宗黃金，威赫一時。但是，據歷史家說，這對于當時的西班牙人民却是一種刑罰，因爲他們感覺到生活在奪來的黃金上的痛苦。

這痛苦且更甚于被侵略者，因爲牠象徵着崩潰和頽敗。

我們相信，德國的人民是仍舊要援助中國的，雖然希脫勒在等候着「中國熊」的死去。同樣

地，當黷武主義者正在沾沾于暫時的小勝的時候，他的大多數的臣民，却已經感覺到生活在奪來的土地上的痛苦了。這例子之在今日，是切實的，因為我們已經望見了從這痛苦裏爆發出來的火花。

二月二十二日。

恐怖

中國的官書或是私書裏，都曾經有過人頭祭靈的記載，怨毒積於人心，我想，事雖慘酷，也許偶而會有的吧，因為這被殺者的本身，大抵先是惡棍，劣紳，奸夫，淫婦，以及殺人不貶眼的魔君等等。

然而時代不同，到了現在，殺人別有方法，復仇不必血祭，即使是這樣的「盛事」，也久已乎看不到了，這就是所謂文明和進步。

文明文明，于是乎歌聲靡靡，舞姿翩翩，不料二十世紀的上海灘頭，居然又出現了所謂人頭案，但這回並非復仇，却是示威，而且就電綫木上的字條看來，則死者的罪狀，在被壓迫者之間，是並不算做不德的，他不是惡棍，劣紳，奸夫，淫婦，以及殺人不眨眼的魔君等等。

然而血淋淋的頭顱却拋在水門汀上了。

這就是所謂恐怖。來源不明，而彼此心照，其始也，大家也確乎覺得有點「嚇勢勢」，可是一來再來，甚至七來八來，所見既多，所習漸慣，這就失去了恐怖的意義，大家都覺得「瞎咯道理」了。而且在另一方面，倒反而給生者以鼓勵，證明了「孤島」上並非只有靡靡歌聲，翩翩舞姿，也還存在着志士的熱血。苟能鬥爭，即獲慰藉，人世間是並不寂寞的。

蜥蜴斷尾，不久復生，蚯蚓截身，各自能活，相傳勒納湖裏有一種水蛇，如果把牠的頭割下來，可以重新生出一個，永遠割不盡。志士的頭顱也是如此的，因爲他有着無數的後繼者，血是流不盡的。

人頭案之類的產生，在製造者是一種殘忍，而對於領受者却決不是恐怖，牠消弭了一切有人心者的寂寞之感。

三月十六日。

幻想

德國的併吞奧國，湯姆斯·曼以爲希脫拉與張伯倫之間，是訂有密約的，而那密約就是德國曾經提出恢復舊有殖民地的要求。這似乎很可能。但看這一回希脫拉的躊躇滿志，大放厥辭，以及英國的趕緊認併奧爲已成事實，則可知湯姆斯·曼的見解，即使並不十分準確，但這決不是一個被放逐的作家的感情的憤懣，因爲他的觀察是合乎理智的。

內在的矛盾和外來的壓迫，再加上國際間的妥洽的陰謀，奧國終于在這上面犧牲了。

我們相信，張伯倫對于希脫拉的「偉舉」，即使沒有滿口答應，無論如何，是終加以默認了的。近世國際間的勒索和掠奪事件，那一件不是由于那些居于領導地位的國家的可恥的儒怯所促成的呢！而我們是身受得太多，遭遇得太慘了。

這太多和太慘使我們覺醒，使我們奮鬥，負起偉大的使命。

六年以前，當東三省事件發生的時候，美國作家秀胡特·安特生在寫給國際文學編者的信——這信發表在一九三二年二三月合刊的英文國際文學上——裏說：

我收到你們的關於日本進攻中國的電報，無論如何，我想日本的這種罪惡行爲，是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教會的。這是一個古老的故事，但我可以確定，當金錢還主宰着世界的時候，牠是要繼續下去的。我的唯一的希望是，那個現在統治着日本的帝國主義的軍閥政府會病及他們自己的百姓，而且，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會把其他國家裏的類似日本的政府引到同樣的末路。

自己站着不動，却寄希望於別人，充分地表現出秀胡特·安特生的小布爾喬亞的幻想。但是，那指譴是不錯的，他明白地說出了戰爭的由來和本源。

奧國是犧牲了，類似日本的其他國家的政府，正在脅逼着整個世界，中國並沒有忘記她自己的任務，但如果要希望類似日本的其他國家的政府同樣地走上末路，則愛好和平的國家還須加緊聯合，踢開可恥的懦怯，建立起反侵略的陣線來。如果說這不能希望於張伯倫，那麼，現在也確是全世界小布爾喬亞應該從幻想裏覺醒過來的時候了。

四月一日。

奴才的唾沫

在一張挨戶贈送，苦口勸讀，連報販都不願賣，而居然厚顏地自稱賣銷到六萬份的報紙上，我看到了歌頌指揮刀的威力的論文。想起來是頗爲有趣的，因爲作者先就以奴才的身份，爲那以征服者自視的主子，在搭着橋，鋪着路了，這叫做「現身說法」。

有這樣的報紙，當然也應該有這樣的論文。

然而奇怪的是，在同一版上，竟又有人在大罵知識份子的怯弱和可憐；彷彿他自己倒是一個勇敢而又可敬的人物一樣，一面又用着他的貴手，從文苑裏，拉出一個托爾斯泰來示衆，說是因爲在托翁的日記中，有過這樣的一段：

> 我感到地獄般的痛苦，我回想起一切已往的卑怯，這些卑怯的回憶不離我，牠們毒害了我的生命。人們通常抱恨死後不能保有回憶。這樣多少幸福啊！如果在這另一個生命中，我

能回憶到我在此世所犯的一切罪惡，將是怎樣的痛苦啊！

這就是那個引伸者的所謂怯弱和可憐。

然而我想：重視人道，以無限的愛俯臨一切，托爾斯泰是偉大的；等英雄于凡夫，視指揮刀如無視，托爾斯泰是偉大的；以和平的思想，貫穿着爲人類的熱情，反抗一切卑汚的教義，托爾斯泰是偉大的。

這偉大不易爲奴才們所了解，加以曲伸，往往成了卑汚的藏身窩。

這是托爾斯泰所不及料的。

「惟沉默爲最高的輕蔑」，對于這樣的報紙，這樣的文章，我一向謹守着這信條。然而所以仍舊不能已于言者，無非是因爲不願坐視奴才的唾沫，飛上托翁的衣角，以爲文苑的汚辱而已。

看到由美國寄來的雜誌，這才知道今年一月，是詩人卡爾·山特堡的六十歲生辰，我曾經讀過他的幾首小詩像，「投水者」，「草」，「靜靜的坟墓」等，覺得他的詩確乎同活的歌曲一樣，是富有生命的意義，而又極便于歌唱的。

我想，這大概是受了一些民歌的影響，因爲山特堡也是一個有名的美國民歌的蒐集者。據那雜誌所載，詩人在他自己生日那一天，曾經親自唱過好幾個歌曲，包括「好孩子」和卡綏瓊斯的「媽媽，你聽到這新聞了麼？」在內。墨斯克拉夫脫還爲他出了一本美國民歌集，詩人就稱這爲他自己的「捷太」。

其實民歌也正是民族的眞正的聲音。許多年來，中國也很有人努力於這一方面的蒐集，而以五·四以後爲最熱烈，但現在又似乎並無下文了。大概是前年吧，當顧頡剛先生標點的馮夢龍的山歌付印的時候，我曾在出版家那里，把原本草草地翻了一翻，似乎全部都是情歌，歌是好的，但蒐集者的興趣，却嫌偏向了一點。我所覺得可惜的是：中國竟還沒有一本包羅廣博的民歌集。羣衆的情緒是被縮小，被看狹，甚而至於被歪曲了。

但我在外國的民歌裏，却聽見過這樣的聲音：

讓那些狂吹的「牛皮」儘我們嘔吐，
今天似同昨天一般；
我們把枝狀的鉛條投入熔爐，
到明天煉成一把洩氣的螺螄鑽！

平民往往也就是最好的諷刺文學家。上面這一首歌，是當拿破崙戰爭時代，法國對西班牙實行國際干涉，派軍隊去侵略，而被西班牙政府軍所打敗的當兒，出現在西班牙人民的口頭的。我們試一想到拿破崙的野心，覺得螺螄鑽也確是對付「牛皮」的好辦法：加以戳穿，使之破癟。不過這是有待於長期的努力的。中國現在剛從侵略者的驕誇和輕視裏打開了一條血路，而面向着勝利，所以，這歌對於我們是親切的，因爲我們也有着同樣的感覺。

而且，在這偉大的歷史前面，我們一定也有類似這樣的民歌；所缺少的，只是一個山特堡而

四月八日。

還有一點因此想起的事情——

山特堡的詩歌，所以能够得到廣大的羣衆的歡迎，不僅因爲牠明瞭，質樸，溫馴，具有着民歌的形式，同時也因爲牠諷喩，申訴，同情，包含着民歌的內容的緣故。山特堡的本身，正是從羣衆的隊伍裏生長起來的：他在十三歲的時候當過趕貨車的車夫，十七歲的時候乘着裝貨船西行，他在康沙斯草原上做過捆乾草的工作，在鄧浮的旅館裏洗過碟子，在理髮店裏擦過皮鞋，當過漆匠，和西班牙人打過仗，最後却在朗巴爾大學修畢他的學程，他的生活經驗是多方面的，所以他對人類的感情也極眞摯。山特堡並沒有放棄他的作爲一個平民詩人的任務，因爲他充分地應用了他的經歷。

單單靠着天花板，是決不能成爲大作家的。

實在說來，豈但做不成大作家，就是要做一個眞實像樣的人，也必須先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從古以來，決沒有一個能夠超然于時代以外的人物。羅曼，羅蘭說得好：「生在一個被階級鬥爭所撕裂了的時代裏，這是我們的命運。但是我們是不能被允許從這鬥爭裏把自己隔離起來的。」對階級鬥爭如此，對民族革命戰爭，自然更該如此了。

上海現在已經變成了「孤島」，這是事實，但我們必須認淸這不過是一個「蝸牛殼」式的「孤島」，決不是象牙塔，因此也並無所謂純文藝，血汚裏如何容得下飄飄然的想頭呢？倘能加以正視，他或者倒可以看得出鬥爭。

這鬥爭使「孤島」還留存着活氣。

而同時也說明了文藝的純不得。盧那卡爾斯基說：「消遣的藝術，散心的藝術，永久是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上的工具，這個工具爲着在快樂的節日去安慰那些連麵包都很不夠的羣衆。」又說：「他們知道應該用這種瑣碎的各式各樣無聊和可笑的東西去給一般人消遣，這正是爲的要使他們離開嚴重的政治，離開生活裏所發生的嚴重問題。」

我們有這樣的需要麽，倘使我們並不甘心爲侵略者打掃道路的話？

四月，八日。

羣衆的要來

C·綏拉陀夫曾經大大地稱讚過綏拉非摩維支在鐵流裏所描寫的統一的羣衆的心理，以爲十月革命以來，沒有一個作家能够把羣衆內部的一致，鬥爭和革命所鍛鍊出來的一致，表現得這樣地有力的。我想，這該是綏拉非摩維支忠實于自己的時代，忠實于歷史的眞理的結果。

這里，事實證明了鐵流確是十月革命的產物：

幾千幾萬個人走過去。已經沒有什麽排、連、營、團，——有的只是一個極大的叫不出名字來的整塊兒的東西。無數的脚走着，無數的眼睛看着，許多顆心變成一顆偉大的心在那里跳着。

一致的行動的促成，是有待于一致的要求的。無數的脚走着，無數的眼睛看着，許多顆心變成一顆心，這才顯出了羣衆偉大的力量，這力量產生希望，產生公道，產生光明和勝利。

十月革命的成功，就在於這一點。

綏拉菲摩維支告訴我們，俄國的羣衆怎樣從襤褸的，飢餓的，散漫的隊伍，經過了難堪的艱苦，經過了慘酷的鬥爭，終於鍛鍊出堅強的驚人的力量，打敗了沙皇的哥薩克，這一切都發於一個一致的要求：革命。而我們也正是要從民族革命的旗幟下，打倒侵略者，以求得中國的解放、獨立與自由。我們的要求是一致的：而且連日本的羣衆的要求，也和我們相一致。

剝削，壓迫，殘殺，法西斯軍閥從來不曾有過羣衆的基礎。所以，這一次的中日戰爭，在日本方面，是一種踏着高蹻的戰爭，而現在又正是這高蹻動搖得將要倒下來的時候。

勝利是永遠跟着羣衆的要求的，而成功的關鍵却在於這要求的一致。

四月二十日。

『孤島』我見

季亞柯摩•柯斯泰是奈泊爾斯的有名的律師，也是社會主義者的領導人物。因爲反對法西斯蒂的統治。被墨索里尼流放到脫萊密帝荒島上，過着囚徒的生活，後來又奉令轉徙到郎披杜沙——那個被稱爲魔窟的最荒野的孤島上去，但他終於得到勇敢的朋友們的營救，逃了出來，在異國重復見到自由的天地。

人們都爲他慶幸，爲意大利的革命勢力慶幸。

這在上海人的眼裏看來，我想，大概是也會覺得羨慕的吧！因爲他們同樣地側身于孤島之中，而開始感到了厭倦和憤怒。然而這厭倦和憤怒一面也磨鍊了一部份人，使他們堅定，使他們果敢，使他們覺悟到上海並不是沙漠，並不是那全島都是「由白堊和砂石所積成的不毛的平坡，永遠被毒辣的太陽所燒灼着」的朗披杜沙。這里有的是苦難的人們，艱辛的鬥爭，因此也還存在着迫切的工作。

……收到上海方面朋友的信，他們說：你們在香港看見報上說上海拋炸彈，寄人手，發現人頭的種種情形，一定以爲這里異常恐怖，實則並沒有什麽，一切工作可以照常進行。……這一切都叫我後悔我不該離開上海。甚至想到重回上海去。同時覺得我們這一羣人「自己恐

嚇自己」，是太可羞了。我認爲這一次逃港，應是我一生所作的若干大錯中之一樁。

上面是大風「作家避滬雜記」裏薩空了先生的文章的一段，流露在字裏行間的是一個有良心的人的眞實的感情，因爲一離開魔窟，却去鑽進了象牙塔，這是今日中國人的恥辱。如果不能夠走更長的路，做更多的事，肩更重的担，則還不如駐在島上，生些火，洒些水，種些花草，來得切實而且有益。

但我所要留住的也只限於那些「切實而且有益」的工作者。至於在混水裏浴身，戀戀於「醒術」的人們，概不在列——滾他的吧！

四月二十五日。

明槍和暗箭

鬥爭是向前的，鍼刺所指的也必須是眞眞的敵人，這是勝利的必具的條件。作爲戰士的苦惱

的是「後顧」，是從背後偷偷地射來的同一陣營裏的暗箭。

稅務司楊文龍的被綁，據報上說，是由一個漢奸來指認的，看他穿戶入室，分是別非，情形何等熟悉，足見他曾是此中的一個，但當光明從他身上褪盡的時候，却終於變成了一枝暗箭，搭上敵人的弓弦，射穿同伴的心坎了。這對於一個正在英勇地鬥爭着的戰士，確乎是出於意外，不及防備的。

這正是暗箭的特殊的效用。

然而從背後飛來的又不僅是暗箭，有時候也還有明槍。護關委員會成立後不久，總以「關員不得參加政治活動」爲口實，由海關當局下令解散了。這是違反羣衆意志的行爲，姑論海關當局的心底藏了多少苦衷，但他們的行動却已經招致了無可饒恕的不良的結果；至于所謂「只要護關運動的主要人物立即離開上海，中止活動，日方就可停止綁架行爲」云云，出諸海關高級職員之口，更足以證明其爲「無恥之尤」。

然而這由背後襲來的暗箭和明槍，決不會就是鬥爭的致命傷，戰士是不懂得消極的。爭取海關和郵政主權的獨立，畢竟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而且也是今日上海居民爲國家効力的最好的

機會。勝利的路上總有一些荊棘，此後的明槍和暗箭，也許還會有的吧，但回答這明槍和暗箭的是鮮紅的血，並不是灰色的行動。

我們堅決地相信高德曼的話：「只要社會中還有那些寧願死而不肯與生活底汚穢調和的人，人類還是有希望的。」

這希望將使海關和郵政的主權不失，「孤島」不孤，而中國不亡。

五月十四日。

並不矛盾

上海方面所傳的關於漢口的消息，有時候，也實在是過於奇特的，例如對摩擦分裂之說的張揚，至於使人懷疑到有作用。而給予這作用以反證的，是事實：一個黨並未分裂，兩個黨也不會摩擦。

因爲首先是都站在統一戰線的立場上。

然而慣於搖頭的人物又在大發議論了。最近看到一份由開封寄來的刊物，那裏面不但給進步勢力以誣蔑，而且還根本的否定了統一戰線。他們以爲：如果眞眞統一了，就不應該有戰線，如果有戰線，這就無法統一，統一戰線這名目先就是矛盾的。

我並不想給這種淺薄的字面論者以打擊，但必須指出的是：作者是完全忘記了當前的任務，中國的地位，以及站在前面的兇暴殘忍的侵略者了。倘說這是故意的，那是無恥，否則，就是無知。

爲了說服這無恥和無知，因此我們再要指出的是：統一戰線的名目，實際上並沒有矛盾。統一是對內而言的，而戰線的任務却在於對外；要有一個堅韌强大的對付侵略者的戰線，必須把內部的力量統一起來，這就是統一戰線這名目的形成。

砲火照亮着東方的天空，戰事正在進行，中國的人民是還不至於愚昧到連自己站在什麼地方不知道的。所以，他們需要戰線，也要求統一，這願望現在已經成爲事實了。用謊衣去披上這事實，倒底是徒勞的呵。

五月十五日。

大概是尼采說的吧，「理智的人不但要愛仇讎，也應該能夠恨朋友」，這曾經很使我感動。但不久又變爲驚異：當我發現了這樣的例子的時候，覺得貫穿着這精神的，不只是冷酷的理智，而是偉大的爲眞理的熱情——對人類的執着的愛。

這樣的愛是易于親近，而且也可以放心地親近的。

人們讀着魯迅先生文章的時候，震于那分明的是非，强烈的愛憎，彷彿對着太陽神赫律烏司的寶冕一樣，覺得耀眩得難于近身，但倘一細想，一定也可以感到那光的溫暖：爲眞理的熱情——對人類的執着的愛。

而大家也終于這樣地感到了。自從先生逝世以後，對全集出版的渴望，幾于形成了逼迫和懇求。現在，由于景宋先生和紀念委員會裏幾位先生的努力，這全集不久就可以陳現在讀者的眼

部。厚厚的二十冊，差不多包括了先生的著作的全部。至于日記，書簡，以及歷年搜集的版畫，箋譜，古代造像等，將來也可以影印。還有許多零星的考據之作，那是要待有着專門學識的人，好好地加以整理的了。

但對于普通的讀者，這全集已經當得起齊備兩個字。這是赫律烏司寶冕上寶石全部的光采，他覆育着一切，照臨着一切：田野的新苗，深林的叢樹，大漠的牲畜，以及人間世的芸芸衆生。他使黑暗變成光明，幫着健全的細胞戰勝病態的細胞，延長宇宙的生命。

這是赫律烏司寶冕上寶石全部的光采。對于我們，切身地感到的是爲眞理的熱情——對人類的執着的愛。

五月二十二日。

五卅小感

清末的維新運動雖然帶來了一點西方的聲音，使古老的社會起了騷動，但不久就又歸於沉寂，只賸下一點「國故，國故」，彷彿暮春的鷓鴣叫似的聲音了。但那運動的精神是存在的，牠由士大夫的身上跳到知識份子的身上，發揚蹈厲，於是乎而有五．四運動——封建社會的沒落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抬頭。然而抬不高。中國的人民因此有了新的覺悟，這覺悟使他們認清了根本的敵人，使歷史的發展前進了一步，到了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終於爆發了有名的五．卅運動了。

不錯，五．卅的骨幹是反帝。因爲牽涉不只一國，我們的敵人就常常拉出來作爲義和團以後的中國排外的證據，這拉扯原很可笑，不值一駁的。所可嘆者：有些國內學者，也因爲那時候曾經抵制過英貨，喊過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就以爲是違背五．四精神的一種反歐美行動，對於五．卅的意義，就有意或是無意地，加以削弱和抹煞了。

這些都是亟應指出和糾正的。

據我看來，中國的紹介西洋文化，努力向歐美學習，雖然始於清末，盛於五．四，然而能夠切實，深刻，適應所需，略見成效的，卻在五．卅以後。這以前，因爲反對者立論的陳腐，紹介者感情的興奮，那紹介過來的東西，終不免於浮淺。德國的大砲比不上巴黎的香粉，愛因斯坦的

相對論比不上科南・道爾的福爾摩斯偵探案，便是堡明罕工廠裏的機器，也還不如倫敦動物院裏的吧兒狗來得有趣。我們老是以獵奇和詫異的心情去紹介西洋文化，這怎麼不叫人把高跟鞋和楊梅瘡當作寶貝呢！

然而五・卅運動却帶來了一面竹篩，牠開始教人深思，選擇。喊出了崇洋派絕不敢喊的口號。經過了五・卅，這才使我們知道自已並不是戴高帽，拿司的克的紳士，却不過是被目爲非洲土人一樣的殖民地民族，一切尊貴、纖巧，美麗和肉麻，都不需要。我們急須介紹的，首先是那些能夠幫助我們從殖民地命運裏解放出來的東西。

自然，五・四的時候也並非沒有切實，認眞的理論；而由五・卅這竹篩裏漏下來的腐敗、尊貴、肉麻的事物，更是多得很。但就大體而論，關於紹介西洋文化，從那時起，却確乎向前跨進了一步。

我們需要學習歐美，但五・卅却使我們睜開了眼睛，辨別是非，認清友敵，不再一味盲目地亂撞，除開一切血債不提，只這一點，也還是值得紀念的。

五月卅日。

希脫拉召回在華的德籍顧問，而福岡霍森將軍不走，以「爲奴」爲勳業的報紙就加以嘲笑，說道：「這是貪圖優厚薪水，而去做了賣國賊的。」

但我疑惑：此時此地，斯人斯事，究竟是誰的國，誰賣了，賣給誰呢？

大家將在心底裏給我以回答。

德國的人民的堅韌，明快，英勇，智慧，使我驚嘆而又佩服。然而不幸一誤于威廉二世，再誤于希脫拉，遂使在世人的眼前，彷彿消失了正義感，只以侵略者的面目出現了。但以此估計一切德國人，是錯誤的。例如福岡霍森將軍的留華，就顯出一個正直的德國人的責任感，一個正直的德國人的同情心來了。

保持德國的精神，完成爲人類的義務，這才是一個眞正的德國人，這才是一個眞正能夠愛國

的人。

這樣的人，其實又何會少呢？六月七日的日報上，登着一條央訊社由捷京拍來的消息，說是柏林許多大企業裏的工人，曾經寫過一封信給蘇台德的日耳曼人，其中是這樣的措辭——

吾人對於捷克情勢之進展，深致關切。蓋非但於爾等之關係甚重，於吾等在德國境內之日耳曼人民，其關係亦頗深大。其間具有新劇式屠殺之危險。故慎勿以德國人民贊成希脫拉之要求，德國人民需要以蘇台德區隸屬于德國之謬詞爲可信。祇有希脫拉與德國之大富翁願意如此。德國人民對於以六千萬日耳曼人轉爲奴隸之希脫拉，並未予以援助。

作爲福岡霍森將軍的「賣國」的罪狀的，不過是不遵命令，繼續留華而已。然而柏林區的工人却批判了希脫拉，對漢林的行爲提出異議，反對蘇台德區併入德國，這又是何等的魄力！我直覺的感到：他們——連福岡霍森將軍在內——才是德國的最好的公民。

然而現在是連出賣了自己的祖國的人，也來罵他們爲「賣國賊」了。但這其實也是不足爲奇的。

雖然嗚鞭與喝道至今還不失爲一種好差事，更何況還有津貼，然而無論彼此，「爲奴」却決

不是什麼勳業。對於這種自己做了蛆蟲，就希望天下人都是蛆蟲的心理，我還有什麼話說呢。噓！

六月十日。

新的事實

當戰爭初起時，日本的報章雜誌，在上海是禁止入口的，爲的是怕有片面的宣傳。但因此也使我們得不到一點日本的消息，覺得頗爲苦悶。現在呢，砂糖，紡織物，日用品，飛行機，爆裂彈，親善使節，什麼都可以擁向上海了，報章和刊物當然也沒有例外。然而人們還只是落得一個苦悶：林房雄的短詩，杉山平助的通訊，末次的扯淡，王克敏的尊容，唧唧喻喻。——我們得不到一點實在的情形。

日本國民的眞實的輿情，是被封閉了。

現在，籠罩着日本的是一個異乎尋常的靜寂，從支支吾吾的狀態中，我們可以知道這是一個

大風雨前的靜寂。川崎的勞働羣，秋田的農民，神戶的出征士，受處分的中央公論上的未死的兵，被拘禁的反對無謂戰爭的嶽勞團團員加藤勘十，這些都是沉悶中的閃電，給予我們以大風雨即將到來的保證。

爲日本的軍閥着想，倘不看定脚跟，把那可以化爲陰黯的雨雲的主因解除，則即使搦住頭髮，暴跳如雷，說是要衝到天邊，又有什麼用呢！這命運是終于不可避免的。一切封鎖，禁止，隱蔽，壓制，將全歸于無效。

希臘有一個故事：米達斯王因爲辨不出神樂的好歹，說邦的笆簇比愛背絲的七弦琴更好聽，神就懲罰他生上兩只驢耳朵，長毛茸茸，從此不能見人，只好推說頭痛，終年帶着風兜了。然而這祕密可以瞞得別人，卻瞞不住替他剃頭的理髮匠，于是米達斯就警告理髮匠，不准將祕密洩漏，否則就要處以死刑。

死刑大概也眞是可怕的吧，然而那祕密卻總在理髮匠的心裏作怪，使他寢食不安，于是他就想了一個法子，獨自跑到郊外，掘了一個泥坑，俯下頭去低低地說道：「米達斯王是生着一對驢耳朵的！」說罷趕緊把坑填塞，算是把祕密埋在地下了。過了一年，這埋着祕密的泥土上就生出

蘆葦來，微風過處，蘆葦蘇蘇作響，人們就分明的聽到：米達斯王是生着一對驢耳朵的！米達斯王是生着一對驢耳朵的！……

在靜寂的日本的島國上，也會長出叢叢的蘆葦來的吧。這便是無數的英勇的鬥士，他們不但喊出反戰反法西斯的口號，而且將堅決地實行這口號，當着中國的弟兄們，完成爲世界的和平的任務！

六月十三日。

蛆沫集批註

一篇演講

政客：「各位……我們對日是一定要抗戰的……雖然失去了這樣多土地，犧牲了這樣多人民，但我們還是要打下去……我們要打到全國都變成焦土，打倒一個人都不不賸，這時候才談得到勝利……」

（批）：嗚呼，沙漠的勝利！

兩種評論

評論一：「……中國的敵人不止日本，所有帝國主義者都是中國的敵人，我們要打倒日本，也要打倒所有的帝國主義者。……」

評論二：「國際援助不過是一種夢想……所以，我們除了日本以外，更無所謂友敵！」

（批）：持論雖高，但我有點飄飄然！

對　話

或人：（驚訝）呀！老兄也在幹這等事！

文藝家：唔！

或人：我倒以爲你早到漢口去從事文藝運動了。這…這…這……

文藝家：（赧臉）抱歉得很！我本來是台灣人呀！

（註）：但他一向是以中國人自居，而且還是以中國的老爺姿態出現的。

或人：昨天老陳在××酒樓請客，到的都是新貴？

教育家：不知道。

或人：聽說在座的還有日本軍官？

教育家：不知道。

或人：怎樣，您也在場的呀！

教育家：並無此事。

或人：×報上還登載着您的演詞哩！

教育家：並無此事。

或人：不過您是「大民會」的發起人，這一點該是不錯的！

教育家：謠言。

或人：（摸不着頭腦）全是謠言？

教育家：（不作聲）……

啓事：「鄙人……不知道……不知道……並無此事……並無此事……謠言……以後一概不理。」

（註）：教育家自己看到這幕事的時候，正在大民會的辦公室裏。所謂「新中國」的自在觀

超人：「昔元世祖初平江南，問預言家劉秉忠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何人得之？』……由此觀之，元世祖方得天下，而卽問失天下之日，秉忠亦不以失天下爲不祥，侃然致對，視亡若存，眞夾雄豪傑誠不同於時哉！按秉忠自幼爲僧，……末年始就冠服，爲元朝開國元老，非偶然也。」

（批）：偉大的視「亡」若「存」精神！但可惜所謂「新中國」只有蛆蟲，並無元老！不見了「省立」

校長：省立××中學決不向僞教育部登記，我們一定堅持，必要時寧爲玉碎，不求瓦全！

學生們：（拍手歡呼）

學生甲：（懷疑）但我們打聽得很確實，校長是的確去登記了的。寫明白××中學。

學生乙：（恍然大悟）對了，一定是去登記了。因爲玉碎的是省立××中學，而我們校牌上的「省立」兩字，不是早已不見了麼？

（批）：利慾使人狡猾，但正義却使人聰明。

無話可說

悍噎家：「明明是打了敗仗落荒而走，弄得三停人馬去了二停以上，反說是長征，是成功，這叫我們讀了之後，除佩服宣傳力量的偉大以外，無話可說。

「近來聽說又有人投機，出版一本五萬里長征記，內容是以黃巢李闖等爲主角。的確，這是極好的題材，黃李等流寇擾亂綫，至少是各五萬里以上。」

（批）：陽夏行記有云：「欲以前明淪亡之事，舉以相似，則延安片隅，亦斷不生李闖之流。」此公並此而不知，乃亦托足陽夏，擠擺于假托「民意」的尾巴上，我也無話可說！

謠言

或人：恭喜！恭喜！老兄榮任了「大道市政府」教育局的督學專員。

民族主義文學家：謠言。我已經啓事否認。

或人：看風駛舵）謠言？好！我早知民族主義文學家是不會幹這等事的。

民族主義文學家：謠言。我不是什麽民族主義文學家。

或人：關于這，你似乎並沒有啥事否認。

民族主義文學家：（不作聲）。

（批）：批者代答曰：謊言。其實連啥事否認也是謊言。

唷！唷！唷！

導演：拜托您，請您做一首詩。

詩人：這年頭，開不出花了呀！

導演：稿費可以從豐。

詩人：呸！我不能出賣我的靈感。

（導演肚裏想：我還要買到你的人格哩！）

女明星：（撒嬌）吠！不行，你一定得做！

（說着把手放在詩人的肩上。）

詩人：唷！唷！唷！做了！做了！

（註）：恕不批解。

一九三八，七月寫于上海。

架空

法西斯主義國家也在大嚷其「文化」「文化」了，但是，莉莉・珂貝女士曾說：「德國的好作品是在集中營裏。」一鹿地亘先生也說：「日本的文化在牢獄裏。」雖然是短短的兩句話，却充分地說明了鐵柵以外的沉寂。

現在的嚷嚷，也不過企圖打破這沉寂而已。

然而人們所要的並不是空話，却是眞實的作品。這固然不能望諸戰時的日本，也並不能要求於法西斯蒂統治下的德國，沙漠上如何建得起寶塔呢？印在德國人民的腦海裏的，是一個這樣的疑問：新的藝術家們倒底有沒有十足的創造力，能够把國社主義融化在文學作品裏。這問題也似乎眞難解答，於是宣傳家又出現了，惠而弗雷・培德在一本新書——德國出版物的文化政策問題裏，他這樣說：

新德國必需有新作家。我們也不必担憂到他們的不出現。他們會和那些終於認識了沒有一個人能够在社會裏作爲單獨的個人而存在，以及沒有一種文學能够離開社會而繁榮的青年們一同生長起來的。

這里，文藝的社會性的被運用，是巧妙的；把你拉在毛坑裏，不怕你不寫出毛坑文學來。多麽聰敏呵！但是，人們却掩着鼻子叫道：這終于不過是毛坑文學呀！

然則又何補于「新」德國！

林房雄似乎看清了這一點。他投身于劊子手的行列，歪曲事實，妄想把「現實了的東西正義化」，視「侵略」爲「聖戰」，飾「屠殺」于「宣撫」，「在蘇聯，在支那，都有國防文學，我們也大胆地認清日本的現實，用愛國主義武裝起來吧！」

但是，這不是日本的現實，這是林房雄的妄想。難道「一個人能够在社會裏作爲單獨的個人而存在」麽？難道「一種文學能够離開社會而繁榮」麽？

倘不把本質認識清楚，則無論是怎樣的拉扯和掩飾，終于是架空的。

七月二十七日。

希脫拉虐待猶太人，驅逐愛因斯坦：種族主義。併吞奧大利，威脅捷克斯拉夫：種族主義。中國的大小漢奸們秉承敵意，倡議和平，主張中日「親善」，至於引黃皮膚以自豪：種族主義。

復私仇，嫉賢能，侵略鄰邦，出賣祖國，倘使藥不對症，易招物議，這時候就有藥引：適合種族主義的精神。

然而這目的不在治病，却在送命。這是對症的毒藥，是可恥的搬弄。

哈瓦斯社首先替我們帶來了教皇的譴責——

梵諦岡教廷廿九日電：教皇庇護十一世，頃於本日在岡陀爾孚行宮接見神學院學員，并向之發表長篇演說，對於種族主義，過度的國家主義，重新加以譴責，並勗勉各該學員，勿受此種新理論之麻醉，略謂：天主教會具有普遍性質，某某國現正進行一種宣傳運動，指責

各國天主教友所組織之「公教協進會」，乃係反種族主義的，也即反法西斯主義的，此種宣傳運動，實屬荒謬之至。要知打擊公教協進會，即係打擊教皇，而打擊教皇之人，必無生望。關於種族問題，意國竟也效尤德國，殊屬憾事。

我並非天主教徒，不相信「打擊教皇之人，必無生望」，但對於意大利法西斯黨的最高會議，行將決定嚴峻對付猶太人一節，却跟教皇抱着同樣意見。墨索里尼的所謂「勇往直前」，雖然也還具備着一副橫槍躍馬的雄姿，但這不過是戈壁上的英雄，歸根結蒂，不免於撲空的。

「轟隆！」雖然所向披靡，但四周並沒有釆聲。

自然，希脫拉是一定會暗喜的，聽說他不但稱道着意大利的種族學說，而且還會勸過日本僑民，參加反猶活動，斷絕往來，停止交易，把猶太排斥到地球以外去，但他還不知道日本的治下並沒有幾個猶太人，所多的只是一些黃臉奴才們，而他們却又是主張種族主義，自附於大和魂邊，飄飄然做着新貴的。

不料種族主義的後面竟躲得下這許多人物。

然則遭殃的當然又不止猶太人了，分辯和譴責固然是教皇的本分，加以打擊，却還該是全人

類應盡的任務。

八月三日。

從擂台到戲台

不料洋場上也還有形形色色的擂台——

三個人搭一座棚，四個人鋪幾塊板，於是乎就豎起招牌，掛上旗幟，說是要提倡抗戰文藝，「拳打天下英雄，脚踢四方豪傑」了，這樣就聚攏了一羣愛湊熱鬧的看客，但倘使有人存心「領教」，眞的從熱鬧裏一個箭步，跨上台去，這時候就發現鋪在板上的，其實都是春宮畫片。「來嗟！來喏！」一把摟住，要「成其好事」了。這是借比武來替誰找女婿麼？並不是的，他不過貪圖幾個夜度資。

以色情的手段，萎靡了看客的心志，倘非無恥，即近無知，縱沒有通敵的嫌疑，卻終於間接地替敵人盡了麻醉的任務了。

擂台上有的是這樣的英雄。

然而色情既不能統一天下，「間接」也難以滿足慾望，在鄰近的墟地上，於是又出現了由丑角串演的勇士，他原是篾片，善於幫閒，卻也懂得一手拳脚，能耍幾路槍棒，近來賣身投靠，新奉「主」命，在這里搭台獻藝，宣揚「王」恩，他伸一伸兩臂，挺一挺肚皮，彷彿天下本領，早已集中一身了。倘有人跳上台去，把他一脚踢翻，這時候他就蹲在地上，摸摸頭皮，嚷道：「踢錯了人了，鄙人在此閉門養病，從不干與外事，踢錯了人了！」但等踢者暫停手脚，定睛看時，他早已一溜烟逃走了。

擂台上有的是這樣的英雄。

既登台面，論理是應該挺起頸子，立下生死狀，「毀譽在所不計」的了。然而事實並不如此。有的在台前已經掛出名牌，卻終於躲躲閃閃，不敢露面；有的只在台後敲拳蹬脚，罵天咒地，卻終於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有的向台主叩頭跪拜，一面又用袖子遮住面孔，向台下的看客私語道：我們原不是誠心幫他的忙的呀！

然而這並不是真話，因爲這里的確是比武的擂台，台上的人物無時不在向台下的看客挑戰，

「欲得之而甘心」。不過台脚逐漸動搖，台上的武士也一點一點虛無起來，這時候他就塗上臉譜，假作手勢，只留下一點扮演者的空身份，變成戲台上的角色了。

從擂台到戲台，再演下去，那結果只有一條路：拆台。

八月十二日。

還是前線

這幾天，由於租界裏警備車的出動，日方便衣人員和工部局巡捕的挨戶搜查，大批集會人們的被捕，上海人的情緒，又一度的緊張起來了，更何況還有從不遠的地方傳來的礮聲。

八一三，八一三！他們分明的感覺到。

是的，上海在血腥裏過去一年了。

這血腥的一年，前半部是充滿着戰士的英勇的鬥爭，灑在祖國的土地上的血，是鮮紅的，燦爛的，牠滋潤着初茁的自由的蓓蕾，使牠們一天一天長大起來。而後半部却是屠夫的殘殺，與夫

志士的熱血，事實雖然由悲壯而趨於慘烈，然而所流的血仍舊是鮮紅的，牠一樣地灌溉着初苗的自由的蓓蕾，使牠們一天一天長大起來，以底於最後的成功。

這才是中國的眞的新生。

我想，到現在，上海雖然存在着少數小市民的荒淫，蛆蟲們的無恥，然而牠畢竟還是中國的土地，牠畢竟還是戰士們的前線，上海是不會終於沉到汙泥裏去的。

希臘神話裏有這樣一段故事：當卡特牟司刺殺了山洞裏的毒龍，記起了阿普洛叫他造一座城，感到十分頹氣的時候，戰神米內伐出現了，她叫他把毒龍的牙齒種在泥土裏，不多久，泥土裏就長出一個個帶槍的武士來，首先是互相殘殺，一直到剩下最後的五個，終於幫着卡特牟司造起了那座城——有名的古希臘的席勃司城。

八一三戰爭毀滅了舊的上海，使牠變成莽原，而現在却正是種着毒龍的牙齒的時候了，新的戰士將從泥土裏生長，起立，重新建造起席勃司城來。

這席勃司城是新的上海，是新的中國。

一年後的今日，八一三的光榮依舊輝煌着，挺起脊背來吧，上海永遠是我們的前線。

關於電影檢查

上海的畫報曾經是以登載名媛的照片出名的，有時候還有舞后和明星。到後來，漸漸也騰出一點位置來，讓給時事照片和藝術作品了，這眞是一個大進步。但仔細一想，却又可憐得很，所謂進步的材料的嫩芽，大多數還是苗在瘠薄的泥土上。

但這里有的是被擲棄了的，可以培栽創作的沃野。

我在外國的畫報上，常常看到關于同一事件的不同的照片，各別的姿態，生動的故事，豐富的材料等等，使人們被幾幅有系統的「寫眞」，引到實際的境地，和圖中人同其愛憎。那力量，往往勝過于文字的描寫，因爲有些事實，是必須借重于畫圖的。

例如美國出版的圖畫雜誌生活上，新近告訴了我們世界各國電影檢查的情形，他把被檢查剪去的鏡頭，作爲呆片登了出來，使人們明白自己所熟悉的環境以外，還有這樣的世界。這眞是騰

挪不得的證據。我們藉此知道對大臣開玩笑是禁止的；女人頸上的鎖鏈是禁止的（澳洲）；槍太多了是禁止的（英國，斯干狄那維恩國家）；支加哥舊式葬儀是禁止的（英國）；描寫巡捕的殘忍是禁止的（澳洲，奎百克，埃及。）；不平常的接吻是禁止的（日本）；離婚不許提及（奎克百）；主禱文不准搬上銀幕（英國）；未婚的人不能同牀（美國），即使是已婚的夫婦，也不能一牀睡覺（英國）；孩子不能跑近正在沐浴的男人去（英國）；醉態不能描寫得過於動人，而且必須以被科刑罰來作結束（美國）；女人如果穿了襪子，則襯褲與襪子之間的腿肉，不得裸露，倘使不穿襪子，可又連屁股也可以出了。

「彼得大帝」裏有一個鏡頭，述說彼得因爲狂喜而吻着他的嬰孩的股部，美國的電影檢查老爺海斯（Will Hays）就不予通過。據生活雜誌告訴我們，在美國的影片上，人類的屁股除了可以隨意亂踢以外，是不作別用的。

裸體，恐怖，酷刑，亂倫，催眠術等等的被刪去，是不消說的了，至于革命片子的被檢，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原也是意中的事。Message to Garcia 大受拉丁美洲的刪剪；英國把描寫愛爾蘭亂事的片子 The Informer 剪去了一百二十九處；法國革命片子「雙城記」也被匈牙利、立

陶宛、意大利、葡萄牙等國所禁止。

現在又那裏會有自由的天地！

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安于桎梏，而是說世界上儘多着和我們同樣命運的人物，這可增加我們爭取自由的勇氣。現在，好來塢又落入這樣的命運裏了。這一回，檢查老爺不再注意一個電影皇后穿了多少衣服，一個接吻繼續了多久，新的出發點是着眼于政治問題：西班牙戰事，排斥猶太人，中日戰爭等等。

剪剛和禁止的文獻，是應該加以保存的，何況問題還涉及政治。這當然又是生活雜誌的好材料了。我們的淪陷區域裏的禁止和忌諱，十百倍于好萊塢，然而至今還沒有人加以搜集，這是誰的恥辱呢！

八月十六日。

從電影檢查說開去

生活雜誌上關于電影檢查的照片和說明，其中也有涉及中國的地方，說是留辮和諮娌，已爲中國政府所禁止，因此中國人也不喜歡這兩種東西，跑進外國的影片裏去，倘有，那就要加以抵制。——所以這回是和意大利的對于通心麵（Spaghetti）一樣，同是放在「抵制」欄內的。

通心麵的對於墨索里尼，究竟可笑與否，我不知道。但倘是中國人，一看到銀幕上的辮子和丫頭，是決計笑不出來的，我們只有沉痛。加以禁止的理由就在這里。以我們的沉痛爲玩笑，渲染于影片之上，這是殘忍的侮辱，而殘忍的侮辱却正爲一切民族所不能容忍。

然則又何怪乎我們的抵制。

束縛製片的自由是不智的，然而對侮辱提出反抗，畢竟還是有人性的行爲。何況被指摘的弱點，又正在克服之中呢！倘使這也可以併入于中國檢查史的話，那到是應該屬於光榮的一面的。

作爲一個中國人，檢查老爺從來不曾這樣强烈地意識到過。

大約是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吧，美國的時裝雜誌 vanity Fair 上，登出了一幅漫畫，畫着日本的天皇在替軍閥拉包車，雖然事實如此，却被認爲猥瀆，軒然的大波起來了，提抗議，扣雜誌，幾乎動員了整個日本的輿論界，但美國的態度十分冷淡，雖然 vanity Fair 從此不再踏上日本的

國土，然而美國的郵船還是載牠到世界各處去。當這一期被載到上海的時候，不料中國的檢查老爺也出了一個命令，立刻派了二三十個檢查員，浩浩蕩蕩地趕往郵局，把所有的 vanity Fair 都扣留起來了。

這使我對自己站着的地皮也起了懷疑。

日本侵略中國，發生了敵對行爲，事實是明明白白的；美國的漫畫家同情弱者，譏刺日本，因此引起了日本的反感，事實是明明白白的；中國的檢查老爺竟扣留到同情於自己的輿論，事實又是這樣地明白，不但使我氣破肚子，而且幾乎覺得自己已經不在中國，不在人世了。但現在一想，這也未免過於天眞，這些煊赫一時的老爺，自從抗戰以後，早已貶入十八層地獄，投身爲上海灘上的蛆蟲，永淪於蟲豸之域了。

但中國卻畢竟還是中國！

自從日本檢查員駐入郵局以後，我所訂的一些外國雜誌，就常常中途失蹤，上面提及的生活雜誌，也曾有過同樣的命運；收到內地的信件，拆開看時，頭尾尙存，中間卻早經剪去，我在這空隙裏看出了猙獰的面目。但一面也嗅到了新生的氣息，我們的嬰孩在長大起來了。

雖然是瘋犬遺矢，蠅蛆餘臭，這卻可以爲新生的嬰孩告誡。留一點文獻吧，我這樣想。

八月十六日。

宣傳家

林語堂先生在亞細亞雜誌上寫過一篇文章，是紀念陷落的蘇州和杭州的，雖然在意識上還免不了「大師」氣，但作爲一個中國人的對故土的懷念，那戀戀的熱情，卻流露于筆端之間，至少，對於紐約和倫敦的紳士們，是不能說沒有一點影響的吧。

但這決不是宣傳的文章。

我以爲最有力的宣傳倒是事實：中立國兵艦的被炸，教堂的被燬，士兵的被殺，難民的被辱，一切都是這樣昭彰地擺着，而侵略者對于中國人民的殘殺，更何待于宣傳和揑造，我每次看到第三國僑民被侮辱和殺害的消息時，眼前就現出了更多的中國同胞的肝腦和血肉。

這不是想像，這是事實，牠染紅了中國的土地。自然也包括蘇杭在內。

實在說來，蘇杭不過是中國上流社會的天堂，作爲旅華外人的「樂園」的，是上海。一到夏天，則又加上青島。上海的情形我們知道得較多，現在且來看看青島的現狀吧——

據最近由青島返滬之某英僑（因有產業在青島，不願露名。）告知當地情形云：青島向爲消暑勝地，但現在情形大異，海濱浴場已不復爲中外人士尤其是婦孺輩所可享受矣。蓋日軍不但在該地浴軍馬，且日軍時常完全裸體出浴，更衣室多爲所佔，未入水前，且在岸上來往，使人興裸體遊行之感。此種風景每日不斷的送入遊客眼簾。全部商業，幾多爲日人所佔。……自最近有一美國海軍軍官太太爲日兵掌摑後，該埠美海軍軍人眷屬，全已離埠……。

不久以前，有一個通訊社提到在漢口的史沫德黎（A.smedley）女士，在「美國著名小說家」、「名記者」、「慈善家」等等頭銜下，又替她加上一個「中國的宣傳家」。我看了很起反感，不錯，史沫德黎女士曾經爲中國的傷兵和難民呼籲過，也曾經寫過同情于中國的文章，但還

完全是發乎她的正義感，發乎她的「爲人」的良心的。這里並沒有作用，因此也決不是宣傳，她只說她所要說的話，因爲她是目見得太多了。

例如上面關于青島的情形，談話的是外國商人，記載的是新聞筆調，雖然離不了「生意眼」，而且所關懷的也是外國僑民，然而逼眞，切實，卻遠非空洞地懷念着天堂的文章所可比擬。因爲這是事實。是和青島海濱浴場上的日本兵一樣地赤裸的事實。

這里，不待想像，我看見了在青島的同胞們的更多的肝腦和血肉；不待宣傳，人們也看見了在青島的中國人民的更多的肝腦和血肉。

造成種種暴行的日本軍閥，才眞是爲中國而宣傳的宣傳家。

八月十九日。

「誇張性」

歷史是最崇尙眞實的，但馬萬來（Macaulay）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以爲好的肖像先要經

過修飾，好的歷史也必須在愼重的態度上，加上文學的誇張性。因爲這雖然減少了眞實的程度，却增加動人的力量；雖然删去了不重要的部份，却使重要的部份更加明顯，可以牢固地刻在讀者的心上。

他於是乎問：這所得的難道還不足以償補所失的嗎？

不錯，這所得的已經足以償補所失的了。但就歷史的眞的意義說來，於其主觀的描寫，還不如客觀的敍述。惟有事實才是最好的鏡子。加以誇張，當然也有被其縮小的了。倘以遺諸將來，則是捉後人入於自己的彀中。然而，人們其實是應該向歷史學習，並不是向歷史家學習的。

然則又何有於文學的誇張性。

讀者一成了歷史家的俘虜，這時候，就撤開事實，扼死文學，只抓住一點誇張性了。而現在就多着這樣的歷史，這樣的讀者。活的事實演變下去，這現象也終於從墨寫的歷史，走上了血寫的歷史，到現在，連滿臉橫肉的屠夫，低眉順眼的輿臺，也知道什麼是文學的誇張性，要借此來裝飾自己的屠刀和笑臉了。

但撤開扼死，倒底也只抓住了一點誇張性。

與嘉的自稱小人，大誇「皇軍」，這里且不去說他吧，我以爲可笑的倒是那些屠夫們的自畫像。譬如說，據我們敵人的估計，以他們的兵力，是可以四小時佔領上海，一星期打到南京，三個月吞下中國的。不料轉戰一年，自己反弄得眼睛泛白，頭頂冒煙，而大家又合口一齊來斷定她不能久戰，這時候她就蹬着雙脚，大聲自誇道：「我們一定要達到膺懲中國的目的，打上三年五年不成問題，就是十年百年，也要打下去！」

這誇張得很好。但是四小時佔領上海，一星期打到南京，三個月吞下中國的兵力呢？

又譬如，據我們敵人的宣傳，中國空軍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飛機也少得很。但轉戰以來，爲了誇張自己的力量起見，今天擊下華機十架，明天轟毀華機廿架，一加統計，那數目，不只是三百架五百架，竟至於一千幾百架了。

這自然也誇張得很好。然而中國空軍的力量薄弱，飛機很少的證據呢？

誇張一落了空，這就是縮小。而縮小這一條路是通着沒落和敗亡的。這倒是從眞實的歷史裏得來的教訓。

八月二十四日。

病中雜感

生一點小病，躺在床上，眞也容易胡思亂想，忽然記起德國的哲人尼采來，他一生苦於生病，大部分的著作都成於長期的病苦中，自然，我是寫不出什麼東西的，還於我隔膜得很，這回的記起他，大概正如俗語的所謂同「病」相憐吧。

然而也有限，首先是因爲我並不崇拜天才。

留心歷史的人，向來有一種意見，以爲天才是永不健康的，他必須先有神經病。弗利德爾還舉出許多人來做例子：柏拉圖，愷撒，穆罕默德，塔索（Tasso），李腦（Lenau），路德，胡爾夫（Hugo Wolf），盧騷，萬高（Van Gogh），拿破崙，叔本華，斯得林伯格（Strindberg），阿騰勃（Altenberg），佛斯妥，杜思陀夫斯基，莫泊桑，自然也還有尼采。這裏面有的是哲學家，思想家，宗教家，文學家，政治家，暗嗚叱咤的英雄，他們都是卓絕的天才，然而卻都有點

神經病。

這樣說來，天才是確乎永不健康的。

但一面也還有相反的例子，現在就單說尼采吧，他似乎也眞的生了病，於是就去請了一個醫生來，那醫生診視很久之後，終於皺着眉頭說：「弄錯了，你的病不在神經上，我自己倒有點發神經了。」

這眞是坦白的供狀，我因此疑心那醫生也是一個天才。

於是又有人來下結論：以天才的具有集中的心力，冷酷的邏輯，堅韌的忍耐，強固的自信，嚴肅地朝着自己的意志進行，毫不遊移。這樣的心理實在一無病態，天才是永不生病的。

究竟以那一種說法爲是呢？這對於徘徊於病和不病之間的我們這些庸人，實在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但據中國的老例，和病最有緣分的，不是天才，倒是要人，不過這是因爲我的淺薄，無法斷定，也許他們倒是天才的要人，也說不定。

可喜的是抗戰以後，他們也都健全起來，久已不聞什麼政治病了，倒是高擂首位的「友邦」的天才政治家，反而生起尼采式的長期病來。然而尼采說道：「一種合法的決鬥的前提，並非以

勝過敵人爲目的，而是要發揮個人的氣力，雄武，和技藝的抵抗——打過同等的好手，與敵人平領。藐視則不能鬥，視一切在下而命令者，則無需鬥。」

這是我在小病中的瞎想。但是，尼采的這些話，我想，是會加重「友邦」的天才政治家的政治病的。

九月九日。

書憤

我愛讀有生命的歷史，也愛見有血性的人物。

然而梟雄如愷撒，冒險家如哥倫布，却又離我的愛好十分之遠。我以爲他們的成爲英雄，其實是不足道的。雖然出現在沙士比亞筆下的羣衆，脫不了「愚昧」的嫌疑，但獨夫之旁，畢竟也還有勃魯脫司那樣的人物。我愛辛那的宣言，愷撒的尸體橫下來了，他叫道：

「我們倒底得到自由和解放了。壓迫已經終結。不要躭誤，趕快把這公佈到全羅馬的各處。」

我的心至今還在和他們的一同跳動，千百年來「蒙昧」的羣衆們的心，也在迫虐下和他們的一同跳動。

雖然是暗啞叱咤的愷撒，然而畢竟空虛得很！

× ×

至于哥倫布的貪婪，殘虐，陰險，那更是征服者的顯著的罪惡，他虐待土人，販賣黑奴，施行滅種的方法，以野狗去獵取生人。作爲一個有血性的英雄，他不但缺少正直的心地，而且也沒有闊大的胸懷。倘使說新大陸的發現是值得謳頌的，那麼，我寧願謳頌大西洋裏的海風。望・培爾說得好：「即使哥倫布死在搖籃裏，美洲也還是要被人發現的。」

由我看來，哥倫布不過是一個鼻子上抹灰的武丑一流的人物，他相信地圓說，又受了馬哥孛羅著作的影響，想朝西走到東方，首先是碰到古巴，他以爲這便是日本，後來見了海地島，又以海地爲日本，洪都拉斯爲印度，而以古巴爲中國了。夜裏，一羣白鶴緩緩地在海灘上散步，他把這當作是中國的牧師，在月光下作着晚禱。

雖然是美麗的夜景，卻救不醒朦朧的頭腦。

× × × ×

不料洎乎末世，竟又出現了連和愷撒與哥倫布也還不能同日而語的人物，我無法來敘寫我的憤恨。

雖然專橫，然而征高盧，滅龐培，愷撒畢竟還有武功；雖然殘酷，然而歷險阻，入蠻荒，哥倫布畢竟還有膽量。但現在是掏盡脂膏，流盡血汗，却不過幾座空城頭，幾條鐵路線，一面又疑神疑鬼，畏首畏尾，炸彈只知道徵逐平民，刺刀最喜歡追隨婦孺。這是殘忍的泡沫，那下面正是卑怯的淵藪。

愷撒死了，但是他有武功；哥倫布死了，但是他有膽量。大和魂毀滅了，還回留下些什麼東西呢？我無法來敘寫我的憤恨。

九月十日。

文匯報文藝叢刊第一種

邊鼓集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版
平裝實價七角五分
精裝實價九角五分

著作者：
文載道 屈軼
周木齋 柯靈
周黎庵 風子

出版者：
英商 文匯有限公司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Publishers & Proprietors:

WEN WEI CO., LTD.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s of Hongkong

30.95